武俠世界



第36年
7
$18.00

編者話

本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玉寒先生撰著的天機聖手魯班故事之二「乾坤一指」。魯班與偃雲彩僥倖脫離千年絕谷，重返人間，「大鵬機鳥」果然安全降落，却看到了一幅令人不可置信的「仙女出浴圖」，操控的人是一個「八眼四臉怪人」……魯班兄妹各有際遇，天機聖手由來正是造物之父——造父的啟發、傳授，而使魯班成了天機聖手。故事非常生動活潑，內容詼諧風趣，悅人耳目。欲知魯班、偃雲彩如何發明創造鐵鋸、酒、傘等，千祈莫錯過，請欣賞精采的故事內容，包你興趣盎然。

* * *

石中蓮先生撰著的短篇故事「龍爭虎鬥風雲變」刋在本期，故事短小精幹，流暢清新，頗堪欣賞，獻給愛好者；下期將連載本故事之二「龍騰虎鳳戰三王」，切莫錯過。

* * *

下期將刋登馬行空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「鬧揚州」，屆時請留意。

* * *

督印人：羅 輝
主 編：羅 斌
執行編輯：鄭 重

出版者：環 球 出 版 社
武 俠 世 界 雜 誌
香港上環新街五－十三號
環球大廈三樓
電話 五四七三－五六
FAX 5404422
營業部：電話 5473377
承印者：環 球 出 版 社

THE UNIVERSAL PRESS
BOXING MAGAZINE
UNIVERSAL BUILDING
2ND. FL. 5-13 NEW ST
HONG KONG

定閱價目

港九連郵：	半年港幣	$541.00
	一年港幣	$1,081.00
澳門・台灣：	半年港幣	$590.00
	一年港幣	$1,180.00
外埠連郵：	半年港幣	$692.00
	一年港幣	$1,383.00

半年(２６期)一年(５２期)

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
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
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
台灣總經銷：環怡出版社 電話：872-8459。
發行所：雨辰書報社
批發部：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：3811897
定閱連郵：一年52期NT $3200 半年26期NT.$1600
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
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

武侠世界

第36年
第７期
(總號1815)
1959年3月創刊
逢星期一出版

・每册港幣十八元
H. K. $ 18.00

Printed in Hong Kong

魯班大師傳奇故事／蕭玉寒・文　可飛・圖

乾坤一指

脫離絕谷　巧遇造父

風，依然強勁，吹着「大鵬機鳥」，拖着「大鵬機鳥」腹下藤網袋中的魯班和偃雲彩，一路向南面山野間疾飄而去。

魯班沉吟不語，偃雲彩心中惴惴不安，暗道：魯班哥哥的「地風升」卦，雖然應驗了「升，元亨」但另一半「南征吉」是否應驗呢？

偃雲彩心中惴惴然，她此刻已脫離千年絕谷，重返她熟悉的人世間，而且有一位「妙哥哥」魯班在她身邊，她但感這世間一切均如此美好，甚至連平日十分討厭的狂風，也似乎助她達成心願，因此她決不想把這一切美好的東西失去。可惜她雖然是「大鵬機鳥」製造者偃八手的孫女，此時卻已失去對「大鵬機鳥」任何控制力了。

「魯班哥哥！大鵬機鳥果然是向南，但眞的是「地風升」說的「南征吉」嗎？」偃雲彩忽地盯着魯班道。

魯班微一沉吟，悄聲道：「是吉是兇，且看飄行一段再說吧……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微歎口氣，道：「這麼說，亦即吉兇尚難預料啦？」

魯班見偃雲彩情急之狀，溢於言表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不錯，按師門八卦玄機之論，天地萬物，世間一切，均吉兇參半，因福中禍所伏，禍中福所倚，又豈能一概而論？」

偃雲彩一聽，她也不管什麼「禍中有福，福中有禍」，她只知此刻人世間在她眼前是如此美好，她決不能容許它有任何損害。「哎！這就不妙啦！」偃雲彩忽地尖叫一聲道。

魯班不由一怔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不妙什麼？」

偃雲彩不答，卻又再問道：「魯班哥哥！你可有辦法令這該死的大鵬機鳥停下來？」

魯班皺眉道：「此際我等距地面高達五十丈，雖有辦法令其停下，但必定驟然摔跌，兇險得很呢！」

偃雲彩不由又歎了口氣道：「魯班哥哥，前路吉兇未定，又不能停下來趨吉避兇，無可奈何之極，這豈非不妙得很麼？」

魯班聞言向遠處凝望一眼，此時他的內力，自悟悉大禹王的「九鼎神通」後，不知不覺已大爲增強，他凝神之下，內力眞氣聚於目中，視線便可達百里之外，亦即武學中的「天眼通」極高境界了。忽見前面二、三十里處，影影綽綽露出一片綠海，便向偃雲彩欣然道：「放心吧，前面有一片樹林，只要移到樹林上空，便有辦法安全降落啦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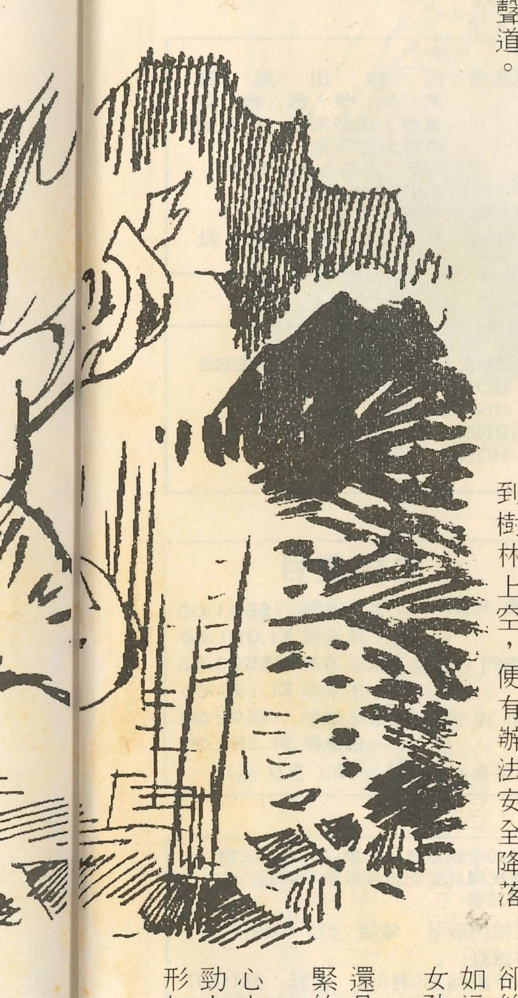
偃雲彩一聽，便知魯班打算利用樹林的頂端作墊子，這樣落下去，軟柔柔的，便安全穩當極了。又知魯班這是爲她着想，因爲憑魯班的功夫，就算從五十丈高躍下去，只怕也難損他分毫，心中不由一陣欣喜。

風速吹送「大鵬機鳥」飄移速度甚快，不到一會，「大鵬機鳥」便飄到那一片綠海上空。向下一望，只見這是一處山峯腹地，長滿了濃密的大樹，樹葉密不透風，果然是一塊絕佳的「軟墊」。

魯班一見，便忽地沉聲道：「雲彩妹妹！快伏下身子，緊抱着我的腰腿，無論遇上什麼，亦不可鬆開，知道麼？」偃雲彩一聽，想也沒想，便答了一聲：「好啊！」但隨即俏臉一紅，她此時忽然記得自己是女孩子，魯班是男孩子，這麼抱着他的大腿，成甚樣子？不過魯班卻絲毫沒想及這等女兒家心事，就如這是天經地義，他理應保護一位女孩子似的。

偃雲彩心中又羞又喜，但終於還是伸出雙手，如八爪魚似的，緊緊的纏住魯班的大腿。

魯班立刻便感覺到了，他此時心中卻絕無任何雜念，凝運眞氣，勁力貫於雙臂，忽地左右一揮，便形如刀劈，噗地一下，便把吊掛山藤網袋的兩根粗山藤斬斷了！



吊掛重荷的兩根藤一斷，「大鵬機鳥」便呼地翻着觔斗，風馳電掣般飛走，魯班、偃雲彩卻連同山藤網袋，凌空向下飛降。

偃雲彩不由失聲尖叫道：「完了！大鵬機鳥今回完了！爺爺還不活活罰死雲彩麼？」

魯班爲減輕飛墜對偃雲彩的刺激，便有意分散她的注意力，若無其事的笑道：「你是爺爺的唯一寶貝孫女，他又怎會處罰你？」

偃雲彩哭笑難分道：「魯班哥哥呵！你哪兒知道？這大鵬機鳥是爺爺花了十年光陰，精心造出來的，他呀視如心肝寶貝呢！他連自己也捨不得用，是我偷偷弄出來試飛的！不料弄出這大亂子，連它的屍首也不見了，還不心疼死爺爺麼？」

魯班見偃雲彩如此驚惶，心中不由一痛，他也不知爲甚麼，想也沒想，便衝口而出道：「放心啦！我答應替你再造一隻會飛的大鵬機鳥便了！」

偃雲彩不由大喜，正欲笑出口，不料此時兩人已呼隆一聲，連人帶網袋，墜落樹巔上了。山藤網袋散落下來，舖展於樹巔，魯班加上偃雲彩的重荷，竟被穩穩的承托住，樹葉也如一張柔軟的睡床。

偃雲彩得魯班答應，爲她再造

一隻會飛的「鵰鳥」，料想爺爺的責罰必可逃過，心中欣然，此時又見已穩降樹巔之上，背上毫無痛楚，反而柔軟舒服，不由格格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！這很好玩啊！就算躺上十年八載也不錯……咦？那是什麼？」偃雲彩忽地低咦一聲。

原來兩人躺着的樹巔，畢竟因重負而蕩開了一個缺口，透過缺口，便可見到下面的事物，這一片樹林，長於山崖側畔，崖底是一個寬近數十丈的深潭，泉水於潭下的洞穴中噴湧而出，波濤洶湧，水聲喧騰。深潭四周，是四面山壁，人跡罕至，形如一個仙境造設的大浴池。

更妙的是，在潭的西面，一叢柳樹掩映之下，一位美艷絕倫的女子，正步向潭畔，似乎正欲於池中沐浴。女子身形姿態美妙之極，簡直天上有、地下無，令人目睹而必斷認乃下凡的仙女。

不知不覺間，此時夜幕已然降臨了，但月兒卻又適時的升起，在潭水中浮現出來，波光蕩漾，幽雅無倫。深潭下洞穴湧出之水，聲響一轉，音如琵琶彈奏，叮咚不絕；在月色之下，水湧潭上，狀如蓮花，浮蕩於潭水之上。

魯班不由也瞧得一陣發呆，暗道：如此仙景，今晚有緣光臨，便在此呆上十年八載也不覺苦也……

魯班怔怔間，眼睛忽地一黑，原來已被一隻柔軟小手兒掩住，耳邊聽到一聲嬌嗔道：「魯班哥哥！不許你看這女子出浴！你要看，待會我下潭中游給你看！」

魯班臉上不由一紅，暗道：是啊，人家女孩子於仙景仙潭中洗澡，我是男孩子，怎可以偷看？但我也並非存心偷看，只是那仙景太迷人啦！魯班心中轉念間，掩住眼睛的小手兒忽然又鬆開了，耳中又聞嬌笑聲道：「嘻嘻！讓你看吧，如此美妙的仙女出浴，簡直天上有、地下無，連我亦忍不住要瞧個夠啦！不過有一個條件！」

魯班不由微笑道：「是甚條件？雲彩妹妹，雖然我並非很想看，但你的要求，我總會答應的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心花怒放，只要自己在他心中份量特重，他瞧什麼「美女出浴圖」，她也心甘樂意極了！當下偃雲彩輕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，樹巔距那深潭甚遠，只怕瞧不清楚呢！你若把我弄下來，帶去潭邊，我保証靜悄悄的讓你看個夠好啦！」

魯班其實無可無不可，他只是好奇，怎的荒山幽潭，竟有女子如此大膽，敢在深潭出現？但又知呆在樹巔也不能長久，好歹要下去探問路徑。於是他也沒說話，悄悄解開身纏的山藤，又替偃雲彩解開了，然後伸手把她抱住，從樹巔的缺口一躍而下，穩穩的降到地面，再沿着樹林的空隙，向那深潭移近。

終於，兩人挨近那深潭西面的柳樹後面，悄悄的伏着，深潭畔那「仙女」竟絲毫不察。

只見那「仙女」走到一塊石板上，把鞋子脫下，忽然轉過身去，解開身上的衣扣，眨眼間，明媚的月色下，便現出一位「出浴仙女」。但她身向潭水，因此魯班和偃雲彩只能隱約見到她的背影。

但這已足令人歎爲觀止了，「仙女」浸到潭水中，不時向自己的身上撩水，姿態的美妙，無以復加。白雲凝住，風亦停了，百花閉眼，但見仙女的肌膚可奪日月，美麗可比朝霞。

偃雲彩雖是女孩子，目睹「仙女」出浴，她的俏眼也不由瞪大，心道：天下間哪有如此美妙的女孩子啊！她斜瞥魯班一眼，見他的視線並沒停在「仙女」的身上，而是四周搜索，心中又喜又奇，眞的是如此美妙的「仙女」，竟亦難令他迷住，顯然他對女孩子的嚴謹專一，不知怎的，偃雲彩什麼都樂意讓魯班看，只要他不看別的女孩子就可以了！奇的卻是如此美妙的「仙女出浴」他不看，卻去搜索什麼呢？女孩兒家的心思就是如此的微妙莫測了。

偃雲彩忍不住，在魯班耳邊道：「魯班哥哥！這仙女出浴不好看麼？不然爲甚東張西望？」

魯班忽然伸出指頭，噓了一聲道：「噤聲！雲彩妹妹，這仙女並非活人，而是人製造出來的呢！她的背後，必定另外有人操縱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一陣目瞪口呆，失聲低叫道：「唬人麼？這麼美妙的仙女，說是人製造出來的工具！你……你便殺了我雲彩也決不相信啊！」

魯班微微一笑道：「我絕沒騙你，你只要仔細審視，便會明白爲什麼。」

偃雲彩聽了，深知魯班絕非信口胡言的人，不由依言向那潭中的「仙女」仔細一看，她果然瞧出破綻來了。偃雲彩不由失聲叫道：「不錯！她雖然美妙絕倫，但可惜動作單調，來來去去只是脫鞋、走路、脫衣、向身上澆水等一串動作，而且不會笑、不會說話，更別說如活仙女的又唱又跳了！不錯，不錯，果然大有蹊蹺呢！」

「嘿！女娃兒！誰說吾這寶貝仙女不會唱不會跳？此乃吾三十年的心血結晶，你敢輕覷麼？哼！」

偃雲彩低叫聲未落，耳際忽地鑽入一縷尖音，尖音非常古怪，不似在

耳邊響，倒如直直的鑽進心胸中去，令人不想聽亦不行。

偃雲彩心中不由大奇，她也不管是誰向她發話，忍不住便格格的笑道：「好啊！你就令她又唱又跳來看看啊！」

那尖音又道：「假如能又如何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那也不算什麼，只不過可以勉强與我太祖爺併排坐吧！」

那尖音微哼道：「女娃兒！你好大的口氣！你那太祖爺是誰？竟有資格與老夫併排而坐？」

偃雲彩格格嬌笑道：「我女娃兒姓偃，我那太祖爺自然也姓偃啦！」

那尖音忽然搶先道：「你那太祖爺姓偃？那近日聽說能造會飛的機鳥的老娃兒偃八手是你的太祖爺麼？哼，就算是偃八手這老娃兒，與吾尚差一截，未足與我併排而坐座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見那「尖音」，竟把她的爺爺偃八手稱爲「老娃兒」，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失聲道：「天啊！你稱我爺爺爲『老娃兒』，那你如何稱呼？難道是『老大大大人』嗎？」

那「尖音」傲然道：「什麼『老大大大人』？乾脆一句『老祖宗』，豈非更貼切嗎？咦？偃八手既然是你爺爺，那你的太祖爺是誰？」

偃雲彩亦大笑道：「好說！好說！我女娃兒的太祖爺，便是令周穆王亦大吃一驚『機聖』偃師是也，請問『老大大大人』是否可與你併排而座呢？」

那「尖音」忽地低「咦」一聲，喃喃的道：「若是『機聖偃師』，倒可與吾相提併論！」

偃雲彩卻立刻道：「這倒未必！」

那「尖音」道：「爲甚未必？難道連老夫亦不夠資格麼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是否夠格，便須看你那出浴仙女，是否會跳會唱了！」

那「尖音」一停，忽地嘿嘿笑道：「女娃兒！看來你尚不知老夫是誰，倒怕老夫沾了你太祖爺偃師的光似的！哼哼！那便先讓你瞧瞧老夫的本事吧！」

「尖音」未落，偃雲彩忽覺眼前一花，深潭中月色下，那「出浴仙女」已踏於碧波，翩然起舞；其舞姿翩若驚鴻，宛若游龍，又如輕雲蔽月，更如飄幻流風廻雪；風姿綽約，美妙之極。隨而歌聲也響了起來，如碧玉落盤，如泉水淙淙，睹之聞之令人心神迷醉！

偃雲彩目睹之下，心中亦不由一陣搖蕩，她大吃一驚，暗道：我是女孩兒家，目睹此迷人妙舞，尚且迷幻不已，魯班是男孩子，他目睹之下，還得了麼？豈非把他的魂兒也勾掉了？轉念又見魯班默默無言，也不知他正思索什麼，還是被迷醉，偃雲彩不由大叫一聲道：「不得了！喂！老大大大人，雲彩算你足夠資格與太祖爺偃師併排而坐了，這行了嗎？快快令這該死的『美仙女』消失吧！」

那「老大大大人」的尖音忽笑道：「偃娃兒，嚷嚷什麼？這『出浴美女舞』不好看麼？」

偃雲彩微歎口氣，道：「好看！好看！連我亦被她迷死了！」

「尖音」大笑道：「既然如此動人，爲什麼你要叫停呢？好舞百看不厭啊！」

偃雲彩咬牙道：「哎！老大大大人，你知道麼？除我女娃兒觀此妙舞外，尚有一位大男娃兒呢！你這見鬼的『出浴美女舞』連女娃兒亦被迷住，何況是男孩子？必被她勾走三魂七魄了！你不令她消失，行麼？我……我忍不住便要罵人了！」

「尖音」笑道：「他是男孩子，你是女孩子，與你無相干，勾走他的魂魄吧了，你替他擔心什麼？」

偃雲彩歎了口氣，道：「你可知我這女孩子孤苦伶仃，沒兄沒妹？好不容易才遇上配得上我稱哥哥的男孩子魯班，你若把他迷醉，以後對我雲彩不屑一顧，我……我如何是好？不如死了好！」

「尖音」道：「你死便死了，爲甚敢罵我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我死都不怕，還怕罵人麼？」

「尖音」呵呵一笑道：「娃兒，你罵我什麼？」

偃雲彩咬牙道：「我罵你爲老不尊，造出這等迷惑人心的『出浴仙女』！普天下什麼不好造，偏要造這等不穿衣服的女人？而且又是美之艷極的仙女？害我失去了魯班哥哥！」

「尖音」一聽，略微一頓，忽又笑道：「娃兒，你這魯班哥哥，對你眞的如此重要麼？」

偃雲彩決然的點點頭道：「當然啦！若失去他，若他以後不理我、不看我，我便寧願與他長留千年絕谷不出來了！不幸他果然被你那見鬼的『出浴仙女』迷住了！」

「尖音」一聽，不由大笑道：「放心！放心！你這魯班哥哥心如磐石，堅固如鐵，吾這『出浴仙女』對他不但毫無作用，更被他瞧出破綻來了！如此一位男娃兒，果然配做機聖後人的好哥哥！好，很好！但不知他尚有甚拿得出來的本事麼？」

偃雲彩一聽，又喜又怒，嗔道：「你敢小看我魯班哥哥嗎？你知

他是誰？咦？魯班哥哥快看！潭畔石上，多了一位怪老頭子呢！」偃雲彩忽地低叫一聲，狀甚驚奇。

原來深潭畔的石上，果然有一位白鬚白眉的老頭盤膝而坐，又見他向潭中伸手一招，那正跳「仙女出浴舞」的「仙女」，忽地便停了唱舞，踏着碧波，步向白鬚白眉老人，身形漸變細小，然後呼地一聲，鑽入白眉老人懷中，片刻便失了影踪。

隨即，便有一縷勁音，在魯班和偃雲彩的耳際響起道：「男娃、女娃兒！仙女不見了，還不乖乖站出來，見見我老頭兒麼？」

偃雲彩正在思忖，是否走出去，她側邊的魯班已悄聲道：「雲彩妹妹，此人來歷不凡，本事通天，那仙女便是他操控製造！此人亦正亦邪，小心應付！」偃雲彩一聽，才知魯班果然心如磐石，根本沒受「出浴仙女」的迷惑，反而窺出其中的奧秘了，心中不由欣喜之極，但覺自己的目光不差，果然選中了一位絕佳的「好哥哥」！「魯班哥哥，你說怎樣便怎樣吧，雲彩聽你的便是啦！」偃雲彩甜甜的笑着道。

魯班從樹後走了出來，偃雲彩緊貼他的身後，此時此刻，偃雲彩已下決定，從此再也不離魯班哥哥半步了。

兩人走近白眉老人一丈距離，隱約見到老人的臉部十分奇特，他的臉龐似乎特別大，一直向前後左右延伸，似乎佔據了整個頭部。

此時忽聽白眉老人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嘿！好一對金童玉女！難怪女娃兒如此緊張啦！但可知月兒已被黑雲遮住？白鶴正向這邊飛來？飛瀑忽然中斷了？」白眉老人忽地喃喃的道，也不知他胡說八道什麼。

不料魯班卻突然回道：「是呵，老伯伯，你後面的月亮隱於烏雲中，左面果然有白鶴飛舞而至，右面的瀑布亦忽然停頓了！」

偃雲彩心中萬分驚奇，她連忙向前面、左、右一看，果然月兒不見了，白鶴飛來了，瀑布停住了！偃雲彩聰明絕頂，她微一思索，便即領悟，不由喃喃的嚷叫道：「前面是我和魯班哥哥，後面是月亮，左面是白鶴，右面是瀑布，天！如此一來，你豈非可以見到前、後、左、右四面的東西嗎？你難道有四張臉、八隻眼睛嗎？」

偃雲彩話音未落，潭畔白石上的白眉老人，他的屁股不動，身子卻呼地轉了一圈，一面呵呵大笑道：「女娃兒，你好眼力，一下子便瞧出吾乃『八眼四臉怪人』！好，好，這便讓你見識一二吧！」

偃雲彩定睛一瞧，白眉老人身子轉了一圈，竟依然有一張臉、兩隻眼睛向着她，雖然他的動作甚速，但亦足以確證，白眉老人果然是「八隻眼、四張臉」了！偃雲彩不由驚喜的格格笑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白眉老大大人，你果然是『八眼四臉怪人』呢！了不得，四面八方的東西都被你瞧遍了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前面的一張臉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女娃兒，你怎知我可瞧遍四面八方了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前、後、左、右你都可以瞧到，不如便乾脆加到八方吧！反正證人不會吃虧，於是我便來個大讚而特讚啦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笑道：「吾之本事你已親眼目睹，厲害麼？你這女娃兒悟性奇高，甚合老夫心意，有意收你爲徒，你可樂意之極？」依「八眼四臉怪人」的心思，他提出收人爲徒，那這「人」便幸運極了，簡直是天降福緣，豈不樂意之極？

不料偃雲彩卻搖搖頭，道：「不好，嘿！我並不樂意。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不由一怔道：「什麼不好？不樂意？你知我是誰？知否世上有人傾家蕩產苦求老夫授藝，老夫亦不屑一顧？吾有心主動收你爲徒，你竟敢說一句不好？不樂意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你是八眼四臉，我雲彩只得雙眼一臉，你那洞察四面八方的本領，雲彩是決學不到的，因此便『不好』啦！而且我若跟你學師，便必定與我的魯班哥哥分開了，我寧願長留絕谷，也不願獨自出谷，又怎捨得與魯班哥哥分道而走啊？因此便『不樂意』了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不由一陣發呆，奇道：「女娃兒！你爲了跟隨這傻小子，而拒絕跟我學藝？你這傻小子哥哥，到底有甚神通本事，使你迷塞了心竅了？」

偃雲彩一聽，俏眼不由一亮，雖然黑夜中亦閃爍有光，只見她喃喃的道：「他啊……他是我終於遇上的『哥哥』！這就夠了啦！何況他的本事也着實不小，他會『化高爲低』，又會『化石爲鋸』，更會妙控我偃家的『大鵬機鳥』呢！這尚不算，他又會洞悉世人的心思，以及世人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！你說，有這麼一位好哥哥，我會捨他而去他方嗎？不！不！決不去！」

偃雲彩喃喃自語，那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卻越聽越驚奇，特別是聽說這「傻小子」竟知悉世人的「心思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」，不由更動疑惑，因爲憑他那「鬼斧神工」、化腐朽爲神奇」的本事，尚難達此境界，這傻小子有多大年紀，多少斤兩，竟身負這等「仙神」一類的神通？這便殺了他，亦決難令他相信！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吃驚之下，就連收徒傳藝之意也似乎忘卻了，他的身子呼地一轉，四張臉八隻眼珠，輪番掃視了魯班一會，忽地一頓，以他洞察力最强的一張臉、兩雙眼近向魯班，盯着他，怪笑一聲道：「喂！小子，我瞧來瞧去，你決不會超過十八歲！就算你從娃兒學起，也不過是十六七年，是否眞的學得知曉世人心思、過去、現在、未來的絕頂神通？哼，你最好老實回答，不然麼，哼哼！」說到此處，他向着魯班的那張臉、兩隻眼，忽地閃出二點寒星似的光芒，令人觸之心寒。

偃雲彩一見，驚道：「不然怎樣？哼哼什麼？魯班哥哥可沒惹怒你，你那見鬼的『仙女出浴舞』可別再施展出來啊！」在偃雲彩的心目中，這「八眼四臉怪人」的本事也令人驚駭，他既然可以操控「仙女出浴舞」，爲甚不可以把魯班哥哥也操控於掌中，屆時魯班哥哥必定與那「出浴仙女」在一起，若被迷死了，哪還記得世上有她偃雲彩妹妹啊！因此偃雲彩不能不大感驚慌。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見偃雲彩驚惶的模樣，不由大樂，趁機嚇她一嚇道：「不然啊，老夫不但放那『出浴仙女』，而且收回時連這小子和你這女娃兒一併收爲吾作表演之用，好教你二人生亦不能，死亦不得，不死不活，可怕之極！」

偃雲彩咬牙道：「你敢？不怕我爺爺找你算帳麼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大笑道：「我有甚不敢？當世中除二人外，老夫尚不知有畏懼二字也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忙道：「是那兩人令你畏懼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怒道：「誰說我畏懼他倆？老夫絕非畏懼，僅是佩服而已！咦？你這女娃兒不存好意，欲拿此兩人來嚇唬老夫，偏不告訴你，看你如何？」他忽然賭氣不說了，他的鬚眉皆白，也不知有多少高齡，但使起小性子來，與小娃娃竟也不遑多讓。

偃雲彩的心事被他揭破，果然作聲不得，雖然惶急，卻無可奈何。她深知這怪人的厲害，只怕爺爺偃八手親臨，亦不在他的眼內呢！

不料在偃雲彩無計可施，惶急之際，魯班竟然不識好歹，竟貿然接上話來了。只見他微笑一下，忽地輕聲道：「雲彩妹妹稍安毋躁，這位老伯伯故意嚇你，說笑而已。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不由又怪笑一聲道：「小子，你怎知老夫是說笑？難道不許老夫來認眞的？」

魯班呵呵笑道：「老伯伯雖非神非仙，但乃人中之龍，流芳萬世，怎會如此小氣狹隘呢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聞言不由一怔，隨又奇道：「小子，你似乎已窺透老夫的心性也！爲什麼如此判斷？」

魯班朗聲道：「老伯伯形貌奇特，入清古之列，有山林風水之氣，此乃修行中來；又老伯伯形容瀟灑，舉止風雅，性慧而氣清，此乃修練仙神之道的跡象也；再者心性靈慧，有虹霓之志，言涉威剛，此乃神祇中來；但老伯伯塵根未斷，尚是人中極品，因此非仙非神，乃人中之極品潛龍一類也！未知小子之言，是否如此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向着魯班的雙眼不由一亮，似亦從黑暗中發現了閃灼之星，心中一陣欣喜，他也不答是否，反而盯着魯班，沉聲道：「唔，有點意思！但小子你既知吾現在，又是否可推斷吾之過去、未來呢？」

魯班正欲答話，偃雲彩眼珠一轉，卻搶先道：「魯班哥哥！等一等！你答得這般容易，豈非被人瞧輕？又太便宜了發問之人嗎？」魯班一聽，便含笑頓住，他亦知偃雲彩在使計套這怪人的奧秘了。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見狀，不由大急，魯班的本事，似乎已勾起他極大的興趣，此時若不能滿足，只怕比殺了他也更難受了。他急得連忙道：「女娃兒別搗鬼！老夫豈有輕覷之意？你這女娃兒，不存好心，欲把老夫活活急煞嗎？偏這傻小子又聽你的話！這卻如何是好？對啦，女娃兒，你待怎樣才肯讓你這魯班哥哥爽快回答？」

偃雲彩等的正是怪人這一句，她一聽便格格一笑，道：「你剛才所問，魯班哥哥所答，是否已算是第一個疑問呢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這小子說出老夫的現在，自然算是一個疑問解決啦！」

偃雲彩又道：「很好！那你再問過去、未來，是否算是第二、第三個疑問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又無奈的點點頭，道：「算是如此吧！但這又如何？」

偃雲彩格格大笑道：「很好！既然魯班哥哥回答了你三個疑難，那你是否答應亦回答三大疑問？這才叫公平交易也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不由怪笑道：「你這鬼女娃兒，想必是窺透老夫急煞的弱點啦！好吧，老夫答應你，若這小子據實回答，就回答這小子的話，而非女娃兒你，而且你也不許在場，須走得遠遠的，聽不到說話爲止！否則這交易便決不做，老夫寧願立刻把你化爲『女

娃出浴』！哼，你又是否答應啦？」

偃雲彩不料這怪人鬼心眼如此厲害，半點不肯吃虧，生怕便宜了自己，不由又氣又恨，但轉念暗道：只要魯班哥哥知道了，那還不一樣嗎？我總有辦法套出他的秘密來！她這般思忖，便格格一笑，毫不猶豫道：「好！走便走，誰稀罕聽你的秘密？我女娃兒只是不想魯班哥哥吃虧罷了！」偃雲彩說着，果然邁步走了開去。

* * *

偃雲彩走了十數丈，閃入一塊巨石後面，便停住脚步不走了。心道：你也瞧不見我，怎知我走得多遠，是否聽到你的秘密？不料耳際忽地又鑽入一縷尖音：「喂！巨石後面女娃，你距此地僅十三丈，如此距離怎可瞞過你的耳力？不行！還得向前走！」偃雲彩一聽不由心中駭然，這才知道這怪人果然有「洞察天地萬物、四面八方」的非凡本領，她無奈又向前走。走了一會，耳際的尖音忽然笑道：「可矣！你乖乖的別動！呵呵，如此距離，當今世上，除老夫外，只怕絕無人聽得到了！好了，小子，你可以回答我第二個疑問『過去』啦！」尖音忽地戛然而止。

偃雲彩知道，魯班必定推斷這怪人的「過去」了，不由側耳傾聽，可惜除了呼呼的風聲，嘩嘩的泉水聲外，便任何人聲也聽不到了，偃雲彩不由恨得牙癢癢的，暗道：這老怪物作弄我，哼哼，待會從魯班哥哥口中套出他的秘密，再狠狠向你報此「寃仇」！

此時，在另一面的深潭之畔，魯班已聽不到偃雲彩的任何聲息，他知道自己耳力可達百丈之外，他聽不到，偃雲彩豈非已被逼避到百丈以外麼？他不由大急道：「老伯伯！你爲甚要逼她避開百丈之外？就算三十丈外，她已聽不到了啊！距離百丈之外，萬一有甚兇險，教她女孩兒如何應付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傲然一笑道：「小子你放心，在老夫眼下，休說百丈，十里之內，老夫也可保你的好妹妹不損一根汗毛呢！但有一個條件，就是你須如實回答，不可隱瞞！否則，你那好妹妹的安全便難說啦！」

魯班一聽，暗道：憑他那「洞察四面八方、化腐朽爲神奇」的本事，他的保證倒也絕非信口開河！這般轉念，魯班無奈只好凝神屏氣，默運師門「八卦眞氣」於目力中，向「八眼四臉怪人」投射過去。

魯班的內力，自於千年絕谷悟悉大禹王的「九鼎神通」後，突飛猛進，不知不覺，凝聚之際，已達世人一甲子苦練的功力，因此聚於目中，目力之强，夜可視物，十丈之內洞察秋毫。

他但見「八眼四臉怪人」雖有四面，但分主次，迎向自己這面便是四面中之主，又見他印堂兩側，眉豎、眉逼，印堂色呈白；財帛宮鼻端呈青色，田宅宮卻是紅赤，子嗣宮暗陷，奴僕宮卻眉垂鬚密，光明圓潤，但妻妾宮卻凹陷、黑暗、多筋，而病厄宮則低削、紋冲、色呈暗斑。

魯班依「八卦玄機」的「人倫道」，仔細思忖，隨即豁然而悟。他不由微歎口氣，心道：這怪人的「過去」如此多災多舛，難怪他練成絕世神通，卻只能孤芳自賞，性趨偏激了！

魯班心中思忖，但又不敢遮瞞，若惹怒這怪人，則自己和雲彩妹妹的處境堪虞。無奈只好據實坦然道：「老伯伯之過去，自出娘胎，必已多災多病；又小時喪父喪母，隻身流離，歷盡艱劫；到青年時尚幸發奮研學，終練成絕世神通，震驚天下；又於此時與人相爭，事必涉男女情事，劇爭之下，終告敗退；自此只好孤芳自賞，於天地間留連浪蕩，雖有百世留芳之名，卻無安享百世之福，令人敬佩，令人同情，不一而足啊！」

魯班朗朗而道，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卻越聽越神往，及後見魯班微歎口氣，戛然而止，才急道：「喂！小子！尚有什麼？你只管坦白而道……」

魯班微笑道：「小子微末之技，只可推算些許吧了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失聲道：「這是微末之技？你可知道？你簡直比我肚子裏的蟲兒，更洞悉我的五臟六腑！小子，你是如何判斷的？」

魯班笑道：「老伯伯這一問，未知是否算是第二個疑難之問呢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他正在興頭上，不由急得怪叫道：「喂，小子！你這算是什麼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」

魯班記起偃雲彩的話，便呵呵一笑道：「若算是第三個疑問，則我若回答了，便即了結承諾，餘下的並非你問我答，而是我問你答啦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不由連連眨眼，八眼齊眨，上開下闔，怪異之極。好一會，他忽地長歎口氣，道：「罷！罷！罷！不問爲什麼也罷了！誰教老夫急欲知悉吾之未來運命也！好，那你就只管坦白而道，老夫未來日後的運命，又將如何呢？」

魯班見怪人如此神往，猶如餓急的嬰兒遇上娘，不由微微一笑，他再目注怪人一眼，略一思忖，即斷然的道：「老伯伯過去、現在運

途雖然多災多難，但此乃天降大任於斯人先勞其筋骨也，不必嗟歎也不必自傷，日後老伯伯的孤獨之身雖然延續，但其名其姓其技，必留傳萬世，無休無歇，光如月、耀如日，爲後世牢記萬代呢！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先是一愕，隨又怪笑道：「小子！你果然大有來歷，非同凡品！但老夫不敢再問爲甚如此判斷，留待日後再說吧！吾但知日後未來於世人尚有點好處，也就心滿意足，百世辛苦，孤芳自賞，又算得什麼？好，姓魯的小……先生，你問吧，但老夫只會答三次，再有疑問，必另行計價也！」

魯班微笑，心道：你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，我大致了然於胸，尚有甚疑問？所問的不過是代雲彩妹妹出口而已。他揣摩着偃雲彩的心思，忽地含笑道：「老伯伯，請問你的來歷如何呢？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一聽，不由一怔道：「這『來歷』之問包括什麼？」

魯班笑道：「這『來歷』之問，自然包括你的姓氏、專長，以及從何處來、往何處去等諸問啦！雖然如此，但合起來亦僅是『來歷』一問罷了。」

「八眼四臉怪人」不由作聲不得，他這才知道，眼前這傻小子，表面戇直，但心性之靈巧聰慧，比之自己只怕也有過之而無不及。算是這等隨機應變、摸透別人心思的本事，自己便自歎弗如，竟也上了這傻小子的惡當了！但也不可反悔，因爲他已作承諾，但在「三問」之內，他便不能不老實回答。

終於「八眼四臉怪人」眨了眨眼，無奈的回答道：「嘿，算你比老夫棋高一着吧，老夫自然也不得不老實回答。老夫姓造名父，乃當年替周穆王西上崑崙會西王母，駕八匹天馬的御者也，當年隨行的尚有吾之師弟偃師，吾師兄弟皆各有神通，極受周穆王的重用呢！」這「八眼四臉怪人」──造父，說起當年顯赫事，心神一振，話也多了，竟滔滔不絕。

只見他不待魯班追問，又續道：「吾師兄弟二人，隨周穆王上了西崑崙，西王母設盛宴歌舞款待周穆王，吾師兄弟亦有幸列席其中，飲的是碧玉之酒，觀的是仙女妙舞，周穆王亦樂而忘返。其中有一仙女名綠玉，對吾師兄弟有情，暗通款曲，私約日後見面！哎，可惜綠玉最後嫁的並非我造父，而是吾師弟偃師！偃師弟以一具『活機人』令綠玉她心動，造父我只好黯然引退！」說到此處，造父仍感心魄震蕩，長吁口氣，說不下去了。

魯班聽造父道來，心中亦不由一陣驚奇，他由此不但證實了自己的推斷，再從中發現了一個重大的秘密，即偃雲彩的太祖爺偃師，與造父竟是同門師兄弟，而且是競逐美人的「情敵」，換了別人，只怕便已鬥得天翻地覆，不料造父竟能悄悄「黯然引退」，單是這等胸懷，便足令人敬佩了！更何況造父甚至欲收偃師弟的後人偃雲彩爲徒，傳授他的絕頂神通？這等情懷，便不止寬廣，簡直是如山高海闊啦！魯班雖然尚未涉及男女私情之事，但自小即目睹師傅、師母的恩愛，由此亦悟悉「男女之情」的威力，是何等厲害了！

魯班心中感佩，不由連偃雲彩欲打探的事也忘了，萬分同情的接口道：「造父老前輩果然運途多舛，磨折重重，但卻不氣餒，依然奮發自强，終練成絕世神通，教人感佩。但得聲名不朽，留傳萬世，亦足可安慰，更不必自悲自傷啊！」

造父一聽，微一沉吟，即從昔日的顯赫、情事回過神來，他忽然仰天長嘯，聲如白浪擊石，震人肺腑。然後又忽地呵呵一笑，道：「姓魯的小子，你果然聰慧之極，把老夫的脾氣摸透了！不錯，不錯，昔者的偃師弟和仙女綠玉，其人其身已仙解而去，永無踪跡；唯有綠玉仙女的體態形神，長伴我造父身邊不生不滅，無休無止！相較之下，吾比偃師弟又幸運多了！既然如此，又去嗟歎思憶什麼！」

魯班不由大奇道：「造父老前輩，你剛才說及，綠玉仙女已與你師弟偃師成親，且已仙解而去，永失影踪，爲甚綠玉仙女的體態形神，又長伴你身邊呢？爲甚又不生不滅、無休無歇呢？」

造父呵呵笑道：「當年吾與偃師弟和綠玉仙女分別，便知今生與綠玉的眞身無緣，於是便退而求其次，默默記下綠玉仙女的體態形神、音容笑貌，花了十年時間，苦研偃師弟所精的『造人術』，又再花十年時間，終於把綠玉仙女製造出來，幸而其體態形神、音容笑貌，均與綠玉仙女的眞身一般無異；於是我在興奮之餘，更獨創一種擴縮牽控『造人』之術，從此之後，綠玉仙女便長伴我身畔，永不分離了！雖然並非其眞身，但其形神體態均是綠玉仙女，只要老夫高興，便可令其唱歌跳舞，甚至如眞仙女於潭中出浴！這豈非不生不滅、無休無歇，令老夫欣慰之極？」

魯班豁然悟道：「原來於潭中，作『出浴仙女舞』的，便是造父老前輩據當年的綠玉仙女體態形神、音容笑貌所造的『活機人』，竟與眞人一般無異，優美妙曼之極，當眞不愧爲『化腐朽爲神奇、鬼斧神工大神通』啊！」

造父大樂道：「好！很好！魯班，吾於偃雲彩這娃兒口中已知你的名字，又知你甚有本事，果然無愧於偃家後人所選的好哥哥也！」

造父說着，忽然一頓，目注魯班，古怪的一笑道：「喂，魯班，你尚有許多疑問，怎的不問？」

魯班笑道：「我答應只問前輩三個疑問，不知不覺已用去兩個，尚有一個，卻容不下許多疑問，為免超出承諾，因此便乾脆不問了！」

造父一聽，卻滿臉熱心的連忙道：「不！不！你問吧！多多益善也。」

魯班奇道：「為什麼多多益善？」

造父大笑道：「你我之間，不是有一問必有一答，有一答必有一問嗎？你問得越多，所須答的亦必越多，老夫正有大堆疑難發問，所以巴不得你多問然後多答也！」

魯班見造父身負絕世神通，但卻性如頑童，不覺甚感有趣，他想了想，也不忍令他太難受，便坦然道：「造父老前輩若有疑難，只管發問，只要魯班知道的，當言無不盡也。」

造父也不客氣，立刻便接口問道：「好！那我問你，你為甚可以推斷老夫的過去、現在、未來之事？而且準確無誤？是否有仙人所授？」

魯班至此，已確證造父的身份來歷，他果然是一位世外高人，也就不想瞞他，坦然道：「造父前輩不必驚奇，魯班剛才判斷，不過是據師門秘學『八卦玄機』吧了，其實絕非什麼仙授虛幻之物。」

造父一聽不由聳然動容道：「不得了！吾聽說當世出了一位奇人，名姜子牙，善使八卦玄機，妙指一點，造就了周家八百年天下！你既懂八卦玄機，與八卦祖師姜子牙是甚關係？」

魯班坦然道：「八卦祖師姜子牙，便是魯班的授藝恩師啊！」

造父一聽，身子忽然呼地掠了上來，又呼呼的四面一轉，八隻眼輪番審視魯班一遍，直到斷證他所言絕對無訛，才滿臉希冀的盯着魯班，沉聲道：「不錯？你果然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，否則怎會有如此先知神通本事？好！很好！老夫今日終於遇上老夫不懂的學問了！不然，老夫的生命也就快完結了！」

魯班不由大奇道：「為什麼？造老前輩。」

造父歎了口氣，道：「魯班，你可知無敵最寂寞的道理？人若寂寞便必定悶死了！老夫平生苦學研究不息，去追求某種目標，這才使生命之火旺盛不滅，若再無目標追求，無學問本領可苦研不息，那老夫便必定一睡不起！」

魯班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造老前輩此論，豈非學無窮盡，生命不息，研學不止的上乘至理嗎？他歷經數代之世，尚有此意志，更何況我魯班才僅僅出道呢！看來我勢須以造老前輩為範，努力達至學無窮盡、生生不息的境界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魯班心中忖念，從中不由悟出人生運命的至理。魯班對造父不由更為敬佩，他同情的誠心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造老前輩有何打算？若魯班可助你達至心願，必決不推辭！」

造父一聽，樂得呵呵大笑，神色欣慰之極，此時魯班在他心目中，簡直有如一把火種，可助他點燃生命之火似的，造父興奮之下，就連躲在遠處的偃雲彩，是否偷聽他的秘密也不去理會了。他笑了一會，正欲開口道出他的「目標計劃」。

不料此時卻突聽一聲嬌叱道：「不好啦！魯班哥哥！你上了他的惡當也！」話音未落，一個俏生生的影子，已呼地掠了過來，原來竟然是躲在遠處的偃家小孫女偃雲彩。

造父怪笑道：「好啊！你這女娃兒，你依從條件避開，偷偷跑來，老夫尚未與你算賬，你竟說老夫有甚惡當使出來麼？」

魯班亦不由一怔道：「雲彩妹妹，我上他什麼惡當了呢？」

偃雲彩微哼一聲道：「哼，我問你，他是否大叫什麼『追求目標』？以『延續生命之火』？」

魯班道：「是啊！但這又如何呢？」

偃雲彩斜瞪造父一眼，狠狠的道：「哼！他的『目標』只怕便是你那『八卦玄機』！他藉你的『八卦玄機』，來延續他的『生命之火』呢！你那『八卦玄機』承自八卦玄機祖師姜子牙，精妙絕倫，空前絕後，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，豈可輕易洩漏，這不是太便宜了這老……人家嗎？我怕你心軟上當受騙，因此才不顧犯忌，跑了出來，免你上他的惡當也！」

魯班一聽，心中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暗道：雲彩妹妹這是怎的了？就如造老前輩與她有十大寃仇似的！

造父亦忍不住怪笑一聲道：「嘿！偃娃兒，你破壞承諾，老夫尚未找你算賬，為甚不領情，反來阻撓老夫的好事？」

偃雲彩恨恨的咬牙道：「你！我問你！剛才所說的『仙女綠玉』是否是偃家太祖偃師的妻子呢？」

造父笑道：「好啊！原來你連這也偷聽到了！這又如何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哼，那偃家太祖偃師的妻子，是否那我偃雲彩的太祖母？」

造父不由微一怔，似乎直到此時，才猛地醒起，在偃雲彩這小女娃兒的身上，的確閃着「綠玉仙女」當年的神采啊！這猛一發現，令造父心中亦不由一陣激蕩。顯然，他對「綠玉仙女」的形像委實太深刻了，以至愛屋及烏，連她的小孫女亦令他欣喜若狂。造父喃喃的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你身上果然有綠玉仙女的影子！你是綠玉仙女的小孫女！她是你的太祖母！這很好啊，有甚不妥呢？」

偃雲彩恨恨道：「哼！你剛才已招認，你那『出浴仙女』，便是綠玉仙女的形像！綠玉仙女既然是我太祖母，你竟敢令她裸身現世，一派妖媚邪蕩，侮辱我的太祖母，該當何罪？哼！」

造父一聽，不由慌了，他天不怕、地不怕，就怕被人知道他是偃師的情場敗將，此事不幸卻被偃家的小孫女不但知悉，而且目睹，日後洩漏出去，這可活活羞死人了！造父心慌意亂，不由向偃雲彩打拱作揖道：「好雲彩！乖雲彩！你切莫亂嚷，大大寃枉我造父！天人作證，我造父雖然製造綠玉仙女的形像，留在身畔，但絕無丁點褻瀆之心！皇天后土、盤古女媧作證！」

偃雲彩見造父慌急的模樣，形如頑童求饒，不由噗嗤笑道：「嘻！皇天后土乃不着形跡之物，盤古女媧乃虛幻之人，怎可作證？」

偃雲彩並不知道，在造父的心目中，亦唯有「盤古女媧」才堪作他的證人。

造父一聽，無奈的直眨眼，好一會，他才猛地醒起魯班亦在場，不由大喜，伸手向他一指，急道：「你若不信，且問問你的魯班哥哥！他亦是男兒身，亦親眼目睹，又是老實人，他必可替老夫作證！」

偃雲彩心中不由一樂，因為她當時亦察覺，她的魯班哥哥意志堅强，絲毫不受那「出浴仙女舞」的迷惑，她當時尚感奇怪，為甚自己亦心蕩迷醉，魯班卻可泰然無恙？此時才猛地醒悟，這是自己與那「仙女」的靈神感觸了，她似乎是錯怪造父的一片情痴了。雖然如此，偃雲彩仍忍不住問魯班道：「是麼？魯班哥哥。」

魯班對造父的神通及心胸甚為感佩，他一聽便點點頭，確然的道：「是，雲彩妹妹，那『出浴仙女舞』一派無瑕聖潔，令天地人世充滿美麗優雅，絕無半點妖媚邪蕩，更令人只敢遠觀，而不敢近而褻玩。造老前輩造物之情純潔無瑕，可鑑日月！」

偃雲彩深知魯班心如璞玉，他既然如此斷定，那便決無半句虛言了。她不由一陣欣喜，向造父深深一福，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倒是雲彩小女娃兒不識好歹，錯怪造父太祖前輩了！雲彩向你賠罪啦！」

造父心中亦一陣激情，他此時已確然證實，偃雲彩是「綠玉仙女」的小孫女無疑，他原來的主意亦決然改變了，他原來的確欲藉研學魯班的「八卦玄機」，來「延續生命之火」，但此時卻突萌一個更妙的心思，暗道：我造父身歷數代人世，空有一身神通本領，為甚不盡數托附於雲彩這女娃兒身上？一來吾便有了生命延續下去的火焰，二來亦可了卻對「綠玉仙女」的一番思念！吾已得「綠玉仙女」的形像長伴身邊，又得她的嫡親小孫女為徒弟，想來吾比偃師弟更幸運，豈非終能反敗為勝麼？呵呵！妙之極了！

造父忽然目注偃雲彩，滿臉正經，肅然的道：「雲彩，我造父果然是你太祖爺偃師的師兄，與你的太祖母綠玉亦有一段緣份，吾不會怪你。但你須依從吾之條件，或者說是求請！」在造父口中這「求請」二字，可絕非凡響，簡直是驚天動地了。

因此偃雲彩和魯班，亦不由聳然動容道：「造父老前輩，到底是甚條件要求呢？」

造父決然的道：「我也不想求魯班你那什麼八卦玄機了，我只想求雲彩小女娃兒答應，跟我學藝三年，在三年內，我便可以把全副本領傳授給她了！希望你兩人不要拒絕老夫的這一點求請。」

造父的這一點「求請」，普天下只怕決無人會拒絕，造父之神通本領，甚至可以把世人的「形像活製」出來，試問這等本事誰不希望？世人為追求這等絕頂神通，只怕連傾家蕩產，親爹老娘也不顧了。

但偃雲彩卻大感猶豫，只見她俏眼一轉，盯着造父，認眞的道：「造父老前輩，你打算傳授雲彩什麼技藝？是那製造『仙女出浴』的技巧嗎？」

造父道：「那只是其中之一！但你問這怎的？難道你懷疑老夫並無做你師傅的本事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良禽擇木而棲，佳徒擇師而從，這也是人之常情啊！造老前輩那『製活人、活鳥』的本領，我太祖爺早已傳授給我爺爺偃八手，因此我若要學啊，大可返家找我爺爺便了，何必離鄉背井，不遠千里跟隨造老前輩你呢？」

造父一聽，不由又驚又喜，心道是呵！這女娃兒乃偃師弟的後人，其祖輩亦精於「製機人」的本

領，她並非尋常等閑的女娃兒啊！

造父這般轉念，不但不生氣，收偃雲彩為徒的決心反而更堅定了。只見他忽地傲然一笑，道：「雲彩，你可見過無一根鐵釘的屋樑？可見過沒一座橋墩的大橋？可見過傾斜而不倒的廟宇？可見搖而不傾跌的百丈高塔？」

造父話音未落，偃雲彩已驚得一陣發呆，喃喃的尖叫道：「天啊！說瘋話麼？試問無鐵釘怎成屋樑？無橋墩怎做大橋？傾斜的廟宇怎會不倒？搖晃的高塔怎會不跌？乖乖，我爺爺造的『大鵬機鳥』，就因風吹折翼，也掉落千年絕谷呢！我怎會見過？怎會相信？」

造父見偃雲彩心神俱往的樣子，不由大樂，他呵呵一笑，道：「雲彩！你想親眼見一見？不但見，而且親手造出來麼？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樂得拍手道：「好啊！只要我造得出來，便可以刮爺爺的白鬍子啦！嘿，爺爺老欺負我雲彩是女娃兒，不肯傳授厲害的本事，說那是男孩子才能學的功夫，哼！稀罕麼？我若會造不倒的斜廟，不跌的搖塔，無釘的屋樑，無墩的大橋，豈非可以把爺爺的白鬍子刮掉麼！」偃雲彩忽地一頓，狐疑的盯着造父道：「咦？這是決不可能的！如何可以辦到？」

造父大笑道：「這很容易，只要你跟隨老夫三年，老夫保證你可以把你爺爺的白鬍子刮掉也！呵呵，也好教他大吃一驚，知道人外有人、天外有天！」

偃雲彩心兒已動了一半了，但仍猶豫不決，她俏眼轉了轉，從造父身上轉到魯班，又從魯班身上轉到造父，終於喃喃的自語道：「這等驚人本事，若學會了也好玩極了！但若我跟了造老前輩，便非要與他分別三年，這三年呵，魯班哥哥不知可遇上多少個『好妹妹』啦，他還怎會記得我偃雲彩？哎，一面絕世神通，一面是魯班哥哥！天……這教我雲彩如何抉擇啊！」

魯班此時已確知造父的來歷，又知他與偃家有一段甚深淵源，偃雲彩能拜造父為師，是她的莫大福緣，因此想也沒想，便決然的對偃雲彩道：「雲彩妹妹不必猶豫，快答應造老前輩，拜見師傅啊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俏眼卻一變，心道：魯班哥哥如此堅決，想必是他已討厭我雲彩了，急着把我撇開，好去另找你的「好妹妹」！哼，我偏不上你的惡當！偃雲彩女兒家小性子一起，便不顧一切，只見她咬牙道：「造老前輩，雲彩感激你的好意，也很想跟隨你去！可惜卻有人把我阻住，因此去不成啦！」

造父怒道：「是誰敢阻住你？快說出來，待老夫出頭把他殺了！」

偃雲彩幽幽的歎了口氣道：「你殺不了的，而且我也決不會讓你殺他！」

造父大奇道：「為甚我不能殺他？你又為甚不許我殺他？把他殺了，不就阻止不了你嗎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他其實並沒出口阻止我，反而拚命鼓勵我跟隨你去！但我知道他的用意，他必定是趁此機會，把我撇開不理了，試問我又怎有心思跟你去呢？因此啊，他越是極力讓我去，便是極力阻止我跟你學藝！」

造父一聽，不由一呆道：「這算什麼？又阻止又鼓勵，又去又不去的？娃兒，你到底打甚主意？老天，偏你等女娃兒有這許多心思！」造父一頓，心中猛地一動，暗道：莫非這小女娃兒的心，已牢牢附於她身邊這傻小子身上了？若然如此，那就妙之極了！造父心念電轉，他自以為是的判斷了，便再不猶豫，呵呵大笑道：「呵呵！我明白了，雲彩，你這小妮子好複雜的心思啊！為甚不乾脆一句，捨不得離開你那魯班哥哥！」

魯班臉上不由一熱，喃喃的道：「怎會如此？」

偃雲彩頭兒一側，卻頑皮的格格笑道：「造老前輩，就算如此，這又如何呢？」

造父大笑道：「你既坦認，那就好辦極了！老夫捎帶把你的魯班哥哥形神捉去，給你造一個永遠留在你身邊的魯班哥哥，你不就無牽掛了麼？」造父以心比己，以為這是一個絕妙的主意。

不料偃雲彩卻拚命的搖晃腦袋兒，連聲道：「不好！不好！不好極了！」

造父急道：「為甚不好？當年你造老前輩我，與你太祖偃師、綠玉仙女，三人糾纏不清，當真是要共對頗難、分也不可，老夫一氣之下，不也憑此妙主意，兩全其美，了卻一段心願麼！」

偃雲彩道：「造老前輩所造之『機人』，雖然形神兼備，幾可亂真，但畢竟並非真身，就算再美再妙，也並無真人的情感；而真人雖然不美不妙，但對我偃雲彩好，這就夠了，我又怎會捨真人而要你那『機人』呢？造老前輩的一番好意，雲彩只好謝卻啦！」

造父怒道：「決謝卻不了！老夫主意已定，豈容你退避？這樣吧，老夫不怕吃虧，多花一點心血，把你的魯班哥哥也收為徒弟，傳授他萬般神通，如此豈非不會離開你嗎？」

偃雲彩依然搖頭道：「這也不行，魯班哥哥他已拜了八卦玄機祖

師姜子牙為師傅，怎會背叛師門另行拜師？你這主意也行不通啊！」

造父一聽，氣得哇哇大叫道：「這又不行，那又不行，氣死我啦！換了別人，老夫必一掌把你二人打殺！但也不行，你是綠玉仙女的小孫女，若殺你便即殺她的形神，老夫又怎下得手？急煞老夫也！」造父一頓，忽然長歎一聲，向魯班打拱作揖道：「哎呀我的好魯班，好小兄弟！快相幫勸解，令這刁蠻女娃首肯！拜托，拜托！最多老夫與你結拜為忘年兄弟！」造父大急之下，不由衝口而出，他其實並沒細思這其中包含着什麼尷尬。

不料偃雲彩心思靈慧之極，她一聽即格格一笑，伸手一拉魯班的手，也不管他是否願意，即向造父彎腰道：「小弟魯班、小妹雲彩，拜見兄長哥哥造父老前輩！」魯班登時被弄得不知所措，又知造父何等身份，決不好拒絕，無奈之極，只好亦隨着向造父彎腰拜了一拜。

造父一見又一聽，先是怪叫道：「老夫收的是徒弟，並非義妹也！你二人這一拜，豈非大大亂了套嗎？天！你太祖的師兄，一下子又成了你太祖小孫女的義兄，老夫豈非白活了十八輩子？」但轉念又哈哈大笑道：「不過這也不錯啊！老夫的一身神通，但能留傳後世，那人世的娃娃兒，知悉我造父有此神通本事，那等俗世禮儀，論資排輩的規矩，通通讓它見鬼去吧！總之造父便是造父也！」

造父心念電轉，豁然而悟，不由樂得大笑道：「妙！妙！妙之極也！如今你二人既是我造父的小兄弟、小妹妹，吾之神通本領，向你二人一同傳授，那是天經地義也！呵呵，吾有了寄托追求，起碼又可延續三年生命之火，又可把一身本領留給後世娃兒，更添了一位小弟、一位小妹，日後這兩個結拜小弟、小妹合體，開枝散葉，滿地小侄娃娃，亂叫『伯伯父』呵呵，樂死我也！」

此時偃雲彩欣然自得，很為自己想出這兩全其美的主意高興。魯班心中也十分感佩造父這一代偉人，但覺他的心胸廣闊如海，又怎能拒絕他的一番美意呢？魯班無奈只好決定，先跟隨造父一段日子，待偃雲彩習慣了，再尋機離去便了。

魯班打定主意，便向造父道：「造大哥老前輩一番美意，也是小弟和雲彩妹妹的福緣，不好拒絕，一切聽憑造大哥前輩吩咐便了！」

造父一聽大喜，只見他呵呵一笑，忽地疾伸左右手，一手一個，挾着魯班、偃雲彩，便衝天而起，向一處不知名的地方飛掠而去。他也根本不必轉身，也不必辨認方向，他身負「洞察天地萬物、四面八方」的絕世神通，天地浩瀚，又何處不可去？何處不可往呢？

妹學秘經　兄造鐵鋸

那「白頭鳥」一路向前飛去，魯英也不管牠飛去天南地北，她此時已餓慌了，只要有一絲吃的影子，她也決飛撲而上。

「白頭鳥」引領魯英，穿過一座古林，翻過一座山崗，魯英眼前便忽地一亮，但見前面十數丈遠處，竟是一座茂盛的果林，果子從樹的枝丫上吊垂下來，有紅有綠有青有白，當真是姹紫嫣紅，艷麗之極。

魯英一見，她的口涎早就流出來了，她也無心欣賞這等人間美景，人餓急時，連百花也可以吃掉，又豈會去欣賞什麼「百花、百果之美」？她也不管「白頭鳥」飛去何處，只管向果林一掠而入，又一躍而起，伸手亂摘，青、白、紅、綠，片刻之間，便被她摘了十個八個各色各樣的果子。

魯英也不管許多，隨手揀起一個鮮紅的果子，就塞進嘴裏咬了一大口，但感甘甜爽脆，好吃極了，說也奇怪，魯英吃了一個，便感肚腹飽脹，餓渴盡消，再也不想吃第二個了。

「白頭鳥」似知魯英的苦處，她掠入果林、摘吃果子時，便在她頭頂的樹枝上停下了。當她吃了一個紅果子，對着懷中七、八個各色果子出神時，卻又疾飛而下，在魯英的髮端伸嘴扯了一下。

魯英微感一痛，她抬頭一看，見是「白頭鳥」，不由滿心歡喜，格格笑道：「多謝你啦白頭鳥兒，引我尋着這片解餓止渴的果林！放着這般好的地方，我不想再亂闖了，你只管忙你的去吧！」

「白頭鳥」見魯英不肯站起來，吱喳一陣吵叫，似乎在斥道：「貪圖安逸，不對！不對！」

魯英心性聰慧之極，她眼見「白頭鳥」急吵的樣子，便笑道：「白頭鳥兒吵，我魯英尚有要緊之事，我的哥哥魯班，此刻尚陷於迷谷之中，等我魯英去救援，我又怎能跟你去亂闖亂撞？萬一魯英死了，我的哥哥魯班便無人救得了，也必定餓死在迷谷了！因此啊，我打算盡快尋找哥哥，帶這果子給他解餓解渴！」魯英按自己的心思，喃喃的訴說着。

不料「白頭鳥」絲毫不為所動，呼地又飛了過來，張嘴「噗、噗、噗」的啄了魯英頭頂三下。不待魯英有所反應，又呼地飛到她的前面，她恨道：你這死白頭鳥！怎的

不懂人家救哥哥的心事?反來啄我?若非你帶我入此果林,一片好意,我便一掌把你打殺了燒來吃!但一想又不對,暗道此時哪來火種?要燒牠也不成啊!接而又見「白頭鳥」牠似乎正以身體動作和叫聲示意道:「不對!不對!你此時哪能救得你哥哥?你連迷谷也不知在什麼地方,怎能尋得着哥哥?若想救你哥哥,快跟我來!快跟我來!」

魯英按自己的心思,悟解「白頭鳥」的示意,她不由歎了口氣,喃喃的道:「不錯!不錯,我魯英雖有師傅所授的絕世輕功『凌波玄步』,卻不懂八卦玄機,怎能判斷那迷谷的所在?就算尋到,又怎救得哥哥脫險?因爲哥哥懂得八卦玄機,也被困住啊!白頭鳥呵白頭鳥,莫非你知道一種比八卦玄機更厲害的本事麼?」魯英自語道,但她的心中其實也沒甚期望,世上竟眞有一種本領,比師伯姜子牙的「八卦玄機」更高更强。

不料「白頭鳥」卻竟然又連點三下白頭,隨即振翅欲飛,似以此向魯英鼓勵:「是啊!是啊!快快上路走啊!」

魯英又驚又喜又奇,兒時與魯班鬥氣的心思又驀地激躍而出了:「哼哼!稀罕麼?你那八卦玄機,了不起麼?今時今日,不亦要靠更高更强的本事來解救麼!好啊!既有此妙處,我魯英爲甚不去?走!走!」魯英一躍而起,飛身便向「白頭鳥」掠去,她此時吃了「紅果子」,體力又驟復了。她懷中尚有七、八個各色果子,既知有這般妙用,便不肯丟棄,一個一個的塞進懷中,脹鼓鼓的,讓人見了,準以爲她是偷盜的小女賊了。

魯英緊隨「白頭鳥」,一路向前掠去,她並不知道,此行竟一路向西,也不知跑了多少路了,她只知她已忍不住連吃了五個「果子」,假如吃一個可頂一日一夜,那便是連走五日五夜了。

不知不覺,魯英已遠離齊魯地域,而進入當時的秦國地土了。魯英心性玄幻,她也不理到底去甚地方,心中只發狠道:「哼哼,白頭鳥兒呵白頭鳥兒,且看你的力氣大,還是我魯英的力氣强!你飛呵,飛呵,哪怕你飛到天涯海角……」

「白頭鳥」也並沒飛去「天涯海角」,而是向一座大山飛去。山峯漸近,魯英抬頭一看,不由驚喜的尖叫一聲道:「咦?白頭鳥兒!你怎地把我引到這座黑馬山來了?嘻嘻,這黑馬呵,似乎還是一頭臥着的母馬呢!」

原來此時魯英所見,便是座落於秦地腹部的一座奇峯(即今陝西西安附近的秦嶺支脈)。山勢奇特,形如一匹蒼黑色的臥母馬,時人稱「母馬」爲「驪」,因此果然叫「驪山」。

魯英此時尚未涉及地脈玄機,因此並不知這驪山的奇妙,她只知這山峯十分有趣,心道:這分明是一匹臥着的黑母馬,我若攀登上去,豈非如坐上黑母馬之背,乘着牠馳騁於天地間嗎?

魯英心性本就玄幻,又見「白頭鳥」逕直的向這「黑母馬」飛去,也就毫不猶豫,展開師傅洛妃所授的「凌波玄步」,如光閃電劃的向山峯掠去。

魯英掠近一看,只見山峯壁立千仞,谷口如甕,望進去異常幽深,旁邊一塊巨石,上刻八個大字,驚心動魄:虎擇而噬,生人勿近。

「白頭鳥」此時噗地停在刻字的巨石上,不再前飛,似對石上的八字極爲畏懼。魯英一見,不由格格笑道:「白頭鳥兒莫慌,此山十分有趣,想必內藏甚多寶物,有人爲了獨吞,故弄玄虛,刻字借虎嚇人吧了!你若害怕,便跟我身後吧!」

魯英說罷,毫不猶豫,舉步便走入如甕的山谷口了。「白頭鳥」略一頓,終亦撲飛而起,呼地落在魯英的肩上,依偎着魯英的脖子,動也不敢稍動了。

魯英感覺到「白頭鳥」的驚恐,不由想道:「是誰把你嚇成這副樣子?哼,我魯英替你狠狠出口氣便了!莫非眞有擇人而噬的大老虎不成麼!」

魯英喃喃自語,她的掠速可半點不慢,眨眼已掠入山谷二、三里路了。就在此時,忽地怪風捲起,山谷廻鳴,宛如鬼哭神嚎,魯英肩上的「白頭鳥」,嚇得連翼也夾緊了。

魯英的自語聲戛然而止,她圓睜俏目,四面一瞧,只見對面山頭上,忽然射出兩道綠光,形如一對綠色火球,向這面風馳電掣地射來。魯英久處山地,知綠光强烈如斯,必是猛獸的眼睛。但也不懼,心道:就算你是大猛虎,也不怕你,鬥你不贏,憑師傅的「凌波玄步」,難道不可以溜之乎麼?

眨眼之間,那兩道綠光,已呼地射到魯英前面二、三丈遠處了。魯英定睛一看,原來竟是一頭巨大的吊睛白額猛虎,猛虎額上那一撮白毛特別旺盛,竟與「白頭鳥」有異曲同工之妙。魯英心性玄幻,一見便不由拍手笑道:「好妙!原來你竟是白頭鳥兒的一族!一個白頭,一個白額,有趣極了!」但轉念又暗笑道:「不對,不對,彼等一個是鳥兒,一個是猛虎,可謂不倫不類,怎又算爲一族?而且如此兇猛,鬥是鬥不過了,還是溜之乎吧!」

魯英先是手舞足蹈,拍手叫嚷。那「白額虎」不由一怔,似從未見過這等奇特的「活物」,因爲別的「活物」,只要牠突降於前,早已嚇得如爛泥軟癱地上了,怎敢如此拍手頓足興高采烈?因此不由猛地一頓,欲撲欲竄,原地打轉。

不料魯英卻溜之乎,「白額虎」一見,氣勢陡長,腰身一弓,凌空便向魯英撲噬而來。魯英尖叫一聲,不由慶幸自己先行一步「溜之乎」,當下更猛提眞氣,足下的「凌波玄步」全力施展,欲前反後,形左實右,縹緲玄幻,若有若無。

「白額虎」雖然拚力撲噬,快如閃電,死死窮追,但碰上魯英這等玄妙萬端的步法,虎威根本無從發揮,甚至連魯英的氣味也難以嗅着。左旋右轉,追撲了一回,魯英仍一派從容,「白額虎」卻已弄得氣喘吁吁,呼呼響如牛鳴了。

魯英不由樂得格格大笑,此時她才確知師授的「凌波玄步」,果然神妙之極。她故意逗着猛虎,再旋掠一會,那「白額虎」不但追撲不着,彼此距離反而拉遠,漸而更動作遲緩,終於前足一失,虎身倒臥於地,掙扎不起,此時便有更好的美食,牠也無力追撲了。

魯英卻玩得性起,恨得咬牙道:「死虎懶虎!怎的如此不濟,玩得一會便寸步難移!大大的掃興!咦?莫非你也如人般餓了無力?好吧,我先替你塡飽肚皮,再好好陪我玩一會!」

魯英說着,便探手入懷中,摸了一個果子出來,恰好是白色的果子,她看也不看,隨手便向「白額虎」扔去。「白額虎」似有靈性,一見「白果子」飛來,狂喜之極,大嘴一張,白果子便骨碌的滾進牠的肚子中去了。

僅一會,「白額虎」的頂上,忽地冒出一股白氣,如煙如霧,歷久不息,虎身也劇烈顫抖,似乎在牠體內,正經歷一種如世人吞服「內丹」,經歷「龍虎交戰交滙」的驚人歷程。

魯英一見,不由一呆,失聲道:「不好!莫非那果子有毒?可把你害死了!」

魯英話音未落,那「白額虎」已忽然一躍而起,騰空直上,竟達三丈,足下也隱隱冒出白煙,猶如足下生雲。魯英並不知道,此乃功力猛增,幾達人間仙界,騰雲駕霧的絕頂神通了,魯英一見,不由又驚又呼道:「不好!你這虎兒,吃了那果子,功力大進,豈非連我也難溜之乎了嗎?這可當眞是『助紂爲虐』也!」

不料「白額虎」一躍之下,並沒追撲過來,反而驀地降了下去,伏在地上,一動不動,虎尾卻向魯英連連搖擺,就如忠實的家狗,向主人搖尾討好似的。

魯英一見,不由又驚又喜,格格笑道:「虎呵虎!莫非你剛才並非撲我而噬,而是聞到我懷中果子的香味,才緊追不捨麼?」

「白額虎」一聽,居然連點三下虎頭,魯英一見,心中更喜,又笑道:「既然如此,當你吃了這果子,便功力大進,心中感激我贈果之恩,向我致謝?」「白額虎」又點了三點虎頭。

魯英眼見「白額虎」甚有靈性,似乎可以聽懂自己的話,不由更喜,大笑道:「如此甚好!你若想謝我,恰好我入此山欲尋一種高强本事,比那『八卦玄機』更厲害的!你若知道其出處,可願帶我去找尋嗎?」

「白額虎」一聽,虎身猛地向魯英一竄,近於咫尺,伏了下來,似乎示意魯英快坐上虎背,魯英膽大包天,心性又玄幻之極,當下格格大笑,果然縱身一躍,便騎上虎背,又伸手一拍虎的頭頂,笑道:「虎兒呵,你若知道,便帶我去吧!」

魯英話音未落,「白額虎」已騰躍而起,撒開四足,隱隱生雲,直向山峯之巔奔去。魯英坐於虎背,但感穩如車船,卻快如奔風,不由樂得大笑道:「呵呵!假如我魯英變作一隻狐狸,這下子豈非成了『狐假虎威』麼?呵呵,樂死我啦!」

眨眼之間,魯英已被「白額虎」帶上峯巔,又逕直奔到一座黑色的山洞前面,卻不敢進洞,在洞口徘徊了一會,終於伏了下去,讓魯英下來了。魯英大奇,伸手輕撫虎頭,笑道:「走呵!怎的來到洞口又不進?」「白額虎」伏在地上,虎頭亂搖,口中嗚嗚直叫,魯英不由更奇,又好笑又好氣道:「嘿!這洞中有甚妖魔鬼怪,如此厲害,竟把猛虎兒也嚇成這副模樣了?哼,你快進去,待我替你一掌打殺了!」「白額虎」卻依然伏在地上,死活不肯站起,更休說向洞中跨進半步了。魯英不禁又驚又奇,不知洞內到底隱藏什麼可怕物事。

* * *

就在此時,一縷似有若無的玄幻之音,忽地從洞內飄了出來:「呵呵!嘻嘻!誰家女娃娃,仗着師門的『凌波玄步』,在吾門洞口喊殺?你的步法雖然精妙,但內力不濟,尚未足一掌把人打殺也!」

魯英一聽,先是一陣目瞪口呆,心道:洞中發話之人,到底是仙是神?爲甚竟對我魯英的根底來

歷洞察透悉？奇哉妙也！但她心性玄幻，也不知天高地厚，好奇心一起，便不管你是太上老君還是玉皇大帝，照樣嬌叱道：「說話之人是誰？我又沒見過你，你怎知悉我擅走『凌波玄步』？還有那白額虎兒，爲甚畏懼如斯？猶如喪之家犬？哼哼，你最好老實答我，不然，哼哼，我便闖進洞來，一掌把你……哎呀，無緣無故殺人不成，還是教訓一下算啦！」

魯英嚷叫一通，洞內玄幻之音又響起道：「呵呵！你這女娃娃，口中喊打喊殺，其實心性至爲仁慈，你就連一隻飛鳥也不願傷牠，怎有膽量殺人？呵呵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妙，如此根基、如此心性的女娃娃兒，吾尋之久矣！」

魯英也不去思忖，洞內之人，「尋」她作甚，她好奇心大熾，便什麼也不顧，先問個透徹再說啦。魯英一聽，不由更大奇道：「咦？你！你是否一路跟踪我魯英？爲甚竟洞悉我的行踪啦？」

玄幻之音大笑道：「吾不但知你不願傷一隻小鳥，更知你連猛虎也同情，寧願自己不吃，也把『白果子』贈給白額虎！呵呵，好好，也幸虧你心性如此，否則，你又怎會到得吾之洞口？這才是有果必有因，有因必有果也！」

魯英驚奇得俏眼圓瞪，尖聲叫道：「喂！喂！什麼『有果必有因、有因必有果』？小小的果子，算得什麼？便引出這麼多事麼？爲甚你竟似洞悉一切？乖乖，你似乎比那『八卦玄機』神通更厲害呢！」

玄幻之音笑道：「娃兒，八卦玄機乃你師伯姜子牙悟創，你並未獲授，怎知其是否厲害？」

魯英喃喃道：「天！你爲甚又知道師伯的八卦玄機不肯教我？你莫非是洞悉天地的神仙嗎？」

玄幻之音一聽，又大笑道：「仙神乃虛幻之物，但吾卻是眞人實物，況且仙神也未卜可以洞悉天地，一切看其修爲有多深淺而定罷了！呵呵，不錯，不錯，吾多年未有如此快樂！未遇如此妙人選了！娃兒，你且放膽進來，你那白額虎也不會再害怕呢！」

玄幻之音未落，魯英騎着的白額虎，忽地如聞綸音，一躍而起，神色歡樂之極，搖着虎尾，向洞中疾奔而進。

魯英就連思索的機會也沒有，座下的白額虎已從洞口急馳而進。魯英心性玄幻，也不害怕，騎在虎背上，只管張眼四望。但見入了洞口，便是一條長廊，走過長廊，是一個寬大的廳堂，廳堂的四面，各伸入一條細長廊，長廊中又無數小洞的佈列其中。魯英不由驚喜的嚷道：「此洞洞口形如馬口，入口之道似馬頭，大廳似馬腹，四條細長廊似馬腿，通體不就如一匹黑色的馬兒伏臥着麼？呵呵，這不就是黑馬山上黑馬洞嗎？妙之極了！」

「娃兒，什麼黑馬山、黑馬洞？告訴你，此山谷叫驪山，此洞自然叫驪山洞啦！」就在此時，魯英耳際，又有玄幻之音響起。不待她有所回應，眼前一花，一位黑衣、黑髮、黑臉，渾身上下皆黑的婦人，已盤膝據於廳堂中的黑石櫈上了。

魯英一見，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心道黑山、黑洞、黑櫈、黑衣、黑髮、黑臉、黑婦人！天！怎的今日碰上的，不是「白頭鳥」、「白額虎」的白，便是眼前黑了……她心思轉着，不由便嚷道：「怎的又叫『驪山、驪山洞』呢？」

黑色婦人玄幻之音道：「娃兒，世人稱黑色的母馬爲『驪』，此山黑，此洞亦黑，不叫驪山、驪山洞還叫什麼也！」

魯英一聽，俏眼不由眨了眨，心道：是啊，若「黑色的母馬」叫「驪」，果然此山便該稱「驪山」，此洞應叫「驪山洞」啦！她忽然「咦」了一聲，失聲而嚷道：「你！你雖然頭髮黑色，但樣子決不算小了，你又是屬『母』的，那豈非可以稱爲『驪山老母』嗎？」魯英順着自己的玄幻心性，隨口而道。

不料那「黑色婦人」黑眼珠忽然射出二道光華，灼灼耀眼，凝注於魯英身上，似在審視什麼，好一會，才欣然自歎道：「好！好！好極了！果然不負齊侯洛妃夫人千里引薦，這女娃娃果然是千年難遇的上佳資質也！吾之名號，久隱於世，不爲人悉，不料卻被你一口道破，果然與吾有極深淵源啊！娃兒，實不相瞞，吾果然即『驪山老母』呢！」

魯英一聽，她也並非自己說中「黑色婦人」的名號而高興，反而更大奇道：「咦？什麼齊侯夫人洛妃？什麼千里引薦？乖乖，難道你連我師傅洛妃也認識嗎？」

「黑色婦人」——驪山老母呵呵大笑，道：「你的師傅洛妃，我怎會不識，我還知道洛妃有一位寶貝女徒弟，姓魯名英，別的什麼都好，只是心性太玄太幻，明放着師門妙絕天下的『凌波玄步』，不好好研練，卻使小性子，與她的師伯姜子牙的弟子哥哥魯班鬥氣，發誓要學那先知先見的神仙之術，好勝過哥哥魯班的『八卦玄機』學問，喂，女娃娃兒，是也不是？」

魯英一聽，不由拚命的晃了晃頭兒，似乎懷疑她所聽到的是夢話，但晃搖一會，也甩脫不去，知是千眞萬確，她奇極而笑道：「老人家，你……你是神仙嗎？爲甚竟

如魯英肚子的蟲兒，連我的五臟六腑也透悉啦？你說的可丁點不錯啊！對了，必定是師傅她遇上你，把魯英的事告訴你啦！」

驪山老母已深喜魯英的資質，她至此也不再逗她，收斂了笑容，目注魯英，道：「不錯，魯英，你師傅洛妃，雲遊天下，半月前忽然降臨驪山，與吾敘舊，洛妃告知，目下齊國百姓面臨一場浩劫，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魯班只怕獨力難支。又說起你的往事，夫人當日曾答應你，爲你尋找一種足以與八卦玄機併駕齊驅的本領，因此把你托附於吾，相機而教。一來了卻你師傅當年的承諾，二來你學成之後，可助你哥哥魯班一臂之力，平復齊國之禍，能救齊民於水火，吾因與你師傅有甚深淵源，只好答應下來。」

魯英此時，已知驪山老母所言確實無訛，因爲她兒時的事，除師傅洛妃外，決無第三人知道，她的俏眼一轉，不由隱泛淚光，喃喃的道：「師傅呵師傅！你待英兒，猶勝生母，英兒好想念你啊！爲甚你不肯現身與英兒見面？僅把我托附於人便了事？師傅你好心狠啊！」

驪山老母見狀，知魯英心性，尚遠未脫人世間的七情六慾，不由微笑道：「魯英，你莫怪你師傅，她爲了造就你成材，暗中已不知作了多少心血安排呢！例如那『白頭鳥』引路，喜入果林，吃的那七色之果，你以爲那是尋常之物？那是來自西王母蟠桃園的『仙幻果』，吃一個可抵十年功力，如七色果中的『白果』，贈與白額虎，陡增了這畜牲十年功力，你卻白白錯失了『七色果』的全功啦！」

魯英一聽，這才知道自己所遇的一切奇事，均是師傅洛妃的精心安排，心中不由更感佩。又陡然想起，自己肩上的那「白頭鳥」，不知什麼時候已飛走了，座下的白額虎，卻依然伏在地上，虎尾搖擺，就如家犬見了主人似的欣喜。心中不由又暗道：若那「白頭鳥」是師傅洛妃差遣，那這頭「白額虎」又是誰派遣來呢？她心性玄之幻極，想着「白額虎」對她的好處，就連自己喪失了「七色果全功」也不理會了。

魯英想到「好處」，不由又暗道：師傅既作如此精心安排，那眼前的驪山老母，豈非可與師伯姜子牙併駕齊驅嗎？但未知是否名過其實？魯英絕非尋常女娃，她的師傅洛妃本已是仙神一般的人物，她的師伯更令她敬佩得五體投地，當世兩大高人，她耳熟能詳，又怎會瞧得起等閑之輩？

魯英想了想，便忽然格格笑道：「是，驪山老前輩，原來師傅一片苦心爲魯英。不過，英兒想，師傅的一片苦心，是否會白費呢？」

驪山老母一聽，便知魯英懷疑她的本領了。她不由微微一笑，忽地開口道：「魯英，你是否欲學一種足可與『八卦玄機』併駕齊驅的本領？」

魯英俏眼一轉，笑道：「是啊！但未知魯英是否會遇上這等高人呢？可惜師伯當年死活不肯教魯英！」

驪山老母目注魯英一眼，微笑道：「你師伯自然有不肯教授你的道理。」

魯英忙道：「是甚道理？」

驪山老母道：「八卦玄機乃陽剛之學，只宜由男子研學，你是女娃兒，不宜研練，若强加追求，不但無益，反而有害。」

魯英驚奇道：「驪山老前輩，你怎會知道？莫非你懂得如八卦玄機一類的本事麼？」

驪山老母一聽，也不答話，忽地仰天大笑，伸手向「白額虎」一招。「白額虎」即疾奔上前，俯伏地上。驪山老母縱身而上虎背，「白額虎」凌空而起，四蹄踏雲，向洞外奔去，片刻便失去踪影。

魯英見驪山老母說去就去，根本不留她說話的餘地，不由咬牙恨道：「哼！稀罕麼？若非師傅她安排指引，我魯英還不願上你這黑鬼驪山呢！你想必是並無甚本領，怕我窮追不捨，因此趕緊溜之乎啦！咦？那是什麼東西？」

魯英眼尖，她喃喃嚷着時，忽地一眼瞧見，驪山老母原來盤膝而坐的石櫈上，露出一卷青中帶黑的書卷，似乎是驪山老母匆忙間遺下的東西。

魯英不由又好氣又好笑，暗道：你便心虛溜之乎，也不必如此驚惶失措啊，怕我魯英吃了你麼？魯英轉念又道：不知驪山前輩遺下什麼寶貝呢？若非寶貝，她爲甚隨身帶着？不如先替她拾起來，保管好，待她回洞時交還她便了！

魯英心中轉念，便毫不猶豫掠上前去，俯身撿起那卷書冊。她向冊封上一看，只見上書「陰符秘經」四個青中帶黑的文字。魯英心中不由突突一跳，心道：魯班哥哥研學的「八卦玄機」，既然是男子陽性才可研練，那這部「陰符秘經」，豈非女子陰性才可研讀嗎？未知是否如此奇妙？

魯英忍不住，便翻開了這部「陰符秘經」，翻了一遍，但見裏面的文字不多，只有三百三十三個，不多亦不少。不過每一個文字均寓意深遠，不經仔細思付，決弄不明白。

卷上的文字越是艱奧，魯英便越感好奇，她捧在手上，竟再不能釋手，後來乾脆便坐上驪山老母原

來盤膝而坐的石櫈，心神俱往的迷讀研磨起來了。

這樣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分，魯英但知自己已把懷中收藏的最後三個「七色果」也吃光了。假如一個「七色果」可以頂餓渴一日一夜，那她沉迷研讀之下，便已過去三日三夜了。在這三日三夜中，魯英的身子，竟沒離開那黑石櫈半步，夜裏有月光透入，與白天卻也一般可見文字。她這副模樣，在別人眼中，必定以爲這女娃兒是瘋了。

魯英苦苦研讀「陰符秘經」上的三百三十三個字，她的悟性雖然甚高，受她的師傅洛妃讚賞，但對這三百三十三個字，也不知她到底領悟了多少。

眨眼又到第四天的晚上，魯英正就着月光研讀之際，忽見洞外火光一閃，她斷定那必定是火光，因月光是銀白的，螢火是青藍的，只有火光才是紅赤的。

魯英暗叱一聲不好，莫非有人在外面放火燒洞？這一燒啊，把這驪山洞燒光了不打緊，把魯英燒死了也沒甚麼，但若把這部「陰符秘經」燒成灰燼，那便太可惜了！哼！是誰如此大膽，敢到驪山老母的洞中撒野？

魯英對手上的「陰符秘經」已十分神往，而「陰符秘經」是驪山老母遺下之物，因而她不由也對驪山老母欽佩起來，暗道：驪山老母雖然樣貌又黑又醜，但她既然擁有「陰符秘經」，必大有本事，她決非心虛而溜之乎，大概是遇上急事，趕緊去辦了，我魯英既窺看了她的「陰符秘經」，便有替她看守家門之責，怎容人壞她家園呢？

魯英心中大怒，伸手入懷，把「陰符秘經」藏好，便呼地掠了出來。她出到洞口，卻不由一呆，原來洞口近處，並非有人燒洞，而是一棵巨木，忽然無端生火，燒得烈火熊熊，火光映進洞中，便赤紅一片了。

* * *

魯英目睹巨木被烈火焚燒，心中焦急，但向四面一看，卻無水源，不由束手無策，只好守在洞口，嚴防烈火擴散，燒進洞內。

說也奇怪，巨木被烈火焚燒，卻沒半點火星濺出，而且燒得極速，不到一會，巨木便化爲灰燼，傾倒下來，在原地化作一堆黑色的焦土。

魯英目注那堆黑色的焦土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巨木被烈火焚燒，反過來，豈非「木能生火」嗎？又木生火後，被火燒成灰燼，傾倒下來，化作一堆焦土，這豈非暗示「火能生土」麼？咦？眼前景象，怎的暗合「陰符秘經」上的寓意文字？

魯英性本玄幻，悟性又絕高，她既然悟出眼前景象，與「陰符秘經」上文字寓意，有互通互合之妙，哪會放鬆？趕緊目光灼灼，盯住不敢眨眼。

魯英眼前忽地一亮，但見在黑色焦土堆中，忽然閃出一道黃色的光芒，耀人眼目，再仔細一瞧，黑色焦土中，竟浮出一隻形如盤的金色東西，通體閃閃發亮，活脫一個金盤。更奇的是，金盤上竟盛了水，水波於金盤中蕩漾，顯得格外瑰麗詭異。

魯英心中又一動，暗道：眼前所現，豈非「土能生金」，又「金能生水」麼？嘿！當眞神奇之極……

魯英忖念間，金盤中又突生異象，只見在金色的水中，浮出一顆大如雞卵的種子，種子在水中脹大，發芽，長出一棵小樹，小樹呼呼地長大，長高，長壯，漸而高出人身，漸而高出屋頂，再長便忽然變作一棵參天巨木了！

魯英目瞪口呆之際，再向下面一看，只見先前所見的「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」奇景，均已不見，只剩原來的巨木一株，頂天立地，於勁風中嘩嘩嘯響。

魯英直瞧得一陣發呆，好一會，才喃喃的道：「木生火、火生土、土生金、金生水，然後一切又恢復原狀，這又叫什麼呢？」

「這便是『水能生木』啊！呵呵，魯英，你果然悟性奇高，陰符秘經的二十字五行根基，你於三日三夜中，便已領悟也！」忽然一聲玄幻之音響起，就如魯英剛抵驪山洞口時所聽到的一般無異。

話音剛落，「白額虎」已呼地躍了出來，牠的背上，端然坐着一人，正是「又黑又醜」的驪山老母。

但此時在魯英眼中，驪山老母卻不「黑」，也絕不「醜」了，她但覺得，驪山老母的身上、臉上，在黑漆之中，透出一團金色的光氣，罩着她的周身上下，不但神幻，而且令人肅然起敬。

魯英向驪山老母道：「驪山前輩，剛才所言，乃你遺下的『陰符秘經』上的秘文，未知能否爲魯英詳釋一下？」

驪山老母目注魯英一眼，微笑道：「魯英，你這般模樣，便欲求此等絕世奇學嗎？」

魯英一聽，此時也再不猶豫，立刻跪拜在地，誠心誠意的求道：「晚輩魯英，拜見驪山前輩！望指點魯英難明之處。」

驪山老母含笑從虎背上向魯英伸手一招，魯英但感被一股極强的柔力牽扯着，身子不由便平平的向「白額虎」身前滑去。「白額虎」一見，歡喜得伸長虎嘴，親吻了魯英俏臉兒一下。虎鬚把魯英的嬌嫩臉

蛋兒刺得一陣發癢，她不由格格笑道：「虎兒，虎兒，你莫頑皮，魯英正拜求你的主人，切莫惹我發笑！」

驪山老母見狀，不由滿心歡喜，暗道：這女娃兒果然是研學「陰符秘經」的絕佳人選！其實也不必洛妃引薦，假如我驪山老母遇上這等人材，只怕必定收她爲嫡傳女弟子也！可惜她已先拜洛妃爲師。轉念又暗道：齊侯與夫人皆已隱世不出，天緣註定，魯英一生該拜兩次師，有兩個師傅，她的命數既然如此，便無論如何避不過去了！

驪山老母欣然一笑道：「魯英，你可知這『陰符秘經』，乃驪山老母的鎭山之寶？吾曾立下誓言，此經秘文只傳一人，此人必須是繼承我驪山老母一身本事的弟子。」

魯英絕頂聰明，她一聽，便明白驪山老母之意，當即重行拜了三拜，一如她當日拜洛妃爲師的模樣，口中道：「徒兒魯英，拜見師傅驪山老母！」

驪山老母一聽，這才從虎背上一躍而下，伸手向「白額虎」頸上輕輕一拍，道：「白兒，你且自行消遣去吧，吾待會所論，非你所能領悟，聽之有害無益，因你亦屬雄性之物也！」「白額虎」一聽，心中雖不情願，但也不敢違逆，又羨又忌的瞪了魯英一眼，無奈的捲起虎尾跑到遠處去了。

驪山老母伸手向魯英一托，魯英便感一般氣力把她托升起來，驪山老母含笑道：「英兒，你既拜吾爲師，吾既收你爲徒，吾所學所識一切，於你而言，自然便不成奧秘了！你可知道？吾本姓姜，乃你師伯姜子牙的娘親姜華的胞姐？因此啊，若論輩份，吾乃算是你師傅洛妃的姨媽，亦即你的姨婆，因此你拜吾爲師，其實同出一門，並無分別，知道麼？」

魯英一聽，稍一思索，便即明白，笑道：「師傅洛妃既然千里迢迢，找上驪山，其中必有內情，原來你是師傅的姨媽，魯英拜你爲師，師傅洛妃的輩份豈非低了一截？」

驪山老母大笑道：「英兒，你年紀小小，怎的如此老氣橫秋？吾輩中人，又豈拘泥於俗世的禮節？你別轉小心眼了，且說給師傅知道，於『陰符秘經』上，尚有甚難明之處呢？」

魯英這才知道，「陰符秘經」並非驪山老母遺忘留下，而是她故意作此安排，以考究自己的悟性。當下也不敢頑皮，忙問道：「是，師傅，那請問師傅，『陰符秘經』到底是誰悟創的呢？」

驪山老母聞言微笑道：「英兒，爲甚如此着急其出處呢？」

魯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英兒曾與哥哥魯班賭約，說日後必學一種本事，比他的八卦玄機更高更强，起碼也可併駕齊驅！哥哥所學的八卦玄機，雖然乃師伯姜子牙悟創，但聽說其根源出處則是先聖伏羲大人，若『陰符秘經』的出源不及『八卦玄機』的名頭源遠，那豈非先就矮了哥哥一截了嗎？」

驪山老母一聽，不由呵呵大笑道：「痴兒，天下奇學，能者而師，又豈可論其源流長短哉？你哥哥所學的『八卦玄機』，乃陽性之物，『陰符秘經』，乃專爲陰性而設，一般皆當世奇學，無分彼此高下也！至於『陰符秘經』的源流，據吾所知，乃出自先聖黃帝之手筆，黃帝又從九天玄女處悟創，若論源流，卻也不比『八卦玄機』低矮些微也。」

魯英一聽，不由大喜道：「原來這陰符秘經源自九天玄女和黃帝，那果然是可以先聖伏羲的名頭相較啦！妙極了！那請問師傅，陰符秘經的精義又是什麼呢？」

驪山老母欣然一笑道：「好！英兒，你終於步入吾門中來了！你且進洞中，師傅這便開始向你詳釋此中的精旨！」

驪山老母說罷，伸手把魯英的小手兒一牽，便雙雙掠進洞中廳堂。驪山老母向黑石櫈躍上，盤膝而坐；又讓魯英坐在她對面石上。

驪山老母笑容一斂，肅然的道：「英兒，這一部『陰符秘經』，乃萬世奇學，當年黃帝得九天玄女啟悟，創此天機秘籙，便一戰而勝蚩尤，爲吾華夏炎黃子孫奠定萬世基業也！此書三百三十三字，字字皆珠璣！」

魯英聽到此處，忽地若有所思道：「師傅，例如『木能生火、火能生土、土能生金、金能生水、水能生木』二十字之深意麼？」

驪山老母微笑道：「不錯，此二十字與後二十字相輔相承，便即『陰陽五行』的精義，徹悟此五行生克制化，則天地萬物自可洞悉於胸。」

魯英道：「這後二十字，便是『水能尅火、火能尅金、金能尅木、木能尅土、土能尅水』麼？果然是五行相生又相尅、相輔又相承呢？精妙之極，字字珠璣！」

驪山老母見魯英悟性如此高絕，不由欣然一笑，暗道：陰符秘經果然是爲她而設！當下也不猶豫，向魯英進而啟示道：「陰陽五行，生尅制化四十字眞言，乃洞悉天地萬物之精旨，固然精妙，但往下的二百九十三字，卻可定天、地、人、神之勝敗禍福，更精妙絕倫，吾窮畢生之力，亦僅可十悟其七、八而已。」

魯英不答，俏目中精光灼灼，十分神往。

驪山老母微微一笑，又啟示道：「陰符秘經，一述天地乾坤奧秘，二論富國安民之法，三示强兵制勝之道；皆隱含無窮天機奧秘，因此又稱爲『陰符天機訣』，研學之人，一要悟性奇高，二要機緣巧合，三要心性堅穩、志趣超俗，三者缺一不可。英兒務須珍而重之也！」

魯英點點頭，道：「是，師傅，英兒知道！但未知英兒若有大成，需時多久呢？」

驪山老母一聽，不由呵呵笑道：「吾與你師伯生母姜華爲姐妹，至今已歷多少個春夏秋冬？但尚僅能領悟十之七、八，未足稱大成，你道若要大成，還需時多久！才成？」

魯英一聽，不由微歎口氣，喃喃的道：「按師伯姜子牙的年歲，怕已近百，他的娘親自然更大，師傅是師伯娘親的姐姐，天！這豈非百多年了麼？百多年苦學，亦僅能十悟其七、八，那大成之日，豈非遙遙無期了麼？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驪山老母見魯英悵然失望，微笑道：「英兒，爲甚如此焦急、失望？」

魯英歎了口氣，道：「師傅啊！英兒雖然是與哥哥魯班賭氣，欲學比他的八卦玄機更强本事，但其實是爲了憑此本領去救他脫困迷谷啊！他既懂八卦玄機，尚且受困，若要救他，自然要學一種更高更强的本事啦！可惜卻須花百多年尚未達大成，英兒又如何去救哥哥魯班脫險呢？若能見到師伯，求他出面救哥哥便好了！」

驪山老母一聽，微一沉吟，即含笑道：「英兒，不必焦慮，按你的悟性、奇緣，領悟陰符秘經十之三、五決非難事，而十之三、五，便足可判斷你哥哥魯班的吉兇禍福，屆時是否須你去解救，你自己自然可以作出決斷矣！」

魯英心中一動，暗道：假如可以由自己推斷哥哥的吉兇禍福，便大大勝於瞎猜瞎碰了！這陰符天機訣很妙啊！魯英心中轉念，便即決定，先留在驪山，待研悟陰符天機訣，進而判斷哥哥魯班的吉兇禍福再作打算。

自此，魯英便留在驪山，跟隨驪山老母，努力研學當世奇書——陰符天機訣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歲月匆匆而去，春花落，夏雨停，秋氣爽，冬雪消，周而復始，天地乾坤，不覺又旋轉了三次。

這一天，在魯國烏龜山三十里外的一條山路上，山菊夾道，秋高氣爽。山路上，一男一女，不徐不疾的奔行。

男的年約廿一、二，目中精光閃爍，雖時加收斂，但運目凝注景物時，仍隱隱透出逼人的光芒，這是內功已達極高境界的徵兆。女的年約十八、九，比花嬌、比花俏，但也比花野，她的步履輕靈之極，內力似比不上青年男子，但輕盈卻猶有過之。兩人奔行於山菊相夾山路，秋風輕送，猶如一雙仙境俠侶。

此時，那少女向路側盛放的山菊瞥了一眼，忽地伸手摘了一朵，在掌心中一合，一朵菊花即化成碎片，向前一揚，菊花碎片即四散紛飛。少女格格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！菊花完了，你可有辦法，令她復原麼？」原來少女剛才掌心一合之間，已暗運內力，把菊花震碎了。震碎硬物，並不稀奇，但要震碎菊花花瓣這等柔軟之物，卻非有驚人柔力不可。

青年男子見少女嬌野之性絲毫未改，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雲彩妹妹！且看我如何還你一朵嬌艷山菊吧！」他說時，右手疾拍而出，又猛地一旋，再向胸前一收，一股强大的廻旋力，已捲着空中飛揚的菊花碎片，疾飛而回，落入青年男子的掌心中，竟一片不漏。以柔力震碎菊花，已非同小可，但運廻旋掌力，把空中紛揚的菊花碎片帶回，這等功力，卻更令人吃驚。

更神奇的是，青年男子把菊花碎片於掌心中一合，便把手掌一攤，笑道：「雲彩妹妹，這不是還你一朵美艷菊花麼？」他的掌心中，果然托着一朵花瓣嬌艷的山菊，與原來一樣，毫無凋殘之狀。

這一雙男女，便是青年魯班和少女偃雲彩了。兩人在三年中，一直跟隨「洞察四面八方、洞悉天地萬物」的「四面怪人造父」，刻苦歷練。兩人視造父如兄如師，令造父欣慰萬分，重燃行將熄滅的生命之火。

這三年來，魯班和偃雲彩，到底在「四面怪人造父」那兒學到什麼？當世中誰也不知道，只有魯班和偃雲彩自己是唯一的例外。

偃雲彩一見魯班掌心中的菊花完好無缺，一般嬌艷可愛，不由拍手叫道：「好啊！魯班哥哥，你的『造物神功』又更精進了！」她忽然一頓，俏目灼灼，一霎不轉的凝注魯班，俏臉也忽地緋紅如花，也不知她忽然想起了什麼。

魯班被偃雲彩盯着不放，一派心神俱往的痴迷模樣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含笑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你根本不必羨慕，造大哥授你的『仙酒秘法』，便已天下無雙啊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心中這才一樂，她格格笑道：「不錯！造大哥說

魯班決定把兩種「妙寶」搬到烏龜山製造……

過，這『仙酒秘法』，只傳授雲彩一人，又說憑此妙法，便足以把你牢牢綁在身邊永不分離了！妙啊！這樣吧，魯班哥哥，你只要用你的『造物神功』替我造一隻會飛的活鳥，我便給你釀製一種『仙酒』喝，或者送給你的爹娘享用，使他們身子壯健，長命百歲好麼？」

魯班見偃雲彩對他三年前的承諾，竟丁點不忘，牢牢記住，不由欣然笑道：「造活鳥是我三年前曾答應的，豈會反悔？不料你竟然還記得啊！」魯班一頓，向前面望了一眼，但見前面已現出一座形如烏龜的大山，一縷「近鄉情更怯」的心緒不由湧上心頭，微歎口氣道：「你雖然一番心意，欲釀美酒給我爹娘飲用，但吉兇未卜，連我亦未知爹娘妹妹是否可以逃過劫難呢！哎，師傅傳我八卦玄機，我竟然連爹娘妹妹的安危亦不能自保！」魯班孝心極重，他漸近兒時隱居之地，想起爹娘和妹妹的境況，不由歎息一聲。

偃雲彩自小喪父母，便沒這等依戀之情思，她不由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，你爹娘不是隱居前面的烏龜山麼？好端端的，有甚兇險危難了？你若牽掛，不如走快幾步，不就可以立刻見到爹娘、妹妹啦！」

偃雲彩想起魯班有一位妹妹，暗道：他的妹妹與我年紀必定差不多，日後多了一位伴兒，這更好玩了！不由亦焦急起來，催促魯班道：「魯班哥哥，歎氣什麼？快走快見爹娘、妹妹啊！」

偃雲彩說着，身子輕縱而起，靈巧如飛燕，直向前面的烏龜山飛掠而去。魯班見偃雲彩喜歡與他的爹娘、妹妹相見，心中大樂，也縱身掠上前去。

魯班和偃雲彩，此時的內力輕功，均已達奇高境界，二、三十里山路，自然不消花片刻工夫，不一會，便見一座殘破的草屋，隱在形似烏龜腹的山中。

此時尚是早晨時分，往日便必見妹妹魯英在晨光中練功了，但此時卻靜悄悄的，連半點人聲人影也沒有。一種不祥之兆立刻襲上心頭，魯班忍不住運內力叫道：「妹妹！哥哥回來啦！爹爹、娘親，你兩老在嗎？」魯班此時運內力傳聲，休說咫尺距離，便二、三十里外，也可聽到。但一連叫了數聲，屋內依然毫無動靜，魯班心中不由大急，縱身便向草屋掠去。

就在此時，一位老婦，腳步蹣跚的開門而出，恰好魯班和偃雲彩已掠到她身前來了。老婦老眼昏花，目注魯班和偃雲彩一眼，臉上竟一片迷茫，喃喃的道：「你……你是誰？」

魯班見狀，知她必定是思兒心

切，連眼也弄成半瞎昏花了，不由大悲，連忙一步上前，抱着老婦，連聲道：「娘親！娘親！是我，我是你的不孝兒魯班啊！」

老婦人果然是魯班的娘親魯大嫂，但此時她已老態龍鍾，大概三數年間的變故，把她折磨得蒼老了。魯大嫂一聽，這才猛然醒悟，她趕緊揉了揉眼睛，定睛細看，但見眼前的青年男子，長高長大長壯了，但依稀仍帶着兒時的模樣，不由又喜又悲，激動之下，又笑又哭，連聲道：「班兒！班兒！你回來了，可知爹娘望眼欲穿？你身邊的是英兒麼？天幸你把哥哥救回來了，怎的不上前讓娘親仔細瞧瞧你啊？」

魯班一聽，登時心中一痛，知妹妹魯英，必定是當日自告奮勇，去齊都臨淄城救他，因而至今未回了！他不想令娘親失望，正不知如何是好。偃雲彩一聽，卻毫不猶豫，走上前來，抱住魯大嫂，一口一聲「娘親」的連叫數聲。

魯大嫂眼雖然半瞎，但耳力猶存，她一聽便皺眉道：「你……你不是英兒，怎的叫我娘親？你到底是誰？」

魯班正欲解釋，偃雲彩卻笑着道：「我叫偃雲彩，已拜魯班為哥哥，他的娘親不就如我的娘親一樣麼？哎，我連娘親也沒機會叫上一聲，幾乎連叫也叫得不好了！」末了，偃雲彩觸景傷情，感懷身世，不禁歎了口氣。

魯班連忙向娘親解釋。魯大嫂才知，魯班身邊的少女並非魯英，而是魯班在外面結識的義妹。不由又悲又喜，歎道：「哎，那英兒到底上哪兒去了呢？三年前她入齊都臨淄城，說是去救援你，怎知便一去不回了！你爹爹日夜出去尋找，三年來不知走遍了多少地方，卻遍尋不獲，十日前他聞說泰山腳下曾出現過一位賣藝少女，年紀與英兒相仿，便不惜奔波百里，前去尋找了！人海茫茫，他又如何尋得着呢？」

魯班心中又悲又痛，怔怔的說不出話來，偃雲彩亦聽得一陣感傷，喃喃的歎道：「天下父母心！果然是天下父母心！可惜我偃雲彩莫說失踪三年，只怕死了也無人問無人知呢！」

魯大嫂一聽，這才知偃雲彩身世也很可憐，又想起她既然已拜魯班為義兄，便是自己的半個女兒了，連忙安慰道：「雲彩姑娘，你既然是班兒的義妹，那班兒的家，便即你的家啦，你只管安心在此生活，魯家雖然窮困，但也並不少你一份口糧呢！快跟娘親進去，待娘親燒壺水泡茶你解渴。」

魯大嫂說着，牽着偃雲彩的手兒，便向草屋內走去。偃雲彩心中又悲又喜，連忙半摟半扶，把魯大嫂扶進去了。當下魯大嫂摸索着，燒了一壺水，泡了茶，讓偃雲彩喝。又燒了熱水，着偃雲彩洗臉解疲，偃雲彩自幼便跟着爺爺偃八手過活，幾曾有娘親如此侍候過她？乍獲此溫暖，她幾乎忍不住掉出淚來了。

魯班進草屋後，不吃不喝，便坐在一旁，思索着什麼。他忽地從身上摸出他自十年絕谷帶出來的小石塊，連擲了六次，微一沉吟，便對娘親道：「娘親，爹爹快回家來了！可惜他是空手失望而回。」

魯大嫂一聽，不由又驚又奇，失聲道：「班兒，你又沒出屋半步，怎知爹爹快回來？你並未見到他，又怎知他失望空手而回？」

魯班沉吟不語，偃雲彩此時視魯大嫂如親娘似的，不忍見她驚駭，便瞪了魯班一眼，嗔道：「魯班哥哥，怎不回娘親的話？娘親別理他，他這是故弄神秘呢！他是八卦玄機祖師姜子牙的徒弟，又在千年大禹谷中研悟了『大禹九鼎神通』，更遇上天地造物之父造大哥，學了『造物神功』，這等遙測卜算的小技倆，對他來說，早已不算什麼啦！」偃雲彩為安慰魯大嫂，忍不住便把魯班的神通本領一口氣說出來了。

魯大嫂卻根本不知什麼是「大禹九鼎神通」，什麼是「造物神功」，但魯班的師傅姜子牙的本事，她卻曾經目睹，因此點點頭道：「是啊，我倒忘了，班兒曾跟隨姜大哥他學師十多年呢，姜大哥本事驚人，班兒他想必也學到一二了，因此可以卜算出來。」

魯大嫂話音剛落，一位老年男子，已神色倉皇、滿臉失落的匆匆走了進來，果然是魯班的爹爹魯牛，三年磨折，魯牛亦已蒼老了許多，尚幸根骨還非常硬朗。

魯牛一眼便認出魯班來了，他尚未說話，魯班父子情深，已一步走近，抱着魯牛連聲道：「爹爹身子可好？你奔波百里，快坐下先喝口茶啊！」

偃雲彩乖巧，見狀便捧了一碗茶，遞到魯牛手上，含笑道：「義父請喝茶，偃雲彩拜見義父！」

魯牛原來滿心失望，此時卻又驚又喜，不但見兒子魯班突然出現在他眼前，而且還多了一位俏麗如花的少女，這少女還「義父、義父」的叫得甚歡。魯牛驚愕之下，不禁以為自己在夢中，他伸手猛地一拍大腿，但感隱隱作痛，才知眼前的魯班、義女是千眞萬確的了，不由失聲叫道：「班兒！班兒！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」

魯班把自己三年來的行踪，簡

單的告訴魯牛，至於他三年來的奇遇，只一下帶過，沒加詳說，因爲他深知爹爹並非江湖中人，便說出來也不會明白。魯牛也沒追問，兒子終於平安回來，這比什麼都重要，魯牛不由以手加額道：「天佑我魯家！不，乃姜兄弟堪點的『靈龜大龍脈』蔭庇，班兒你終可平安無恙！」

魯牛一頓，忽地又長歎一聲道：「哎！若知祖宗龍脈如斯龍氣蔭佑，當年便決不許英兒冒險入城去尋你了！如今班兒你平安而回，可憐你妹妹卻已失踪三年了！」言下之意，魯牛自怨自責，痛苦難過之極。也不必他說出口，在場的魯大嫂亦知道，他此番百里尋女，必定又空手失望而回了！

魯牛嘮叨說了一會，見無人應對，不由大奇道：「怎的不問我是否尋着英兒呢？」

魯大嫂歎了口氣，道：「老頭子啊，你人未見，你的兒子便已判斷，你快回來，但可惜卻空手失望而回啦！果然如此，哪還問什麼？」

魯牛一聽，伸手一拍腦袋，喃喃的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我倒忘了，班兒是姜兄弟的嫡傳弟子也！姜兄弟有察天識地之能，班兒想必也有兩下子了！」

魯牛也不問魯班的近況，先就急道：「班兒，你既有此神通本事，爲甚不測算一下，你妹妹魯英到底失落何處呢？快！快測算、測算啊！」

魯班見爹爹焦慮痛苦的模樣，又知道妹妹魯英是因救援他而失踪，不由長歎一聲道：「爹爹，班兒剛才所卜之卦，不但揭示爹爹快回，且空手失望而回，更隱示妹妹的行踪極爲神秘，似被一股强大之極的神秘力蒙罩，竟連『八卦玄機』之力亦難確判她的行踪下落。雖然如此，但妹妹的生命倒絕對無礙，我所卜之卦，乃朦朧等待、神秘莫測之『否卦』，卦曰：休否，大人吉。其亡其亡，繫於苞桑。意即一切皆糾纏不休也。」

魯班一頓，見爹娘皆一片迷惘，知彼等除父母愛子女之心外，根本難明卦中的含意，就算解釋也是徒然。他微一咬牙，決然的道：「爹娘放心，妹妹之事，乃因我捲入的劫數而起，亦必隨我的劫數而終。無論如何，我會把妹妹尋回！」

魯牛夫婦眼見兒子已經安然回來，且已學成一身本事，心中亦稍感安慰。當下一家人才互訴三年來的景況，魯牛夫婦當日依魯班的安排，自齊都臨淄城潛返魯國烏龜山隱居，三年來幸得從齊國帶返的少許財物過活。魯班自己的經歷，他只略述一二而已。因爲魯班深知，爹娘均絕非此道中人，知得太多無益反害，他決不想把爹娘亦捲入那可怕的「血淫煞劫」中。

* * *

偃雲彩見魯班家境如此清寒，心中充滿同情，她雖然自小喪父母，但跟着爺爺偃八手過活，衣食卻絕不少缺，根本不知人間尚有此苦況。她對魯牛夫婦極有好感，不由便暗地思忖，如何可令魯家的生活好起來呢？

偃雲彩探手入懷中衣袋，忽然被袋中的硬物一碰，那是魯班千年大禹谷中，精心製造的「石鋸」，偃雲彩竟視如珍寶，一直帶在身上，片刻不離。

偃雲彩的手兒被「石鋸」一碰，心中便不由一動，登時便有了主意。只見她忽地含笑問魯牛道：「義父啊，請問時下工匠，以什麼工具斷木料呢？」

魯牛微一怔道：「雲彩姑娘，這還用說麼，自然是用砍的斧頭啊！你問這怎的？」

偃雲彩微笑道：「那這等斧頭斷木，是否好用？」

魯牛是用斧頭的大行家，一聽便道：「這須看什麼木料啦，遇上軟而幼的木料，自然也管用，但碰上硬而粗的木料，那就艱辛之極，砍半日也未必可以砍斷也！工匠與砍柴的，均視斷木爲最大苦活呢。」

偃雲彩又微笑道：「那假如有一種工具，斷木時比斧頭快捷、輕鬆數倍，世人是否樂於使用？」

魯牛歎了口氣道：「若有此利器，世人只怕爭相搶用呢！但天下間哪來此等妙寶貝？」

偃雲彩含笑不語，忽然又輕聲道：「再請問義父，假如有一種東西，喝了會令人氣血暢旺、心悅神怡，世人又是否喜歡呢？」

魯牛一聽，不由大喜道：「好啊！若能令人氣血暢旺，首先是老年人的恩物啦！更令人心悅神怡，天下人只怕趨之若鶩也！但雲彩姑娘不是說笑吧？世上何來這兩大寶物呢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若世上有，便非寶物啦！義父，憑這兩大寶物，便足令魯家發財致富呢！」

偃雲彩一頓，也不理魯牛滿臉驚愕，又續道：「義父，請你上鎮上市集，買一些火碳、錘子，以及一批谷麥回來，好嗎？」

魯牛驚奇的笑道：「雲彩姑娘，別胡鬧啊，你要這些東西作甚？」

魯大嫂也歎了口氣道：「雲彩啊！你知魯家現下僅剩少許活命錢物了，買這些東西哪來餘錢呢？」

偃雲彩想了想，忽地笑道：「

是，是，義母，雲彩倒忘了魯家的境況了！這樣吧，明天一早，我與魯班哥哥上鎮上想辦法好了！」

魯班一聽，也不置可否，只是欣然一笑，因爲他忽然發覺，他的雲彩妹妹，一副濟世救人的心腸呢！雖然他知道偃雲彩此刻亦身無財物，不知她如何想辦法弄那些東西回來，但知她聰明絕頂，料定她必有妙法可想，也就沒追問。

第二天一早，偃雲彩和魯班，果然便離開烏龜山，上魯國都城曲阜來了。從烏龜山到曲阜城，相距僅三十里地，雖然多半是山路，但對魯班和偃雲彩來說，區區的三十里山路，已完全不以爲意。

當天早上，太陽尚未升上一丈，魯班和偃雲彩便已抵達魯國都曲阜城了。但見城中一片太平盛世景象，魯人多半衣食豐足。魯班曾聽師傅姜子牙論述天下諸侯，心道：魯國公果然是一位福將，把魯國治理得一片繁華呢！

兩人在城中逛了一會，卻什麼地方也不停留，逕直的走入一家打鐵鋪中來了。這是偃雲彩的主意，她請魯班於城中細察，哪家打鐵鋪和谷麥鋪有祥和氣象，魯班先判斷了一家大書「誠創記」的打鐵鋪，兩人便走進「誠創記鐵鋪」來了。

兩人走進一看，偃雲彩卻大大皺眉，因爲鋪中水靜魚飛，靜得教人吃驚，根本聽不到打鐵的半點叮噹聲。鋪中只有一位中年漢子，呆坐着，向一位婦人唉聲歎氣，隱約可聞他歎道：「娘子啊！再無人光顧，就連三個娃兒的口糧也斷了！哎，我魯誠也不知交了甚惡運，爹爹傳下的鐵鋪生意竟衰敗如斯！」

又聽那婦人低聲道：「孩子他爹，這只怪你做生意太老實、太守舊啦！你看，別家鐵鋪，哪像你白紙黑字貼出告示：童叟無欺，刀斧不利包換？而且爲避血腥之氣，決不肯替人打造劍器等殺人之物。世人眼光勢利，見你這等老誠，必疑你所產之物古舊，是故光顧的人客便漸少了！」

偃雲彩聞聲，向牆上一看，果見上面白紙黑字，大書「童叟無欺、刀斧不利包換」等十個大字。她與魯班相視一眼，不由均會心一笑，偃雲彩悄聲道：「碰上你這位大神算，這姓魯的老闆便老實人有好報啦！」

偃雲彩說罷，也不猶豫，領先便向鐵鋪老闆夫婦大步走去。她走到姓魯的鐵匠面前，便微微一笑，道：「老闆，貴店可有來樣打造的生意做呢？」

這鐵匠姓魯名誠，是家傳生意手藝，魯鐵匠一聽，想也不想，衝口而出道：「來樣打造，自然可以，但須看姑娘打造什麼啦！若是刀劍等殺人利器，姑娘便出多少價錢，敝店也決不敢承造！」

那婦人一聽，不由氣道：「你！你怎可如此固執？若再不接刀劍生意，一家五口只怕便要餓死了！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亦大奇道：「這位大叔，怎的不肯接刀劍生意呢？須知當今之世，戰火連綿，刀劍生意才興旺呢！」

魯鐵匠長歎一聲道：「這位兄弟，當今之世，刀劍生意暢旺，我魯誠豈有不知？但祖宗遺訓，吾魯家鐵鋪生意，不許沾上血腥之氣，刀劍是用來殺人的，因此決不敢接此生意。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但你若不做此生意，無錢買口糧，只怕便餓死了！」

魯鐵匠歎道：「姑娘有所不知，吾祖輩因精於鑄造刀劍，被各國諸侯爭奪，劇鬥之下，祖宗一家七口，只逃出一人，餘皆被殺！逃出的這一人，便是我的祖父。因此留下家訓，子孫後人，今後絕不許再沾血腥刀劍生意！」

偃雲彩望一眼魯班，只見他悶聲不語，知他心中必然甚爲感慨，便不再猶豫，從身上摸出那把長條石狀的東西，向魯誠手上一放！笑道：「放心吧，魯大叔，這是請你打造的樣板，該絕不會沾染血腥之氣了吧！」

魯誠往手上的長條石一看，但見長條石上，一面刻了一排牙齒狀的缺口，整體呈月牙狀，不由一陣發呆，喃喃的自言自語道：「這……這東西非刀非劍，非斧非錘，到底是甚東西呢？」

偃雲彩微笑道：「魯大叔別管它是什麼，我只問你，假如遇上一根粗硬的木料，世間的工匠，以斧頭去砍斷，是否艱辛之極？」

魯鐵匠想也不想，便斷然的道：「當然啦，工匠若遇上粗而硬的木料，以斧頭去砍劈，只怕勞苦一日，亦難砍斷一根呢！自然辛苦之極了。」

偃雲彩笑笑，又道：「那魯大叔以爲，假如用鐵鑄造這樣一柄形如牙齒的工具，用來劃刜粗硬之木，又是否比用斧頭輕鬆呢？」

魯鐵匠一聽，不由便用手上的長條石往自己的大腿上一劃，他但感拉劃之間，大腿一陣疼痛，幾乎被割傷了皮肉。他沉吟了一會，忽地伸手一拍另一條大腿，叫道：「好靈好巧的心思啊！用這等工具割木，只怕勝於斧頭十倍、百倍也！當眞巧奪天工！」他一頓，霍地站了起來，目不轉睛的盯着偃雲彩，道：「姑娘！這柄東西，乃巧奪天地造化的神工利器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」

偃雲彩聽魯鐵匠大讚，心中大樂，就如讚的是她自己一般。她格格一笑，道：「魯大叔，你也先別問這東西的來歷出處，你只要據實回答，依此樣板，是否可以用鐵鑄造一柄出來？」

魯鐵匠道：「有樣板在此，並不太難，魯某人只要花點心思，自然可以造出一模一樣的鐵物。」

偃雲彩一聽，大喜道：「好極了！不過事先聲明，我並沒工錢造價付你，你願意造麼？」

魯鐵匠一聽，先是想了想，似略感爲難，但終於歎了口氣，點點頭道：「哎，魯某人雖然窮困，但也不差了這幾文錢也！況且這柄東西造出來，必大大有益於後世，爲天下工匠造福，魯某人又怎可以一己私利，斷送了此等奪天地造化的神工利器呢？便吃虧也只好認了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禁欣然一笑，這才知道，魯班的判斷絲毫不差，這魯鐵匠果然是老實祥和之人，這便足夠了！當下偃雲彩才決然的道：「魯大叔放心，我等雖然無錢付你的工價，但也絕不會讓你吃虧。這樣吧，這柄東西造出來，便拿到市集上出售，賣到的錢，一半便歸魯大叔便是啦！」

魯鐵匠一聽，忙道：「這等神工利器，世人必搶着出高價購買，姑娘給我一半價錢，你只佔一半，豈非令你太吃虧了嗎？」

偃雲彩不料魯鐵匠如此老實，心中又好笑又好氣，正欲說話，不料魯大嬸已忍不住搶着道：「鐵匠哥啊！這是人家的一番美意，你便答應了吧！放着這大買賣不做，難道你眞的想一家五口餓死嗎！」

偃雲彩也笑道：「魯大叔，這大買賣是我借你的人力、物力，你借我等的智計心思，彼此合作，各不相負，你放心吧！」她一頓，目注魯大嬸一眼，忽然又含笑道：「魯大嬸，我尚有一宗生意買賣，想與你合作，你可願意？」

魯大嬸一聽，大喜道：「姑娘智計心思超人，你想出的主意，必定絕佳，我又怎會不願意？如何合作，請姑娘坦白說出好啦！」

偃雲彩當下也不再猶豫，便把自己欲造一種令人「氣血壯旺、心悅神怡」的飲品出來，拿去市集出售，這一套生意大計說了出來，末了道：「魯大嬸，此事雖然神妙，但尚缺了主要材料谷麥等物，可惜我等身無財物，難於籌集。」

魯大嬸一聽，想了想，便欣喜的道：「雲彩姑娘，這也不難，我有一位堂叔，做的是谷麥舖生意，先向他借一兩袋谷麥，他念我夫婦曾救過他，想必不會拒絕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向魯班格格一笑，得意的道：「如何？魯班哥哥，一切不就妥善解決了嗎？」魯班見偃雲彩一副生意老江湖的神氣，不禁莞爾一笑。

當下又與魯鐵匠夫婦商定，爲避人耳目，兩種「妙寶」均搬去魯家隱居之地烏龜山製造，造好了，才拿出去市集出售，以求賣到上佳的價錢。

不久，魯國境內的烏龜山脚，便悄悄的築起了兩座火爐。一座附設鼓風箱，一座加設控風箱。魯鐵匠夫婦，也早搬入烏龜山魯家了，幸好魯家的草屋雖然殘破，卻很大，足供魯家和魯鐵匠一家十數口人居住。

魯鐵匠負責有鼓風箱的火爐，自然是專門製造那勝於斧頭十倍的「神工利器」了，魯大嬸則負責有控風箱的火爐，協助偃雲彩，製釀那等令人「氣血壯旺、心悅神怡」的妙品，魯牛夫婦也絕不空閑，魯牛負責砍伐所須的柴薪，魯大嫂雖然半瞎，仍堅決負責所有人的一日三餐，以及茶水供應。

直到此時，魯鐵匠夫婦才知道，魯班才是「神工利器」的創造者，更精於「造物神功」，因此魯班自然便成了總工程指導了。而那「鼓風箱」、「控風箱」，便是魯班從「大禹九鼎神通」中研悟搬移製造出來，單是這一具「鼓風箱」，便令魯鐵匠欽羨不已，因爲「鼓風箱」的風力可大可小，可猛可弱，運用起來，鑄造鐵器的火候，便可以靈活控制，得心應手。

很快，魯鐵匠便把魯班創製的「神工利器」打造出來。由於火候控制恰到好處，打造出來的「神工利器」，藍光湛湛，不必試用，已知其非同凡響。魯班卻堅持先行試用，用之劃刜粗硬之木，雖比斧頭砍劈，快了一倍，魯班仍不滿意，決要在「神工利器」的齒牙上下功夫。經近百次的試驗，經過一百零一天後，當世的第一柄「神工利器」終於定型了，但見藍光灼灼，睹之令人喜悅。

魯鐵匠手持「神工利器」，交到魯牛手上，讓他用來伐木。魯牛手執「神工利器」，選了一根最粗最硬的樹木，他預料用斧頭砍劈，起碼要花一整天工夫。不料以「神工利器」劃割之下，短短的小半個時辰，最粗最硬的樹木，便攔腰被鋸斷，嘩啦一聲傾倒下來了！魯牛手執「神工利器」，好一陣發呆，嘴裏喃喃的道：「老天！就算力大如牛，用斧頭砍劈，起碼亦須辛苦一整天，不料這東西竟僅花了小半個時辰，而且輕鬆之極，連魯牛這等老年人，亦操控自如，那豈非勝於斧頭十倍、百倍嗎？這到底是甚麼人寶貝？」

魯鐵匠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魯大哥！恭喜！恭喜！」

魯牛道：「魯兄弟，這寶貝是你打造出來的，恭喜魯牛什麼？」

魯鐵匠笑道：「小弟只是依樣造葫蘆，算不得什麼，悟創此物的人，才是一等一的大功勞，一等一的大高手啊！魯某人平生極少讚人，如今也衷心向此人拜服了！你知此人是誰？他便是你的大兒子魯班啊！魯家門下，出了如此高人，還不值得慶賀麼？」魯鐵匠果然老實，半點不居功自傲。

魯牛一聽，心中亦不由大感欣慰，喃喃的道：「奇跡！奇跡！許是祖宗靈龜大龍脈蔭庇之功，亦是姜子牙兄弟堪點造就之德，魯家果然冒出一代高人了！」

騎鳥尋女　降落楚地

魯牛喃喃驚歎，魯鐵匠不由一陣驚奇，他根本不明白，魯家出了一位高人，與那什麼「靈龜大龍脈」到底有甚關係？但他心性忠厚老實，心想：魯大哥不肯說破，自然有他的道理，也就不去追問。

兩人正驚歎之際，魯班、偃雲彩、魯大嬸三人，已滿臉欣喜的走了過來。魯大嬸和偃雲彩，兩人手上各捧了一碗東西，小心翼翼的，也不知是什麼寶物。

魯大嬸捧着那碗東西，走到魯鐵匠身前，含笑道：「孩子他爹，連日打造利器，辛苦了，請先喝一碗『仙水』吧！」

偃雲彩也將手上的一碗「仙水」遞到魯牛的手上，格格嬌笑道：「義父啊！你砍柴供應碳火，也辛苦極了，這一碗寶貝，便當作補償慰勞品吧！」

此時魯班卻站在一旁，含笑不語。

魯牛、魯誠二人，見魯大嬸、偃雲彩一番心意，雖然不知碗裏的東西到底是什麼，也接過來捧起就大口的喝，就算是一碗清水，也十分欣慰，有情飲水飽嘛！不料魯牛已上了年紀，僅飲了三大口，便滿臉漲紅，捧着碗中的東西怔怔的發呆，再也捨不得再飲了。魯鐵匠正值壯年，因此倒忍不住喝了一半，但終於也驀地停下，他的頭上竟冒出絲絲白氣，臉上泛出紅光，與剛才的疲態簡直判若兩人，他也一陣驚呆。

好一會，兩人才不約而同的失聲叫道：「仙水？寶液？瓊漿？怪物？老天，這等東西一旦現世，管教天下人均如痴如醉了！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啊！」

偃雲彩俏臉緋紅，神色欣然之極，卻不作聲，俏目瞟了魯班一眼，似在向魯班傳意道：「如何？魯班哥哥，雲彩妹妹的主意不錯吧！」

魯大嬸卻忍不住了，歡悅的指着偃雲彩道：「魯大哥，可喜可賀！你這位義女雲彩姑娘，已創製出天下絕妙的『神仙水』啦！我僅喝了一口，便感氣血沸騰，疲困盡消，天啊！這可是神仙才會製出的妙品啊！」

魯牛喃喃的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這等神仙之水，的確令人氣血大旺，是普天下老年人的恩物！它的確令人疲困盡消，小弟百日來的辛勞，這半碗神仙之水，便重新令人生龍活虎了！若這等神效啊，當今世上，只怕無分男女老壯青，均大有裨益呢！」

魯大嬸忽然想起什麼，連忙轉身向偃雲彩，欣喜得合不攏嘴，連聲道：「了不得！了不得！這神仙之水雖以谷麥發酵製成，但必比谷麥更受世人歡迎，拿到市集上出賣，世人品嚐之後，必出高價，天啊，這可是百年難求的絕佳生意買賣呢？」魯大嬸一頓，又連忙道：「但凡拿出市集出賣，總該有個名堂，才好叫價，這『神仙之水』，名字太玄幻，難以取信於人，雲彩姑娘快想個絕妙的名稱啊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格格一笑，她料不到「造物之父——造大哥」所傳授的製「仙水」，當眞如此神奇。但除了稱爲「仙水」，該叫什麼呢？她一時間卻並未想及。偃雲彩俏目亂轉，她忽地瞥見她用來發酵谷麥的瓦罐，呈長方形狀，不就成了一個絕佳的名號嗎？

偃雲彩心思靈慧之極，她微一思忖，便格格一笑道：「此物既稱爲『神仙之水』，那先取一個『水』字；又炮製此物的瓦罐呈長方形狀，取其形狀，造一個字形，不就是一個『酉』字？再把『水』和『酉』合二爲一，豈非一個『酒』字嗎？這仙水拿到市集出賣，便稱爲『酒』好啦！」

衆人一聽，皆不約而同的讚道：「一個『酒』字，集其形狀、特質、出處，當眞是絕妙名堂啊！」

偃雲彩聰明絕頂，經她此時悟製命名，令天下震驚的「仙水」，便正式稱爲「酒」了。從此，酒字便一直留傳萬世而不衰，偃雲彩當日在魯國烏龜山腳，輕輕的一句，便令天下人陡增無窮樂趣。

當下偃雲彩又把魯班教魯鐵匠依樣打造的「神工利器」所下的名號說了出來，那柄藍光灼灼，割木勝於斧頭十倍、百倍的「神工利器」，便正式有了名號，叫做「鋸」。鋸這一工具，極受天下的工匠歡迎，直到今日，雖已大大發展，但其基本原理——齒狀，仍離不開魯班當年的悟創。

三日後魯鐵匠夫婦把「酒、鋸」

拿到市集出賣。甫出現便石破天驚，人人爭相圍觀。經人客試用、試飲之下，魯鐵匠夫婦辛苦背負出來的一批「鋸」和「酒」，便被當地人搶購一空了。得回的造價，魯鐵匠夫婦又在集上採購了大批的生鐵、谷麥等原料回來。造好了一大批，再拿去賣，依然被搶購一空。這樣造多少賣出多少，魯鐵匠夫婦甚至還被人客當活神仙似的求拜，冀求能買到這「鋸」或「酒」。

僅僅半年後，魯鐵匠一家五口，便生活大爲改善，魯鐵匠感激萬分，堅決要拜魯牛爲義兄。終於魯牛也答應了，於是，魯姓之人，從此便與「鋸」和「酒」兩大寶物，結下不解之緣了。

魯班見魯鐵匠已成了造「鋸」高手，他便樂於放手給他，魯班自己趁機忙其他事去了。偃雲彩也把造酒的技術，毫無保留，傳授魯大嬸，她自己則樂得清閑，另想其他古怪奇妙的主意去了。魯牛夫婦，也因造鋸、造酒之事忙得團團轉，痛失愛女之傷，不覺也稍爲淡忘了。

魯班和偃雲彩二人，卻一連半月，不見了踪影，也不知兩人正忙着什麼。

一日，魯牛砍柴回來，欲與魯班商量尋魯英之事，卻四處不見，心中不由大急，便不顧疲困，四處找尋。

魯牛轉過一個山背，在一塊空地上，突然一陣發呆。只見在空地上面，魯班和偃雲彩均在，魯班身前，停放了一隻形狀似鳥的鐵木製造的東西，魯牛根本聞所未聞、見所未見，因此只能以「東西」來概言之。偃雲彩手持一把古怪的東西，上面是用芭蕉葉砌成的圓形巨葉，下面則以木架支承，可收可放，撐開來時，恰好遮住了上面猛烈的陽光，人在下面勞作，想必舒服多了。

魯牛正想走出山背，忽聽偃雲彩格格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，我這柄遮陽的小玩意，人在下面，是否蔭涼多呢？」

魯班笑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人在下面，猶如置身屋內，自然舒服得很，幹起活來，也更有精神啦！」魯班說着，手卻沒停，把一支木架，插入那「鳥」的翼中，「鳥」翼便呼地撲騰了一下。

偃雲彩大喜道：「好啊！魯班哥哥，你的手藝，已足可比上爺爺偃八手啦！鳥翼已會撲動，想必很快便會飛上天上去了！但不知是否可以載人飛行呢？」

魯班微笑道：「只要鳥翼的機關裝嵌好，不但可飛行千里，自可載負兩人同飛呢。」

偃雲彩一聽，樂得欲拍手，可惜她此刻手持那遮陽的巨葉，不能鬆開，無奈只好頓足大笑道：「好極了！造好飛鳥，我與你遨遊天地，快活之極！咦？你爲甚不高興？爲甚忽然歎氣？」

魯班低聲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你並不知道，我的妹妹魯英生死未卜，其實隱伏甚大兇險，是否可以避過劫數，尚未可預料呢！我怕爹娘擔心，沒敢說出來。因此啊，就欲遨遊天地，也先要尋着妹妹再說呢！」

魯牛一聽，不由猛吃一驚，接而又聽偃雲彩低聲說了一句什麼，魯班點了點頭，便不再說話了。魯牛心中不由一陣悲哀，暗道：班兒有了偃雲彩爲伴，只怕早已忘記妹妹英兒尚在危難中了！看他與偃雲彩親熱的模樣，倒似一雙情人似的，一片柔情蜜意，哪還想到去解救妹妹魯英的苦難呢……魯牛心中抱怨，一氣之下，也沒走出去，靜悄悄的返回山脚的草屋去了。

直到吃晚飯的時分，才見魯班和偃雲彩，有說有笑的回來。魯牛心中有氣，也不理睬魯班，吃過晚飯，便獨自去歇息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吃早飯時，也不見魯牛出來。魯班不由大奇道：「娘親，爹爹身子不適麼？怎不見他出來吃早飯呢？」

魯大嫂歎了口氣道：「班兒，你爹爹昨日砍柴回來，尋你不着，回來後便悶聲不語，到睡覺時，更喃喃自語，說有人貪新忘舊，只顧自己逍遙快活，作什麼神仙俠侶、遨遊天地，卻連自己的胞妹苦難亦拋在腦後了！他又歎道要救英兒，非要靠自己不可了！娘親也不知你爹爹有甚心事、打甚主意。今日一早，娘親起來做早飯，你爹爹已不見踪影了！哎，按道理他便是上山砍柴，也不會不吃早飯呢。」

魯班一聽，與偃雲彩面面相覷。魯班忽然明白了父親的苦惱，他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娘親，爹爹他誤解班兒的一番苦心了！」

偃雲彩也接口道：「義母，魯班哥哥他近日忙着製造飛鳥，並非爲了遨遊天地，而是爲了千里尋妹妹魯英呢！他和我昨日才約定，待飛鳥最後製成，我把遮陽的工具造妥，安排好一切，便乘飛鳥，不惜千里奔波，前去尋魯英妹妹呢！」

魯大嫂一聽，亦恍然悟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那你爹爹必定是忍不住，又獨自前去尋女了……他一把年紀，行動已大不如前，千里奔波，怎支持得住？哎，他爲了英兒，想必是急瘋了！」魯大嫂一頓，又忙道：「班兒、雲彩姑娘，你倆製造的飛鳥、遮陽工具，何日可完工呢？」

魯班心神不定，沉吟道：「飛

鳥大致已製作好了，可以昇天飛行，但尚差鳥翼的收控尚未完善，因此只可以飛，不能降落，假如此時飛升，便有兇險了！」

偃雲彩也收起笑容，正經的道：「義母，雲彩欲製作的遮陽工具，是用來遮擋烈陽暴雨之用，執於手上，可收可放，製成之後，天下的工匠、行人，便可免日曬雨淋之苦了！這不但是爲了去尋魯英妹妹之用，而且也大有益於天下勞作大衆呢！」

魯大嫂一聽，不由喜道：「雲彩姑娘，想不到你的心腸如此好啊！義父他想必誤解你一番苦心了……這遮陽工具叫甚麼名堂？」

偃雲彩微一思索，便道：「按其形狀取字，就叫『傘』吧！不過尚有少許工夫未妥，待製作好，再造一把給義母使用。」

自偃雲彩當日按其形狀取字，她創製的遮陽工具，便叫做「傘」了，自偃雲彩創製出來，經歷代完善，發展至今，製作越發精巧，例如「自動收控彈簧傘」。不過，世上第一個悟創的，卻是嬌野俏麗的偃雲彩。

當下魯大嫂因義女偃雲彩的絕頂聰慧，心中欣喜，暗道：班兒與她結伴，是兒子的大福氣啊！私下間，魯大嫂甚至想到了魯班的終生大事，心道假如魯家娶到如此一位聰慧的媳婦，那便是三生有幸了！魯大嫂怔忡間，心思亂轉，不由也忘了說話！

魯班一直默默沉吟，似在思忖甚麼，他把手中的飯碗一放，歎了口氣道：「不好，爹爹他只怕有兇險了！」

魯大嫂一聽，不由猛吃一驚，她已確信兒子的本事，但經他判斷的，決無誤差，因此不由失聲道：「班兒……你爹爹有甚兇險？」

偃雲彩也迷惑道：「魯班哥哥，現今魯國境內，魯國君治國有方，百姓安居樂業，天下太平，義父他便出去尋人，頂多空手而回，有甚兇險呢？」

魯班歎口氣道：「我早就察覺，爹爹命宮位『食倉、祿倉』皆低陷，此乃終生勞碌奔波之命，原來以爲尚可保晚年平安，可惜近月爹爹的上唇『人中』命宮位，突現青黑之氣，青黑主煞，其色甚濃，甚爲兇險，且爹爹今年剛好五十一歲，運交『人中』，若現煞氣，則劫難必速也！我因此緊急製造飛鳥，以便自行出發尋救妹妹，助爹爹避過此劫，不料反而引發他的奇兇劫數……唉，魯班啊魯班，你自身的劫難磨折，爲甚連番累及家人也！」魯班言下之間，唏噓難過，竟說不出話來了。

偃雲彩也不知說甚麼好，無奈找話安慰道：「或許並非如此呢！魯班哥哥，義父他只怕很快便回家來了！」

魯班喃喃道：「但願如此吧！否則，魯家的劫數又加深一重了！」

魯班說罷，也無心再吃早飯，立刻便霍地站起，向山地那面走去，他打算盡快製好飛鳥的降落機關，然後便出發尋救妹妹，偃雲彩一見，也不說話，跟着魯班就走。

魯大嫂知魯班心思，他的孝心極重，又極愛護妹妹魯英，如今兩人均有可能出事，他哪能還坐得下去？因此也沒作任何阻攔。

魯班和偃雲彩向山地走去，距那山背空地尚有二、三里路，偃雲彩眼尖，忽地驚呼道：「不好了！魯班哥哥，那飛鳥不見啦！」魯班也沒作聲，只微歎口氣，兩人掠近一看，果然空地上，那飛鳥不見了，只剩下一把以芭蕉造作的「遮陽傘」，孤伶伶的豎在原地上面。

偃雲彩大驚道：「魯班哥哥，誰人如此斗膽，竟敢潛入烏龜山盜取『人造飛鳥』？飛鳥被人盜走，卻如何飛遍天涯海角救魯英妹妹呢？」

魯班苦笑搖頭，喃喃的道：「我倒寧願是外人把飛鳥盜走呢！可惜決非如此，此事必令爹爹的劫數忽然加速矣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一陣發怔，心道：怎的此事又牽連義父的劫數呢？

偃雲彩怔了一會，終忍不住了，問魯班道：「魯班哥哥，飛鳥不見，與義父有甚關連呢？莫非你以爲是義父把飛鳥駕走了嗎？」

魯班苦笑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你當日盜取爺爺的『大鵬機鳥』，是甚麼心思呢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好奇嘛！而且我也極想遊一下天南地北，乘坐『大鵬機鳥』，便是最理想的工具啦！你問這怎的？」

魯班道：「爹爹救女心切，又不明白我的用意，以爲我只顧自己快活，不理妹妹的生死，因此一氣之下，便決定偷駕飛鳥，獨自一人，闖蕩天地，救妹妹魯英去了，如此一來，他的處境，便危之極了！」

偃雲彩驚道：「爲甚麼？你這飛鳥不是很精妙麼？義父就駕着它，也不致有甚兇險啊！」

魯班歎一聲道：「我創造的飛鳥，不錯已可飛天，且可日行千里，快捷無比，但可惜人造鳥翼收控機關尚未裝妥，不能收攝鳥翼，這便只能遠飛，而不能降落地面！你試想想，爹爹年已老邁，體力必難久支，他在飛鳥上面，高處倍寒，憑他的體力豈能支持？飛鳥高

飛可達百丈，萬一從飛鳥上摔下來，便有粉身碎骨之厄了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跌足歎道：「這便壞了，義父他必定兇多吉少了，魯班哥哥，快想辦法解救啊！」

魯班喃喃道：「爹爹一生勞苦，我豈會坐視他遇險不理？但飛鳥日行千里，隔了半日，爹爹必已遠在五百里外了！」

偃雲彩大驚道：「飛鳥如此神速，只怕連仙神也追他不到，卻如何是好？」

魯班微一沉吟，即決然的道：「唯今之計，只有循飛鳥的方向追踪，伺機救援，事不宜遲，我這便回去告知娘親一聲，安排一下，即要動身了！」

魯班說罷，不再猶豫，疾速轉身，施展輕功，便向山脚的草屋那面掠去了，偃雲彩已發誓決不離開魯班半步，自然也緊隨而回。

魯班、偃雲彩返回家中，魯大嫂忙着張羅午飯，此時魯家三人，加上魯鐵匠的一家五口，一日三餐，也夠魯大嫂忙的了。

魯班見娘親忙碌的樣子，心中不由微歎口氣，暗道：枉我魯班已學成一身本事，卻仍要爹娘、妹妹受苦，他也不忍令娘親擔心，只好告知娘親，他決定即日起程，前去尋救妹妹魯英，魯大嫂知兒子的本事，並不擔心他的安危，讓他早去早回。

魯班本來欲托偃雲彩留在烏龜山照應一切，但偃雲彩若與他一道，做甚麼也行，但要與她分開，決不答應，魯班其實也不捨與偃雲彩分開，見偃雲彩死活不肯，也就答應與她同行。魯班轉而請求魯鐵匠夫婦，代他照顧娘親，魯鐵匠夫婦毫無二話，一口便答應了，反勸魯班不必擔心，彼此是一家人，他夫婦二人必定悉心照應。

魯班稍作安排，不敢遲緩，立刻便與偃雲彩出發了，兩人離開烏龜山脚，便風馳電掣的一路向南面掠去，不知不覺，已奔行了近百里路了。

魯班內力精湛，半點不覺疲困，但偃雲彩女孩兒家，內力又比魯班差了一截，因此不覺已呼呼喘息了。

再奔行了一段，偃雲彩見魯班仍然一路向南，漸而已越出魯國境內的泰山，開始進入南蠻楚國的地域，沿路有山翻山，有水涉水，絕不偏離向南的方向，也並無歇息的念頭。偃雲彩心中不由又嗔又氣，心道：這見鬼的魯班小子，必定是急瘋了，連人家疲困也不知道了……但又不敢喊累，怕魯班趁機趕她回去。

偃雲彩無奈，只好繞了個彎兒，氣喘吁吁的忽然問道：「喂！魯班哥哥，你這般東、北、西不走，偏要向南，趕鬼似的，爲甚麼呢？莫非你已知悉義父的下落了麼？」

魯班想也沒想，便決然的道：「爹爹的下落雖仍難判斷，但他必定是向南而去了！」

偃雲彩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忙道：「爲甚麼必定是向南而去？義父難道不會向東、向西、向北麼？」

魯班道：「不然，我設計的飛鳥，取其御風飛行之利，只有順風，才可發揮其日行千里的威力，爹爹駕飛鳥而行，必然被風牽制而行，而目下吹的是北風，北風必然向南，由此可以判斷，爹爹所駕的飛鳥，必定是向南飛了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又喜又氣，喜的是她這位魯班哥哥，臨危而不亂，處事越發縝密從容了，氣的卻是他這見鬼的小子，自恃自己內力精湛，半點不體諒她這位女兒家的雲彩妹妹！

偃雲彩又嗔又喜之際，忽然掌心一熱，原來她的小手兒，已被魯班握住了，隨即一股渾厚的熱氣，從她的手腕中直傳入體內，她不覺精神一振，疲困頓消，她這才知道，魯班哥哥面冷心熱，其實無時無刻在關懷雲彩妹妹，因爲偃雲彩早已從「造物之父——造大哥」口中獲悉，世上有一種助人的功夫，叫「經脈輸氣」，內力高强的人，只要向內力弱的輸送眞氣，便立刻可以化弱爲强，持久奔行而不倦了。

偃雲彩不由欣然低笑一聲道：「謝謝你，魯班哥哥！」

魯班亦輕聲道：「你謝我甚麼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謝謝你以內力助我趕路啊，原來你也牽掛着我的，是麼？」

魯班見偃雲彩笑靨如花，俏目如水，心中亦不由一蕩，含笑道：「是又如何？」

偃雲彩格格笑道：「我很喜歡啊！」

魯班面上不由一紅，在男女私情這等事上，他比不上偃雲彩的爽直，掩飾的笑道：「其實是魯班該謝你的。」

偃雲彩道：「你爲甚麼謝我？」

魯班道：「此行是救我爹爹，連累你辛苦奔波，不該謝你麼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甚麼謝不謝的，你這位神通廣大本事的魯班，不趕我小妹妹回去，我就感激不盡啦！」

魯班忍不住衝口而出道：「其實我又怎會捨得與你分開……哎喲，不說這些啦！」

偃雲彩耳中終於聽到魯班一

句「私情話」，她不由樂得格格大笑，心中一派得意，也忘了說話，兩人一路風馳電掣，向南面的楚國腹地掠去。

* * *

此時，距被中原諸國視爲南蠻的楚國都郢城（今湖北省江陵縣）三十里外的拾回橋上，有兩位「玉面妖艷」、「千面幻變」的女郎，正在橋上漫步而行，兩人神態似十分悠閑，但眼線卻不時瞟向天際，似乎正等着甚麼天降之物。

略一會，那「千面幻變」的女郎，忽地低聲對另一女郎道：「旋波姐姐，你判斷的今日必有奇物，自北而來，從天而降，刻下已過午時了，爲甚麼毫無動靜？莫非其中有甚麼差錯麼？」

「旋波姐姐」微哼一聲道：「天降奇物，必可取悅楚侯熊繹這莽夫，吾已算準，豈有差錯！千月妹妹稍安毋躁，不久自有分曉！」

原來這「旋波姐姐」，便是善於「玉面妖艷神功」的妲己，此時已化身爲「旋波仙子」。而「千月妹妹」自然便是精於「千面幻變神功」的玉姬，此時也化身爲「千月仙子」。姐妹二人，奉師傅東夷姥姥之命，爲「復有蘇國大計」，不惜再度犧牲色相，入南蠻楚地，在楚侯熊繹身上大做功夫，終於把楚侯熊繹迷得如痴如醉，對她姐妹二人言聽計從，近日，姐妹二人，又接到東夷姥姥（化身爲黑白婆婆）的密告，洩露齊國將生內變，令姐妹二人積極策劃一項驚人行動……因此緣故，「旋波妲己」和「千月玉姬」姐妹二人，才秘密潛出郢城，在三十里外的拾回橋上守候。

就在此時，北面天際，忽地順風飄來一物，其形似鳥，比鳥大數十倍，其色黑中摻白，雙翼撲騰，御風飛掠滑翔，其怪異奇特，令人目瞪口呆。

千月玉姬目力不差，她乍睹一下，亦不由一怔，隨而衝口而出道：「旋波姐姐……神機妙算哩！奇物果然飛臨了！天啊，這可是甚麼仙神所製之物？」原來千月玉姬亦已發覺，於天際飛翔而來的，絕非天然活鳥，而是不知甚麼「仙神」造出之物。

旋波妲己目注天際，盯着那「天鳥」，她的神色亦一陣驚詫，暗道此物果然亦非天然活鳥，因其飛行比活鳥稍呈呆滯，活鳥身子忽高忽低，迴旋掠飛，但此物卻只能御風而行，且不能升降，始終保持距地面百丈左右，但正因並非天然活鳥，便更令人驚駭，當世人中，誰能製出此驚天飛行器具！

旋波妲己驚異之際，千月玉姬忽地低叫道：「不得了！旋波姐姐，這『大黑鳥』上，竟有人乘騎呢！天啊，那人莫非眞的已成『仙神』麼？當眞驚人之極！」

旋波妲己沉吟不語，神色冷峻，忽地冷哼一聲道：「不錯，的確可以載人飛行，千月妹妹，假如吾等擁有如此神物，用於攻防窺探敵情，是否可以天下無敵！」

旋波妲己微一思忖，又目注天際越來越近，也越來越大的「黑鳥」，默算一會，忽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放心！千月妹妹，吾擔保它很快便會停降下來了！」

千月玉姬奇道：「爲甚麼，旋波姐姐，如此高度，就算合我二人之力，只怕也難令它停降下來呢！」

旋波妲己已微微一笑，忽地伸手一指橋側的大樹，道：「你看，樹上枝葉，擺動是否已緩慢輕微了？」

千月玉姬聞言忙轉向側面大樹一看，點點頭道：「是啊！旋波姐姐，樹枝原來亦猛然搖擺，此時卻只剩下樹葉在輕搖晃了，這說明甚麼呢？」

旋波妲己道：「這說明北來之風，行將停矣！那異物須靠御風而飛，風若停止，異物必降，只要降低至三十丈距離，它便休想再遁走了！」

千月玉姬一聽，大喜道：「姐姐神機妙算，今日合該獲天降奇寶，有此奇寶相助吾等行事，便當眞如虎添翼矣！」

千月玉姬說時，從北吹來的勁風，果然越來越輕微，最後戛然而止，樹上的細葉，也紋絲不動了，此時，天際的「黑鳥」，也恰好飛到拾回橋上空不遠。

「姐姐！妙！妙！那大黑鳥果然開始向下降沉了呢！」千月玉姬喜得低叫道。

旋波妲己已凝運內力，盯着「大黑鳥」不放，此時不待千月玉姬話落，忽地沉聲道：「快！千月妹妹快蓄積內力，準備助我圍住天降異物！」

千月玉姬一聽，不敢怠慢，當即默運「千面幻變神功」，以便準備接應助力。

此時天際的「大黑鳥」，已緩緩的開始沉降，它果然全靠御風而飛，一旦風力減少，以至停頓，它便頓失承托，不但難飛，反而沉降下來了。它初離地面足達百丈，漸而降下二、三十丈，它的身形也越來越大，上面已清楚見到，有一位粗布衣的老人正騎乘着，但似乎已驚得失了自制，身子亦左搖右擺，驚險萬狀。

旋波妲己一見，立刻沉聲喝道：「快！你我同施神功，罩住『大黑鳥』，令其緩緩而降……千萬不能讓它摔壞了！」

旋波妲己已凝運「玉面妖艷神功」，忽地向半空的「大黑鳥」拍出一掌，她的內力眞氣破空而上，嗤嗤有聲，凌厲之極，但上升了二十多丈，便似乎力有不逮，嬌俏的身軀亦搖晃起來，千月玉姬一見，不敢絲毫遲疑，立刻運力拍出一掌，按在旋波妲己的背上，送出她的「千面幻變眞氣」。旋波妲己正感吃力之際，驟獲助力，心神一振，她與千月玉姬相處之密，早已兩位一體，心亦如靈犀互通。於是「千面幻變神功」與「玉面妖艷神功」相滙，威力陡增，嗤嗤破空之聲再度轉厲，嘯嘯直上，呼地一下，觸着半空的「大黑鳥」了！

只見「大黑鳥」的巨大身軀忽地搖了幾搖，似欲掙脫從下而上的吸力，但吸力異常強烈，又無風可御，因此「大黑鳥」的雙翼雖仍在撲騰，終於抗拒不了，黑色的身軀向下加快沉降了！

「大黑鳥」越向下，越接近地面，它所受的吸力便越大，更無法脫離「吸力」的牽制，它距地面越來越近，五十丈、三十丈、二十丈、十丈……終於轟隆一聲，降落在橋面上了。

「大黑鳥」上的老人，此時受地面的撞擊力一震，才驚醒過來，他睜目四顧，但見一切皆十分陌生，在他面前，卻佇立着兩位神秘的艷女郎，他不由失聲驚呼道：「好厲害的黑鳥啊！天！它到底把我載乘到甚麼地方來了？」

老人面前的兩位艷女郎，自然便是旋波妲己和千月玉姬姐妹，只見旋波妲己忽地伸手一擺，阻住千月玉姬上前，向老人溫柔的笑笑道：「老人家，你這隻『大黑鳥』很厲害啊！竟然可以於空中飛行，但爲甚又忽然降下來呢？」

老人迷惑的搖搖頭道：「姑娘，老朽怎知道……它的確飛行了好遠一段路，但見身下山、水飛渡，已不知距起飛地有多遠了……但到了此地，忽然靜止，再而竟降了下來，休想再前、向上飛行啦！天，這兒到底是甚麼地方？姑娘又是誰家女子？哎，老朽倒似做了一場大夢也！」

老人說時，千月玉姬俏目緊盯着老人家的「大黑鳥」，神色充滿垂涎，不由又欲上前，以便盡快攫獲，據爲己用。但耳際忽地傳入「密音」：「千月妹妹，切勿輕舉妄動！若令這老傢伙生疑，吾等欲以此器具作復國應用大計，便盡數落空了！」

千月玉姬一聽，猛吃一驚，亦以「密音」道：「爲甚麼？旋波姐姐！」

旋波妲己道：「吾觀此『大黑鳥』絕不簡單，其製作之精妙，天下無出其右，就連傳說中的『機聖──偃師』，只怕也不外如是也！如此奇物，據爲己有不難，但能爲我所用，便非要弄清其性能機關不可，因此一切須着落於此老傢伙身上呢！萬萬不可令他生疑也！」

千月玉姬一聽，登時不敢妄動，心道：旋波妲己到底心思縝密，否則惹怒了這老傢伙，便得物無所用啦！

此時只見旋波妲己已款款上前，向「大黑鳥」上的老人福了一福，柔聲細氣道：「老人家想必嚇着了，又或者是饑寒難耐，這樣吧，奴家先扶你下來，到寒舍添衣進食，再行上路，如此好嗎？」旋波妲己施展她的「玉面妖艷神功」的魅力，令人幾乎難於抵抗。

「大黑鳥」上的老人，雖然已上了年紀，心性比年輕人堅穩，但也不由心中一蕩，在迷惑中添了幾分驚喜，只見他咧嘴一笑道：「姑娘心腸甚好啊！老朽的確於高處不勝寒，可惜卻無法令『大黑鳥』降落，幸而到此地時，終能降臨姑娘所在之地！」

他一頓，忽然又想起甚麼，連忙問道：「請問姑娘貴姓芳名？此地又是甚麼地方？」

旋波妲己微微一笑，輕聲道：「奴家旋波，這位是我的妹妹千月，此地乃楚國都郢城三十里郊外，奴家姐妹二人郊遊，恰好遇上老人家自天而降！」

老人一聽，不由一陣目瞪口呆，喃喃的道：「天啊！此地是中原人稱爲『南夷』的楚國，那距我故地豈非遠達千里麼？但我其實只是在『黑鳥』上過了一天而已！這『黑鳥』當眞神妙之極！」

旋波妲己一聽，神色一陣驚奇，隨又若無其事地道：「噢！那老人家原來來自千里外的中原地域了？那是甚麼地方呢？一日飛行千里，這『黑鳥』奇妙極了！奴家請問老人家你貴姓？這『黑鳥』是否你所製造的？」旋波妲己已在笑意盈盈，令人絕不經意中，忽地打探起節骨眼的事兒來了。

老人一聽，果然毫不起疑，歎了口氣，道：「旋波姑娘，實不相瞞，老朽來自千里外的魯國，姓魯小名小牛，乃一心爲尋小女兒而來也！這『黑鳥』卻並非老朽所造，老朽不過是偷偷乘而出遊吧了！可惜如今流落於千里之外，只怕有家歸不得啊！」

原來這「粗布土衣老人」，便是魯牛，他今早天未亮，便悄悄起來，潛到空地，騎上了「黑鳥」，又依昨日所見，魯班擺弄「黑鳥」的動作，居然被他成功飛上天空，又一直向南疾飛而去。魯牛起初尚大感

得意，心道：班兒只顧與他的雲彩妹妹柔情蜜意，把自己的胞妹魯英忘了，哼！我魯牛也不必靠你去尋她，乘着這「黑鳥」，居高臨下，還怕尋不着英兒的踪跡麼？但「黑鳥」御風風馳電掣，眨眼便向南飛出數百里，到此時，魯平才忽然醒悟，自己根本不懂駕御，更無法令「黑鳥」降落，如此一來，便尋着英兒也無法救她回家啊！

魯牛心中又悔又怨，悔自己事先不打探清楚駕駛「黑鳥」之法，怨魯班不念兄妹之情，只顧與他的雲彩妹妹快活，漸而魯牛感肚子餓，肚子一餓，身上也越發寒凍，他這時才知道，自己已身處百丈之上的天際，高處不勝寒，如此下去，便不餓死、凍死，也必定支持不住，跌下去摔得粉身碎骨了……魯牛懊悔自己太衝動，也太魯莽，可恨他已無能爲力，只可任由運命擺佈！

直到此時，魯牛終於平安降落地面，遇上旋波、千月兩姐妹，他才猛地醒悟，自己的兒子魯班，經三年歷練，不但學成一身神通本事，且心思縝密，他所思所做的一切，已非自己所能領悟了，想到此處，魯牛不由又長歎一聲道：「哎！都怪魯某人莽撞誤事！班兒失了這『大黑鳥』，卻如何去尋救他妹妹魯英呢？」

旋波妲己一聽，心中一動，猛地便勾起她昔日一段刻骨仇恨，她的俏目中亦不由精光一閃，寒光灼灼，觸之心寒，但她的臉上，依然笑意盈盈，輕聲道：「噢？原來這『大黑鳥』是你兒子魯班的，未知是否他所造的？」

魯牛長歎一聲道：「小兒魯班的本事神通，連我做父親的，也幾乎不認識，當世中除了他外，只怕也無人可造出如此奇物來了！」

旋波妲己俏目中寒光更盛，但笑意也更迷人，只聽見她柔聲道：「魯伯伯原來有一位如此高明的兒郎，當眞三生有幸呢！但未知他這等神通本事，乃師承何人？」

魯牛一聽，他本就心中自怨自艾，神思激蕩之下，也不考慮其他，竟衝口而出道：「小兒原來師承一代八卦玄機祖師姜……姜兄弟，但後來另有奇遇，他師承何人，連老朽亦不知道。」魯牛說時，忽地一頓，把「姜子牙」的其中二字除去，因爲他醒起姜子牙已隱退多年了，不好再向外人暴露。

不料「八卦玄機」四字，就足夠令旋波、千月姐妹二人心中狂跳了！因爲她姐妹二人，按年紀可與魯牛同輩，只因有「神功護顏」，才貌如少女，二人一聽「八卦玄機」四字，「姜子牙」三字，猶如三柄利刃，立刻向兩人心胸直刺……復國大計被毀滅之仇，雖歷經數十年，亦一樣刻骨銘心。

千月玉姬再也按捺不住，她就連旋波妲己的用意也忘了，俏目中寒光凜烈，盯着魯牛，厲聲道：「你姓魯？你的兒子魯班，是否姜子牙此人的徒弟，快說！」

魯牛一聽，見千月姑娘忽然如此凌厲，心中吃了一驚，但魯牛生性固執，吃軟不吃硬，他不由微感不悅，愛理不理的沉聲道：「噢？這位千月姑娘，你怎知『姜子牙』三字？老朽說又如何？不說又如何？」

千月玉姬忍不住氣，正欲發作，旋波妲己暗地向她身上彈了一下指氣，千月玉姬身感微痛，這才醒起旋波妲己的用意，不得不勉强收斂，沒有出手傷魯牛。

旋波妲己已接口道：「魯伯伯不必多心，姜子牙乃齊國侯，天下誰不知曉呢？我妹妹千月，乍聞姜字，吃驚之下，失態衝撞，魯伯伯務請見諒。」

魯牛見旋波姑娘和顏悅色，這才消去心中的不悅，他呵呵一笑道：「倒是旋波姑娘善於體諒老朽，有些事實不便出口，也望兩位姑娘見諒。」

旋波妲己微笑道：「旋波怎會怪你？但依魯伯伯剛才所言，這『大黑鳥』，竟是你兒子魯班所造，神妙之極，的確令人欽佩，魯伯伯是否可以引見令郎，讓我姐妹二人拜會呢？」

魯牛一聽，不由大感爲難，心道：我誤解了班兒一片苦心，偷乘他的「黑鳥」出來，又尋不着英兒回去，有甚顏面見他？況且此地距魯國遠達千里，我如何可以搬運「黑鳥」回去？他心中爲難，不由長歎一聲道：「旋波姑娘一番美意，本來不好拒絕，但老朽一時魯莽，偷乘班兒的『黑鳥』出來，可惜卻跌落此地，不但女兒難尋，連兒子的神物亦失落了！這教老朽如何有顏面見兒子？更何況此地距故居遠達千里，老朽饑渴難支，又身無分文，如何回去？只怕在路上便餓死了！」

旋波妲己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這老傢伙所言，似發自肺腑，要他誘引擒捉他兒子魯班，教授駕駛「大黑鳥」之法，那是很艱難了。況且千里迢迢，去到魯國，吾姐妹二人力有不逮，反爲不美。何不先把這老傢伙一併運回郢城，再設法誘引魯班自投羅網呢？

旋波妲己心中轉念，便不再追問下去，反而同情的安慰魯牛道：「原來魯伯伯尚有這等爲難之處，那便日後再說吧！魯伯伯既暫時無法回故居，不若且到我府上暫住，準備妥當，我再派人護送你回去好麼？」

魯牛見旋波妲己一番美意，教人不能拒絕，不由大爲感激，忙道：「如此甚好，但老朽與姑娘素不相識，怎敢受此大恩德呢？而且姑娘府上在何處？若距離得遠，如何能把『大黑鳥』搬運回去？若把『大黑鳥』遺落此地，老朽又不大放心，寧願於此守候算了！」

旋波妲己一聽，不由呵呵笑道：「魯伯伯擔心『大黑鳥』的安全，寧願在此守候，足證其珍貴萬分，我又怎會任由它遺落於此？實不相瞞，我姐妹二人，乃楚國郢城的富戶，今日郊遊，剛好碰上魯伯伯你降落此地，吾姐妹二人又怎會坐視不理呢？」

魯牛一聽，不由大吃一驚，連忙向旋波妲己一瞧，但見她一派雍容華貴，果然絕非普通人家，不由驚喜道：「旋波姑娘原來是千金小姐，難怪心腸如此良善，魯牛有幸遇上，當眞幸甚啊！今日打擾姑娘，又蒙姑娘答應護送，老朽感激不盡，日後如何圖報姑娘大恩呢？」

千月玉姬眼見在旋波妲己的誘引下，魯牛已步步進入局中，不由欣然笑道：「這位老人家，你欲圖報我姐姐，還不容易麼？你只須令你兒子魯班……」千月玉姬說到此處，忽然戛然而止，原來旋波妲己已見她說溜了嘴，連忙又向她彈出一道指氣，制止她說下去。

果然魯牛迷惑道：「千月姑娘，是欲令小兒魯班如何呢？」

旋波妲己眼看功敗垂成，心中又急又氣，狠狠的瞪了千月玉姬一眼，連忙嬌笑一聲道：「我妹妹千月口沒遮攔，急着拜會令郎，强人所難，魯伯伯休怪，此時魯伯伯與令郎遠隔千里，又身受饑寒之苦，又怎能不體諒其中的難處呢！此事魯伯伯也不必放在心上，日後有機會再說好了！目下當務之急，是請魯伯伯隨吾姐妹回郢城，調理好身子，準備妥當，再派人護送魯伯伯回故居便了！」旋波妲己一口一句「魯伯伯」，柔聲細氣，令人不可抗拒。

魯牛不由欣然點點頭道：「旋波姑娘一番好意，老朽便恭敬不如從命啦！」

旋波妲己一聽，心中不由嘿嘿一笑，但嘴裏却立刻對千月玉姬道：「千月妹妹，留魯伯伯一人於荒野，我不放心，我留下來陪着他，你趕回城中，召集車馬人手，助魯伯伯把『大黑鳥』一道先運到城中保存，日後再一併護送回他故居吧！」

千月玉姬一聽，也不敢遲疑，答應一聲，便輕邁蓮步，款款而去，待轉入樹林後面，才猛地運氣，施展輕功，快如閃電的向楚國都郢城掠去。按她此時的身手，尋常的富戶千金小姐，哪能相比一二？

不消一個時辰的工夫，拾回橋的南端大路上，便見一隊車馬飛馳而來，爲數車輛達十輛，人達百名，均精壯的大漢。千月玉姬坐在當先的一輛馬車上，飛馳而近，向旋波妲己笑道：「旋波姐姐，一切安排妥當，這便請魯伯伯上路吧了！」

也不待魯牛答應，那百名大漢便奔到「大黑鳥」前，七手八脚，小心翼翼的把它抬上一輛大車子上。

魯牛心中不由又驚又奇又喜，心道：旋波姑娘不料竟如此富有，立刻便可調集如此大隊人馬車馬，便當日的齊侯姜子牙夫婦，亦不外如是呢！莫非其中有蹺蹊嗎？但她們似乎一番好意，又並無提出任何要求，有她相助，不但可以安然運返「大黑鳥」，更可求她相助，尋回英兒一道返家也！呵呵，這便不枉我魯牛奔波一番呢！

魯牛心中轉念，也就再無異議，欣然坐上爲他安排的馬車，與運送「大黑鳥」的大車馬一道，風馳電掣的奔向楚國都郢城去了。

* * *

三天後，沿路向南追踪而來的魯班和偃雲彩，便抵達楚國都郢城三十里外的拾回橋上了。兩人灰塵滿臉，衣衫不整，顯然日夜奔馳，無休無歇。三日三夜奔行千里，魯班竟毫無倦意，他的內力之高，顯然已達深不可測的境界了。

偃雲彩內力稍弱，但她路上有魯班相助，不時向她輸送魯班融滙「八卦」與「九鼎神通」的「八卦九鼎眞氣」，天下無雙，雄渾之極，因此偃雲彩此時雖然滿臉風霜，但身心卻半點不感疲困。

魯班領先掠上拾回橋上，便忽地戛然而止，不再移動分毫，視線直直的射向橋側的一塊空地上面。

偃雲彩隨後而至，她見狀不由一陣驚奇，循魯班的視線望去，只見那是一塊空地，空空如也，根本沒有甚麼驚人的事物。

偃雲彩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道：「魯班哥哥，你盯着一塊空地瞧甚麼？那只是一塊空空無物的山地啊！」

魯班沉吟不語，忽地縱身一掠，躍向那塊空地，伸手一指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你看，那是甚麼？」

偃雲彩順魯班手指一看，只見那是一叢被壓倒的山草，不由好笑道：「被壓倒的山草！有甚好看？」

魯班沒有答話，右手突伸一指，沿被壓倒的山草周邊，嗤嗤的射出一縷眞氣，指氣射翻泥土，很快便現出一個圖案出來，魯班隨即輕聲道：「可以分辨清楚了嗎？」

偃雲彩向地上現出的圖案一看，她的俏目不由閃出亮光，驚喜的低聲道：「魯班哥哥！這不是你創製的大黑鳥的形狀麼？咦？我明白了，這兒便是大黑鳥降落的地方！山草便是被大黑鳥壓倒！看來還完好無缺，爲甚竟可安全降落？降落後，又爲甚不見了呢？乖乖！這裏面懸着一串悶葫蘆啊！」偃雲彩不由尖叫一聲。

魯班微微一笑，忽地又伸手向橋前的地上一指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你再看那是甚麼？」

這次偃雲彩一看，便立刻醒悟了，她不假思索，便斷然的道：「地上印有車馬的痕跡！而且決不止一輛一人一馬，是一隊頗大的車馬隊從這兒駛上橋去呢？咦？魯班哥哥，你斷定已有人運送大黑鳥麼？但義父呢？難道他也甘心被人運走大黑鳥麼？他若反抗，他又不懂武功，決非來人的對手，如此一來，義父豈非遇害、被人毀屍滅跡了麼？哎喲！魯班哥哥，你也別傷心難過，雲彩只是胡亂猜罷了！」偃雲彩說時，忽地發覺魯班臉色一沉，似被刺傷了心，連忙掩了掩小嘴，添了一句道。

魯班卻微一搖頭，異常肯定的道：「不，雲彩妹妹，我並不擔心爹爹在此被害！」

偃雲彩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魯班道：「按我的判斷，爹爹雖然不懂武功，但身體尚强壯，若有人加害，無論如何會反抗，但此地並無任何反抗的痕跡，也並無任何身體受損的血跡等遺落；而且車馬的痕跡，與『大黑鳥』降落的地方不遠，四周尚有多人踩踏的腳印，這顯然是有人把『大黑鳥』搬運上馬車，爹爹也是在毫無反抗，心甘情願下，跟隨這班人上車去了！」

偃雲彩欣然一笑道：「魯班哥哥所算自然不差，看來義父可暫時無礙，但運走大黑鳥的人，爲甚如此好心腸，一併把義父接走，又不加傷害……彼等到底把義父和大黑鳥接到甚麼地方去了？」

魯班沉吟不語，他俯身細察地上留下的車轍，微一思忖，便決然的道：「馬車從此處過橋，必向南馳去，並無刻意掩蓋去向，因此順車轍追踪，便不難尋着爹爹的下落了！我等再辛苦一會，向南追尋好麼？」

魯班擔心偃雲彩太疲困，口氣略感猶豫，偃雲彩格格一笑，輕聲道：「魯班哥哥，你不必問我，你但認爲該走的，便只管走下去便了！」

魯班道：「你爲甚不加反對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這有甚奇怪？雲彩不是早就說過，就算上刀山、下火海，你也休想把我撇開了麼！」

魯班一聽，臉上不由一熱，喃喃的道：「魯班怎會撇下你不理？只是太辛苦你了！」魯班話音未落，忽地又伸出手去，握住偃雲彩的小手，微一運氣，身形驟起，牽帶偃雲彩，掠上拾回橋，一路向南掠去。

魯班和偃雲彩掠行的方向，恰恰是旋波妲己所率的車隊方向，因此不到片刻，一座高城便在山嶺圍繞中陡現出來了。

魯班判斷，車馬的痕跡，必定已駛進城中，也就毫不猶豫，向這座高城疾掠而去，近處一看，但見這座高城三面有山環繞，一面有九道水流，曲折蜿蜒，直向城中流去。不由驀地一頓，失聲歎道：「好一座三屏拱衞、九水迴環的風水大格佳城啊！」

偃雲彩一聽，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低聲道：「魯班哥哥，這是甚麼時候了，怎的有空審察這等玄秘地脈之學？」

魯班微歎口氣，道：「魯班師承天機、地脈、人間三大絕學，有心週遊天下，堪點名山大川貴格龍穴，爲世人造福，可惜運途多舛、災劫重重，毫無餘暇達此心願……此時此地，乍睹此風水大格城池！不由便勾出心中未了之願來了，也未知何日方可達成！」

偃雲彩滿心喜悅道：「好啊！魯班哥哥，你這大心願妙極了！待救出義父和英妹，雲彩必定隨你週遊天下名山大川，堪點那甚麼富貴大龍穴！至於是否可以造福世人，我不知道，但起碼好玩有趣極了！」

魯班不由微微一笑道：「我與妹妹魯英，小時候曾遭地脈之『犂頭符』邪法相害，幾乎生命不保，幸得師傅降臨烏龜山，妙施風水破煞大法，才救了魯班和妹妹的生命，你說這是否可以造福世人呢？但此事待日後再說吧！」

兩人說話間，已走近那座「風水大格城」，向路人打聽，才知這便是楚國都郢城，魯班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楚國被中原諸侯視爲「南夷」，甚有輕蔑之意，不料其國都卻有如此風水大格，日後必有大成，倒絕不可輕視了！

走近城樓，卻沒有任何阻攔，守門的兵士對入城之人，均和顏悅色，無任歡迎。魯班和偃雲彩大搖大擺而進，兵士不但不加留難，反而向二人含笑道：「兩位想必是遠道而來，遠方的客人，楚人歡迎之至！」

偃雲彩大樂，對魯班笑道：「這楚國之人，甚爲好客啊！」

魯班含笑點頭道：「但凡國之將興，必向外開放，以招納各方人

才，楚人如此待客，實乃將興大旺之兆，中原諸侯若等閑視之，那是大錯特錯了！」

說話時，已走過城關通道，忽見城樓側面，圍了一羣人衆，吵吵嚷嚷，向牆上貼着的一幅告示榜指指點點，有人道：「不得了！若懂駕御此神物，賞賜黃金萬兩……天啊，這大筆錢財，吾等做生意的商販，便十世也掙不到呢！」

有人笑道：「當然啦！這神物乃人工製造，單是造出此神物之人，已非同小可了，更何況精於駕御？簡直非人是神仙啊！我等凡夫俗子，那是想也休想的了！」

有人歎息道：「可惜我並非巧手妙匠，否則這萬兩黃金，便是囊中之物啦！」這人說時口沫橫飛，顯見垂涎之極！

偃雲彩耳尖，遠遠聽見，忍不住對魯班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，你是否巧手妙匠？」

魯班道：「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」

偃雲彩道：「不是便無話可說，若是啊，眼前有黃金萬兩，正等你去拿取呢！我等身無分文，何不拿來用用！」

魯班笑道：「雲彩妹妹，你窮瘋了麼？天下間哪有黃金萬兩垂手而得？」

偃雲彩笑道：「你欲取，那便跟雲彩妹妹來吧！」

說時，偃雲彩已拉着魯班，向人羣中走去，又設法擠到前面，伸手一指牆上的告示榜，低笑道：「魯班哥哥，如何？」

她忽然一頓，驚奇的低聲道：「咦？榜上所示，這會飛的神物，是否你那『大黑……』」她忽然又一頓，原來魯班正輕輕用指頭戳了她手心一下，然後又在她掌心急速寫道：「告示榜所說會飛神物，看來必乃『大黑鳥』無疑！又出重金招聘懂駕駛之人，顯然爹爹也落在榜人手上了！」

偃雲彩吃了一驚，也在魯班手心中寫道：「爲甚作此判斷？」

魯班寫道：「搬運大黑鳥的車轍，入城而沒，顯然已運進城中，又爹爹可能已被騙，吐出內情，對方知悉，才貼出榜文，表面乃招聘駕御之人，實則欲引誘吾等自投羅網呢！且此乃王榜，足證對方的實力强大極了！其中只怕有甚詭計陰謀！」

偃雲彩大驚道：「若義父落在楚王手上，以此要脅，若你不答應替其駕御，對方豈肯放人呢？這卻如何是好？」

魯班的手指停在偃雲彩的掌心不動，似在沉吟思索，好一會，才決然的寫道：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吾決闖楚侯府！」

偃雲彩大驚，寫道：「如此貿然闖去，必中對方圈套，豈非兇險極了？」

魯班不再逗留，轉身而出，偃雲彩未知他如何打算，連忙跟了出來，魯班見四下沒人留意，便決然對偃雲彩道：「爹爹之難，因我魯班而起，又怎能畏難不前？我決意闖一闖楚侯王府矣！但雲彩妹妹切勿跟來，你且在城中找個地方落腳，留意動靜，若一切順利，三個時辰未見我回來，你便速離城去，不必以我爲念，免遭兇險！知道麼？」

偃雲彩見魯班救父心切，知不可阻攔，無奈微歎口氣，道：「魯班哥哥，你放心去吧，雲彩自會照顧自己！不過，若等不到你安全回來，雲彩也決計不會獨自離開這楚國都郢城！」

魯班深知偃雲彩的脾性，她若固執起來，那是決難動搖的了，無奈亦只好安慰道：「放心，魯班自知尚無人可以把我困住……你一切小心在意，切勿輕舉妄動，待我回來，便可以一道安然離去矣！」

話音未落，魯班已按告示王榜所示的方向，向城南深處疾奔而去，偃雲彩怔怔的瞧着魯班的背影，見他一派毅然決然、義無反顧的樣子，不由微歎口氣，暗道你爲了救父，可以不顧一切兇險；你若遇險，我偃雲彩爲了救你，又豈會畏縮不前？哼哼，若楚人敢對魯班哥哥你下毒手，偃雲彩管教他楚國翻天覆地！

偃雲彩心中狠狠的立定主意，便舉步向一家飯館走去。她心思靈巧之極，也不知她在飯館老闆面前弄了甚麼法子，那老闆竟點頭哈腰的把她奉爲上賓，殷勤招待，偃雲彩也不客氣，四平八穩的坐着，便開懷大吃起來。

此時魯班已向城南疾奔了二、三里路，突見一座巨的大府第，聳立於城南正中，門口的匾額上書「楚侯府」三個金漆大字。門口左右分別十名武士，手執鐵槍長矛，禁衞森嚴。

魯班毫不以爲意，大步走近，爲首的武士厲喝道：「何方小子？甚麼地方不去，竟敢闖到楚侯府來了？」

另一名武士卻笑喝道：「城中甚多熱鬧去處，你想必是遠方來客，不知規矩，快走開，免招殺身之禍！」

魯班毫不理會，依然大步走近來，也不作聲，形如啞巴，不知他打甚麼主意，爲首的武士性子暴躁，見魯班毫不理睬，不由大怒，也不發話警告，手中長矛猛地一沉，當胸便向魯班刺去，疾如電奔，決計躲不開這致命的一擊。他

大概奉了主人之命，凡擅闖侯府者，格殺勿論，因此出手絕不留情，另一名剛才笑喝的武士，不由歎道：「你這小子，想必嫌命長了！着你走開，你偏闖進鬼門關來！你這不是找死麼？」

不料武士話音未落，魯班已疾伸二指，夾住了長矛尖刃，長矛猛然抖顫中卻休想往前移動半分，魯班默運「八卦神功」中的「火風鼎」一式，內力眞氣形如熔爐烈火，沿指尖噴射而出，再傳入武士的長矛中，執矛的武士，忽地如遭電殛，雙手一鬆，閃電般的扔開矛柄，就如他手執的長矛，又化作一條擇人而噬的毒蛇。

長矛便反而落在魯班的手上，只見他二指仍夾着尖刃，尖刃卻如遭烈火熔煉，赤紅一片中後面的矛桿，卻已變得焦黑，就如遭烈火焚燒一般，又聽魯班嘿的一聲嘯喝，長矛便從矛尖起，到長長的矛桿，化作寸寸的斷條，噗噗地掉到地上了。

原來魯班自在千年大禹谷中，悟悉「大禹九鼎神通」，再融滙他本身的「八卦神功」，合二爲一，遂一舉飛躍爲「八卦九鼎神功」，他以此爲根基，再施展「火風鼎」一式，威力比他當日迎擊田家無氏四勇士，何止大了十數倍？簡直可與仙神的「點石成金神通並駕齊驅了。

魯班露了這麼一手神功，衆武士均呆如木鷄，驚駭得連話也說不出來了，連那出手欲斃魯班的爲首武士，亦臉如土灰，神色怪異之極，顯然受了極大的震駭。好一會，這名爲首的武士，見魯班並無進一步的動作，才鼓起勇氣，咬緊牙根道：「你……你意欲何爲？」

魯班微微一笑道：「這位大哥，相煩進去通傳一聲，就說有懂駕駛神物的人求見楚侯爺！」

爲首的武士一聽，面色又不由一變，此時是由土灰變作青白了，他喃喃的抱怨道：「你……你怎的不早說清楚了？楚侯爺早有令旨傳下，令小人等，但有懂駕駛神物的人求見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均無任歡迎，決不許加以留難啊！」他一頓，又瞥了魯班一眼，輕聲道：「這位小哥兒，吾感佩你雖然神功蓋世，卻並不咄咄逼人，存吾生命，因此有句話奉勸！」

魯班微笑道：「大哥有話但說無妨。」

爲首的武士道：「實不相瞞，自王榜貼出去後，自稱懂駕駛神物的人很多，但均被那萬両黃金迷昏了，進楚侯府時活生生的，出去時卻是直挺挺的了，你知道爲甚麼嗎？」

魯班笑容不變，道：「爲甚麼？」

爲首的武士道：「楚侯爺果然熱心招賢納士，廣聘天下人才，但有眞本事者，必獲厚待，但亦最恨那等財迷心竅，欲蒙混過關的奸詐之徒，一經考證虛僞，必殺毋赦！小哥兒神功雖然蓋世，但那神物非同小可，有等自稱會駕御的巧手名匠，鬍子白了，也難逃掉腦袋之厄哩！小哥兒年紀輕輕，若自忖有不及之處，趁早離去，免自招其禍啊！」這爲首的武士，有感於魯班的寬厚，說時神態誠懇，絕非惡意，與剛才的暴躁，已判若兩人似的。

不料魯班卻從容一笑，道：「多謝大哥指點，但仍請進去通報一聲便了！」

爲首的武士沒法，只好親自進內通傳去了，不一會，他便神色複雜的疾步而出，向魯班道：「小哥兒，侯爺有請……咳，這未知是禍是福呢？」

爲救生父　勇鬥妲己

不一會，魯班便被武士引領進侯府的正殿，亦即楚侯熊繹與羣臣商議國事的大殿，大殿正中，高懸了一隻風乾了的大老虎，炮製的技巧想必甚精，這大老虎張牙舞爪，虎目圓睜，猶如活虎一般無異。老虎的下面，擺了一張虎案，兩張鳳案，左右夾護虎案，坐着一位虎背熊腰的王者，魯班心道：這必定是楚侯熊繹無疑了。但虎案兩旁的鳳案，卻令魯班暗吃一驚，因爲坐着的，竟是兩位女郎，衣飾華貴，似乎是王妃的身份，但兩人臉上，竟罩着一層神秘的白光，俏艷露於外，但內裏卻密不透風，難窺其秘，這是魯班出道以來，首次在世人的身上，發現如此神秘的罩體白光，因此不由令他暗吃一驚。

虎案、鳳案的四周，環立了近百名精猛勇士，眼中精光閃爍，太陽穴高聳，顯然均武功深不可測之輩。

此時，引領魯班進殿的武士，見魯班挺立不動，不由暗驚，連忙悄聲提醒魯班道：「上面便是楚侯熊繹大人，左右是楚侯妃，你快上前跪拜！」

魯班微微一笑，大步上前，在距虎案十丈遠處停住，卻不下跪，僅向楚侯熊繹俯身一揖，道：「草民拜見楚侯爺！」

楚侯熊繹，但見魯班神態從容鎮靜，大大異於別的晋見者畏縮膽怯，熊繹出自好戰好勝家族，極喜有戰意、有本事的勇士，而鄙視膽怯畏縮的阿諛奉迎之輩，因此他見魯班在他的「虎威」下，如此不凡，心中就先喜歡了，也並不因他不跪不拜而生氣，反而呵呵笑道：「

喂！年輕人，見了寡人，怎不跪拜？」

魯班朗聲道：「草民平生只拜三人，一拜師、二拜父、三拜母，若不在此三人之列，便請饒恕草民無禮。」

楚侯熊繹一聽，大笑道：「呵呵，你自稱懂駕御神物，年紀輕輕，想必拜了一位了不得的師傅，因此拜師那是千該萬該的！又父母生你育你之身，自然該拜，你拜此三人，與寡人倒不謀而合也！好，寡人不怪你便了！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目注楚侯熊繹一眼，但見他虎背熊腰，濃眉環目，口大鬚密，不怒而威，且印堂帶紫，貴氣洋溢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這楚侯爺大有王者之格，難怪他得坐如此風水貴格之都城也！但爲甚他有此王者貴格，處事卻流於陰狠狡詐呢？當眞奇哉怪也！

魯班轉念之際，楚侯熊繹又道：「年輕人，你眞的懂得駕御會飛上天際的『神鳥』麼？」

魯班一聽便知「大黑鳥」必定落在楚侯熊繹手中無疑，既然「大黑鳥」在他手上，那爹爹的下落，也就不問而知了！魯班心有思忖，便坦然的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草民的確可以駕御『神鳥』直上藍天！」

楚侯熊繹就喜歡魯班的從容勇氣膽色，此時一聽他確懂駕御神鳥，不由大喜，忙道：「好極了！來人，快搬出神鳥到此，待寡人一開眼界，見識、見識！」

魯班卻立刻接口道：「楚侯爺，草民演練駕駛之術時，卻先求恩准草民一個要求！」

楚侯熊繹心癢難熬，連忙道：「是甚條件？快說！金銀財寶，寡人無不答允！」

魯班淡然一笑道：「非也！楚侯爺，草民只求先見一見與神鳥同降之人，若此人安然無恙，草民才有心思演練駕御之術呢！」

楚侯熊繹一聽，想也不想，便又大聲道：「這有何難？來人，把與神鳥同降楚地之人帶來殿上！」

「等一等，侯爺！」就在此時，熊繹左面鳳案的妃子，忽地嬌喝一聲。

熊繹不由一怔，隨又向那妃子含笑道：「旋波美人，你又有何高見？爲甚等一等呢？」

原來熊繹左右鳳案後面坐着的妃子，便是旋波妲己和千月玉姬，兩人自入楚宮作侯妃，施展渾身解數，早已把楚侯熊繹迷得如痴如醉，對她姐妹二人言聽計從，甚至准姐妹二人參議朝政國事，旋波妲己和千月玉姬，自把「大黑鳥」和魯牛運中城中，已把魯牛關於一座石牢中，衣食不缺，但欲想走動，那便比登天還難，旋波妲己又施展妙計，說動熊繹，貼出王榜，以重金作餌，引起天下人注目，以便把魯牛的兒子魯班誘來，因爲旋波妲己已深知，若不懂駕御，那「神鳥」亦如廢物矣！

此時旋波妲己見熊繹如此魯莽，一下便相信了殿上的小子，更欲把魯牛帶出來，不由大驚，暗道：假如這小子眞的是魯班，他的神通本事，必可令熊繹信服，甚至允他父子安然離去，那便如放虎歸山，日後必成自己復國大計的心腹大患了！在旋波妲己的算計中，不但要把「大黑鳥」作爲復國工具，設法學懂駕御之術，又要把製造此物的人毀滅，這才算得上是天下無雙；同時更要趁機把姜子牙的傳人除去，以免再次被其破壞復國大計，旋波妲己的妙計，一箭三雕，縝密周詳之極。

她因此立刻便發聲阻止熊繹的魯莽了，只見她向熊繹嬌媚的一笑道：「侯爺，你想想啊，假如這小子不懂駕御，只是虛張聲勢，欲救神鳥上之人，那豈非一切落空了？神鳥亦因而得而復失，臣妾可是爲侯爺的安邦定國大事着想啊！」

熊繹一聽，不由連連點頭道：「不錯！不錯！該先問清楚，否則被人愚弄，寡人便被中原諸侯笑話也！」

熊繹一頓，即向魯班道：「喂，年輕人，你說善駕神鳥，可有甚憑證？」

魯班並不知熊繹身邊妃子是誰，他只發覺兩位妃子的身上，均有一層白光罩住，難窺其秘，此時一聽左面的那位妃子「旋波美人」發話，熊繹即立刻狐疑起來，心中不由一凜，暗道：這位「旋波妃子」好厲害啊，楚侯熊繹竟對她言聽計從，如此看來，今日的對手並非楚侯熊繹，而是他的兩位妃子了，這比楚侯熊繹本人，似乎更難對付。

魯班心念電轉，便不敢猶豫，決然的露了一手，他的目的已不在乎得回「大黑鳥」，只要能以「大黑鳥」救出父親，他就心滿意足了。因此他朗聲回道：「楚侯爺，草民知道，神鳥形似大鵬，其色黑，雙翼可撲騰而高飛，是麼？」

熊繹自己對「神鳥」亦不甚了了，因此含笑向旋波妲己道：「旋波美人，是否如此呢？」

旋波妲己一聽魯班的陳述，心中突突一跳，雖然是簡單的數言，但已足以證明，殿上之人，必定是魯牛之子魯班無疑了，因爲「神鳥」的形狀特性，除當日在場的魯牛、千月和自己三人外，便只有製造「神鳥」的人才會知悉，而且準確無誤，比自己更爲透徹，旋波妲己確證了這一點，便更不能讓魯牛露面了。

只見旋波妲己向熊繹嬌媚的笑道：「侯爺啊，這小子所說雖大致準確，但也並不足以證明他確會駕御神鳥呢！其中只怕有奸詐之處，為防萬一，此事由臣妾處置好麼？」

熊繹觸着旋波妲己的笑容，其中已隱含了她的「玉面妖艷神功」，不由心中一蕩，原來的招賢納材之心，不由便被消融了。他呵呵笑道：「旋波美人既肯為寡人代勞，好啊，依你所言便了。」

旋波妲己微微一笑，眼波驀地射落魯班身上，不動聲色的道：「嗯，你所說的神鳥形狀，果然被你說中，但也並不出奇，只能證明你曾見過神鳥一面而已。」

魯班不知旋波妲己打甚主意，不由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旋波妲己道：「因為你必定是姓魯名班，乃與神鳥一道降落楚地之人的兒子，你既然是此人的兒子，自然便有機會目睹神鳥的形狀啦，是也不是？」

魯班心中不由又一凜，暗道：按她所言，爹爹必定受她迷惑，把所知的內情均洩露了，今日之事只怕更添困難重重，魯班無奈點點頭道：「不錯，草民姓魯名班，乃乘神鳥之人的兒子，但這又如何呢？」

旋波妲己微微一笑，道：「那你此行，必定是為救父而來啦？」

魯班眼見旋波妲己着着搶佔先機，自己的心思已被她一口喝破，無奈又只好道：「不錯，魯班的確有此打算。但為人兒子，千里救父，乃天經地義，並不為過啊！」

熊繹畢竟尚有幾分清醒，聞言便呵呵笑道：「很好，兒子救父，人之常情，寡人甚為欣賞你的孝心，但你也大可放心，寡人已下令善待你的父親，他好端端的完好無缺也，只要你教會寡人使用神鳥，便不但容你父子安然回去，且重重有賞，決不食言。」

魯班見熊繹意態絕非作假，心中便不由又一動，暗道：按楚侯熊繹的運格不差，大有王者風範，亦有招賢納材之心，他處事之糊塗，似乎是受了外來的誘惑，這外來的誘惑又源自何處呢？

魯班因對熊繹有幾分好感，便不欲令他太難堪，他微微一笑道：「楚侯爺，魯班斗膽請問一句，為甚欲使用神鳥呢？神鳥雖然可以高飛天際，但高處不勝寒，當中隱伏兇險，侯爺又何必冒此大險呢？」

楚侯熊繹呵呵大笑道：「吾祖宗有訓，弱怯者非熊氏子孫，死後亦不得入太廟，吾何懼兇險哉？寡人只要獲此神鳥相助，千里來去，一日可至，且高高在上，洞察天地萬物，則天下於吾掌中矣，中原諸侯，尚敢輕覷我大楚之國，視為『南夷』麼！」

熊繹一頓，目中精光灼灼，投射魯班身上，道：「魯班，假若你肯為寡人效力，替寡人駕御神鳥，即吾楚國之大功臣，寡人決不會虧待於你，黃金萬兩、錦衣美食、榮華富貴，均可任你選求也！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微笑道：「楚侯爺，魯班來此目的絕非追求這些，僅是為救父而已。而且駕御神鳥，須有先決條件，否則雖懂駕御亦不能展翅高飛。」

熊繹不由一怔道：「是甚條件？你且說說！」

魯班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此神鳥絕不可沾染血腥之氣，若以之來遨遊天地，遍賞名山大川、風光形勝，則自然無遠弗屆，勝任自如，自若以之來征戰爭殺，被血腥之氣衝撞沾染，立刻便會自行降落，甚至銷解毀滅，人鳥同亡，可怕之極啊！」

熊繹虎眼一瞪，不悅道：「魯班，你怎知道神鳥不可沾染血腥之氣？吾大楚國以攻伐而自立，豈能不涉征戰殺伐哉！」

魯班毫不畏懼，從容一笑道：「此神鳥乃魯班親手製造，豈有不知之理？我奉師訓，當日製造便已立下重誓，此神物若他日沾染血腥殺伐，必鳥毀人亡，絕難倖免！因此若楚侯爺欲以之來征戰殺伐，招惹血腥，則教授駕御之事，不但魯班恕難從命，且於楚侯爺而言，亦非吉祥福兆啊！請楚侯爺三思。」

熊繹半晌無言，好一會，才喃喃的道：「吾大楚國被中原諸侯虎視眈眈，若不以征戰殺伐立國，以攻取為自保，則必亡於中原諸侯之手也，若不沾殺伐征戰血腥之氣，則吾得此神鳥又有何用哉，不如賞個人情，把人、物交還你帶走便了。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微感意外，心道：若如此善了，足證楚侯熊繹尚大有王者風範，日後有機緣，倒該助他一臂之力啊！魯班對熊繹心存感激，正欲有所表示。

不料就在此時，卻聽旋波妲己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嘿嘿！侯爺，你被魯班欺騙了。」

熊繹一怔道：「他意態甚誠，似非虛言，有甚欺騙寡人呢？」

旋波妲己微微冷笑道：「魯班這小子，所謂神鳥不可沾染血腥之氣，乃另有目的，欲借此來拒絕讓神鳥為侯爺拓展大計效力罷了。」

熊繹怒道：「這魯班敢如此輕覷寡人嗎？他吃了豹子膽不成？」

旋波妲己冷笑道：「他有甚不敢？侯爺知否他是誰人的嫡傳弟

子？侯爺若知悉內情，便明白不足為奇哩！」旋波妲己故意一頓，以引起熊繹的疑心。

果然熊繹虎眼一瞪，急道：「是誰？旋波美人快說！」

旋波妲己道：「齊侯姜子牙，此人侯爺知道吧？」

熊繹吃驚道：「齊侯姜子牙，乃助周滅商紂的天機大軍師、大丞相也！此人有鬼神莫測之能，吾豈不知？」魯班竟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嗎？你如何得知？」熊繹不由大驚，因為中原諸侯，以齊國為首，熊繹視為楚國的頭號大對手呢。

* * *

只見旋波妲己卻從容一笑道：「不錯，魯班確然乃姜子牙的嫡傳弟子也，此乃他的生身之父魯牛所透露，豈會有假，臣妾為楚國大業着想，早就打探清楚明白了，因此侯爺試想想，魯班既為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，亦即齊國之人，齊國乃中原諸侯之首，歷來對我大楚國不懷好意，久欲併吞，他又怎會甘心讓侯爺得此超凡神物去威脅中原諸侯呢？由此足證魯班之險惡用心了。」

熊繹一聽，不由驚怒交集，恨恨的道：「魯班，寡人以誠待你，不料你竟如此欺騙寡人，你便不答應寡人的所求，也無須編此藉口來愚弄寡人，寡人若不懲戒你，如何可以出這一口惡氣。」

魯班一聽，便知今日之事，決難善了。因為他此時已可確判，楚侯熊繹雖有王者之格，亦坐踞風水貴格都城，日後楚國必有一番作為，足與中原諸侯鼎足而立。可惜熊繹本身殺伐之氣太重，又受兩位「神秘妃子」的迷惑，兩位「神秘妃子」的意圖、野心極大，熊繹受此影响，必成一代亂世諸侯，於天下百姓蒼生，只怕決非福祉也。

魯班心中轉念，他原來對熊繹的好感不由大減，他微一沉吟，即決然的道：「楚侯爺，魯班所言決非虛詐！吾造神鳥之旨，乃造福世人，為後世傳下『天工造物』。因此若為遨遊天下形勝，志氣高潔，魯班可助達成心願；若為征戰殺伐，遺禍蒼生，則魯班決難從命。」

熊繹怒道：「魯班，你的父親尚在吾手上，難道你連父親的生命也不顧嗎？」

魯班微歎口氣，慨然道：「魯班確為救父而來，但若因此而貽禍天下，塗炭蒼生，所救的僅吾父一命，斷送的卻是萬千生靈，又豈能捨大而取小呢！」

熊繹道：「你不怕寡人連你也殺了？」

魯班淡然道：「魯班自知天命，師訓難違，區區個人生死，豈可與天下蒼生相比。」

熊繹嘿嘿冷笑道：「魯班，寡人知你身負上乘武功，你進門所露的一手，吾已接報，但任你神功蓋世，亦決難生離楚地！」熊繹見魯班富貴不能動，生死不可搖，頑强之極；又知他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，來歷不凡，心中不由又愛又恨，他極欲把魯班收為己用，但若不成，也決不想他留在世上，日後與己為敵，因此他此時心中矛盾，尚未決定如何處置。

魯班淡然一笑道：「天地育生萬物，萬物皆有繁衍生息之權利；上至王侯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亦不外如是！」

熊繹眼見魯班果然已置生死於度外，決不會屈服，不由恨得牙癢癢的，若因此而下令擒殺，又有點難捨，心中矛盾極了，半晌無言。

就在此時，忽聽右面的妃子千月玉姬一聲冷笑道：「侯爺，千萬莫上此人惡當，依臣妾之見，他不過是故作姿態，虛有其表吧了！」

熊繹正感為難，不知如何處置魯班，聽千月玉姬開口發話，不由道：「千月美人，你有甚主意？」

千月玉姬嘿嘿冷笑道：「此人是否如此厲害，一試便知，難道侯爺麾下百大勇士，亦難降服區區一名草野小子嗎？」

熊繹一聽，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不錯，魯班這小子大概仗乃師之威，狂傲之極，何不以實力令其懾服呢？熊繹主意已定，便忽地呵呵一笑，對魯班道：「好，魯班，你既然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，想必大有能耐，你若肯展露一二，寡人或可酌情赦你不敬無禮之罪，你是否敢於應戰？」

魯班一聽，心中不由又暗歎口氣，暗道：世人爭雄鬥勝之心，果然難於逆轉，吾雖不欲以武力示人，但世人皆以武力定勝負、決疑難，看來吾亦難於倖免也！魯班心中轉念，便微歎口氣，道：「既楚侯爺執意如此，魯班無奈也只好答應也，但未知如何比決呢？」

熊繹正欲下令，旋波坦己忽然接口道：「侯爺，魯班既然是齊侯姜子牙的傳人，想必能耐不限於武功，依臣妾之見，可以三種比試定奪。」

熊繹大感興趣道：「旋波美人所言甚是，依你之見，是那三種比試？」

旋波坦己微微一笑道：「侯爺，臣妾素聞姜子牙精於天機八卦之學，又善於兵略攻防之術，更兼神功蓋世，則其弟子想必不會徒有其名吧！因此三種比試，第一種乃比試兵略攻防之術，第二種乃比試天機神算妙法，第三種才比試武功，如此三場，當可令其原形畢露

也！」

熊繹一聽，興奮中又為難的道：「比試武功這一場不難，不但百大勇士皆可應戰，寡人亦足應敵，但這『兵略攻防』、『天機神算』比試，卻教寡人為難，何處去尋此等人才呢？萬一勉強應戰落敗，豈非被中原諸侯恥笑吾大楚國麼？」

千月玉姬此時已知旋波坦己的用意，她欲趁此機會顯示她的神通，以達至她一箭三鵰的妙計了。於是便向熊繹嬌笑道：「侯爺啊，你身邊便有此等絕世人才，只是侯爺你忽略罷了。」

熊繹心癢難熬，急道：「此人是誰？千月美人快告知寡人。」

千月玉姬欣然笑道：「此人便是旋波姐姐啊，實不相瞞，吾姐妹二人，自幼便得名師授藝，旋波姐姐天資聰慧，盡得師傳眞傳，不但精於兵略攻防之術，且善於天機神算之法，臣妾也略懂一二，若合吾姐妹二人之力，必可挫敗魯班這狂妄無禮小子也！」

熊繹大喜，高興得連連搓手道：「若兩位美人有如此神通本事，則寡人何懼中原諸侯哉！好，便依兩位美人之意而行吧！」

熊繹一頓，又轉向魯班道：「魯班，你意下如何？若知不敵，趁早服輸，只要答應替寡人駕御神鳥，助寡人稱霸天下，則寡人尚可赦你狂悖無禮之罪！」

魯班卻淡然一笑，毫不驚怯，他既已下決心懾服楚國好戰之心，便絕不退讓了。只見他笑容一斂，肅然道：「楚侯爺，然則魯班若敢應戰三場，且分勝負，卻又如何處置魯班父子呢？」

熊繹決然的道：「若你三場比試皆勝，或勝二負一，寡人亦決不再為難於你，任由你父子二人，帶同神鳥離去吧，但若敗下陣來，你便即罪上加罪，當任由寡人處置，或囚或殺或為奴，你亦不許有半句怨言，你知道麼？」熊繹畢竟尚有愛才之意，因此雖在盛怒之下，對魯班亦留有餘地。

魯班心道：熊繹此斷，亦不失公平合理，若他非受兩名「神秘妃子」誘惑，便必定不至於如此糊塗了，但事到如今，雙方均已成水火之勢，絕難善了，非要分勝負不可了，因此魯班不再猶豫，決然的點頭道：「很好，便依楚侯爺的裁決吧！但君王無戲言，尚祈楚侯爺莫違此雙方定約。」

楚侯熊繹見魯班如此自負，似勝算在握，心中不由又驚又恨又喜，他猛瞪虎眼，慨然道：「寡人言出必行，決不違諾，你大可放心施為便了！」

熊繹說罷，隨即對魯班道：「第一場比試，乃武功相較。吾麾下有百名勇士，為首者乃熊氏四兄弟，彼等出手皆合四人之力，但你若自知不敵，亦可選擇其他武士相比，甚至可選擇寡人與你比拚，你意下如何？」熊繹如此容讓於魯班，也甚為少見，因為他深知合熊氏四兄弟之力，當今之世決難抵禦的了。

不料魯班卻淡然一笑道：「魯班所學，乃無極玄功，多多益善，少少無拘，任憑尊意吧！」

熊繹驚喜的大笑道：「好一個『多多益善、少少無拘的的無極玄功』，魯班，假如你言過其實，那便是自取其辱了！」他一頓，即大聲下令道：「熊神、熊勇、熊無、熊敵四人聽令！」

熊氏四兄弟一聽，當即一躍而出，向熊繹躬身道：「熊氏四兄弟聽令！」

熊繹道：「你四人且代表吾大楚國，與這魯班小子比試武功，但無須置他於死地，略為懲戒足矣。」

熊氏四兄弟均應道：「吾等遵旨。」

熊氏四兄弟話音剛落，身形驟進，猶如風雷爆發，又如四股狂風，呼嘯一下，便捲到魯班身前一丈了。四人倒甚有大將之風，齊向魯班拱手道：「小兄弟，請賜教！」

魯班微笑道：「熊氏四英請發招攻魯班便了！」

熊氏四兄弟的老大熊神奇道：「小兄弟，吾四兄弟平生從未聯手應一人之挑戰，你竟敢只接招不出招麼？」

魯班微笑道：「魯班謹奉師訓，行武功之道，均只求自保，不求傷人，一人來攻如是，十人、百人來攻亦如此。四位不必顧忌，只管使出絕招便了！」

熊氏四兄弟一聽，均不禁微微一怔，暗道：天下哪有這等只守不攻的武功？久守必失，此乃武學要旨，更何況集吾四兄弟之雷霆一擊，你魯班又如何可以抵禦？

原來熊氏四兄弟，所練武功甚為奇特，乃集身體為武器的精華。例如老大熊神，精於「鐵頭功」，頭如鋼鐵，石砸不破，刀砍不裂，厲害無比。老二熊勇精於「鐵拳功」，他的雙拳，已練成鐵錘一般堅硬，曾以雙拳錘擊燒紅之鐵來鑄鍛神劍，劍成他的雙拳依然完好無缺。而老三熊無則精於「鐵掌功」，人說「掌利如刀」，但他的「鐵掌」只怕比刀劍更硬更鋒利。老四熊敵，擅長「鐵腿功」，他腿力之勁，曾經一腳踢爆了猛虎的頭骨。

熊氏四兄弟出道以來，雖然四人合一才能發揮最大的威力，但從來遇上足令四人合一的强敵，就算是來自「天子王朝周家武士」，熊氏

四兄弟亦僅以兩人之力，便足令對手鬥志全消。如今魯班面對四人合一的威力，竟然只守不攻，那簡直是自尋死路了。

熊氏四兄弟心意互通，眼見魯班年紀輕輕，竟有如斯膽氣，均暗存留力之意，四人均只出四成功力，分從四面向魯班攻來，四成功力於熊氏四兄弟來說，便已足令石破天驚了。

但見楚王府大殿上，突起一陣雷鳴，熊氏四兄弟身形驟變，如鐵頭、鐵掌、鐵拳、鐵腿，四股無堅不摧的鋼鐵，分從四面，籠罩八方，向魯班砸來。魯班就算硬如磐石，亦必定被砸碎了，而且出手快如閃電，四面八方，形如四面銅牆鐵壁，向魯班合攏，魯班便有三頭六臂，亦決躲避不了。

熊繹尚不忘「神鳥」的奇妙，極欲魯班作他的「駕神鳥御者」，絕不想魯班就此命喪當場，因此見狀知道厲害，連忙發聲叫道：「熊氏四人！不可傷其生命！」

不料熊繹話音未落，熊氏四兄弟已怪叫連聲，因為在絕無可能的情形下，魯班竟然消失了，他的身形太快，以至熊氏四兄弟收招不及，老大的「鐵頭」，撞到老三的「鐵掌」上；老二的「鐵拳」，卻砸到老四的「鐵腿」上，只聽「轟！」、「隆！」的兩聲震响，大殿也似乎為之晃搖，四人合擊之力，果然驚人之極。此時熊氏四兄弟各接了自己兄弟的一招，均蹬蹬蹬的各自退了三尺。幸而四人均心存憐意，未出全力，否則撞正之下，不能傷敵，四人反倒自傷了。

熊氏四兄弟怔了一會，老大不相信的齊聲道：「魯小兄弟，你如何避得吾四人的雷霆一擊？」

此時魯班的身形，自上而下，又活生生的站立於熊氏四兄弟面前了。

* * *

只見魯班從容一笑，也不加隱瞞掩飾，坦然的道：「四位熊氏大哥，小弟使的乃是師門『八卦玄功』之『地風升』一式，僥倖避過如此威猛的雷霆一擊。」

原來魯班的「八卦玄功」，師承八卦祖師姜子牙，但經他三年大禹谷歷練，悟悉「大禹九鼎神通」，兩者融匯、相輔相承，已一躍而成「八卦九鼎神功」了。例如「火風鼎」一式，與魯班在齊迎擊田氏四勇士時，威力何止大了數倍？此時就算姜子牙現世，亦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感慨，而「地風升」一式，則是魯班把「八卦玄功」之十四式與「九鼎神通」融滙後，精縮成「八卦九鼎神功」十六式的其中第十二式，其威力有如地風，又瞬間衝天而起，化有形為無形，神妙之極。例如魯班悟創的「大黑機鳥」，其基本原理亦以此「地風升」一式為根基。

當時在熊氏四兄弟雷霆一擊之下，亦唯有精妙絕倫的「地風升」一式，可以避開。而這等不可思議的「神功妙招」，在魯班演練之下，乍現於世，自然令人驚駭了。而後世的絕頂輕功，例如少林派的「踏葉渡江」，武當派的「梯雲縱」，甚至現代的高科技「垂直升降機」等等，無不源自魯班悟創的「地風升」神功原理。

當下魯班雖坦然直道，但在場中人，包括武功蓋世的熊氏四兄弟，均難明魯班這一式「地風升」的精妙奧秘，因此也就絕對難以分出勝負了。

熊繹見熊氏四兄弟，均怔怔的發呆，魯班亦一派從容淡靜，他不由又好笑又好氣，道：「這算什麼？到底誰勝誰負了？」

熊氏四兄弟回答不了，亦不想回答，因為四人均極自負，素以為合四人之力，當可天下無敵，但不料如此雷霆一擊，連魯班的影子也碰觸不了，這到底算是勝還是負？雖然四人均暗暗心驚，剛才若非留力，全力一擊之下，擊倒的不是魯班，而是自己四兄弟非死即傷了，這其中似乎隱含某種「挪移幻變、化有形為無形」的精妙武學奧秘。熊氏中的老大熊神，先就隱隱發覺，但要他在如此尷尬的時刻，坦然道出，他卻決沒有這等氣量。

魯班也含笑不語，似乎對勝負渾不為意。

大殿上沉默間，旋波妲己卻忽然冷笑一聲道：「魯班，武功之道，重攻不重守，你這般一味閃避，不敢接戰，便是輸了。」

熊繹不由亦大聲道：「是啊！寡人欲觀精彩的比試，似這等不戰不鬥、不勝不負，怎可分出高下呢？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微笑道：「武功之道，攻與守均為上乘之學，攻即防也，防即攻也，又豈分彼此？若世人以為攻必定勝於防，魯班不自量力，便大膽以防迎戰攻吧！」

旋波妲己冷笑道：「魯班，這可是你說的，既然如此，你便不要閃避啦！」

魯班慨然道：「魯班所學，乃武功中的防守之道，既然以防迎攻，自然不加閃避也！」他轉而又向熊氏四兄弟拱手道：「四位大哥，既然必欲分出勝負，那便請以全力攻我，不必存憐憫之心了！」

熊氏四兄弟一聽，知魯班已瞧出，剛才四人出手並未盡全力，心中均不由又驚又奇，暗道這小子果然鬼神莫測，似已洞悉自己的武功根底了！這魯班到底有多厲害呢？四人均不由萌生全力試試魯班斤兩

的念頭，只見老大熊神向三人目視一眼，熊勇、熊無、熊敵三人均微一點頭，熊神便向魯班道：「如此，魯小兄弟小心了。」

話音未落，四人即身形驟變，四人竟合四爲一，大殿之上，只見一片「鐵頭、鐵拳、鐵掌、鐵腿」的晃動，瞬即化作一股猛如風雷的威力，向魯班湧至！這是熊氏四兄弟平生第一次施展「合四爲一」的功夫，果然石破天驚。

魯班一見，也不敢大意，隨即以「八卦眞氣」護住全身經脈要害，身形一動，瞬即化作一個「鼎」狀，屹立原地，渾身冒出絲絲熱氣。原來這片刻之間，魯班已進入「八卦九鼎神功」中的「火風鼎」一式，身如「小鼎」，迎接熊氏四兄弟的「合四爲一」的驚天威力。

熊氏四兄弟的「鐵頭、鐵拳、鐵掌、鐵腿」，分明已觸着魯班的身影，卻無聲無息，只有無數驚人的熾紅火花閃爍，就像鋼鐵被投進熔爐，兩者相拚，火花激濺。

原來魯班的「八卦九鼎神功」十六式的「火風鼎」，在他的手下，威力倍增，他渾身上下，四面八方護體眞氣瞬間已化作一座威力無比的熾熱熔爐，熔爐裏熾紅的鐵水沸騰，足以銷融被投進去的堅硬鋼鐵。

熊氏四兄弟的「鋼鐵神功」威力驚人，但魯班的「火風鼎」卻恰恰是它的尅星。因爲熾熱的熔爐可以融化任何熔鐵，攻守之間，但看彼此的功力如何，此消則彼長，彼長則此消，「鋼鐵神功」遇上「火風鼎」的防守，就看誰的內力持久强盛。這既是一場攻防之戰，亦是比拚內力，魯班的「防守」，已把對手的「攻」亦化作「防」了。

熊氏四兄弟此時亦已明白這一點，無論熊神的鐵頭、熊勇的鐵拳，還是熊無的鐵掌、熊敵的鐵腿，均感自己最犀利的武器，碰上了最厲害的「防守盾」，這面「防守盾」不但柔韌如水，刀砍不斷，且熾熱如熔爐，足以銷融任何堅硬的「鋼鐵」！

熊敵是四人中內力稍弱的一個，他先就感到自己的「鐵腿」尖端，已開始隱隱生疼，接而已緩緩銷融！

熊勇雖然是老二，但他的「鐵拳」，由於困熱而集中，碰上「熔爐盾」，便比老三的「鐵掌」更快遇險，已開始吱吱冒煙了，老三熊無，亦不好過，他的「鐵掌」雖然散熱較快，但指尖恰好最弱的部份，他此時有如火灼，痛切心脾。

老大熊神的「鐵頭」，雖仍完好無缺，但他已知今日碰上大尅星了，因爲他碰上的「熔爐盾」，不但足以銷融四兄弟的「鋼鐵攻擊武器」，更可怕的是會導熱，熔爐的熱量，沿他的「鐵頭」絲絲鑽入，已從頭部直抵他的心胸了，熊神深知，只要對手的「熱力」再加猛三分，他的心胸必被燒成焦炭，心胸被毀，他的「鐵頭」也便成了「死人之頭」了，可怕！可怕！這到底是甚麼功還是仙法？熊神心中不由哀叫一聲。

就在此時，熊神耳際忽地傳入一縷細如蚊蚋的尖音道：「熊大哥，功力所限，此刻我只能對你一人傳音，若在平日，當可一音分傳百耳也，你若聽到，便把頭搖一搖便了！」

熊神心中駭然，他已知此尖音乃對手所發，雙方猛烈比拚內力之際，他一人應戰四大高手，竟仍有餘力傳出「密音」，這等功力，簡直非人是神仙了，熊神至此已再無絲毫傲氣，深知碰上如此威力的對手，他四兄弟勢必無一可以倖免，因此連忙把「鐵頭」左右一搖，以示會意。

立刻，他的耳際又有尖音傳入：「很好！熊大哥既已會意，便即明白，今日攻防之拚，實兩敗俱傷的慘烈局面，我不想楚國痛失護國精英，上了奸人惡當！欲尋一個彼此皆可接受的退身辦法，你等只要加催三分功力，作猛烈一擊，則吾便可以脫身了。」

熊神一聽，連忙又點了點頭，雖然他大感驚駭，因爲魯班此時面對的，已是他四兄弟的七成功力，若再加多三分，他是否可以抵禦如斯威力？但此刻已不容他細思，否則便是四兄弟皆身化飛灰湮滅的厄運。熊神危急中連忙向其餘三人傳意，四人心意互通，均不敢存任何留力之想了，蓄勢待發，以作最後的雷霆一擊。

魯班卻緩緩收攝功力，先迎熊氏四兄弟的狂力一擊，雖然他自知如此一來，他自身兇險極了，但爲存楚國的護國精英，他寧願自己冒險。

突地，只聽熊氏四兄弟轟然一聲怒嘯，身如四道風雷閃電，向魯班再一次撞擊。這一次卻似乎平淡多了，只見魯班悶叫一聲，身形已退彈出十丈以外了。但也奇怪，熊氏四兄弟不但沒有趁勢追擊，反而原地不動，身形晃搖，四人均臉色蒼白，微微喘息。

熊繹一見，不由又驚又喜又奇，忙道：「熊氏四人，汝等已贏了麼？」

熊神向魯班一望，但見他挺立於十丈之外，雖然面如金紙，顯然剛才他的借力反彈脫身，已受創，但身軀依然紋絲不動，顯然功力絲毫未損。如此相形之下，熊神不由長歎一聲，向楚侯熊繹道：「回楚侯，剛才一戰，攻亦即防，防亦即攻；因此退亦足進，進亦是退！結果則是吾等未勝，魯班未負呢！」

熊繹大奇道：「爲什麼？寡人分明見魯班已被汝等雷霆一擊震退十丈，兩軍相逢，進即贏，退則負也！」

熊神道：「不然，實不相瞞，吾等兄弟四人，剛才實已陷生死一線的境地，吾等之『鋼鐵神功』，碰上的卻是當世無匹的『熔爐』，結局只能是慘被銷融，魯小弟心存仁義，容彼此全身而脫離兩敗俱傷的的結局便了，根本算不得勝或負也，望楚侯爺明鑑。」

楚侯熊繹向熊氏其餘三人問道：「是如此嗎？」

熊勇、熊無、熊敵皆齊聲道：「確然如此！」

熊繹深知熊氏四兄弟的威力，如今四人皆異口同聲，足證所言不虛了，他不由盯着魯班，愛恨交集，喃喃的道：「魯班，魯班，單憑你與熊氏四兄弟不勝不負的和局，你便足可以成爲楚國的大勇士了，爲甚你硬要拒絕寡人的一番好意，不爲楚國稱霸天下效力？」

魯班淡然道：「這是人各有志的緣故吧。」他一頓，又朗聲道：「第一場既不分勝負，尚有兩場比試，魯班已準備接戰矣。」

熊繹無奈道：「第二場乃『兵略攻防』之戰，非武功所能定奪輸贏，旋波美人此仗只好由妳出戰了。」

旋波妲己一直留意魯班與熊氏四兄弟的比拚，她越瞧越心驚，到最後比拚雙方終於全身而退，無勝無負，她便更添恨意了。因爲旋波妲己已窺悉魯班的功力，與他師傅姜子牙相較，已足有過之而無不及，這不能不令她心驚，視爲大敵。而且旋波妲己尚有另一番心思，她深知楚侯熊繹麾下有百大勇士，但眞正的護國棟樑，卻是熊氏四兄弟，這亦是旋波妲己尚存顧忌的主要原因，若把熊氏四兄弟除去，或者廢其武功，則自己在楚國便無所畏懼，爲所欲爲了，因此她極欲熊氏四兄弟與魯班鬥個兩敗俱傷，一箭雙鵰，除掉兩大心腹之患，不料卻雙方皆可全身而退。

旋波妲己不由更恨魯班，在心中狠狠的叫道：「魯班，吾妲己今日不殺你，日後必成吾心腹大敵！」旋波妲己心念電轉，便決然的一躍而起，道：「不錯，這一仗，旋波便代楚國出戰吧！」

於是旋波妲己走下鳳案，與魯班分站一張城池沙場兩面，比試驚人的「兵略攻防」妙法。兩人面前的城池沙盤，設有城槽、城牆，以及各種用於進攻或防守的器具模型，小小沙盤，實即一個攻防戰場。兩人的比試，簡直是前無古人，後無來者。因此不但殿上的武士目灼灼的注視，就連熊氏四兄弟與熊繹本人，亦忍不住走下虎案，站於沙盤前面，留心審察。因爲楚侯熊繹，祖宗家訓，三年不出兵，視爲恥辱；五年不戰，死後不得進祖宗廟堂，因此對這等「兵略攻防」之法，他豈會掉以輕心忽視？

＊　＊　＊

此時魯班與旋波妲己相距不足一丈，他趁機目注內力，向旋波妲己射去一縷目力，但見她身周果然罩着一層淡淡的白光，憑魯班此時的功力，亦僅可透穿白光的一小片，魯班不由心中一凜，暗道：此乃「運命玄光」，非修練上百年，難達此超凡境界，而旋波妲己貌似青春少女，她怎能修練到如此境地？

魯班心中生疑，但他的目力僅可窺透她的「運命玄光」一小片，尚難判斷她身潛的奧秘。魯班無奈，只好暫時抛開弄清旋波妃子來歷的念頭，集中精神，應付了這一場「沙盤戰場」再算了。

魯班沉吟不語之際，旋波妲己忽然發聲道：「魯班，你欲如何比試呢？爲了公平，吾許你提出辦法便了。」

楚侯熊繹喜道：「好啊！旋波美人果然甚有大將之風範呢！既然如此，魯班，寡人准你自提比試之法吧！」

魯班的「兵略攻防」之學，源自師傅姜子牙的教授，已非同小可，足以爲百戰百勝之將材，再加上他在大禹谷中，悟悉大禹親傳的「九鼎神通」，上有大禹集洞天悉地而滙聚的精華，魯班的「兵略攻防」之學，更百尺竿頭更進一步，足以統御王者之師了。

只見魯班從容一笑，道：「比試之法，簡單之極，可分九試便了。」

旋波妲己道：「是何九試？」

魯班道：「首四試此攻彼守，最後四次此守彼攻，最後一試可以兵略而斷判之，旋波妃子以爲如何？」

旋波妲己見魯班從容之極，憑她的「神機妙目」，竟難窺透魯班的虛實，無奈只好點點頭道：「首四中四後一，各分攻防，如此比試尚算公平，便依你之法吧了！」旋波妲己一頓，暗道：你魯班精於防守，吾偏要你先暴其短，於是接而搶先道：「比試之法由你先提出，攻防之道便該由我先選也，我旋波便選防守吧！」

如此一來，魯班在首四次比試中，自然便只能選擇攻堅之法了。

旋波妲己以爲逼魯班先暴其短，以收先聲奪人之效。

不料魯班卻欣然道：「很好！

那魯班便斗膽先攻也！」

魯班說罷，即毫不遲疑，伸手取來沙盤上的各等小工具，飛快的擺弄嵌裝，很快便造出一具精巧的器具，形狀奇特，莫悉其用。

旋波妲己嘿嘿笑道：「吾防守之城牆高達四丈，你如何攻我？」

魯班從容一笑道：「吾之攻城器具，以大木爲床，下裝六輪，上立二梯，各長二丈許；中置轉軸，車四面以生牛皮爲屏障，內以人推進，不畏箭矢；抵城牆下，則起飛一梯於一梯之上，合二爲一，高達四丈五尺，居高臨下，足可攻破四丈之城牆也！」

魯班突以此攻城器具，天下無雙、見所未見、聞所未聞，璇波妲己不料魯班心靈手巧如斯，不由一陣發怔，說不出破解的法子。

楚侯熊繹在圍觀的武士驚歎聲中，不由瞧得心花怒放，他也不理這攻城器具是對手魯班的悟創，就如娃娃見了喜吃的糖果，那管你何處而來，他不由拍掌道：「好極了！好一座攻城工具啊！妙，妙之極了，就算你城高牆堅，一樣可以立刻攻破，這當眞是攻必勝守必敗啊！」

楚侯熊繹乃一國之君，他這般一叫，便即作了裁決，首仗比試，是魯班的「攻」勝，旋波妲己的「防」敗了，再無人敢有異議。

楚侯熊繹又興致勃勃的道：「很好，魯班，你這攻城器具叫甚名號？」

魯班也不隱瞞，坦然道：「此物用於登城進攻之用，高可入雲，便稱『雲梯』也不爲過。」

魯班此言一出，在場楚侯熊繹，以至熊氏四兄弟爲首的楚國勇士，均大聲喝采道：「雲梯，雲梯，當眞是攻城必勝守城必敗的神工利器啊！」

就因魯班當日與旋波妲己的「沙盤妙鬥」，他首創的「雲梯」，便成爲當世以至後世的攻城器械，無數城池的被攻克，皆由此而引致，這或許是魯班當日所始料不及。這是後話，一筆帶過也就不提。

當下魯班聞喝采聲只淡然一笑，並不爲「勝」喜，亦不以「敗」憂，神態悠然之極。

旋波妲己亦不料魯班心靈巧手如斯，原來她以爲魯班只精於「八卦玄機」，於這等實戰的「兵略攻防」妙法上必定是門外漢，她又如何知道，魯班身負「大禹九鼎」上所載的「造物神通」？但此時旋波妲己已騎虎難下，唯有傾全力與魯班一「拚」了。

只見旋波妲己嘿嘿一聲冷笑，忽然道：「哼！你那什麼神工利器『雲梯』，也絕非攻無不勝，吾自有妙法以破之！」

熊繹一聽，亦大喜道：「吾楚國之軍，不但善攻，亦須善守，旋波美人既有妙法破此攻城利器，快說出來寡人聽聽！」

旋波妲己得意的笑道：「吾之妙法乃用一種守城器具，名曰『叉竿』，製法乃於木竿上裝一鐵製橫刃，使用之時，既可抗拒敵之利用雲梯爬城，於敵雲梯靠近城牆之時，用叉竿的橫刃順着梯把將其推倒，更可沿梯把向下切割，把敵手切斷，則雲梯攻城，亦足可抗拒守城也！」

熊繹一聽，撫掌大笑道：「好！好一柄『叉竿』，果然是尅制攻城雲梯的利器，魯班，攻防第二場，乃旋波美人勝啦！」

魯班微微一笑，隨即伸手往沙盤把「雲梯」拆了，再造了一個奇特之車。車分五層，下裝八輪，每層有梯可供上落，車頂有天橋，車下有撞木，外面以厚犀牛皮披覆，內裝各種武器，形態古怪奇特之極。

熊繹一見，大奇道：「魯班，這是什麼？可破旋波美人的『叉竿』利器的麼？」

魯班從容一笑道：「叉竿可破高處攻城的雲梯，但亦不足阻吾攻城。吾此車乃上下攻城之用，攻城時，把車子推至城脚，利用車上天橋衝至城上殺敵，下面則以撞木撞毀洞穿城牆，如此上下夾攻，無論城多高固，亦一樣可以攻破城池。」

在場中人一聽，不由又發一陣喝采聲，皆道如此上下夾攻的攻城器具，當眞厲害之極，決不能抵禦。熊繹作出判決，攻防第三場比試，是魯班的「五層車」勝了。從此，魯班悟創的「五層車」，也就成了後世的攻城利器。甚至現代的攻城裝甲車，其攻防結合的特點，亦與魯班的「五層車」原理一般無異。

打後的五場比試，由熊繹裁決，旋波妲己勝三負二，魯班則自然是負三勝二。不過，八次以相易位攻防的比試，依然是四比四，不勝不負的局面。

魯班對勝負似乎渾不爲意，一派從容鎭靜的神色，旋波妲己卻沉不住氣了，她目灼灼的盯着魯班，一字一句的道：「魯班，第九局乃『兵略』，一局定輸贏，你敢應戰麼？」

魯班微微一笑道：「也無不可，旋波妃子請出題目比試吧。」

旋波妲己等的正是魯班這一句話，如此她便可以搶佔先機，立於不敗必勝的地位了，只見旋波妲己嘿嘿一笑，隨即大聲道：「魯班，吾現有雄兵百萬，攻你十萬弱兵，以泰山壓頂之勢，看你如何應戰。」

旋波妲己此言一出，在場中人

均不由微歎口氣，暗道：你魯班不幸讓對手搶佔先機，定下必勝題目，你已必敗無疑了，試問你十萬弱兵，又怎可與百萬雄師抗爭呢？旋波妃出此難題，也未免有太刁鑽之嫌。

就連楚侯熊繹，亦呵呵一笑道：「呵呵！魯班，這百萬雄師，有如吾之楚國軍力，用以攻取僅兵力十萬的弱國，你就算有通天本領，亦決難抵禦，這一局你已然必敗無疑矣！」

不料魯班卻從容而笑道：「楚侯爺，只怕未必。」

楚侯熊繹大笑道：「好！若能於此絕對不利之局，你能反敗爲勝，寡人便判你無罪，放你父子安然離去吧了！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呵呵一笑，隨即朗聲道：「吾面對百萬雄師，僅得十萬弱兵，表面看果然身處絕境，必敗無疑。但戰場之上，瞬息萬變，一切皆在於靈活調動也，當其時，魯班決不會與敵硬拚，而從十萬兵力中，抽出二萬，二萬再分作二十隊兵馬，每隊千人，分四面八方與敵百萬雄師週旋。」

魯班話音未落，旋波妲己已冷笑一聲道：「魯班，汝十萬弱兵，本來兵力已極微，再分出二萬，又分爲二十隊，每隊千人，去迎戰吾之百萬大軍，這豈非以卵擊石，自尋死路麼？」

楚侯熊繹亦感駭然道：「魯班，你竟如此膽大包天，區區每隊一千人，去迎戰百萬雄師嗎？這不是白痴便是瘋了！」

魯班卻從容道：「不然，吾十萬大軍，雖然分出二萬，再分作二十隊，每隊千人，去迎戰敵之百萬大軍，表面看來，此乃以小戰多，必敗無疑，但實際上決非如此也。吾以二十隊千人之小軍，引動敵之百萬兵力，敵爲應付吾之二十隊千人小隊，必亦分作二十路軍，如此則敵以五萬兵力爲一隊矣。當其時吾再以餘下的八萬大軍，集中攻其一路五萬兵力，則成八萬合擊五萬疲兵之局，必可消滅。然後吾再尋機再滅其另一路，假以時日，必可大舉消滅敵之有生力量，而吾之十萬兵力則日益壯大，最後化弱爲强，盡殲來犯之强敵也。」

魯班朗朗道來，楚侯府大殿上，好一會陷入寂靜，似乎人人均在思忖其中的「兵略」奧妙，到底楚侯熊繹先就按捺不住心中的驚喜，大聲道：「魯班，你這是什麼奇謀妙計？」

魯班微微一笑道：「這或許便是以弱勝强的兵略吧！」

熊繹忙道：「有何奥妙？」

魯班道：「此乃集中全部，分散强敵爲小部，再以吾之全部擊敵之小部，積小成多，當可化弱爲强。」

此時，大殿上才又騰起一片讚歎聲，似乎直到此時，包括楚侯熊繹在內的在場中人，才明白魯班展示的「兵略」的神妙。

楚侯熊繹也沒多言，他忽地目注魯班，衷誠的道：「魯班，憑你之材，足可爲相爲帥，吾有兩個辦法，解決今日之爭，其一是吾即日拜你爲楚國統兵大元帥，楚國百萬雄師，均由你統轄，榮華富貴，即日可就！」

楚侯熊繹此言一出，衆皆聳然動容，因爲「統兵大元帥」之位，至今仍由熊繹自任，他竟然肯賜給魯班，足證他對魯班的激賞了。

不料魯班仍毫不動容，淡然道：「第二個辦法呢？」

熊繹一聽，不由微歎口氣，道：「這第二個解決辦法，寡人委實不願提出，但吾有諾，不可反悔，無奈而行吧，吾即放你父子安然離去，但你須依吾一個條件。」

魯班道：「是甚條件？若涉征戰血腥之氣，則恕難從命。」

熊繹道：「非也，恰恰相反，吾只要你答應，日後諸國之爭，你須答應永不助別國攻楚國，嚴守中立和平，你只要答應，則立刻可以讓你父子安然離去矣！」

魯班心中不由一動，暗道：熊繹果然尚有幾分精明，他的意思即是吾既不肯爲楚國效力，則吾亦不可爲任何第三者所用。雖然流於偏激小氣，但也是爲他楚國利益着想，也無可非議也！魯班這般轉念，又暗道自己反正也決不願涉及血腥爭鬥，便答應亦無妨啊！

＊　＊　＊

不料就在此時，千月玉姬卻忽然發聲道：「侯爺，萬萬不可！」

熊繹一聽，一怔道：「爲什麼？千月美人！」

千月玉姬道：「侯爺，你想想，魯班不但是齊侯姜子牙的嫡傳弟子，更是魯國之人，因此他對齊、魯兩國有難，必不肯坐視不救；而齊、魯兩國，爲中原諸侯之首，日後必與楚國爲敵，雙方爭鬥一起，你以爲魯班尚會嚴守中立嗎？屆時或明或暗，必助齊、魯兩國，則侯爺今日放他離去，豈非放虎歸山成後患嗎？」

熊繹一聽，不由又狐疑不決了，他沉吟的道：「那如何處置也？」

千月玉姬冷笑一聲道：「剛才不是約定，三場定勝負嗎？第一場算是不分勝負，第二場也算是魯班勝了，但尚有第三場，比試神機妙算，勝負尚未可預料，怎可便放魯班父子離去也。」

楚侯熊繹一聽，無奈的歎了口

氣道：「不錯啊，魯班，千月、旋波彼等堅要與你比試第三場，既已約定在先，寡人亦無話可說，你便先行應戰再行裁決吧！」

魯班一聽，也並不太驚怒，因為他早已預知，今日之事，決難善了，爹爹的危難未消，怎會如此輕易便得解決呢，他淡然一笑道：「既兩位妃子欲比試第三場，魯班也無法拒絕，這便比較一下吧！」

熊繹見魯班並不拒絕，大喜道：「妙極了，寡人正想見識一下你師門絕學八卦玄機也，這便各出神機妙算，比試一下便了。」

熊繹話音剛落，旋波妲己即立刻接口道：「魯班，你欲如何比試？是面對面比試？還是各自獨處靜室？」

魯班一聽，不由心潮一陣激蕩，他對師傅的尊崇極深，別的皆淡然處之，但涉及師門榮辱，則便勢必全力維護了，只見他濃眉一抖，傲然道：「吾之師門技法，博大精深，光明磊落，又豈須於靜室施為？面對面比試可也！」

旋波妲己一聽，心中不由一聲冷笑，暗道：你魯班果然極重師道之尊，豈能不中吾計，原來旋波妲己早就伏下一條尅制魯班的妙計了。

只見旋波妲己不動聲色道：「好極啦，魯班，吾便與你面對面比試好了。」

說時，千月玉姬早就指揮武士，安排了兩個座位，彼此相距不到五尺，這個距離，便氣息也可相聞了。

旋波妲己微微一笑，已坐上左面的座位，魯班無奈，也只好坐上右面的座位。兩者相距僅五尺，果然可以氣息相聞。但旋波妲己罩體的「白光」依然嚴密，魯班於此咫尺距離，亦僅可射穿白光的一小片位置，憑此小片透視對方的奧秘，那是十分艱難的。

兩人相對僅一會，旋波妲己便忽然嬌笑一聲，俏目中媚光大熾，觸之令人心旌搖蕩。但魯班內力深厚，依然神色安詳之極。旋波妲己心中微微冷笑，暗道吾之「妙物」一出，你便是金剛也被融化了，但口中卻微笑道：「魯班，吾已可判你的奧秘也！」

楚侯熊繹此際心癢難熬，連忙道：「是甚奧秘？旋波美人不必有任何顧忌。」

旋波妲己果然近年「神算之術」更為精湛，只見她目注魯班一眼，即微微一笑道：「魯班，你的姻緣線已動，近日必已遇上一位心愛的女子，且彼此已心心相印，彼此傾慕了，是麼？」

魯班一聽，眼前不由浮出偃雲彩的俏影，心中一蕩，接而又暗吃一驚，心道：不料這旋波妃亦如此精於神鑑之術，連吾命宮奧秘亦被她窺破了，在心神震蕩之下，他不由點了點頭，喃喃的道：「是，不是，是亦難言，不是亦不好說，就算乃如此吧了！」

魯班如此神態，無疑是向人承認，旋波妲己的推算無誤了。

楚侯熊繹不由大笑道：「妙！妙之極了，旋波美人神算準確，但算出的亦是大好美事啊！魯班，輪到你演示神機妙算了。」

魯班一聽，也沒作聲，此時猛地浮出偃雲彩的俏影，不由令他更心急了斷此事。他連忙收攝心神，默運「八卦眞氣」，聚於目中，然後驀地向旋波妲己的身上射去。但見視線依然受「白光」遮蓋，只露出小片內在形狀。魯班無奈，只好激催功力，凝聚於那小片洞口，沿旋波妲己的秀髮開始，一路滑落，移到她的身上。這就如一面聚光鏡，逐片逐片的透視對方。

映入魯班「目力聚焦鏡」中的，先是旋波妲己的秀髮，只見她的秀髮長而密，且髮尾捲曲如鎖。按「八卦玄機」的「人間道」，魯班心中不由暗道：髮長而密者，主女人權慾心極重，為求滿足此權力慾，勢必不擇手段，而髮尾捲曲如鎖，則主其一生劫難重重，直至終逝，均難逃此困鎖也！而她的運命，又因極重的權力慾而加重劫難，其中兇險重重，令她憂患而終。

魯班師承的「八卦玄機」果然乃不世奇學，單憑旋波妲己的頭長秀髮，便可窺其運命過半了。但魯班尚有未明之處，例如她的身世來歷，便決非單憑秀髮可以判斷了。魯班無奈，只好凝運內力、收攝心神，向下滑落。卻只見旋波妲己的臉上忽然「白光」暴熾，竟把魯班的「目力聚焦鏡」亦反射而回，魯班無法在她臉上審察，只好再往下移落。

忽然，魯班渾身一抖，神色突變迷惘，原來他的目力往下移落，滑過旋波妲己的頸部，抵她的胸部時，旋波妲己的「罩體白光」忽然驟斂，因此魯班的目力，便可透窺其胸部，魯班的「八卦眞氣目力」根本來不及收攝，一幅他不想亦不該見到的誘人圖景，便驟然攝入目中了！

那是一幅足令天下男子心旌搖晃的圖案，雪白的玉胸上面，一對粉紅雪白的女子玉乳，在上下跳蕩、搖曳生姿，魯班平生未見如此誘惑圖景，又正值血氣剛盛之年，如何能抑壓氣血的沸揚？他的心也突突的狂跳起來了。

就在此時，魯班與旋波妲己相距不及五尺，氣息可聞，一股淡淡的幽香忽然從旋波妲己的玉胸內散

發出來，直射魯班的嗅覺。魯班本已心神浮蕩，乍聞此神秘「幽香」，不由更火上加油，他但感一股強猛的熱氣，自腹下丹田騰衝直上，直入心胸，登時熱血沸騰，連臉孔也漲紅了。

這一切均落入旋波妲己的眼中，亦全部在她的算計之內。原來「白光」驟盛驟斂，故意讓魯班窺其女人之秘，再發「幽香」，一切均是旋波妲己的「玉面妖艷神功」施為。「幽香」也非同小可，名為「玉魂散」，是旋波妲己當年迷惑商紂王，特意練製的，塗於體內，無影無形，但凡男子聞嗅，即會慾念大熾，更高深的功力，亦難抑止。更厲害的是，男子嗅聞之下，若不能發洩，便會熱氣攻心，必定血盡氣斷而亡。

魯班此時，便陷入如此可怕的境地了，擺在魯班面前，只有兩條路，一是不顧一切，借女體來發洩，而大殿上，與他最接近的便是旋波妲己，他只要走出一步，便可達到，但如此一來，魯班便犯下「辱妃欺君」的瀰天死罪，而且勢必被天下視為「禽獸」一類，另一條路便是任由自己經脈盡斷而亡了。

就在魯班生死兩難、渾身劇震之際，他的耳際，忽地已鑽入一縷軟綿綿的甜蜜音響：「魯班，吾千月勸你，莫再頑固抗拒了，只要你答應為吾姐妹的復國大計效勞，你立刻便可獲得解藥，當可令你重出生天。」

魯班在極度痛苦中，知此乃千月妃所發的警告，他心中不由大駭，暗道：原來旋波、千月兩妃，千方百計，不擇手段，均為了一個「復國」的目的，她姐妹二人，拚命迷惑楚侯熊繹，目的亦不外如是，既然如此，由楚國發難，則天下戰禍必起，百姓蒼生危矣，我魯班又豈能再助紂為虐？

魯班心念電轉，他猛一咬牙，決意趁自己尚有三分自制力，自行了斷，以免墮入旋波妲己姐妹的可怕圈套，魯班心意已決，右手疾伸，向自己的天靈蓋猛拍而下，他此時尚殘存的三分功力，這一拍之下，他的天靈蓋必定碎裂，一代天機聖手也就從此消逝了。

旋波妲己、千月玉姬姐妹，已窺透魯班的心意，但卻沒攔阻，因為兩人已目睹魯班的驚世神通本事，眼下只是猝不及防，誤中圈套，若他逃過此劫，日後便必定是自己復國大計的最可怕障礙了，兩人心思如此，又怎會出手制止？

楚侯熊繹對魯班又恨又愛，他愛他的才華本事，極欲收為己用；但恨他不為榮華富貴所動，甚至封他為「楚國大元帥」亦不屑一顧，因此他又容不得他為別國所用。因此他雖已發覺魯班有異，心中左右為難、矛盾之極，也沒有出手救助。

但就在此時，熊神、熊勇、熊無、熊敵四兄弟，見狀大喝一聲，四人分四面向魯班發出一股「鋼鐵神功」。魯班此時已失去任何的抵抗力，身體乍遇「鐵頭、鐵拳、鐵掌、鐵腿」四股勁力，登時被打翻飛出三尺，但如此一來，他向自己天靈蓋拍下的掌力，也便拍偏了，僅拍落肩上，這數重打擊，令魯班立刻便昏死過去了。

千月玉姬大怒，盯着熊氏四兄弟，厲聲道：「放肆，誰叫汝等出手？」

熊神凜然道：「回千月妃，吾等曾敗於魯班之手，此恨難消，誓要與他再行比拚，又豈能容他自盡而死，誓要保住他生命，以便日後比試，誰敢暗中殺害他，便和熊氏四兄弟作對，這一口惡氣，便要發洩到其人身上。」

熊神這一大吼，不由便把千月玉姬震懾住了，熊氏四兄弟的「鋼鐵神功」，畢竟十分可怕，連旋波妲己亦忌他三分，千月玉姬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了。但她心中又不甘，轉向楚侯熊繹道：「侯爺啊，快下旨把姓魯的小子殺了。」

楚侯熊繹此時卻長長的吁了口氣，暗道：如此一來，三場比試，魯班一和一勝一負，畢竟是不勝不負的和局，寡人便不必守諾放他離去，但亦決不可殺他，只要把他困在楚國，日後再想辦法令他降服便了。

熊繹為尋到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子而高興，只見他呵呵笑道：「千月美人，魯班殺不得亦放不得也。」

千月玉姬恨恨道：「為甚放不得又殺不得？」

熊繹大笑道：「三場比試，魯班和一勝一負，合計即和局，寡人與他定下的條約，自然作廢，一切重新再議定也，魯班確有將帥之材，寡人極欲收為楚國之用，因此自然便不能放亦不能殺啊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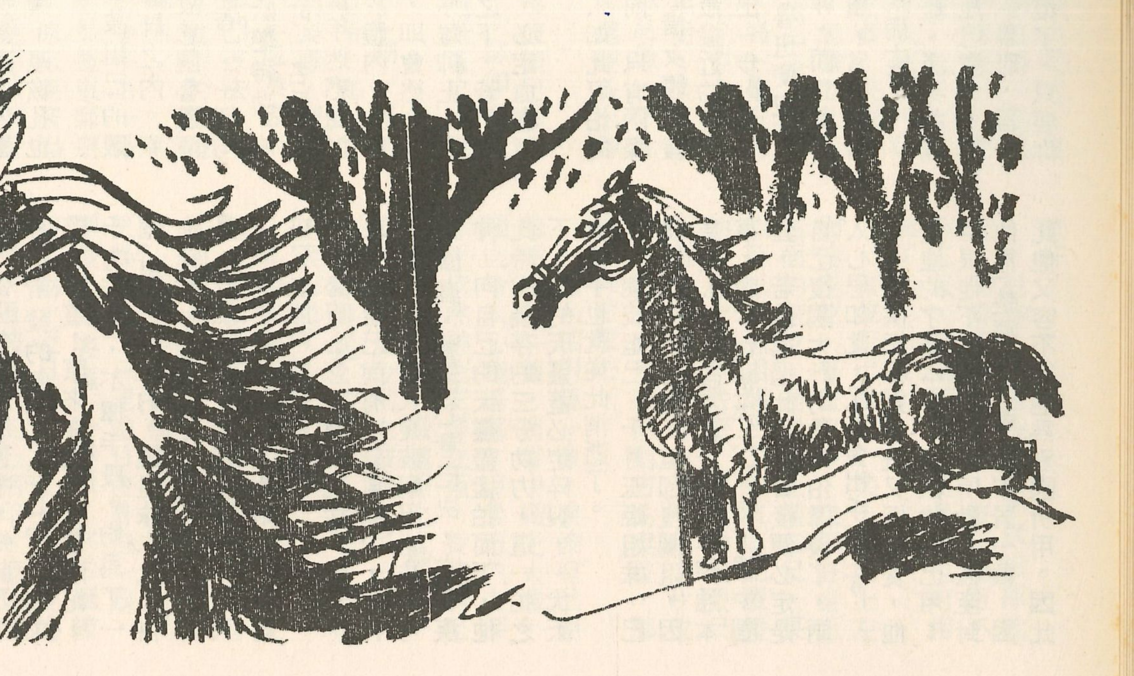
熊繹畢竟尚有三分精明，他已瞧出旋波妲己、千月玉姬姐妹二人，似十分忌恨魯班，便斷然的下令道：「熊氏四人聽令，魯班便交由你兄弟四人看管，既不可放他，又不可殺他，汝等好自為之，若少了魯班一根毫毛，寡人必嚴處。」

於是，魯班便被困在楚都郢城的熊府中，雖然身子慢慢康復，生命已無大礙，但在熊氏四兄弟的日夜嚴密監管下，卻也不能動彈半步。後事如何？那是「天機聖手魯班傳奇故事」的另一部內容了。

（本篇完）

龍虎風羣雄錄故事之一／石 中 蓮・文
可　飛・圖

龍爭虎鬥風雲變



中人奸計

秋風蕭蕭，細雨綿綿。天低低的，緊緊的壓在人的心頭；地沉沉灰暗，看不到丈八遠。初更天，大街上已少有行人，隱隱若現在暗影中的那兩盞「岳家（龍記）船貨行」的八尺大燈籠，也失去了往日的光輝，昏慘慘的，遠遠看去絕對似是兩團鬼火在搖曳着，擺動着，發出「吱、吱」的單調聲，而使人聽了毛骨悚然。

沙！沙！沙！硬底靴子微擦地面細碎的步履聲，由遠而漸漸的近了「岳家船貨行」後側的彎巷，終於隱無踪跡。

適時，那兩團鬼火般的大燈籠下，閃過了一條由岳家船行中出來的人影，人影快過流矢，詭譎如同幽靈，飄呀飄的飄過了那條彎巷！

彎巷中極暗的地方，突然有人陰森森的開口道：「什麼人？」

幽靈般的人影停步低聲回答道：「光陰過客，閣下是……」

「不必多問，你祇能回答問題。」

「這……」

「你不服？」字重如山，聲沉如雷！

幽靈般的人影一抖，應道：「日月無光。」

雙雄血戰

彎巷暗影道：「天昏地暗。」

在兩句怪異答問下，黑影和幽靈會於一處。

黑影不帶半絲熱氣的問道：「事情順手？」

幽靈答話恭敬道：「托福如意。」

黑影嘿嘿的笑了，說道：「該出場的人幾時可到？」

幽靈道：「準時到達。」

「我要聽詳情，講！」

「是，出場的人，不會誤事，在下安排他們在黑虎幫少幫主後面，然後乘機下手。」

「這是好主意，祇盼你能言行如一，那就功勞大焉，但若萬一有誤的話，你該明白，沒有人能維護你的安全！」

「在下明白，所以作此巧妙的安排，使任何人也想不到，保無萬一失。」

黑影讚道：「好，的確是十分高明的辦法，記住，事成祇算是成功了一半，懂嗎？」

幽靈受讚，也哈哈笑了，道：「懂！斬草不除根，春風吹又生。何況那『小白龍』據說比這條『莽金龍』還狠辣上五分，怎能留他活命。」

黑影鄭重地道：「你錯了，小白龍的狠辣，不是什麼『據說』，是事實，破長日、挑黑水、戰七雄、斬五霸，聽清楚，他連寸鐵都沒有用過，若是宰了大的，留下小的，嘿嘿，那就等於留下了追命奪魄的閻王爺。」

幽靈恭敬的道：「是，您萬安，在下仍能安排一次『暗算無常死不知』的！」

暗影冷冷地嗯了一聲，道：「希望你能，現在你可以走了。」

幽靈恭敬的應了一聲，轉身舉步，又飄呀飄的飄出彎巷。

* * *

正二更，黑雲低壓着眉頭，天黝黑，伸手不見五指，一個魁梧的大漢出現在「岳家船貨行」大門外，他看似三十稍過，濃眉環眼目光閃輝，有些威嚴。

他在門口微一停步，接着邁向石階，兩名守門壯漢自暗影中走出，橫臂相攔。魁梧漢子沒等壯漢們詢問，立刻抱拳拱手道：「煩請兩位大哥，上陳貴幫岳幫主一聲，就說黑虎幫雷猛，代父赴約拜會岳幫主來了！」

「請稍候！」左側壯漢轉身奔向內院。利那，壯漢返回，向雷猛拱手道：「敝幫主恭請雷少幫主移駕內廳。」

雷猛微笑作答，抱拳為禮，坦步進了岳家船貨行，他沒有回顧，因此並不知道岳家船貨行大門口這時已集結了數十名武林人物，一個半百老者似是首腦，當雷猛背影剛剛消失在巨大「隱避牆」後時，他笑對守門壯漢道：「這位大哥，我們可隨敝少幫主進去嗎？」

壯漢怎料及此，點頭道：「當然可以，請！到了裡面自會有人照應的。」

老者笑謝，率衆坦然而進，奇怪的是，這隊人物中，竟還混有一個年不足十歲的男孩子。

雷猛尚離廳內數丈，已由廳中傳出「金龍幫主」「莽金龍」岳震天的開顏朗笑聲，接着一位看來年紀只三旬稍過，模樣兒十分英俊挺拔的中年人，隨開朗長笑聲出現在內廳門口，雷猛緊行幾步，拱手為禮道：「雷猛給岳幫主請安！」

岳震天大步下階，雙手箕張，握住了雷猛雙臂，一陣搖晃，哈哈大笑着說道：「雷老弟何又來這一套啦，再客氣，就不夠交情了，裡面請！」

雷猛方待舉步，眼前一亮，一位美艷嬌媚無與倫比的佳人，蓮步款擺走出廳外，倚立於岳震天身邊，狀如小鳥依人，但她那黑溜溜的大眼珠兒，却瞟在雷猛那雄壯的胸膛上。

雷猛頭一低，一咬牙，岳震天

又待肅客，突然雙眉一挑，問雷猛道：「雷老弟，背後這些朋友面生得很。」

話沒說完，那不足十歲的小孩子，快三步的走了上來，邊跑邊張開兩條小手臂，笑嘻嘻好甜的對岳震天高呼道：「岳叔叔抱我，抱我。」

一聲「岳叔叔」叫得岳震天如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，話聲由此中斷，心中念頭快過閃電，若有所悟，記得曾有談及自己道義之友的老哥哥，那「黑虎幫」幫主「黑虎」雷聲遠的一件事，說另有「金屋」暗「藏嬌」，多年啦前曾生得一個孩子，莫非此子……

他心中想着，雷猛可也正聽了那半句什麼「背後朋友面生得很。」的話，轉頭回顧，果然背後不知何時竟多了十幾號武林人物，微頓間，小孩子大叫着「岳叔叔」已奔過自己身邊上了石階，雷猛誤當背後那些人是岳震天的親友。

岳震天也錯料了事，小孩子可已跑上了石階，哎喲，小腿不知怎麼一絆，往石地摔了下去。

岳震天此時不容多想，閃身而到，伸臂把小孩子抱了起來，起身時頭正抬，啊，恰好看到半百老人一掌切向雷猛的後腦門上，祇見雷猛身軀搖搖欲倒。

岳震天沉聲道：「大膽，竟敢在我金龍幫裡下手動我的貴客，你們……啊……」

雷猛雖即時昏迷，却聽到岳震天說的這些話了，包括最後話聲突斷，變爲淒厲無倫兩聲慘叫，他知已生變，可惜再難支持，噗通一聲摔倒地上，人事不知。

＊　＊　＊

醒了，雷猛醒了，眼睛一睜，竟是倒臥在自己「黑虎幫」的後門口，怪！

他搖搖頭，摸摸後腦，後腦上腫了，他雖然醒了，可也糊塗了。

掙扎坐起，遠遠射來兩道黃光，緊跟着一個人喝道：「什麼人，火速報上名來，答話。」

話到人也矯捷趕到，是兩名勁裝大漢，內中之一「咦」了一聲，驚道：「怪，這不是少幫主嗎？」

另一人扶起雷猛，自後門回轉幫中。

雷聲遠前天受了些風寒，在將養中，今天接到岳震天請柬，相約三更稍過，金龍幫中商談合營航運事，才諭令愛子雷猛代表赴約，但他對商談的結果十分掛懷，曾問幾次，皆因雷猛尚未歸而作罷。

巡夜幫衆於後門救起雷猛的事，誰敢隱瞞，報了上去，雷聲遠不顧腰酸背疼，立令召來雷猛，詳詢內情。

薑畢竟是老的辣，雷聲遠聽完雷猛的述說，臉色大變，馬上召集已安睡的愛女漩姑，囑其看護乃兄，嚴守本幫重地，加派巡哨，他自己則整裝徒手，率幫衆七虎十二銀刀，飛騎馳向「金龍幫」！

晚了，他來得太晚了，「金龍幫」三友中的三爺李斌，在門前謝拒，紅腫的雙目，等於告訴了雷聲遠這惡耗，李斌聲言已遭不幸，內情複雜，敬謝任何人的叩拜，隨即緊閉上了大門。

雷聲遠老淚縱橫着回到了他的「黑虎幫」，一連下了三道令諭，令諭使人十分驚心動魄，第一道是：茲後黑虎幫兄弟，外出不得帶有寸鐵，違則以叛幫論罪。

第二道：途遇金龍幫幫友，若遭侮辱，立即返幫，不得抗辯，不得動手，違則處死！

第三道是：七虎十二銀刀，日夜分隊巡察幫內幫外。弟兄們外出，必須有外出符牌。無符牌者不得出大門一步。强行外出不憑符牌者，格殺勿論。

漩姑心裡不服，無人時向老父抗議，雷聲遠嘆出聲道：「傻丫頭，岳老弟死得寃，死得屈，那天中午，咱們接到的請柬是假的，有人嫁禍並施一石二鳥之計，妳哥哥人在金龍幫中遭暗襲昏迷，醒來身無他傷，人在本幫後門，說將出去，天下那個會相信，由妳哥哥述說當時情況，當時種種事情看來，兇手恰是隨妳哥哥走進金龍幫的，又在妳哥哥身後，丫頭，調個立場，妳能不認定這是黑虎幫幹的好事嗎？」

漩姑傻了，驚問道：「爹，那咱們該怎麼辦？」

雷聲遠掃了愛女一眼，以一聲幽長嘆聲，當作了回答。

＊　＊　＊

人死入土爲安，岳震天死了，但沒入土！

一口水晶棺材，使用了秘藥，屍不腐，停在內正廳上，四面緊圍着黑絲厚幔，每面八名幫中兄弟把守，若有所待。

寒霜染白了天地，刺骨勁風令人寒顫，一雙銀絲蟠龍快靴，踏在亮銀鐙上，順那疲憊的玉龍駒四蹄起落擺動着。

數千里奔波，心胸一團復仇烈火，使名震白山黑水年僅二十五歲的小白龍，獨騎入關，闖進中原。

到了，昏沉天際，隱約出現津沽形影，玉龍駒上的小白龍岳震宇，嘴角掀起了一絲殘酷的獰笑，當他接獲了三友報兇噩耗時，連片刻都沒躭誤，催馬加鞭離開了他的「銀龍幫」，他發過誓，血債血還，有一個算一個，他哥哥是怎麼死的，兇手、主謀、餘黨，也非怎麼死不可，他要辦的，他自信一定

能夠辦到。

不過他也曾默默祈禱過天上胞兄的英靈，他要本着俠義本色，不殺一個無辜，除非有人圖謀害他！

想到「有人圖謀自己」這件事，他笑了，無邊的冷酷，也是無邊的淒涼，雁行折翼，苦痛何堪，他緊咬着牙，不止一次的告慰着天上的胞兄說，他會找到兇手、主謀，他會復仇，一定會雪復此仇！

玉龍駒雖是日行千里不見月，夜行八百天不明的寶馬，雖是岳震宇素日所心愛的，但這次他却鞭之策之日行夜趕，料不足，歇不夠，金剛也要磨層皮去，何況是匹馬，目的地是到了，可是玉龍駒可也搖搖欲倒了。

突然，半枯黃紗帳中傳來了聲響，聲響極弱，再加上黃昏秋寒風緊，誰能聽得清楚？

岳震宇毫無覺察，馬乏人睏，在「噗嗒噗嗒」的蹄聲中，緩慢地晃過了黃紗帳的一半，突地寒光疾閃，數十股歹毒的暗器，分四面八方射向了岳震宇一人一馬。

「哼！」岳震宇沉哼一聲。

他雙目突睜，亮過閃電。

看，他雙膝夾着玉龍駒，一人一馬凌空飛起，一躍三丈，蝟集的暗器襲空，玉龍駒安然落地時，鞍上已失去了岳震宇的人影。

只聽黃紗帳內，慘號聲起，一聲接一聲，血腥隨慘號飛濺，殘肢血腥凌空飛過，一刹那，聲停、人靜，玉龍駒上又出現了岳震宇的形影。

他才待催馬，亂蹄飛騰由遠而近，他笑了，停馬在路中，等！等即將來到的送死人。

人馬近了，前頭一人已揚臂高聲呼道：「前面可是震宇弟？」

岳震宇也認出了來者，是亡兄盟弟三友中人率十騎來迎。

他和三友范威、高韜、李斌分別已四年了，但形貌並未變，非常好認，客套了兩句，岳震宇立即轉入了正題，手指馬後殘肢及黃紗帳中的斷屍道：「辛苦三位，去看看內中可有認識的人。」

高韜諂笑道：「二弟，放心吧，這事讓我來！」

岳震宇冷冷的哼了一聲：「且慢，先兄死後可有遺命何人承接幫主大位？」

范威肅容答道：「幫主突遭不測，未立有遺命。」

岳震宇一字字如金鐵交鳴般脆響，沉重地說道：「很好，震宇對此有所聲明，在未能偵獲兇手內情時，我要暫代此位發施號令，三位可有異議？」

高韜猶豫未答，范威正要開口，李斌已搶先說道：「這是應該，怎有異議。」

岳震宇掃了李斌一眼，再次轉問范威、高韜道：「兩位怎麼說？」

范威笑了笑，說道：「這還用說，是順理當該的事。」

高韜也接話道：「我贊成。」

岳震宇頷首道：「好，名份既定，請各按司職稱呼，現在可去驗看死者了。」

李斌要去，高韜却道：「三弟陪着二幫主，這件事由我來！」

話聲下，高韜已是飛身到殘屍堆中，在黃紗帳內驗看起來，片刻後，他手中緊握着四件黑黝黝的東西走了出來，遞交岳震宇道：「二幫主請過目，這是殘屍身上之物。」

岳震宇目光射向手中之物，赫然是四塊「黑虎」鐵牌，他劍眉一挑，道：「竟會是黑虎雷聲遠門下？怪！」

高韜問道：「二幫主，這些人……」

岳震宇道：「是隱身黃紗帳內，暗中偷襲我的下場。」

范威恨聲怒罵道：「他媽的，這羣東西的膽子可……」

岳震宇突然接口道：「范司櫃，我記得飛簡報喪的是你的筆跡，可對？」

「是，是我寫的。」

「報喪遼東的事，有幾個人知道？」

范威道：「回二幫主，誰都知道，這怪我未能料及有變。」

「算了，今後司櫃處理事務，要加些小心，先兄什麼都比我高明，就是太大意了些。」

三友肅然無聲，羣馬蹄動，大家奔向「金龍幫」而去。

＊　＊　＊

「范司櫃，這是誰出的主意，擺酒接風？」

范威漲紅了臉，沒敢答話。

香風襲人，岳震宇不由回顧，劍眉一挑，話到舌尖尚未吐出，嬌聲已先他而發道：「二兄弟，這接風酒是我吩咐他們擺的。」

聲嬌、人更嬌，正是岳震宇身遭暗算前的刹那，那個偎依在他身畔的佳人，如今洗去鉛華，換上素衫，却越發顯得楚楚可憐。

岳震宇被佳人一聲「二兄弟」喊破虎膽，慌忙退步，回顧范威道：「司櫃還不代我引介！」

范威道：「二幫主，這位叫媚娘是幫主的『身邊人』。」

身邊人絕對不同於「未亡人」，岳震宇自是聽出端倪，表面上雖沒現形色，暗中却有難以描述的痛恨。

引介已過，媚娘笑道：「二兄弟，可是我這酒席擺錯了？」

岳震宇沒抬頭，沉重地說道：「萬里奔兄喪，岳震宇吃不下這

接風酒。」

媚娘一聲幽嘆，道：「二兄弟，聽說前途你幾乎遭了暗算？」

「不值一提。」岳震宇立即封住了話鋒。

媚娘又嘆道：「二兄弟，你當我有這好的心情，擺酒接風？」

岳震宇哦了一聲道：「莫不成這酒還另有說處？」

媚娘哀怨頷首道：「正是。」

岳震宇振聲道：「事關亡兄？」

「嗯！」

「如此……請！」

如此之後，岳震宇本要加個稱呼的，但無適當的可叫，只好接上個「請」字。

接風酒，飲盡酸苦，酒前話，陳述變情，是機密，話聲，酒香，隨岳震宇的一聲斷喝而終。

原來媚娘本是青樓中清倌人，出身苦，命更苦，班主愛黃白物，接了黑虎幫少幫主雷猛的大把金銀，灌醉了媚娘，悄悄領進雷猛登床，天不作美，媚娘房中大姐不明所以，疑是偷兒，大叫大嚷，還眞巧，雷聲遠筵客「雙彩樓」，貴客正是岳震天，樓旁「倚紅館」，呼叫聲驚動了岳震天、雷聲遠兩位大爺，等分清內情，媚娘早已驚醒，雖未失身，卻有後怕，哭陳於地，雷聲遠怒責雷猛。岳震天豪擧爲媚娘贖身，於是媚娘鐵了心，跟定岳震天，不求名份，不計得失，所爲者就是那麼一個人。

岳震天遇難，適雷猛夜拜訪，兇手羣隨行雷猛身後，小孩子曾呼「岳叔叔」，不久雷猛亂中失踪，小孩子也不見了影兒，岳震天倒卧地上，雙目已失，眼眶裡插着一對遍體烏黑的五寸鋼針，這就是內情。

雷猛夜訪，可疑者一，何來孩童？可疑者二，兇手隨雷猛身後是可疑者三。有人劫殺岳震天可疑者四，遠因種自媚娘身上，近因可能互爭地盤，岳震天斷喝聲中有了決斷。

＊　＊　＊

拂曉，冷雲低，寒霜濃，行十丈，衣履已然半濕。

岳震宇一襲銀衫，腰橫麻索，靴縫白布孝服，在冷雲低霧裡，挺起胸膛，大踏步直向「黑虎幫」堂口走去。

「黑虎幫」總堂口，座落在「沈莊子」的兩側，正如巨虎之踞河海口，吞天靈地氣，得昌隆旺運。

岳震宇單人獨身寸鐵未帶，立於「黑虎幫」總堂口大門前，先冷眼視察四方，好威風，好殺氣，春面含秋霜，銀衫泛紅光，一大步，登上花岡石階上。

兩個人，四條硬臂膀，攔住了進路，道：「是作什麼的？講！」

寒光一閃，八寸銀帖翻出，岳震宇並不開口，以武林中禮，左手五指輕扣自己右腕上，右手五指持帖，拇指之下，餘四指在上，穩穩地往兩名守門壯漢面前一遞。

壯漢也沒開口，更不敢失禮，半躬身，雙手接，帖奉過頭頂，然後轉身，大步捧將進去。

岳震宇暗中點頭，「黑虎幫」不愧爲當地與「金龍幫」併駕的大幫口，手下兄弟們，確是見過世面。

銀帖送進，門前又多了三個人，手叉在腰間，用一種輕慢而又輕蔑的眼光掃着岳震宇，內中一人嘿嘿兩聲道：「好樣的，眞叫俊。」

誇讚英雄人物，叫一聲「眞俊」，也是天大的侮辱，男子有不屈的氣概，女子有嬌美的風範，以俊稱男兒，叫岳震宇實難忍耐，但他卻忍了下去，强忍了下去。

第一句沒出毛病，叫「俊」的小子第二句又來了，道：「活像個老姑娘。」

「老姑娘」這三個字，放到其他處，大概是指沒有出嫁過了青春的「好女人」而言，換到當地，津沽一帶，却是另有講究，把「老」字當「小而美」來解釋，就沒有錯了。

直比岳震宇像個「美俊的小姑娘」，岳震宇不含糊，又忍了下去，那小子第三句又出了口，道：「白白淨淨似個熟透的『小白梨』嘛！」

岳震宇雙目暴射出殺人的寒光，正逢大門裡一聲斷喝：「幫主親迎岳爺俠駕」，寒光暴斂，步履聲動，雷聲遠快步而出，漩姑相隨於後。

大門口岳震宇抱拳躬身道：「武林末學，遼東銀龍幫岳震宇問候幫主金安！」

雷聲遠笑扶起道：「雷聲遠得會老兄弟，不虛此生。」

客套已畢，肅客正廳，落座獻茶，雷聲遠不待岳震宇開口，首先說道：「岳二弟，不論你有什麼事和話，可否容我先辦件私事再談？」

岳震宇道：「敢不恭從前輩令諭。」

雷聲遠微一皺眉，回頭揚聲說道：「召刑堂司規！」

刑堂司規的七虎中的老五，「雙翅虎」齊東山，他聞召報名入，躬身肅立，靜待示下。

雷聲遠冷冷地說道：「你可曾聽到那些侮及岳幫主的話？」

齊東山道：「屬下等已查實，是七弟手下的焦剛。」

雷聲遠沉聲道：「辱客於前，敗幫規於後，說，該當如何刑罰？」

齊東山道：「斷一肢，殘舌！」

雷聲遠厲聲道：「就聽外驗身

施刑！」

齊東山恭應，焦剛被拖到廳外，正是剛才口沒遮攔的那個小子，銀刀飛，左臂失，三寸斷，廳內鴉雀無聲，直到焦剛被拖走，仍然無人敢喘大氣。

突地，座上的岳震宇，哈哈哈一陣震天狂笑响了起來，百數十隻眼睛，都不由怒瞪岳震宇身上。

岳震宇視如不見，侃侃而言，道：「好威嚴的幫規，賞罰分明，只可惜若能早些提訓，不使他們那般狂妄，則比事後加刑又高明得多了！」

這話，雖是實情，卻傷了黑虎幫上下所有人的心。

姑娘漩姑首先不耐，杏眼一翻，尚未開口，廳中雷聲遠已冷冰冰地說道：「誰敢慢客，老夫將親手刃之！」

漩姑硬生生把已到舌尖上的話，給吞回口中，其餘的人，自更噤如寒蟬，作聲不得。

岳震宇暗服雷聲遠規嚴威尊，表面上卻有心冷嘲的說道：「雷前輩位尊威嚴，規嚴法隨，不論所判是或否，皆令出則行，若是亡兄得能如此，又何至爲宵小所乘，慘遭不測。」

又是一句諷言，雷聲遠無動於衷，坦誠眞摯的說道：「提及岳賢弟不幸事，內中有些詭秘，老夫正要開誠與岳二弟一談。」

岳震宇哦了一聲道：「所謂詭秘事，可是指雷猛兄適往拜訪，後突失踪，或是有關可憐弱質的媚娘呀！」

這兩句話夠重，大有直指雷猛主謀令人行兇之意。

漩姑惱了，不由吭聲道：「岳幫主，天下事，不能憑一己之念而下斷定，家父剛剛正爲這些，要向岳幫主解釋，內中所謂詭秘，非岳幫主所能想象。」

岳震宇冷眼掃過漩姑，一笑作罷，那笑意內，誰都能夠看得出，是存了「不與女子鬥」的嘲弄。

漩姑還要開口，雷聲遠喝道：「爲父在座，那有妳說話的餘地，還不後站。」

漩姑不敢抗命，恨恨而退於乃父身後，但那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，卻直盯着岳震宇，不忿不服之意顯露無遺，岳震宇十分乖巧，視若無睹。

雷聲遠接着說：「岳二弟，你當眞誤會了猛兒？」

岳震宇坦然道：「末學不敢相瞞前輩，少幫主當日的行止，的確是太令岳震宇難理解，就算巧合，也未免太過巧合了些。」

雷聲遠道：「岳二弟既然已存此念，老朽若再多言，就是『失言』了，不過老朽有二句話，不吐不快，一是老朽跟令兄，那不只是道義友，更是忘年交，老朽此心可質天日，信否任由岳二弟了，再者，老朽還發覺，令兄遇刺，內幕複雜，有人心存嫁禍江東之意，並行一石二鳥之計，此非無的放矢，盼岳二弟能冷靜的三思再三思。」

岳震宇笑道：「先亡兄與前輩交深一節，晚輩知道，其餘因未目睹，只有存疑，說到存疑，晚輩現有一事，正想請教前輩台前，望能坦誠賜示。」

雷聲遠道：「老朽知則言，言必盡實。」

岳震宇探手囊中取物，黑虎七兄弟及漩姑，不由人人向前一步，暗護住雷聲遠，岳震宇裝作未見，攤手處，四面虎牌，扔在几上，道：「前輩過目，這可是貴幫主的虎符令牌？」

不用細看，雷聲遠已知符牌眞假，十分冷靜的對岳震宇道：「岳二弟，老朽現在要多說幾句話了，但盼岳二弟能容我說完，更盼能沉着冷靜的分辨是非。」

岳震宇眞的冷靜下來，冷靜到連話聲都透出寒氣，說道：「是，晚輩從命，但求解釋合情合理。」

雷聲遠沒有答話，却回首揚聲道：「齊東山何在？」

齊東山聞喚而出，恭立聽諭。

雷聲遠道：「將現在廳中每個人領用的符牌呈上，然後去取總簿名冊，快！」

岳震宇心頭一驚，急忙說道：「且慢，晚輩也在遼東開山立櫃設堂授徒，不能不知仁義所在，這總簿名冊，晚輩不敢妄窺。」

雷聲遠哈哈的豪放笑道：「岳二弟見外了，若不如此，不足釋疑，所以……」

岳震宇道：「不，只要前輩說話出口，晚輩則深信不疑！」

雷聲遠突然長嘆出聲道：「有件事只怕岳賢弟尚未能夠通知二弟，遠在半年多前，老朽曾與岳賢弟秘密聚會於『楊柳村』鎮，已定原則，龍虎二幫合而爲一，定名『雙義』，下設『龍虎』二堂，以應外患，而結堅城，老朽虎幫名冊，岳老弟早已過目。」

岳震宇接口問：「外患何來？」

雷聲遠說道：「其來源，尚未偵知，但已發現不少身懷罕奇功夫的外鄉人，時時往來，有所圖謀。」

岳震宇以一聲淡笑，和一個「哦」字，表示出他難以相信的心意。

雷聲遠沒有反問，故作不知。

沉默了刹那，齊東山已將在場者身畔符牌收齊呈上，它竟和岳震宇取出的四面完全相同。

雷聲遠此時手指岳震宇取出的

符牌道：「岳二弟，這種符牌，是虎幫在岳賢弟身遭不測前所用的東西。」

岳震宇接口道：「前輩如此說來，牌是眞的了？」

雷聲遠搖頭道：「不！它是假的，僞造的，但也是眞的，僞造到已和眞的完全相同。」

「是乃奇談了，若眞僞造到一切相同，請教前輩，又如何去分它的眞僞呢？」

「老朽能分別出來，他人不能。」

「敢問其詳。」

「符牌有號數，僞牌號碼與總名冊不符，這也是老朽堅請岳二弟一覽名冊的緣故，也正因有這名冊，才足以證明陰謀之士，一切雖作最巧安排，仍然留下漏洞。」

岳震宇僅僅頷首，沒有答話，這道理十分簡單，雷聲遠說得固然有理，但這陰謀之士，就是虎幫中人的話，自然會留個漏洞，在必要時，譬如現在，這漏洞就可以取爲釋疑之用。

雷聲遠是老江湖，睹情暗嘆，岳震宇對虎幫誤會已深，斷非一時間三五言所能改變其觀念的了。他並不怕岳震宇誤會虎幫，是怕恰中陰謀者詭計，使兄弟操戈，令親者痛，仇者快！不管岳震宇態度如何，雷聲遠仍然繼續解釋道：「在岳賢弟出事後，老朽曾下三令，並秘密收回所有符牌，換上如今所用的這一種。」

岳震宇接話道：「晚輩懂了，前輩眞是用心良苦，只是先兄出事前刹那，少幫主適巧深夜來拜，的是太巧了。」

漩姑忍不住，把內情說出，更取出一紙信柬，交岳震宇過目，正是當天中午岳震天具名相約雷聲遠的原信。

論字，八分像眞跡，稍草了些，岳震宇此時才有兩分相信黑虎幫並非殺兄的主謀，但對雷猛的疑念，仍未盡釋，於是，話鋒一變，隨口問道：「對了，怎麼不見少幫主的俠駕？」

雷聲遠道：「因滄州有事，派去處理，三五日內必可歸來，歸後老朽當令其回拜岳二弟。」

岳震宇聞言已有打算，微笑以應，隨即告辭，雷聲遠親自送出大門，互揖而別，但彼此心中皆十分明白，未來凶吉，難以料斷，全是心事重重，方寸不安。

＊　＊　＊

深夜，仍是那條「岳家船貨行」後側的彎巷中，難見人影，只聞低低語聲。

一人道：「事有八分了，小龍兒自黑虎幫回來後，日夜巡行自滄州返津沽的必經路上，我推斷一場龍爭虎鬥，是在所難免了。」

此人聲音好熟，正是幽靈般的人兒。

又一人，是那黑影，冷冷地接話道：「你的推斷那個能信，你曾說過安排個『暗算無常死不知』，結果呢？枉送上八條漢子，哼！」

「這你可要躭待，沒想到，這條小龍那般扎手的。」

「哼！我記得曾警告過你。」

「是是，兩件事我祇辦成了一件，不過……嘻嘻，那也不容易了。」

「少得意，你有什麼好辦法？說！」

「辦法不是沒有……但是你必須出頭才行。」

「講下去，說清楚。」

「我想，當龍虎相爭的時候，你暗中下手，不論除掉小龍或者是小虎，全可收『借刀殺人』之功。」

「辦法可以用，不過你別太小看了雷黑虎，那是條老狐狸，就算死的是小虎，他也不一定明鬥小白龍。」

「不錯，可是你別忘了七虎等人，當眞小虎一死，那丫頭怎肯算完，必報殺兄之仇，七虎又豈能坐視，於是結果嘛……嘻嘻……如我所願！」

暗影沒有接話，似在沉思此計是否可行。

幽靈接着又說道：「你請三思，這辦法有百利而無一害。」

黑影說道：「擬定法不是法，我可以答應你到時候準去，但並不一定出手，除非我能一擊成功，否則打草驚蛇就得不償失了。」

幽靈諂笑道：「那是當然，其實你只要伸手，就憑這一龍一虎，還不是死定了嗎？」

俗語說：「千穿萬穿，馬屁不穿」，這黑影中人實叫人難弄，幽靈人物好好的恭維話，竟惹翻了他，他陰冷哼了一聲道：「我要有這份把握，要你何用？哼！」

幽靈馬屁拍在馬蹄上，連個哼哈全沒敢出。

黑影話鋒一頓後，接着又道：「其他工作進展如何？」

幽靈道：「正按計劃行動，俗語說『慢工出細貨』，雖多些日子，但是成功可期。」

「哼！你是想掩飾什麼？」

「沒有呀！沒有什麼可掩飾的嘛！」

「沒有，你別以爲我在暗處，就錯當我什麼也不知道，雷老兒那裡你安排的內綫有消息嗎？」

「你眞聖明，沒有消息送出來，雷老兒他媽的精靈過猴子，我那內綫身份又不夠高，連大門全沒辦法走出來！」

黑影中冷冷地一笑，道：「這才對，辦好了就是辦好了，沒辦到的就直說沒辦到，再要方的圓的堆在一塊兒數着玩，可別說我不懂你有苦勞。」

幽靈連聲應是，黑影沉默下來。

片刻之後，黑影似是想起了什麼事來，又道：「那座秘寨的工程怎樣了？」

幽靈道：「再有十天八日就好了。」

黑影嗯了一聲道：「有人注意你的行動嗎？」

幽靈聞言一驚，不由問道：「你可是有什麼發現？」

黑影突然笑了，道：「一連兩晚，你全沒有在自己卧房裡睡覺，到那裡去了？」

幽靈放落了懸心，道：「是在……」

奇怪，他竟沒有把話說完。

黑影突然伸手一拍他的肩頭，道：「這兩夜，滋味如何？聽人說她那套玩意兒，是萬中選一，對不？」

幽靈恍然大悟道：「這難說，要自己試過才行。」

黑影打蛇隨棍上，道：「捨得？」

幽靈作得大方，道：「這是什麼話，你要是有興趣……」

黑影嘿嘿一笑，說道：「興趣嘛，是有，不過……」

拉長了「不過」二字的尾音，使識趣的幽靈很快的接話道：「現在可好？」

幽靈搖頭道：「今夜晚了，明天吧！初更，你房裡會，祇是太偏勞你了！」

幽靈打個哈哈道：「不不，這事要你自己勞動的。」

黑影被這句話引笑了，再次拍拍幽靈肩頭，說了句「明夜見」，身形一閃消失無踪。

幽靈目送黑影消失於夜色中後，突然仰頭天際，幽幽歎息出聲，好漫長的一聲嘆息，似欲把胸中的一切鬱悶憂愁一掃而空。

他的頭低了下來，接着又是一聲長嘆，緩緩無力而沉重的拖步向前，邊走邊以低如耳語的聲調道：「唉，我這是貪圖些什麼？」

彎巷空了，三五戶緊閉着五顏六色的門，一堆堆枯草殘瓦碎石，殘木斷磚，死寂寂地不見活物。

突然，「吱」的一聲，一條溝渠老鼠，從一堆高及人膝的碎石磚瓦中竄了出來，一溜無踪，接着一條人影，自碎磚石後站起，彈彈衣衫上的塵，悄沒聲的，緩慢地試探着出巷而去了。

這人走出彎巷，步履變重，坦步由「岳家船貨行」高挑着的兩盞大燈籠下，走進大門，燈光浮影，竟是李斌，李斌自彎巷走出，到步進大門，全沒脫過一個有心人的監視，不過李斌却並不知情。

天下事往往庸人自擾之，但也多巧合，就在李斌由彎巷回轉「金龍幫」所設之「岳家船貨行」的總香堂後，可巧岳震宇從街頭一端出現，他是佇立大路之上，等待雷猛，等空之後轉回，最近兩天，早、晚兩趟，成了他日常的功課。

李斌從彎巷走出之事，岳震宇並沒有看到，他祇是見到李斌在大門燈下的形影，心中毫無疑念。

妙的是那位監視李斌的有心人，却錯想了事，認定李斌出彎巷等情，已被岳震宇發現，疑心生暗鬼，再加上天性涼薄和有我無人的作爲，這有心人頓時起了不論李斌是否動疑，也必須立刻殺之滅口，寧可殺錯，不能留下個惹禍的種子。

李斌住在內宅的西樓上，至今仍未有家室，由一名童兒侍候，今夜歸來，心情沉重，既怨自己爲什麼好事好奇，又恨對方因何故那樣毒辣陰狠，如今本可坦然的心胸和平靜的腦海，却狂興波濤，事態嚴重，他非常之清楚，想及當初，自己獨行江湖，爲了年輕好勝，也爲了任俠好義，竟然不顧一切後果，揭發了江南名捕人稱「仁義君子」簡璞田的僞善惡跡，簡璞田終於爲同道迫死，而自己也被簡氏子弟逼得走投無路。

一次陷入對方陰謀中，以「殺官」罪名在津沽被捕，多虧素昧生平的岳震天，力挽狂瀾，救自己於不死，並結義盟，創「金龍」一幫，如今恩兄遭難，自己已發現了眞相，以情以義，都該立刻通知岳震宇，但這樣一來，慘變立生，後果實是自己所難以擔當，若故作不知，心田怎安，焦煩下，以酒消愁，醉休醉休！

斤半酒下肚，忽聞扣門聲，沒多想，起身開門，門啓三寸，祇見他臉色突變，雙唇顫抖着竟難發聲，胸口上，一柄尺半匕首，已透心而過，昏沉下，耳邊聽到熟悉透頂的話聲道：「別怨我，你死在太好管閒事上，來生仍能爲人，千萬別忘記了這次教訓，少蹋別人的隱私，夜深黑巷更去不得，嘿嘿！」

李斌雙手從門沿上滑了下來，死在房中近門口地方，他那名童兒，先他一步斷魂堂屋，他們死得寃枉，死得不值！

岳震宇接獲兇信噩耗時，天已五更，他冷靜的檢視着李斌的傷痕，並將那柄匕首携回房中，對李斌遭刺而死的事，他一言不發，范威和高韜，却淚一把哭一聲，恨恨地直指兇手爲「黑虎幫」中的高手，

岳震宇沒有批評半個字，整了下衣衫，跨下白龍玉駒，馳出了金龍幫去。

陰沉沉滿天的低雲，被昨夜三更後捲起的狂飆，吹散了也升高了許多，騰躍而出的金輪、閃金黃色的光芒，透穿低空，射臨大地。

風由疾漸緩，但仍能使人感覺到透骨冰寒，遠遠的大道上，馳來一騎，馬體通黑，額前一撮白毛，毛長數寸，順風擺動，馬上人，正是那由滄州公幹歸來的雷猛。

雷猛到滄州處理事務，尚未完全妥當，但在接獲嚴父令人快馬傳到的「速歸」諭令後，問知來人內情，立作歸計，日間令來人回報歸期，他三更動身飛騎而返，如今已達津沽入口。

雄偉彪悍的雷猛，在外表上看來，是屬於粗獷一類典型人物，快意恩仇，話沒遮攔，想到就做，敢作敢爲，極易中人所設陷阱，其實，他幼承嚴父家訓，更拜得名師，是位磊落豪放，膽大心細的少年郎，遇事從不莽撞，脾氣稍躁，這是他的短處。

當接下嚴父催歸諭令，問明來者是岳震宇銀帖拜山等詳細情況之後，已拿定主意，要和岳震宇解說清楚當日事，並願與岳震宇坦誠相結，共偵主兇之謀。

旭日光輝中，他突見遙遠的前途上，出現了一道雪白的玉龍駒，並隱隱看出，馬上人也是一襲銀衫，心中一動，暗忖道：「莫非是他！」

相向而行，飛馳奇快，瞬間，已僅距五丈，雷猛勒韁，烏斑豹馬長嘶停蹄，對方玉龍駒恰好勒住，兩人在兩丈不到的距離見了面。

玉龍駒上，正是岳震宇，首先開口道：「閣下可是黑虎幫少幫主雷猛？」

雷猛一笑，坦然說道：「是我，朋友是『小白龍』？」

岳震宇冷冷地說道：「不敢當，在下岳震宇，恭候大駕多時。」

雷猛發現岳震宇神色嚴肅，話鋒陰冷，暗中皺了皺眉頭，說道：「請問朋友，等待我雷猛有何見教？」

岳震宇直接了當的大聲說道：「岳震天是先胞兄。」

雷猛嗯了一聲道：「雷猛知道。」

岳震宇道：「少幫主知道的話，似乎應該有什麼表示才對。」

雷猛不解，道：「應該有什麼表示，請問，岳兄究係何指？」

岳震宇道：「少幫主，非讓在下問出來不可嗎？」

雷猛有些不悅的說道：「這當然，雷猛是一個粗魯漢子，打不慣啞謎。」

「哼！少幫主既然這麼說，恕在下不客氣了，在下是爲胞兄遇刺事，向雷少幫主你問個明白，希望……」

「岳朋友，雷某已知朋友銀帖拜山的事，有關令兄不幸事情，相信家父已有解答。」

「不，令尊是令尊，你是你！」

「這話是什麼意思？」

「亡兄身側，有位媚娘，聽說與你少幫主很熟悉。」

「那段事早已過去了！」

「少幫主請聽下去，媚娘的事是過去了，我岳震宇兩脚剛剛踏上津沽，就有人羣起刺殺，這事也過去了，亡兄死前刹那，少幫主大駕曾降臨金龍幫，當然，此事也過去了，不瞞少幫主說，岳震宇萬里間關，就是爲了這些已經過去了的事而來。」

「好吧！你問，我知必答。」

「少幫主，恕岳震宇狂妄，『知必答』怕還不夠。」

「哦，那你要怎麼樣才能滿意？」

「知必答，答必是實。」

「岳幫主，雷某知道你『小白龍』的威名，曾令遼東山搖地動，但你若侮辱到雷某的人格，任你是座油鍋，雷某也敢闖，也敢動你。」

「好說，這才不愧爲黑虎幫的少幫主！」岳震宇話鋒一頓，接着又道：「少幫主，岳震宇爲剛才的話致歉，敬請坦誠以答所問。」

「可以，你問吧！」

「亡兄在死前刹那，少幫主往訪，究竟因何事呢？」

「很抱歉，閣下問錯了題目，那夜是雷某父子於午間接得令兄束召，適家父患病，諭令代行，據令兄束上所寫，商談兩家聯合經營航運事。」

「少幫主是一個人去的？」

「不錯，一個人。」

「如此說來，那十幾名兇手，不是少幫主的人了？」

「不是，那些人究竟是怎麼樣混進貴幫，並恰好走在雷某身後的事，雷某是毫不知情的。」

「這我都可以告訴少幫主，據敝幫守門弟子說，那些人以少幫主隨從的身份，要求進入敝幫的。」

「也許是這樣，據家父判斷，這是有人嫁禍，那約束恐亦是不實，彼等用心，十分險惡，並非祇是嫁禍，而且並存一石二鳥借刀殺人的心意。」

「少幫主，他們是否借刀，尚需查証，但『殺人』的事實，却辦到了！」

「岳幫主，對令兄之死，敝幫上下皆感傷痛，請你相信。」

「在下一向該信的信，少幫主，據說亡兄死時，少幫主本在當場，但刹那之後，竟突失踪，奇變下，敝幫人手出動與兇手搏戰，始終沒有見過少幫主離開，請問，這是怎麼樣的一回事？」

雷猛憶及當時發生的事，不由嘆息着，道：「我會告訴你的，祇怕你不會相信。」

「若少幫主要說的，是被人由身後擊昏，醒來已在貴幫後門的這段話，那就不必了。」

「岳幫主，但這是事實。」

「少幫主堅持說它是事實？」

「本是事實。」

「何人可証？」

「這，岳幫主，這太强人所難了。」

岳震宇哈哈的笑了起來，是侮慢的冷笑，也是含有挑戰的意味的嘲笑，雷猛一張臉，寒成鐵青色，雙目閃着忍無可忍的怒火！

狂笑聲停後，岳震宇冷冷地問道：「少幫主，江湖上有句『光棍怕調個』的話，你我若互換一下立場，那些話你少幫主能夠信嗎？」

雷猛語塞，當那天他自後門小巷中醒來時，自己都深覺奇怪，奇怪到不合情理，繼之傳來岳震天遇刺喪命的消息，他頓知跌入了別人的陷阱中，如今果然，自己實在沒辦法能解釋清楚內情，鐵青的臉色越發難看，緊咬着牙關，祇有一言不發。

岳震宇含有怒火殺氣的鋒利目光，掃過雷猛的臉，接着又道：「亡兄不該爲媚娘贖身，這種『橫刀奪愛』的事，爲江湖大忌，但在下深信亡兄是日心中別無他念，僅此惜孤憐苦。」

雷猛濃眉一挑，接口道：「岳幫主，何故提起此事？」

岳震宇坦然的說道：「在下疑心此爲亡兄遇刺的遠因之一，至於近因，目下尚在偵查。」

「岳震宇，我雷猛念及家父與令兄莫逆之交，更念及你萬里天涯代兄復仇的情義，才敬重你高看你，願意忍受你的諷言嘲語，以求揭破事實的眞相，不料你却用一個人盡可夫的淫娃，來輕視我雷猛，侮辱我雷猛，岳震宇，雷猛忍耐已到了極限，不願再和你談下去，讓路！」

「住口，你可知媚娘是亡兄的什麼人？你這一句『人盡可夫』的指罵，必須還個公道來。」

「笑話，媚娘當面，我也敢這般批評，老實告訴你，她並不是令兄的什麼人，而是任何人的『什麼人』！」

岳震宇心頭一動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雷猛冷冷地說：「凡在津沽地帶混過了一年半載的人，沒有人不知道的，不錯，當初雷猛入了迷，幾乎陷身沉淪不可自拔，萬幸有令兄這樣一位益友良師，不計清譽，使我猛醒。」

「不對吧！我聽人說，爲此你曾一再傳言亡兄，欲與亡兄一搏生死。」

「有這件事，那是在我未明內情眞相的一時衝動，你既知有傳言約搏之事，怎會不知雷猛深悔自慚之下，負荊請罪於令兄之前的事呢？」

「你曾赴荊請罪？眞的？」

雷猛怒聲道：「信不信由你，請讓路，我忍夠了。」

岳震宇劍眉緊鎖，道：「且慢！」

雷猛哼了一聲，一抖絲韁叩馬闖關。

岳震宇報以一聲冷笑，橫馬相攔。

雙馬交錯間，雷猛所握的絲韁垂餘三尺梢頭突地擊向岳震宇坐騎右耳，岳震宇冷嗤出聲，手中一探已將絲韁抓住，目射嘲弄光采，看着雷猛，雷猛掌中握刀，沉聲喝道：「岳震宇，你當眞要阻我去路？」

岳震宇冷冷地說道：「話還沒有說清楚，事也沒弄明白，你想走只怕很難！」

雷猛惱了，右手一翻，抓向岳震宇緊握自己韁繩的右腕，岳震宇沒躲沒攔，於是被雷猛抓了個結結實實。

抓實之下，雷猛暗加五成眞力，道：「岳震宇，你再說聲不讓。」

「不讓！」岳震宇答得乾脆。

雷猛沉臂甩腕抖手叱道：「那就只有請你下馬了，去！」

一聲「去」，五成眞力變作七成，雷猛認定岳震宇非被甩震馬下不可，詎料岳震宇僅僅身軀微微一晃，沒被抛下馬來，心中不禁一涼。

岳震宇適時沉聲道：「姓雷的，這可是你先動手！」

羞加惱，使本性剛强的雷猛，說出了氣話：「我先動手又怎麼樣？」

岳震宇臉色一變，暴翻右掌，反抓住了雷猛的手腕，冷嘲道：「不怎麼樣，請你下馬一搏。」

話聲中，腕沉臂揚，將雷猛抛起馬鞍之上。

雷猛再加一成力，緊扣着岳震宇的手腕不放，終於雙雙縱落馬下，黑、白二駒確是可人，竟蹄聲得得的躲開大道當中。

雷猛既已怒從心頭起，自不等待，掌出直擊岳震宇面門，勁勢强猛下了殺手。

岳震宇冷笑出聲，右手微拂，

揮向雷猛握手腕的五指，雷猛認出竟是上乘的「天拂手」，心頭一寒，慌不迭鬆指暴退丈外。

岳震宇得理不饒人，閃身追上，一連五招，招招都是點、拿、指、打雷猛要穴，雷猛頓被逼退八尺，仍未佔得先機。

雷猛暴怒，在岳震宇一招「巧分陰陽」雙手左右交攻兩脅時，一式「童子拜觀音」穿向岳震宇雙掌中間，行險着，拚却受此傷擊，更不惜兩敗俱傷。

那知道岳震宇功力招法大大出人意料，「童子拜觀音」穿臨胸前時，岳震宇一聲哈哈，右掌倏忽一收，一絞一掌，將雷猛撥得轉了個方向，右掌適時印到，牢實地打在雷猛左肩頭上，將雷猛打出五步。

在北六省中，雷猛算是一流高手，津沽一帶，包括以好武爲名的「滄州」地區，以拳脚掌法來論，雷猛一向只服已死的岳震天，不想今天在岳震宇手上，竟然走不了一回合，這份羞怒已到極點，一聲暴吼，翻身撲上，展開手法，捨命般狂攻不已。

岳震宇一招獲先，僅是技巧上佔了便宜，當雷猛以剛猛的「黑虎神拳」猛攻時，岳震宇再也用不上巧勁，不知不覺眞功夫硬架硬拚，雙方全用上了看家本領，此起彼落，你退他撲，先時，還能分清人的面目和所出脚拳招式，打到後來，僅見一黑一白兩條人影，在大道上飛騰翻轉，片刻之後，變作半黑半白一團，已到了生死存亡於一髮的血戰關頭了。

黑白翻騰滾飛的怪影，時時傳出痛吼、怒吼和冷笑的聲音，此時，自遙遠的城鎭路上，突起馬蹄雜沓聲，轉瞬間蹄聲已近了許多，一條灰龍，隨馬蹄聲起空，蜿蜒移近了搏戰的地方。

就在這個空當，黑白影中暴然傳出了一聲慘叫，那黑影倏忽被彈起空中，掙扎着，滾翻着，直向大道旁的阡陌中投落下去。

接着，亂馬到達，蹄聲未止，一條紅影已疾射而出，直撲滾翻下落的黑影。當黑影即將落地時，紅影恰一步趕到，空際援手，斜落丈外大道邊沿，現出那一身玫瑰衣衫的「虎女」漩姑和被攙扶着正口噴鮮血的雷猛。

再看岳震宇，從容立於搏戰原處，雙目精光暴射，直逼灰龍下沉而現露出來的「黑虎幫」中十數高手。

漩姑已將乃兄放置地上坐好，取出傷藥爲乃兄服下，手一揮，兩名黑虎幫中好手縱到，左右扶起了雷猛，漩姑低沉的吩咐道：「先送少幫主回去，並傳諭廣集人力，我要和這姓岳的一拚。」

話罷，不容手下開口，再一揮手，人却移步向岳震宇走去。

兩名高手互望一眼，扶着雷猛才待舉步，岳震宇已沉聲喝道：「站住，放下他。」

漩姑冷哼一聲接了話：「姓岳的，有姑娘我在，有話衝着我說一樣。」

岳震宇冷冷的搖頭道：「不一樣，姑娘！」

漩姑怒道：「笑話，凡是姓雷的事，姑娘我全敢擔當！」

岳震宇道：「姑娘才是在說笑話，妳能擔當令兄因失媚娘而引起殺心，妳能擔當亡兄死前令兄率衆謀刺的惡行？妳能？能嗎？」

漩姑語塞，急紅了粉臉，道：「岳震宇，你這些全是『欲加之罪』！」

「姑娘，這些全是事實。」

別看姑娘一個女流，性格的剛强遠勝過男兒，語塞下好不容易有了回答的話，不料又被岳震宇幾個字說啞了口，她犯了脾氣，嬌喝道：「好，你說罷，要怎麼樣？」

岳震宇手指雷猛道：「我要這個人隨我回去金龍幫。」

「辦不到。」

「只怕姑娘非辦到不可。」

「姑奶奶偏不信這個邪。」

「姑娘，亡兄死得太慘，雷猛作爲可疑，岳某請他前往，可以保證在事態未明朗之前，不傷他半根毫髮，並立刻爲他治傷。」

「住口，家兄已被擊傷內腑，你却仍說不傷他半根毫髮，想騙那個？」

「這不同，姑娘，剛才只是公平決鬥。」

「公平？你技藝功力本就高過家兄，還能算公平？」

岳震宇劍眉一皺，道：「多說空話是沒有用的。」

漩姑冷冷地說道：「那要如何？」

岳震宇道：「話只一句，人給我留下。」

漩姑道：「若是不呢？」

岳震宇道：「我要强留。」

漩姑銀牙一咬，怒喝道：「那你就留留看。」

岳震宇哼了一聲，大步奔向正攙扶着雷猛，剛剛歸入大隊的兩人走去，漩姑橫身阻住了他的去路。

岳震宇停步沉聲道：「岳某不願與姑娘交手，請讓路！」

漩姑冷冷地說道：「有本領就闖過來！」

「哼！」一聲冷哼下，岳震宇步逼中宮，漩姑閃退五尺，撤劍出鞘，閃退間，一聲哈哈傳到，岳震宇以高絕凜人的身法，已到了漩姑的身後。

漩姑臉一紅，青鋒一揮，斜削

而出，岳震宇早已飄到了「黑虎幫」大隊前，出手鎖拿雷猛的肩頭。

兩名高手怎容岳震宇得手，銀刀閃飛，上下交攻到了岳震宇雙腕，岳震宇突一聲沉喝，飛腕翻，十指拿，鎖住了兩柄銀刀厚背，內力一吐，雙腕一抖，銀刀上揚，電光石火，兩掌已印在黑虎幫兩名高手的胸上。

那兩名高手身形震飛出去，撞入隊中，口中鮮血滴流，顯然已受重傷，雷猛暴然狂吼道：「姓岳的，我和你勢不兩立！」

岳震宇冷笑伸手，再次抓下。

黑虎幫一衆高手，業已大怒而前，四柄銀刀一雙金劍，刺、劈、削、扎而到了，漩姑身形猛地縱落，一把抓起雷猛，隨即飛身上馬，疾馳猛奔而去。

走了雷猛兄妹，惱了小白龍岳震宇，他揚聲喝道：「岳某不願與汝等動手，再不躲向一旁，就怪不得我了！」

一衆高手已起了公憤，無人答話，紛紛撲上，一場以寡敵衆的血戰，頓即展開。

岳震宇功力雖高，以一敵衆，總是艱苦，他本心又眞的不想殺傷無辜，因之搏戰久久勞而無功，岳震宇再下警告，仍無人理會，他怒極之下，施出殺手鐗，片刻已傷四人，死一人，又刹那，只有三名黑虎幫高手浴血而戰了。

內中一人，目光一掃另一同伴，揚聲道：「天勇，你火速回去報訊，我和劉兄纏住片刻，快！」

莊天勇聞言知意，撤退而逃，岳震宇厲聲叱道：「歸去告訴雷聲遠，就說岳某馬上到達，親向他索人！」

莊天勇話都不答，急催坐騎，片刻不容的急馳遠去。

漩姑與雷猛已先行回轉了黑虎幫，雷聲遠聞報，不由色變，勃然大怒下，傳令集衆，準備興師問罪直叩金龍幫。

集衆間，莊天勇浴血而回，黑虎幫中七虎十二銀刀全動了怒火，雷聲遠也決心拚却黑虎幫不要，一心和岳震宇分個生死存亡，爲避不幸，雷聲遠立即令四名門下，送雷猛到其一個秘密地方療傷，然後調兵遣將，等待小白龍岳震宇！

岳震宇到了，直闖黑虎幫大廳，雷聲遠早在等候。

雙方見面，雷聲遠緊盯着岳震宇，一言不發，岳震宇也寒着一張臉兒，冷冷地說道：「前輩！」

雷聲遠沉聲喝道：「岳幫主，老夫交成莫逆的岳震天，你閣下，老夫不認識，前輩二字，休再出口。」

岳震宇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這樣也好，省得岳某心有顧忌。」

雷聲遠喝問：「閣下何故中途截殺雷猛，並傷及老夫手下？」

岳震宇道：「這一問不嫌多餘嗎？」

「哼，日前你來，老夫一忍再忍，只爲顧念好友慘死，你情急可諒，別時並相約當雷猛歸後，即往回拜，你竟中途傷人，已失道義，復擅闖黑虎幫堂口，岳震宇，你也太目中無人了。」

「雷幫主，岳某中途相候令郎，只爲一探內情，不料令郎竟然先出手，岳某總不能不加抵抗，束手待斃。」

「岳震宇，你這一張好靈巧的利嘴！」

「雷聲遠，你更有一副奸詐的內心。」

這一句話惹起了黑虎幫高手的憤怒。一人指罵，十人相應，事態本已無法善罷，於是戰火挑起，漩姑先時受窘，早已不耐，此時嬌叱一聲，仗劍攻上！

雷聲遠明知愛女決非敵手，自然上前接應，黑虎幫七虎兄弟更快過漩姑一步，紛紛撲到，刀劍齊下。

岳震宇面對整個黑虎幫的高手主力人物，毫無所懼，更沒有取用他那人人皆知但却罕有人見過的奇絕兵刃，徒手應搏，施展了極爲普通的「太極雲手」，加上三十六式飛鷹擒拿，在數般兵刃寒光勁風劈削交錯之下，如穿花蝴蝶，空手而入白刃。

七虎技藝功力算得上一流，漩姑更不弱，雷聲遠既能名震津沽滄州等地要鎭，當然非浪得虛名，這麼多的好手，非但沒能很快的收拾下岳震宇，七虎兄弟中，反而已有三人各被掌拍傷了肩臂。

雷聲遠剛才憤怒之下出手，等搏戰已起，心已後悔，不論怎麼說，他和岳震天是莫逆之交，忘年之友，今以全部好手的力量，來對付一個爲探索殺兄仇家的至性少年，總太過份，只是疾矢已經脫弦飛去，此時收轉已無能爲力了，又見岳震宇穿梭百刃之中，神猛氣壯蓋羣倫，心中不由十分矛盾，七虎兄弟受傷，使雷聲遠明白了其中的原因，並非岳震宇眞有萬人之敵，而是己方人手過多，又全是以兵刃爲主，不論是刀或劍，必須留有五步至少三步的空隙，始見威力，如今人人猛攻，早無空隙可言，於是刀劍受己方人手所制，難以發揮本來的精招威力，再加上岳震宇確是勇武，終致己方苦戰無功。

看出內情後，雷聲遠稍稍後退，脫出戰圈，漩姑慧心，亦看出原因，又見老父邊戰邊退而脫身出來，那所餘的空處，非但不顯破綻，七虎兄弟反而攻勢更猛，於是

也稍縱退後，此舉果使岳震宇在閃避出掌之下，比先前困難許多了。

這時七虎老大「飛天虎」林四海，虎頭銀鈎狠掄，左手鈎直點岳震宇的面門，右手鈎「橫江飛索」，掃到中腰，是全力的一招猛攻。

二虎「跨海虎」杜三連，鋸齒狠牙八環刀突破中宮，與大虎配合成天衣無縫的攻勢，迫使岳震宇非退步不可。

岳震宇身後，恰是五虎齊東山，左後側是四虎英雄，右後側是六虎劉天成，三股兵刃，一由上劈落，二橫掃背心，岳震宇頓成進不得退不能避無門的形勢，勢迫如此，只有一條路可走，岳震宇毫不猶疑，騰身高騰而起。

這是黑虎幫的大廳，並非廣場山野，廳雖高，雖有五丈，往高處騰起，自然會被事物所阻，這正是「飛天虎」林四海的本意，他要迫使岳震宇高拔，再下毒手。

高拔後的岳震宇，自知一凌空，對方必有殺手，且已準備，這時林四海一聲斷喝：「老三，射！」

「射」字出口，十二支「紅羽毛手箭」巧佈「七星」陣式電射而上，人在高空兩箭圈內，休想能夠脫身。

詎料岳震宇一聲哈哈大笑傳到，右手凌虛向樑頭一推，借眞力反震之勢，快過石火閃電，倒飛於三丈以下，十二支甩手箭，全皆擊空！

倒飛後的岳震宇，目光自然的掃過廳門空隙地方，瞥見一人探首對面房脊之上，向廳中猛一揮手，他已聽到雷聲遠突然慘叫，他本身也正好隨自然下墮的形勢落於廳門的附近。

身形乍穩，業已看到漩姑緊扶乃父雷聲遠，一支「蛇頭鋼矢」插在雷聲遠左胸上，血由傷處流下來。

岳震宇眼珠一轉，於是疾射出廳，追向僅他一人看到的那名怪客，直追出半里路外，也沒有發現人影，搖搖頭，心懷極端不安，轉回了「金龍幫」。

目下他就住在乃兄昔日的獨立小花園中的雅軒內，當他剛剛踏進小花園那月亮園門時，多年苦練武技神功所訓練出來的奇異能力，使他立刻認定軒內已有人在，心中警兆頓生，脚步依然絲毫未變，腦海閃過如何應變的各種方策。

他並沒有掩飾脚步，登階、推門。妙，室內並無人在，大踏步到內房，房中後窗洞開，金帳緩晃，證明在片刻前房中曾有人自後窗而去。

雅軒位於小花園正中心，此人逃走於轉瞬之前，要想追趕，必能見及形影，因爲這不是深夜而是白天。

不過，岳震宇並沒有去追，只是關好後窗寒着臉，冷哼出聲，何必追呢？由房內尚在散發的香味來斷，他便知道除了媚娘之外，不會還有別人，媚娘乘自己外出，潛入房中，意圖何爲，莫非是……

他決定換個地方作自己的住室了，雅軒本是亡兄所居，媚娘自然曾經居留過很久，也許是有些什麼私人物件，因他突然到達，選中雅軒暫居，至媚娘未能取出，今朝才前來取回，祇是當眞如此，似乎沒有由後窗而去的道理，況媚娘弱質女子，跳窗而走豈不是危險？

想及此，心頭又是一動，出軒至後窗，目光掃處，再次冷哼一聲，近兩三天來，天陰細雨，今晨霧氣濃濁，園地鬆軟，一個毫無武功的女子，若是從高及三尺地方跳下，地上必有夠深而清楚的脚印，現在後窗的地面上，毫無足跡可尋，目光再移，緩掃二丈附近，亦無脚印，岳震宇暗自慚愧，如非經此小事，自己幾乎看走了眼，把一個身懷武功的婦人當作弱質女子。

他再次回轉雅軒，極爲小心的搜索各處，沒有人，也沒有發現有人留下什麼可以傷害自己的東西，懸心放落，但疑念未去，正好時當午飯，遂更衣外出，在大街上「雨花台」酒樓，要了份香酥鷄、炒三絲、巧伴鴨舌，自飲自斟。

這些日子，從岳震天身中暗算而死，到岳震宇乍到津沽，就有人行刺，銀帖拜訪黑虎幫，拂曉會羣雄，獨闖黑虎幫等事，早已傳遍各處，人的名兒樹的影，岳震天的名頭，在津沽一帶的是太响了，也太大了。岳震宇更勝乃兄一籌，何況人英俊絕倫，衣衫獨具一格，雨花台獨飲，頓使擧座驚心，笑語喧嘩，猜拳行令聲，立即由昂轉低，低而寂然無聲。

岳震宇發覺此事，不由抬頭，目光掃過樓頭一干酒客。酒客大半和他的目光一接，立即旁移低首避閃，間或另有三兩人，以笑臉頷首相迎，岳震宇亦報以微笑，但心中却猛興波濤，無法平靜了。

匆匆用過酒飯，彳亍於河畔，苦思種種疑處，直到近黃昏，這才決定，大步踱向「綺紅院」而去。

走出「綺紅院」時，華燈初上，他這次是失望回師，「綺紅院」徒勞無功，並沒有打聽出媚娘的眞正身份。

心頭煩悶，找了家茶樓，要了份點心，品茗深思，想及雷聲遠父子所說，事誠足以採信，岳震宇雖年輕，經閱却足，先時爲復兄仇，未免躁急了些，致與黑虎幫交惡成仇，如今冷靜下來，發現從頭至尾的種種遭遇，已是清楚而眞實，清楚到已直指誰是殺兄主謀，眞實到

絕對不必再加推敲的地步，正因爲這樣，岳震宇現在看出了一絲破綻，引起疑念了。

雷猛夜訪亡兄，率人乘機謀刺，事態清楚萬分，但退一步想，以黑虎幫的力量，眞要不利亡兄時，又何必叫雷猛出頭。作賊的故意現形，這說不過去，雷聲遠所說的，有人嫁禍，一石二鳥，可信！

亡兄死時，竟無一人看到是何人以何物下的手，那主謀元兇計劃雖然完善，完善到無破綻可尋，但正因如此，才足證雷猛並未下手，自三友口中聽出，事發後雷猛突然失踪影，在元兇來說，是有心這般安排，誘人誤認雷猛得手後而潛去，却不知自己發現亡兄死於極近的人一種暗算之下。那夜，幫中弟子在場的不少，雷猛人在階下，亡兄立在階上廊道中，以此推論，當非雷猛所爲，既非雷猛所出手，而雷猛竟然失踪，豈非可疑，再往嫁禍方面推想，一切恰合，事態漸漸明朗開來。

自己也曾詳問過當夜出事在場的弟兄們，異口同聲咸稱來人十數名之多，除雷猛外，餘皆陌生，金龍、黑虎同立津沽，素有往來，彼此見過而互不知名姓的事，平常，但若根本陌生，則這十數兇手，斷非黑虎幫兄弟已是不爭的事實。

黑虎謀刺亡兄，磊落到由雷猛率衆前來，所率却都是面生的人，豈非「掩耳盜鈴」，不通不通，現下已有足夠的証據證明有人行刺，嫁禍黑虎幫，行一石二鳥之惡計無疑。

事之發生，完全在於黑虎幫所接約晤三更的僞柬，僞柬自己見過，認得是亡兄筆跡，具名亦對。是誰能夠僞造如此亂眞？一句話，這人除非是十分接近亡兄，交已有年，否則斷難做到。

尤可疑者，信柬有「金龍積善」四水印字的暗紋，這種信箋，是亡兄專用之物，並非僞造，由此推斷，立謀者或元兇之一，必是金龍幫中頗有身份的人物，否則這種信箋，就休想能弄到手。

轉念及此，想起了李斌突遭不測，定是發現了什麼，對，想起來了，李斌死前，自己曾在門前路上見過他，他似由一條巷中走出。

岳震宇霍地起坐，催算茶賬後，疾步而回，找到了接近金龍幫的那條彎巷，緩緩踱進去，這情形，使一名暗中監視他的人膽寒心驚。

彎巷自然找不到可疑人及物，岳震宇明知是虛此一行，但仍然在彎巷中逗留甚久，出巷時，神色帶有欣慰的微笑，似是獲得了些什麼。

其實，當岳震宇於茶樓中憶及李斌之死時，已恍悟一切，彎巷逗留，是有心引人注意，現有所覺，所以欣慰含笑，一臉僞裝，旨在使那暗中監視自己的人，疑心生暗鬼，如此也可以使之露出破綻，甚或作出莽撞事來，則元兇即有所遁形了。

果然，岳震宇的作僞，收到了使敵人疑神疑鬼的作用，卒使事態突然明朗。

范威和高韜，都立於門前，恰好迎上了岳震宇，不待岳震宇開口，范威已搶先說道：「午間我和老高才接獲二爺你獨闖黑虎幫，路阻雷猛的事，生怕有了什麼事情發生，又不敢遠離堂口，必須嚴防對方突襲，二爺平安回來就好了。」

岳震宇冷冷地答了一句，道：「大清晨發生的事情，兩位直到午後才知道，這就難怪我們行事處處落於人後，導致家兄慘死了。」

范、高二人神色尷尬，岳震宇已接着說道：「兩位請自管用飯吧，我吃過了，人很倦，得早睡啦！」

范、高二人應着聲，目送岳震宇轉向雅軒，才互相望了一眼，步進內廳。

二更敲响，金龍幫各處業已熄火，人人入睡鄉。一條矯捷絳色人影飛投入花園，倏忽隱於小假山側，原來巡夜幫徒恰好到達花園碎石道上。

巡丁乍過假山，祇覺脖子一緊，眼前一柄鋒利匕首已橫於頸間，身邊傳來低聲喝問道：「說，岳震宇住在那裡？」

巡丁魂已飛，魄更散盡，顫抖的伸出手來，指着雅軒道：「在……那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後腦一痛，已被擊昏人事不知！

絳色倩影騰身而起，撲到雅軒竹簷門，卧伏不動，側耳靜聽，片刻後，如狸貓，若猿猴，閃挪到了雅軒後窗。

輕試窗櫺，岳震宇太過大意，竟未關扣，倩影巧推尺許，身形倏忽如蛇般蜷作一堆，輕巧而越，悄悄將窗放落。

放落窗戶，躲於角落，目光掃視，更妙，正是卧房，岳震宇側卧沉睡，背對絳色倩影，不知大禍經已臨頭。

倩影悄沒聲的拔出匕首，躡足而前，揚臂直對岳震宇後心扎下，疾如閃電，穩狠無與倫比。

床上側卧的岳震宇，倏忽向裡一滾，手起，抓住倩影持刀的手腕，一聲輕笑：「卿本虎女，怎作刺客？」隨着笑聲，他挑落了絳衣倩影的幪面紗巾。

赫然正是黑虎之女漩姑，俏臉上竟然有淚痕了。

岳震宇鬆了手，漩姑寒着臉，兩個人互望，全沒開口，最後漩姑一聲幽嘆，道：「我知道不會成功的。」

岳震宇笑了笑道：「爲了沒有成功，姑娘惜嘆？」

「不！我嘆惜是慶幸你沒有睡熟。」

「哦？這倒令人不解了。」

「我本來就不想殺你，你傷了家兄，又派人暗算了家父。」

岳震宇道：「姑娘，暗算令尊的人，並非我的朋友。」

「這話去騙小孩子吧！」

「不錯，這話很難使人相信，正像令兄所說，亡兄出事之際，他被人擊昏，醒來時人在黑虎幫後門巷中一樣的難使人信。」

「家兄說的是事實話。」

「對，在下剛才說的也是實話。」

「算了，實話也好，假話也罷，我失手被擒，隨便你怎麼辦吧！」

岳震宇又是一笑，推開室門，作個恭送客的手式道：「姑娘請，請回府去吧。」

漩姑微微一愣，星眸一瞥岳震宇，咬了一下唇角，移步出門之際，一轉身，粉面低垂道：「假山旁有個人被制，麻煩你了。」

岳震宇才待接話，漩姑突然抬頭嫣然一笑，頓足飛身疾躍而去。

岳震宇搖搖頭，步向假山，救醒巡丁，發諭不得喚嚷，巡丁走後，他並未回房，停立假山側，呆呆的想着心事，怪，他並非是想乃兄的事情，也沒回想發生過的一切，而是腦海中有一條倩影，倩笑着，又嗔惱着，這影兒越來越大，揮之不去，猛搖頭，倩影也隨之擺動不已。

他不知停立了多少時候，被一縷寒光驚醒，閃身舒手，揑住了一粒寸大石子，石子入手猶溫，並有絲絲幽香拂面，這香氣幽嫻高雅，不似日間在房中嗅到的那樣刺鼻生厭。

他頓知是誰，突抬頭，絳衣倩影還在數丈，正向他招手，他頷首爲應，縱步而前，倩影竟也拔身而起，撲向後宅一座花廳。

他暗覺奇怪，但並未止步，直追進了花廳，倩影停在廳中那鑲於牆上的古玩架前，他緩步而近，才待開口詢問所以，倩影示意噤聲，接着輕巧的在古玩架頂端一處微按，整個古玩木架，悄無聲的自動裂開，露出一條不長的通道和一座門戶。

岳震宇心頭大驚，呆傻的看着倩影。

倩影附耳低聲道：「僥倖發現此事，引君前來，以報剛才不罪之情。」

話罷，未等岳震宇追問其詳，身形閃移，已飄出花廳，再次騰身隱於暗處。

岳震宇輕步進了通道，人剛踏臨地面，古玩木架已自動回原處，將他關在通道這極暗的地方。

他並不着急，更沒懷疑這可能漩姑的惡毒念頭，因爲此地是在金龍幫中。虎女漩姑不可能巧妙安排此等地方，漩姑附耳之言，尚在腦際中盤旋，不必問，他已明白這秘密暗室之中，盡都是亡兄舊部、心腹兄弟。

日間經過冷靜的思索，業已發覺中人之計，步向他人爲己所設的陷阱中，幸而覺悟尚早，雖有錯幸未鑄大，不過仍然不知設謀者誰，叛徒者又是那個。

今夜漩姑行刺失手，被釋而歸，巧遇人潛進金龍幫，追而躡之，發現了古玩架的奥秘，引來岳震宇。

岳震宇在極暗的通道中，已能鐵定室內盡皆叛徒了，否則金龍幫中有此秘室，早該有人告訴自己。於此，岳震宇有些心驚，金龍幫三友乃除亡兄外最具威勢的人物，這秘道斷無不知的道理，知而不向自己言明，其用心就不問可知了。

側耳門上，施展出「天視地聽」神功，室內人語已如同面對般清楚。

正好有人開口，聽出那是高韜語聲，道：「這可怎好，再不下手，事若洩露，老大，你我又怎生逃命。」

老大竟是范威，道：「老二，當年主意是你出的，如今，當該怎樣，大小還是你拿個主意吧？」

高韜道：「我又不是沒出主意，有人不願意照辦，我又能怎麼樣？」

媚娘這時接了話道：「喲！我說高老二，你這是明指着我，是說我。」

高韜沒好氣的說道：「正是說妳，白天妳幹什麼去了？人到了雅軒，竟沒有成功。」

媚娘冷哼一聲，道：「還怪我，我去雅軒你們不是不知道，爲什麼連卡子全沒派，眼看就可能把東西藏好了，岳老二步回雅軒，我還敢留在房中嗎？」

高韜語塞，仍然强詞奪理的道：「他早一步趕回來又怎樣？妳怕他些什麼？」

「喲！高老二你是『吃燈草灰長大的』說話不費勁，他早一步趕回來不怎麼樣，就祇是能活剝老娘的皮，我不怕？我怎麼啦，長着銅頭鐵身子，能不怕他？哼！」

「別吵了！」范威喝止二人道：「如今想辦法還不算晚，老二你怎麼說？」

室內沉默了片刻，接着話聲又起，是高韜，他道：「老大，他既然無緣無故的走進彎巷，相信一定有了發現，那夜死鬼李斌，很可能已洩露了什麼，所以……」

范威道：「不會，我下手很快！」

「砰！」秘室厚門被岳震宇一掌震碎，裂開，高韜臉色一變，右手一抖，已將燭火熄滅，室內頓成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。

「吱！」一聲輕響。

「哼！」一聲怒叱！

緊接着，勁風壓下，隨即聽到高韜一聲凄厲的慘叫。

「沙！」不知誰邁動了一下，一聲冷笑，傳出岳震宇話聲道：「要命的就站在原處，再動半步，叫你死無葬身之地。」

「沙，沙。」又是兩步。

一聲奇刃砍帶出的風嘯劃過暗室，媚娘哎喲出聲，左腕已斷，血噴如注，人已摔於地上，滾翻不已。

突然有一重物飛向岳震宇所立之牆角，當岳震宇全力出掌，凌虛擊向他飛來的重物時，已知上當，那是剛才死於岳震宇手中的高韜屍體，被范威悄悄抓起，拋向岳震宇，范威自己却已乘虛由另一秘門逃之夭夭！

一點火光，在空中突降，點着了案上燭燈，現出岳震宇煞神般的面孔，也映現出左腕已斷落昏倒地上的媚娘。

另一邊有座衣櫃，櫃門半開，高韜一顆人頭壓扁櫃門下，紅血白腦濺了一地，岳震宇劍眉挑飛，抓起媚娘，首先代她封住穴道止血，繼之拍了兩掌，使她醒來。

醒後的媚娘，業因失血過多奄奄一息，但仍然說出岳震天被刺的內幕實情。

欲知後事如何請留意下期刊出之「龍騰虎鳳戰三王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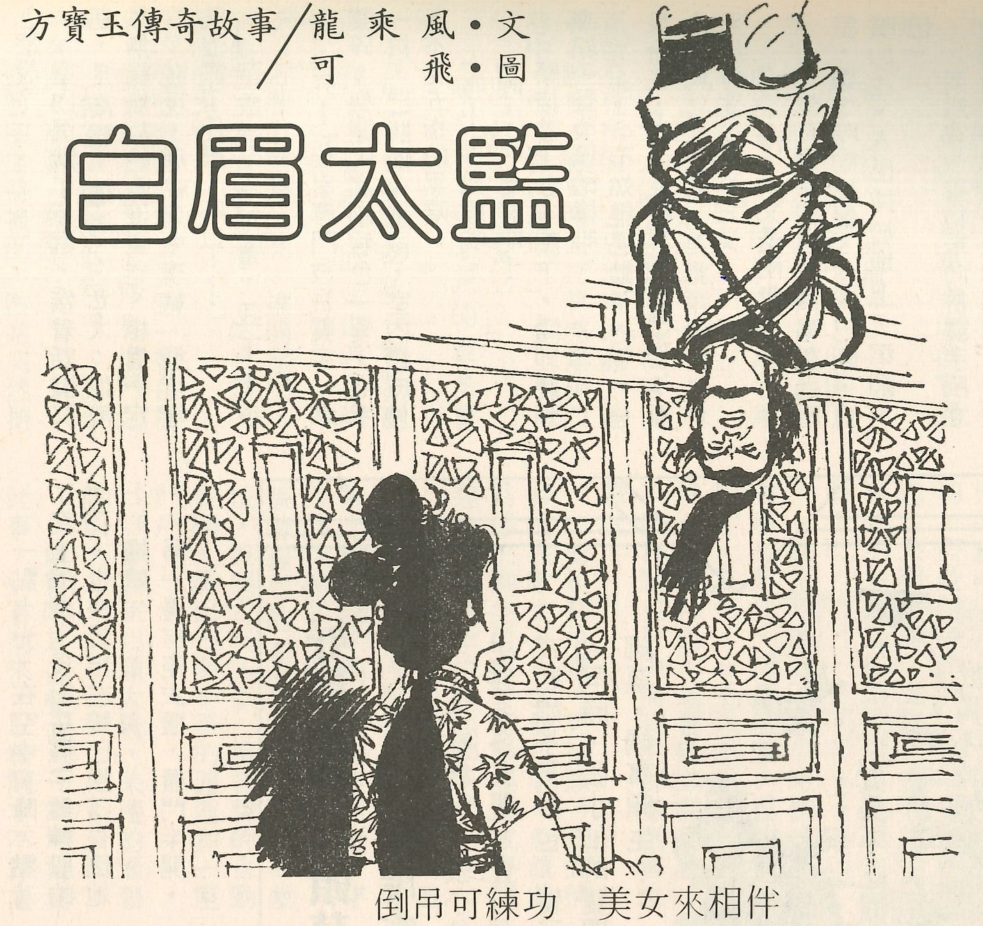
（完）

方寶玉傳奇故事／

龍乘風・文
可　飛・圖

白眉太監

上文提要： 方寶玉與洪老刀來到一家酒鋪，却無酒可飲，當洪老刀發現酒罎時，却被罎裡的小蛇咬傷，方寶玉將小蛇斬死，氣壞了酒鋪的胖掌櫃，洪老刀痛飲罎中酒竟解了蛇毒，皆因那酒是釀了十二年的藥酒。方寶玉自以爲逃脫了那可憎的胖掌櫃，却還是被胖掌櫃帶回酒鋪，那胖掌櫃一拳可轟碎一塊千斤大石……



倒吊可練功　美女來相伴

胖太歲「嘿嘿」一聲：「你若眞的不想睡覺，千萬別勉强自己。」

方寶玉心中大罵胖太歲，但嘴裏只得投降認輸：「不勉强，半點也不勉强……」

胖太歲又再「唔」一聲，道：「既不勉强，睡着了做的夢也會香甜些，你隨我來吧。」方寶玉只得跟着他走。

胖太歲帶着方寶玉來到酒鋪後的一間大屋，那酒鋪又殘又破，但酒鋪後的這間大屋卻寬敞整齊，建造材料也頗爲上乘。

胖太歲把方寶玉一直帶領到大屋內的一所房間，只見屋內空空如也，既無床舖被蓆，也無一椅一桌，若說房中還有什麼事物，恐怕就只有屋頂垂下來的一根繩索。

胖太歲向那根繩索一指，道：「這就是你的床！」

方寶玉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心想：「死胖鬼是個瘋子，他要用這繩索吊老子的頸！天大地大，不及自己的性命大，如今小命有危，豈能束手待斃？這胖太歲武功不賴，方少爺是萬萬打不過他的，唯一之策，只有走爲上計。」

當下連忙大叫：「我要去小便。」也不管胖太歲是否准許，急急掉頭便跑。

這三十六計的最後一計，當然也是絕不中用的，但除此之外，方寶玉已再無任何法寶可施。

他走不了三步，已給胖掌櫃一手抓了回來，方寶玉又驚又怒，心想：反正再也活不了，這死胖鬼如此可惡，縱使臨死也要把他罵個夠本。

豈料他連一個字也未曾罵出，胖太歲已「先發制口」把他的啞穴點住，方寶玉心中叫苦連天，除了手脚拚命掙扎亂動之外，唯一可以「反擊」胖太歲的方法，就只有「放屁」可也！

但屁之爲物，並非等如奴才，可以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。屁若來時，縱要强忍，往往亦「破關」而出，反之屁如無意外洩，也同樣是欲放而放不出的。

此刻方寶玉連放屁也放不出來，倒是兩行眼淚直淌而下，但這等淚水，對胖太歲自是毫無半點功用。

胖太歲一手抓住方寶玉，另一隻手抓向繩索，方寶玉暗嘆：「想不到，老子一世英雄，今天竟然畢命於此！」至於他「老人家」算是什麼英雄，只怕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。

以胖太歲這等身手，要把方寶玉處以「絞刑」，自是輕而易舉之事，但方寶玉突覺乾坤逆倒，上下扭轉，原來整個人竟給胖太歲倒提起來，變成了脚在上頭在下！

方寶玉驚恐之餘，又感詫異，心想：「死胖鬼在搞什麼花樣？莫非要倒吊老子，讓老子連吊頸也得不倫不類，不三不四？但吊頸如何能夠吊得倒轉過來，這竅門可不易明白。」

再過片刻，方寶玉已成爲一個「倒吊之人」，但所「吊」者，並不是吊着他的脖子，而是吊着一雙脚。

給人倒吊着雙脚，滋味當然很不好受，但和吊頸相比，卻又大有天淵之別，生死之分。

方寶玉暗鬆一口氣，慶幸性命暫可保住，但胖太歲如此對付自己，分明是存心把自己狠狠折磨，忍不住破口大罵：「死胖鬼倒路屍，明人不做暗事，你有什麼陰謀陽謀，快快從實招來，老子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將來還可留你一條全屍……」罵了一會兒，猛然記起自己的啞穴已給封閉，何以忽然又可照罵如常？

胖太歲卻不住地點頭，喃喃道：「倒吊神功，血氣逆轉，奇效無窮，但卻還是未曾料到，甫經倒吊，竟能藉此逆轉血氣之力，把被封閉的穴道立即解開……唔……眞是神妙！神妙！」

方寶玉越聽越是冒火，但平時冒火，總是由胸腹間引發怒火向上衝往腦門，但此刻他頭在下脚在上，這股怒氣卻不是向上衝，而是直往下湧，如此「怒火下湧」之下，登時頭昏腦脹，難熬之極。

胖太歲乾笑兩聲，說道：「時候不早，你要早早睡覺啦，這張繩索大床，天下無雙，你千萬不要辜負我家主人的一番美意！」

方寶玉怒道：「快放老子下來！」

胖太歲道：「要是片刻之間便放你下來，那又何必多費功夫把你縛上去？嘿嘿……眞是狗屁不通！貓屁豬屁也不通！」一面搖頭，一面掉頭關上大門，任由方寶玉大叫大罵，一概置之不理。

方寶玉雙脚被倒綁，要是一般武林人物，只須略懂三四流武功，來一記彎腰抓腿之類的功夫，要解開繩索倒也不是什麼難事，要是武功一流之輩，腿上稍一運勁，那條繩索更會給震成粉碎，但方寶玉雖曾練過武功，但恐怕連第八流的境界也趕不上，如此給人綁住，立刻無計可施，和一隻羊羔毫無分別。

常人給這樣倒吊着，不但滋味絕不好受，而且頗有性命之虞，只要時候拖得長久，血氣不斷湧向腦門，就此一命嗚呼，絕不爲奇。

方寶玉給倒吊着，叫天不應，叫地不聞，陡然白白浪費力氣。過了一會，也就不再叫喊，還是讓頭腦保持冷靜要緊，怎麼說也非要想個辦法脫離險境不可。

但此情此景，除非有神仙搭救，否則就算想破了腦袋，只怕也是一樣無法可想，無計可施的，他如此這般抵受着倒吊的煎熬，不但想不出什麼妙計，而且越來越是頭昏腦脹，但覺天地萬物，齊齊天旋地轉，胸口翳悶欲吐，但卻又什麼也嘔吐不出來。

又過了半個時辰，方寶玉的腦袋彷彿隨時都會爆裂，神智更是迷糊不清，就在此際，忽然有人在他臉上輕輕吹一口氣。

方寶玉雖在暈迷邊緣，卻也感到這一口氣又溫暖又芳香，所謂呵氣如蘭，大概也是這般無異。

方寶玉陡地精神一振，用力睜開眼睛，總算瞧見一條翠綠的裙子，但在他臉上吹一口氣的人究竟是何模樣，卻是無法可睹。

方寶玉乍然看見有人進入屋中，恍如在極度黑暗之中看見一點光明，而且來者穿着翠綠裙子，不管是老是嫩，也決不會是那個胖太歲，今番能否化險爲夷，只怕全在此人身上。

方寶玉本欲開口求助，豈料全身血氣湧向腦袋，一張臉早已變成紫醬之色，縱然還能活着，一張嘴巴已無法說話，那倒不是因爲胖太歲曾經點了他啞穴之故。

就在此刻，方寶玉聽見那人嬌柔的聲音說道：「眞的很對不住，我知道你很難受，但這也是爲了你好，師兄常說：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，必先熬其筋骨……』可是……你若眞的熬不過去，說不定會有性命之憂……」

方寶玉心中大怒：「小娘皮囉唆不休，說來說去，還是不理老子死活，他媽的袖手旁觀。」他聽這聲音，斷定來者是個年輕少女，但這少女是美是醜，模樣如何，卻是無法可以瞧得清楚。

過了片刻，又聽見那少女自顧自地說道：「師兄固然是個大大的好人，但老師兄上次教我釣魚的時候，卻說師兄處事，往往拘泥不化，欲速則不達，陡然浪費力氣和人命……

「力氣浪費掉，也還罷了，但人命關天，一旦浪費掉，就再也救不回來……這個……這個就眞的很可怕麼了……」少女越往下說，語氣越是顯得頗爲擔心。

方寶玉卻是越聽越是焦急，心中大叫「小姑奶奶快快救命，要是她眞的不顧而去，自己能否活到明天，實在難以逆料，再說，縱使眞的可以熬到天亮，但一直如此倒吊下去，始終還是死路一條！」

但他連話也說不出口，想到「救命」也是有心無力，唯有咿咿唔唔，呻吟不已。

那少女嘆息一聲，又道：「我是很想把你放下來的，但師兄若知道了，一定會大大不高興……」說到這裏，竟然轉身離去。

方寶玉雖在迷糊之中，仍可瞧見她的脚步正在遠離自己，顯然是不會把自己放下來了，他心中急得要命，但卻是完全無可奈何，又急又氣之下，頓覺眼前一黑，不省人事。

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方寶玉才悠悠轉醒，他一睜開眼睛，便看見了一張又甜又美的臉孔，只見她穿着一襲淡綠衣衫，正是那個胖太歲的師妹。

方寶玉吁一口氣，突然眨眨眼說道：「怎麼你也死掉了？是不是你的那個胖師兄殺性大起，連你也一併幹掉？」

綠衫少女先是一怔，繼而「噗嗤」笑了起來，說道：「你以爲這裏是陰曹地府嗎？」

方寶玉又眨眨眼：「難道不是？」

綠衫少女笑了一笑，笑容甜美得難以形容：「當然不是，我活得很好，你也活得很好，你瞧外面的陽光多麼燦爛？」說着，伸手向右邊窗戶一指。

直至此際，方寶玉才環顧四周環境，只見自己正躺在一張十分舒適的大床上，在右邊有一列雕花窗子，窗外陽光明媚，綠草如茵，景色十分雅麗。

方寶玉吁一口氣，道：「我這條老命，總算是給你救回來了。」

綠衫少女卻不住的在搖頭：「你這兩句話，全都錯了，第一：你比我大概還要年輕一點點，只能算是『小命』，決不能算是什麼『老命』。第二：昨天晚上，我只是瞧着你說了幾句廢話，自始至終，並沒有把你從繩索上解脫下來。」

方寶玉一呆：「是眞的？」

綠衫少女道：「當然都是眞的。」

方寶玉道：「既不是你，又會是誰把我救出險境？」

綠衫少女道：「解繩還須繫繩人，是誰把你倒吊上去，也就是誰把你放了下來！」

方寶玉一愕，臉上露出不相信的神色，但隨即聽見一個人冰冷的笑聲在屋中響起，不就是那個把他倒吊得死去活來的胖太歲。

胖太歲走到大床邊，伸手便把綠衫少女推開，一雙細小的眼睛直盯着方寶玉的臉，冷冷說道：「你要做一個活的店小二，還是要做一個死得不能再死的倒路屍？」

方寶玉瞧見他這副惡狠狠的模樣，不禁爲之膽怯，但那綠衫少女就在旁邊，卻也不甘示弱，立時冷哼一聲，說道：「老子今天龍游淺水，落在你的手裏，要剮要殺，悉隨尊便，若是稍一皺眉，便不算是英雄好漢！」

小美人在旁，方寶玉這幾句話說得鏗鏘有聲，頗有骨氣，但胖太歲的模樣實在令他不寒而慄，說話雖然十分響亮，但眉頭早已皺得不能再皺，什麼「稍一皺眉，便不算是英雄好漢！」云云，這兩句話未免顯得大不相襯。

但那綠衫少女似是渾然不覺，見他勇氣十足，對胖太歲這個師兄也敢出言頂撞，不禁目露讚許之色，但在讚許之時，卻也暗暗爲他擔心。

方寶玉一鼓作氣把話抖出來之後，胖太歲只是一味乾笑着。綠衫少女正想說話，卻給胖太歲揮手阻止，截口說道：「小嫣，這裏沒有你的事，出去吧！」方寶玉聽了，立刻把「小嫣」這個名字牢牢記住，但他只知道那個「小」字的模樣，至於那個「嫣」字，他識字有限，自是不知其字究竟如何寫法。

胖太歲喝令小嫣離去，可說是威嚴十足，方寶玉料想這小姑娘非要乖乖聽命不可。豈料小嫣拚命搖頭，說道：「我不走！」

胖太歲一愕，臉上怒意陡生，厲聲道：「你敢不聽我的話？」

小嫣道：「你若不胡作非爲，我一定聽你的話，但這一次，你差點害死了這……這個小兄弟，我非要好好……監視你不可！」

胖太歲聽了，臉上驚愕的神色更甚，突然舉起又胖又大的手掌，似是要向小嫣迎頭擊下。

方寶玉大吃一驚，連忙叫道：「掌下留人！」話猶未了，胖太歲已一掌重重擊落，但卻不是擊向小嫣的頭頂，而是拍在一張紫檀茶几上。

那紫檀茶几的木質極其堅實，但胖太歲掌力雄渾，連河邊那塊二三千斤的大石尚且給他一拳轟碎，他這一掌拍落，這茶几又豈還有完整之理？

但天下間事，往往無法逆料，胖太歲這一掌固然是威勢驚人，但那茶几居然紋風不動，雖被重重掌擊，但卻連半點崩裂也沒有。

胖太歲陡地一呆，但隨即明白其中原委。

原來在這屋子之中，不知何時已溜進了一個人，而這一個人的手掌，竟比胖太歲的手掌還要肥大一些！

一般而言，人若肥大，手掌也自當比常人肥大一些，胖太歲人肥手大，但眼前溜進房中之人，一雙手掌居然比胖太歲肥大一些，即以整個人的身子計算，也是比胖太歲「猶胖一籌」。

這房子本來相當寬敞，但前後

來了兩個如此肥胖的人，登時令人有地方擠逼之感，方寶玉一見之下，不禁暗嘆「蔚爲奇觀」！

原來這個比胖太歲還要肥胖之人，是個三十來歲的胖女人，但凡肥胖女人，倘若皮膚粗黑，多半不美，但有些肥胖女人，卻是皮細肉滑，相貌甜美動人，而眼前這個胖女人，正是屬於後者之一類。

胖太歲那一掌，原本結結實實拍在那張紫檀茶几上，但胖女人卻及時以反掌之勢，一掌在紫檀茶几之下托住，立刻把胖太歲的掌力完全化解。

胖太歲驀然看見這個胖女人，不禁驚呆住了，一張嘴正張得比飯碗還要大，過了好一會才舌頭一伸，叫出了兩個字：「春花……」

胖女人倏地喝道：「別胡亂叫我的名字，我姓冷，你只許叫我冷大小姐！」

方寶玉心中暗暗失笑：「這個冷春花，好不威風！」暗暗失笑之餘，忽然又想起「白眉太監」冷森嚴，這兩人都姓冷，但一個是荼毒天下蒼生的閹宦，一個是肥肥白白的胖女人，除了都是姓冷之外，似乎怎麼說也拉不上什麼關係。

胖太歲一遇上冷春花，立刻好比老鼠遇上大貓，連忙點頭打躬作揖，疊聲說道：「冷大小姐說得是！冷大小姐說得是！」

冷春花瞪了他一眼，又喝道：「你是不是發了大財？因此視錢財如他奶奶的糞土？你姑奶奶個熊，可知道這張茶几值多少錢？」

胖太歲給她喝問得瞠目不知所對。隔了半晌才吶吶道：「好像……值得……五六兩銀子吧？」

冷春花大吼一聲：「什麼？五六兩銀子？五六兩銀子可以買這一張紫檀木茶几？你是不是吃錯了老鼠藥？這張茶几，少說也值三千兩銀子，要不是你姑奶奶眼明手快內力精湛，這三千兩銀子早已他媽的化爲烏有！」

胖太歲給她臭罵得滿頭是汗，卻再也不敢出言反駁。

冷春花一開口就把胖太歲痛罵得狗血淋頭，方寶玉心中大感痛快，但最妙不過的，是這個肥胖不堪的女人，居然跟自己志同道合，是個專門講粗話的大行家，駭然一聽之下，實在是說不出的親切、過癮！

要不是方寶玉身邊有一個小嫣姑娘，他早已大聲喝采，甚至加添三五七句粗話「助興」！

除此之外，還有一點也是不可不提：那張紫檀茶几，價值決不止五六兩銀子，那是半點不假，但卻也萬萬值不上三千兩，但冷春花厲言疾色，硬說它值三千兩銀子，分明是要把胖太歲壓得抬不起頭來！

果然，胖太歲給她這麼一說，眞的垂下了頭，大半天也抬不起來，方寶玉目睹此情此景，不禁在痛快之餘，又是感到說不出的驚詫。

胖太歲噤若寒蟬，方寶玉一時間還是摸不清這胖女人的底細，只有小嫣姑娘，終於忍不住「吃吃」的笑了起來。

只見冷春花顫抖着一身肥肉，一步一步走向大床邊，目注着方寶玉，看了大半天，才皮笑肉不笑地說道：「這小二看來還算不錯。」

方寶玉忙道：「冷大小姐明鑑：我叫方寶玉，可不是什麼小二小三！」

冷春花「嘖嘖」連聲：「小胖子要怎樣整治你，跟我是沒有半點相干的，雖則小胖子性子急，人又糊塗兼且他媽的十分蠢鈍，每年都害死了好幾個什麼小二小三，但那也天意，實在怪不了誰！」

胖太歲立刻忍不住大叫「寃枉」，叫道：「今年我只打死了一個，其餘的只是斷了七八根肋骨……或者只是打掉了二三十枚牙齒……」

冷春花嘿嘿一笑：「你祖奶奶個熊，說夠了沒有？」

胖太歲立時又再噤若寒蟬，模樣怪怪地站在牆角動也不動，方寶玉看了，忍不住臉露得意微笑。

冷春花卻又瞪着他，冷冷道：「小混蛋，有什麼鳥值得這樣好笑？我是他的心上人，他是我的賤奴才，賤奴才和他的心上人耍花槍卿卿我我，幾時輪得着你來多管閒事？再不正正經經，看你姑奶奶敢不敢一刀把你閹掉，然後送你進宮去做個小太監！」

方寶玉還沒說話，小嫣已驚叫起來：「春花姐姐，你千萬不要把他變成……小太監……」

冷春花陰惻惻一笑，把整張肥頭大耳的臉龐凑到小嫣的鼻尖，笑道：「他又不是你的老公，他做不做太監，又關你什麼事？」

小嫣登時滿臉通紅，急得連眼淚也掉了下來。

小美人居然爲自己流淚，此事當眞非同小可，方寶玉膽氣陡增，喝道：「死肥婆，別恃着擁有一身肥肉，便可以欺負弱小，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當，你想對老子怎樣，儘管擺明車馬，老子怕你的就不是他媽的一條好漢！」他一面說，小嫣一面在旁跺脚搖頭擺手，示意他不可再說下去。

但說話猶如潑水，既已潑出去，又豈能再收回來？

冷春花立刻寒着臉，冷冷道：「你算是什麼英雄好漢？就算是狗熊，也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狗熊！」

小嫣又忍不住叫了起來：「士可殺不可辱，這位小兄弟只是年紀輕，武功不濟事，縱使不是英雄好漢，也不能罵他是個……小狗熊！」

冷春花立時鼓起了腮，卻也並未對小嫣再說什麼。

小嫣連番在語言上為方寶玉支撐助陣，方寶玉既是感激，又是高興，心想：「這小娘皮對老子居然情深義重，頗有資格做老子的第一個老婆。」他年紀雖小，但素有「大志」，正是男兒當自强，創基立業在江湖中大大露臉，固然是頭等大事，但擁有三妻四妾隨僕如雲，更是今生必須達成的願望。

冷春花默然片刻，忽然向胖太歲招招手，胖太歲立刻急急迎上前，恭聲道：「大小姐有什麼吩咐？」

冷春花道：「玉不琢，固然是難成大器，但若亂琢他奶奶的二十四，只會琢得玉碎珠沉，徒然暴殄天物，這個道理，你老兄明白不明白？」

胖太歲忙道：「以前不明白，如今茅塞頓開，一切都已明明白白！」

冷春花滿意地點了點頭：「很好，既然明乎此理，這小子能否成為大器，就全靠你這個寃大頭了！」

胖太歲道：「大小姐敬請一千個一萬個放心，老實說，鄙人三番四次失敗，主人家早已大不耐煩，要是再失敗下去，說不定這小子還沒變成太監，鄙人已給主人一刀閹掉！」

冷春花陡地怒容滿臉，怒道：「你是本大小姐的男人，誰敢把你閹了？你少在姑奶奶面前放狗屁！」

胖太歲給她狠狠一罵，立刻又再緊緊閉上嘴巴，但臉上卻浮現出甜膩興奮的笑意。

方寶玉心中暗罵：「沒出息，昂藏七尺男子漢，竟給一個胖婆娘弄得連骨頭都又酥又賤，」心中雖在痛罵胖太歲，但回眸眼角一瞧小嫣姑娘，卻是連自己的骨頭也酥了大半，但到底是否「又酥又賤」，只怕很難獲得証實。

忽聽冷春花在他耳邊大喝一聲，直似焦雷平地響起，把方寶玉整個人嚇得從床上跳了起來！

冷春花一手抓住方寶玉的下顎，冷冷笑道：「瞧你賊頭賊腦的，心中打什麼壞主意？」

方寶玉給她這麼一抓，痛得連淚水也直標出來：「我……我是砧板上的一塊肉，又還能打什麼壞主意？」

冷春花啐了一口，怒聲道：「放屁！什麼叫砧板上的一塊肉？你若只是一塊他媽的什麼臭肉，胖太歲何必費盡心血教你練功？」

方寶玉乾咳兩聲，道：「他……他只是把我倒吊起來，又幾時教過我一招半式武功來着？」

冷春花「呸！」一聲，突然正正反反在他臉上連續打了幾下耳光：「你連半點內功也沒有，別說是教你一招半式武功，便算是把三萬六千招天下間最神妙最厲害的武功都傳授給你，又有個屁用？要是只練一些花拳繡腿，練成了恐怕連一隻三脚貓也打不過，倒不如乾脆此刻便把你剁為肉醬，用來做肉包的餡子！」

方寶玉聽得連耳朵也直豎起來，過了半晌才道：「胖太歲又不是我的師父，他為什麼要教我武功？再說，他倒吊着我老……老人家，便算是教我武功嗎？」

冷春花「哼！」的一聲，冷冷笑道：「天河倒瀉，逆轉乾坤，把你倒吊起來，乃是練就『逆轉大移挪神功』的基本法門，如此倒吊，只是神功初階段，再練下去，還有『九蒸九曬』、『火鳳凰生死變』等等境界，如此神功，天下間無數人夢寐以求欲練而不得，唯獨胖太歲的店小二們有此機緣，正是造化不淺，你這小混蛋如今適逢良機，又夫復何求？」方寶玉聽得瞠目結舌，疑幻疑眞。

胖太歲倏地長嘆一聲，道：「主人對我恩重如山，要是我能夠把主人的神功流傳於後世，就算是粉身碎骨也是在所不計的。」

方寶玉道：「你主人是誰？」

胖太歲道：「我家主人的名號，豈是可以隨便對外人說的？你若要知道他老人家的名號，那也不難，只要你練成了他老人家流傳下來的絕頂神功，屆時自然會讓你知曉。」

方寶玉道：「既是你主人的絕頂神功，何以不叫你主人親自來傳授？」

胖太歲道：「其中原委，此刻還是不能對你這個黃口小兒直說，除非……」

方寶玉冷冷一笑，道：「除非老子練成了你主人的絕頂神功，對不？」

胖太歲點了點頭，道：「正是如此！」

方寶玉「哼！」一聲，暗罵了一句：「還不是一句屁話！」

冷春花一直目不轉睛地盯着方寶玉的臉，突然也嘆了一聲，道：「要是小胖子能夠練成主人的絕頂神功，也用不着如此費功夫，可惜要練成這一門神功，極不容易，十萬人中，也不見得會有一人可以練到第九重境界！」

方寶玉吸一口氣，道：「練到

第九重境界，是不是要經過『九蒸九曬』？」說到這裏，心中暗自驚惶：「九曬」倒也還罷了，但「九蒸」卻又是怎樣的情形？蒸肉蒸魚聽說得多也吃得多矣，但練功之人，又該當如何蒸法？此事當眞是匪夷所思，難以理解之極！

只聽見冷春花嘿嘿冷笑：「練成『九蒸九曬』，只是第五層境界，跟第九層境界相比，差之遠矣……但只要練到這等地步，江湖上已罕逢敵手。」

方寶玉心中冷笑，忖道：「既然練到第五層境界，已是罕逢敵手，那又何必再練到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層境界？這胖婆娘的話，只怕是他奶奶的不大可靠。」

就在此際，忽聽門外有人敲門。

這人只是敲了三下，堅實的桃木大門竟給他敲穿了三個大洞！

冷春花眉頭一皺，對胖太歲說道：「我師父來了！他老人家對你瞧得並不順眼，我若不乖乖跟他回去，說不定今晚會用你的屁股肉來煮菜！」

胖太歲登時臉無人色：「多謝大小姐關顧，請回！請回！」

冷春花又是一聲嘆息，忽爾在胖太歲的臉頰上親了親嘴，隨即飛奔出門而去。

方寶玉但見兩大肥男肥女的肥臉孔忽然靠在一塊，雖然算不上驚天動地，倒也蔚為奇觀，堪稱「此家獨有，別家所無！」

胖太歲給冷春花突如其來地親了一下，自是受寵若驚，少說也怔呆了一頓飯時光，臉上表情比一隻八百斤重的大呆鵝還要呆上八百八十倍。

方寶玉可沒興趣瞧着「其呆無比」的胖太歲，一雙眼睛不住骨碌骨碌地在小嫣臉上掃來掃去，小嫣給他瞧得連耳根都紅透，本想奪門而出，但胖太歲一直呆呆地攔住了大門，恐怕就算是三十頭黃牛也沒法子把他撞開半尺。

方寶玉簡直不把胖太歲當作是人，就算是人，也只是個木頭人，甚至是個死人。

在他眼中，小嫣姑娘委實是「可觀之極」，他曾聽人說過一句什麼「秀色可餐」的成語，但直至如今，才能深切領略這句話的眞正滋味。

小嫣姑娘當然是很好很好的，但她的兩個師兄，一老一胖，只怕都不是什麼好東西，尤其是這個死胖鬼，專門折磨店小二，就算他本來「用心良苦」，但店小二們個個都給他折磨得半死不活，甚至有些眞的弄掉了小命，由是觀之，這死胖鬼實在是他媽的一無是處，縱然「用心良苦」，到頭來還是店小二統統啞子吃黃蓮，有苦自己知。

方寶玉瞧着小嫣，本也是瞧得又痴又呆，胖太歲是大呆鵝，他是小呆鵝，一間房子裏大呆對小呆，中間還夾着一個俏俊的小姑娘。

但方寶玉只是呆了一會，又再省悟到此地不可久留，大門雖給胖太歲阻攔着，仍可自窗戶逃竄出去，當下連連向小嫣姑娘以眼色示意。

小嫣尚未拿定主意，方寶玉已拉着她的手，要和她一起逃離此地。

說來倒也難以置信，這對少年男女，竟然眞的就此逃離房子，那胖太歲兀自在那裏呆呆地出神，大概靈魂出竅遠矣，尚未歸來兮……

方寶玉拉着小嫣的手越走越遠，這一次，方寶玉不再走向河邊，反而一味向山上直跑。兩人翻過了一座小山，又再越過幽谷，小嫣忽然問：「咱們走往哪裏？」她這一問，方寶玉陡地愣住。

小嫣幽幽的嘆了口氣，坐在一根枯木上，眼神一片茫然，彷彿天下雖大，卻無容身之所。

方寶玉也跟着她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你的胖師兄，平時對你怎樣？」小嫣眼睛眨動，說道：「他脾氣雖然古怪，但從來沒有對我這個小師妹怎樣……」

方寶玉「哼！」一聲，冷冷道：「但那些店小二，全都給他折磨得不似人形！」

小嫣點了點頭，但立刻又再不住的搖頭，「那並不是折磨，只是……當頭棒喝，用意原本是很好的……」

方寶玉立刻截口道：「好一個當頭棒喝，要是一棒迎頭便打得肝腦塗地，你說這該算是什麼用意？」

小嫣怔了半晌，不再說什麼，方寶玉捏了捏她的鼻子：「你是不是生氣了？」

小嫣卻眞的點點頭：「不錯，我的確是在生氣，但卻不是生你的氣。」

方寶玉大奇，道：「這裡只有咱們倆，你不生我的氣，難道自己生自己的氣嗎？」

小嫣又再點點頭：「你又說對了，我是在自己生自己的氣。」

方寶玉越聽越奇，小美人心情不愉快，他自然是要查個水落石出的。

小嫣卻不等他追問，便自說道：「我只恨自己是個女兒家。」

方寶玉一怔，隨即哈哈一笑，道：「是女兒家又有什麼不好？自古以來巾幗不讓鬚眉，想當年穆桂英、梁紅玉、花木蘭、大脚珍，又有那一個比男子漢大丈夫輸虧了？」

穆桂英、梁紅玉、花木蘭這三位女將的英勇事蹟，一直家喻戶曉，小嫣自然不會對這些名字感到陌生，但大脚珍究竟是何方神聖，小嫣卻是聞所未聞。

只聽得方寶玉接着又說道：「穆桂英屢破金兵，梁紅玉擊鼓打勝仗，花木蘭更是高明，竟可代父從軍，寧願打仗也不再燒飯洗衣服，眞不愧是一代奇女子。」

小嫣連連點頭：「這三位女中豪傑，都是令人欽佩萬分的，但那個……大脚珍又是什麼來歷？」

方寶玉乾咳兩聲，清理清理喉嚨才煞有介事地說：「大脚珍者，揚州人氏也，年十六，嫁入豪門……門下一位將軍爲妻……」

小嫣大奇：「豪門富戶門下，怎會有位將軍？他是大財主的兄弟子姪嗎？」

方寶玉不住的搖頭：「非也非也！這位將軍，跟員外主人非親非故，此人來自廣東，因嗜賭成性欠債累累，避債避到揚州，再投靠在彭員外門下謀生，他本姓梁，他自稱是『伙頭大將軍』據說那是廣東人對廚子的稱呼，和眞眞正正在沙場上殺敵的大將軍、小將軍以至不大不小的將軍，人大有分別！」小嫣總算明白過來。

方寶玉又乾咳兩聲，才緩緩地接道：「大脚珍嫁給這伙頭將軍，不到兩年，便已身懷十二甲。」

小嫣聽得一呆，忙道：「是身懷六甲。」

方寶玉「嗤」的一聲怪笑：「這個嘛，你小姑娘可有所不知了，尋常人一胎一嬰，自當說是『懷六甲』，但大脚珍不但脚大，肚子更大，原來她姑奶奶的，雖則初爲人母，但卻功力十足，居然不生則已，一生便是雙胎，正是有數可計，二六一十二，那不是『身懷十二甲』嗎？」

小嫣不禁爲之啞然失笑，明知道他這樣說是不對的，但一時間卻也難以和他爭辯明白，唯有一笑置之。

方寶玉臉露得意之色，接道：「大脚珍在柴房產子，首先生下一個男嬰，姓梁的伙頭大將軍在門外聞訊，大聲叫好，其時他老人家正在吃炒粉，便把這個兒子取名爲『炒粉』，大脚珍大怒，立刻把丈夫罵個狗血淋頭！」

小嫣早已笑得彎腰流淚，過了好一會才强忍住笑，說道：「天下間豈有父親爲兒女取名爲粉粉麵麵的，這位大將軍該當捱罵。」

方寶玉立刻臉露不以爲然之色，道：「揚州最有名的戲子上官粉紅，不也是以『粉』字爲名嗎？」

小嫣道：「『粉紅』這兩個字大有意思，『炒粉』二字的意境，和前者最少相差十萬八千里。」

方寶玉道：「『炒粉』這個名字，的確不雅，因此咱們的大脚珍姐姐，嚴令老公把個『炒』字改掉！」

小嫣聽了，不禁黛眉一皺：「來來去去，還是用上那個『粉』字？但叫做『梁粉』，總比叫『梁炒粉』好多了。」

方寶玉搖搖頭道：「非也！我是說，她改掉了那個『炒』字，並不是把中間的一個字完全刪除。」

小嫣又是一愕：「她改了一個什麼字？」

方寶玉道：「大脚珍把『梁炒粉』這個名字，改爲『梁雞粉』！」

小嫣又呆住了：「那是什麼意思？」

方寶玉道：「大脚珍說：用肥雞來炒粉，自當比乾炒粉豐富得多，那是因爲她最喜歡吃雞肉鴨肉之故。」

小嫣聽得不住搖頭：「這眞是十分豈有此理……」

方寶玉道：「你又不是梁雞粉的娘親，此事無權置評。」小嫣只好又再一笑置之。

方寶玉接着又說道：「過了大半個時辰，大脚珍又再產下一個女嬰，這一次，做母親的搶着要爲女兒起個名字，就叫『梁有鼓』！」

小嫣一怔：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

方寶玉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別看大脚珍平時粗魯，在這等關節上卻是毫不含糊，當年梁紅玉擊鼓退金兵，博得千古傳誦，名垂青史，所靠者乃是一個大戰鼓，兩條打鼓棍。要是當時無棍無鼓，梁紅玉這三字恐怕已沒有什麼人還會牢牢記住。因此，大脚珍不假思索，立刻把女兒命名爲『有鼓』，可見她實在獨具慧眼，目光遠大，早早已爲女兒的未來作出打算！」

小嫣聽得半信半疑，心想：世上豈有如此怪誕的父母，但瞧見方寶玉說得活靈活現，額上青筋凸起，倒也不敢就此肯定他正在胡說八道，揑造事實。

方寶玉說到這裏，用手勢比劃了一下，接道：「大脚珍又高又大，所產下的一雙男女也是不比尋常，不到三年，梁雞粉、梁有鼓兩兄妹已威震揚州，聲名大噪！」

小嫣大大不相信，道：「這對孿生兄妹就算再神通廣大，又怎能在三歲不到的年紀威震揚州，聲名大噪？」

方寶玉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天下之大，無奇不有，既有人大器晚成，也有人少年得志。既有人少年得志，也就不難有一對孿生兄妹在三歲之前揚名立萬，威震神州！」

他越說越是神奇，初時還只說這對孿生兄妹威震揚州，說到後來，「揚州」變成「神州」，若以地方大小來計算，恐怕最少相差超過幾千倍。

小嫣也沒有再加挑剔，與其問長問短，不如洗耳恭聽，反正此事和自己無關痛癢。

只聽方寶玉接着說道：「且說有一天，彭員外正在演武廳上練棍。彭員外年逾五旬，四十歲前手無縛雞之力，不知如何，在四十歲生辰之後，拜師在『揚州獅王』秦眞師傅門下，繼而天天舞刀弄棒，據說只要有一天不曾練武，就連飯也嚥不下。」

小嫣眉心一緊，道：「這彭員外練武，又跟梁氏兄妹有什麼相干？」

方寶玉道：「本來是沒有相干的，但正當彭員外把棍法舞得潑水不入之際，忽然來了一個老太監。」

小嫣越聽越奇，怎麼這故事左兜右搭，到後來居然和朝廷的一個老太監扯上了關係？

方寶玉嘿嘿一笑，道：「彭員外練棍十年，自以爲一手『天衣無縫五行棍法』眞的天衣無縫，無懈可擊了。正當他把棍法舞得出神入化之際，忽然眼前出現了一張冷冰冰，神態極是不屑的老王八臉孔，不禁怒氣陡生，喝問那人：『你是從那裏鑽出來的？』老太監冷冷一笑，只說出了兩個字，立刻就把彭員外嚇得屁滾尿流，冷汗如雨！」

小嫣這一次再也忍不住了，立時便追問：「老太監說出了怎樣的兩個字？」

方寶玉道：「東廠。」

小嫣一聽，也不禁當場呆住。

明太祖朱元璋一統江山，爲駕馭羣僚而躬治天下。他爲求鞏固帝位，不惜絞盡腦汁，費盡心血，專設都察御史和六科給事中監察百官，採取以小官馭大官的手段。

而東廠之設，則始終成祖。因成祖能得帝位，全憑朝中宦官爲其耳目，於是即位後，即設東廠於東安門北，重用宦官以作酬答。

乃至武宗，太監劉謹專權，入掌司禮監。明朝宦官衙門，共分十二監、四局、八司，而司禮監乃宦官之首。

劉謹執掌大權，以邱聚提督東廠，谷大用提督西廠，淫威之盛，一時無兩。

劉謹最後的收場，是被判決以謀反大逆之罪，於獄中凌遲處死。但這個滿手血腥的閹宦，已殺害無數官員百姓，其中極多冤獄，都是由東廠、西廠一手炮製。

劉謹雖已伏誅，但東廠仍存，這二十年來，提督東廠之督主，正是威名赫赫，人稱「白眉太監」的冷森嚴！

其時，在東廠督主之下，設千戶掌刑，百戶理刑，役隸則取於錦衣衞，役長稱爲大檔頭，以下再分二檔頭、三檔頭等。

方寶玉敘述梁雞粉、梁有鼓孿生兄妹之事，小嫣一直當作是笑話來聽，及後說至彭員外舞刀弄棒，也不覺得怎樣，但「東廠老太監」一出場，小嫣立刻爲之不寒而慄，嬌俏的蛋臉上再無半分笑意。

方寶玉又接續說下去：「東廠來了一個老太監，此事當眞非同小可，彭員外立刻換上了另一副臉孔，恭恭敬敬地要好好款待，但老太監不吃這一套，說道：『我是奉了上頭之命來抓人的。』彭員外更是吃驚，連忙追問要抓什麼人？老太監道：『我是老太監，要抓的人是一個三十歲的壯年太監。』彭員外六神無主，說了一句：『我……我不是太監。』老太監道：『彭老爺三妻四妾，兒孫滿堂，當然不是太監……但這一次要是不能把那個自京城逃離到此的太監抓回去，說不定只好要彭老爺改行了。』彭員外一呆：『改行幹什麼生意？』老太監道：『跟我這個年老命苦的人一樣，做個褲襠內空空如也的太監！』彭員外不禁魂飛天外，大叫饒命……」

小嫣早已聽得滿臉火紅，方寶玉卻說得口沫橫飛，毫不在意。

略頓片刻，方寶玉接着說：「彭老爺忙道：『寒舍之中，只有家人及奴僕，何來太監？公公可查清楚了嗎？』老太監冷冷地道：『東廠查案辦事，向來清清楚楚，彭老爺這是什麼意思？』一句太監官腔打將下來，彭老爺爲之心膽俱裂。

「老太監乾笑連聲，接着說：『府上有個姓梁的廚子，他頸際右側有一條疤痕，是也不是？』彭員外忙道：『不錯，確有其人，他叫梁文武……』

「老太監搖搖頭：『你錯了，他並不姓梁，而是姓武，名中樑，他說自己是廣東人，其實是河南人，但卻在廣東住過幾年，所以懂得煮廣東菜、說廣東話！』彭員外在東廠的老太監面前，本已不欲再加辯詞，以免惹禍上身，但那梁文武就算眞的改名換姓，也決不能是個太監，當下便把此人已爲人父之事向老太監詳細稟告。

「彭員外說道：『這廚子若是太監，又怎會娶妻？娶妻也還罷了，又怎能令老婆懷孕，產下孿生兒女？』照彭員外看來，還是認定東廠的老太監弄錯了。」

小嫣年紀尚輕，對男女之事只是似懂非懂，太監不能娶妻生子，她是聽人說過的，但太監爲什麼不能娶妻生子，其中關竅她可不怎麼

明白。

雖然不明白，卻也不敢向別人問個清清楚楚。

這種事，就讓它一輩子不明不白算了。

只聽見方寶玉繼續說道：「彭員外自以爲自己的看法決不會錯，豈料老太監冷冷一笑，問彭員外：『你脫過他的褲子瞧過嗎？』彭員外陡地呆住。

「老太監寒着臉，繼又說道：『武中樑在府上一直裝傻，其實是極厲害的脚色，可惜此人膽大妄爲，竟與朝廷欽犯勾結，我奉了督主之命，要緝拿此人歸案，你若不想被牽連，最好便跟咱們合作合作！』

「老太監言詞之間軟硬兼施，彭員外早已魂不附體，況且那廚子跟他非親非故，當然犯不着包庇他而惹禍上身，於是乎一條毒計，就此謀定下來……

「翌日，彭員外命令廚子大排筵席，宴請揚州城內二十幾戶商家。梁廚子自是立刻忙得不可開交，但就在他忙碌得要命之際，侍婢艷雲氣急敗壞地回來報告：『大脚珍在賭場輸了二百兩銀子，把雞粉、有鼓兄妹倆抵押給金眼獸，再借三百兩銀子，豈料又輸個清光……金眼獸說……銀子不用還了，就把這兄妹倆賣掉抵數吧……』

「那姓梁的廚子聽了，又驚又怒，不由分說，提起砧板上的菜刀，便撲向賭場找那金面獸算帳。

「金面獸的賭場，在一條狹長胡同後面，姓梁的廚子提着菜刀直撲而至，但只是疾奔到胡同中間，已給數十人前後重重圍困。

「這數十人，有些是東廠太監，有些是錦衣衛，也有十幾個是見錢眼開，六親不認的江湖大盜，姓梁的廚子一見這等陣仗，便曉得自己中了毒計，這決非金面獸所能佈下的天羅地網……

「這幾十個太監、錦衣衛、江湖大盜，人數雖然衆多，但沒有任何一個人發出半點聲音，彷彿全都是啞巴。

「沒有人能形容這一戰有多慘烈，只知道這姓梁的廚子，憑着手裏一柄生銹菜刀，獨力激戰五六十人。

「這是沉默的一戰，姓梁的廚子接戰之後，很快便掛了彩，他左肩上插了一柄小斧頭，右臂中了毒弩，小腹中刀，雙脚給地堂刀法劃破了三四道長長的口子，其中有一兩道口子深可見骨……

「在如此狹窄的胡同裏，居然有人能施展十分精妙的地堂刀法，後來終於眞相大白，這人竟是蘭州『刀中君子』連勝侯！

「連勝侯俠名早著，爲人頗有君子之風，豈料竟然在這一戰甘心爲朝廷閹黨賣命，實在大大出人意表……

「姓梁的廚子雖然身受多處重創，但卻有打不死精神，敵人個個一聲不響，他也一言不發，屢屢中招劇痛攻心，但仍然咬緊牙關，連一聲悶響也沒發出來。

「連勝侯刀法潑辣兇悍，『刀中君子』簡直變成了『刀中瘋子』，似乎與這姓梁的廚子有着深仇大恨。

「按照常情，一個人以寡敵衆，兼且甫接戰不久便已身上傷痕累累，此人勢必很快便完蛋大吉，但這姓梁的廚子，竟然越戰越勇，他一面與敵人拚命，一面以極快速手法，自腰間一個布囊中取出金創藥，這裏敷一把，那裏又再敷上一把，而且竟可在激戰中迅速止血，眞正匪夷所思，神奇之極。

「如是者雙方激戰超逾一頓飯時光，胡同之內，死傷枕藉，雖未致血流成河，卻也血漬斑斑，十分可怖。

「姓梁的廚子雖然不斷殺傷強敵，連那個『刀中君子』連勝侯也給他一刀劈掉了半邊腦袋，當場斃命，但姓梁的廚子終究力氣不繼，招式越來越緩慢下來。

「再戰下去，他必敗死無疑，但也就在這危急萬分之際，一人彷似飛將軍從天而降，一出手便用尖刀刺死兩名武功相當不俗的錦衣衛，正是大脚珍掩殺而至！

「大脚珍乍聞姓梁的廚子在胡同中遇襲，匆匆提刀便來搶救，她絕不是去了賭坊，更沒有把梁雞粉、梁有鼓兄妹抵押給什麼金面獸，這都是東廠宦官佈下的毒計。

「姓梁的廚子見大脚珍趕到，臉上的神情不喜反怒，他獨力苦戰羣奸，雖連番受創而悶聲不響，但大脚珍一出現，他就咆哮如雷，怒聲大罵起來！」方寶玉說到這裏，雙眉倒豎，漲紅了臉，似乎連他自己也在惱怒不已。

小嫣聽到這裏，一張俏臉一陣青一陣白，到這時候忍不住問：「大脚珍姐姐好意相救，他怎麼還要大發脾氣？」

方寶玉嘿嘿一笑，道：「江湖中事，世情險惡，個人的生死榮辱，又算得上什麼！

「當時姓梁的廚子破口大罵：『爛婊子，這是白眉閹賊的奸計，你要救的不是我這個寺人，而是大公子和二公子！』」

小嫣一怔，忍不住又再問：「寺人是什麼人？是不是寺院裏的人，也即是和尚？嗯，不對，不對，他是大脚珍的丈夫……也不對，因爲又有人說他是個……太監……啊！我明白了……」

（未完・四）

上文提要： 丁毅爲了追上柳露蓮，不分晝夜策馬疾馳，卻一直未能追上，終於在一條河邊發現柳露蓮的踪影，適逢殺手正要暗害柳露蓮，幸虧丁毅及時趕至，雖使柳露蓮脫離了死亡的威脅，但她仍然身中鋼針，直至找到一家客棧住下後方取出暗器。爲了應付不斷出現的殺手，丁毅決計訓練柳露蓮打鬥經驗與技術……

新派武林殺手故事／西門丁・文　可飛・圖

銀杏山莊

殺手喬裝擋路　制服追問因由

這次柳露蓮首先發動攻擊，可是完全佔不到便宜。丁毅那種捨生忘死，出乎意外的劍術，使柳露蓮在他面前彷如一個小孩子，不過十多招，又「死」一次！

丁毅不厭其煩地指點，一個上午，柳露蓮已一共「死」了七次！

「有點進步了，下午再練，明天教你別的，嗯，你有否學過發暗器的手法？」

「學過一點，粗淺得很。」

「好，明天便先教你發暗器！」

丁毅說罷，忽然手臂一直，劍尖已指在柳露蓮喉頭上，「你再『死』一次！」

柳露蓮又羞又怒，默不作聲，兩人並肩走了十來步，她倏地翻腕駢指，向丁毅腰上戳去！不料，丁毅滑開三尺，手腕一振，劍已在手，同時刺向其胸膛，「你已『死』九次了！偷襲別人，也得提防別人不死，會作反擊！」至此柳露蓮才眞正佩服了，「當日我說過，天下最難解決的五十名高手名單內，沒有田鷺飛的份兒，如今你服不服？」

柳露蓮輕嘆一聲：「看來我以前所學全是繡花功夫。」

次日，丁毅既教柳露蓮發射飛刀，又再試其反應，效果非常好，丁毅忍不住讚道：「你眞是塊美玉，一經雕琢便露出光彩！」

「你少貧嘴！昨天才被我罵得狗血淋頭！」

第三天，丁毅又陪她練劍，他覺得她反應十分靈敏，情況與第一天大不相同。「明天你還有甚麼東西可教的？」

「眞要學習各種殺人本領，一年也學不全，你怕甚麼？殺人的功夫多如牛毛，還怕沒東西教你？今天你先練習一陣飛刀術才回去吃飯！不過，明天你也得教我泅泳之術。」

「好，回去先買兩套水靠再說，明天咱們到河邊去！」

第四天，改由柳露蓮教丁毅泳術，丁毅的成績，同樣大出柳露蓮之意外，祇半天工夫，便已掌握，也因爲他有內功基礎，所學又雜，得以觸類旁通，兩人泡在河裡，一個學一個教，難免肌膚相觸，關係又親密了幾分，在沒找到丈夫之前，柳露蓮已將其當作一種依靠。

下午一個獨自習泳，一個獨自練飛刀，直至黃昏方離開，柳露蓮含嬌問道：「明天你教我甚麼？」

丁毅見她嬌靨如花，似嬌似嗔，幾乎看痴了，「你眞美！難怪人人均說英雄難過美人關！」

柳露蓮紅着臉嗔道：「你又胡說甚麼？哼，我問你的話，你還沒回答哩！」

丁毅沉吟了一下才道：「不必

等明天，今夜便教你……」

柳露蓮斥道：「你又胡思亂想，你把我當作甚麼人？」

「我今晚便教你一些簡單的易容術，明天教你如何借物掩飾身形，明晚教你一些簡單的下毒手法，以及分辨毒物。後天再練習飛刀術及反應，大後天咱們便上路，祇是我有點擔心……」

柳露蓮截口問道：「你擔心甚麼？」

「我擔心以你爲餌，萬一有甚麼閃失，我今生可沒有老婆了，你可知我壓力有多大！」

柳露蓮啐了他一口，「我已再三告誡你，不許對我胡說八道，不得胡思亂想，你又犯病了，下次看我饒不饒你！」

「這是我的心聲，你可以不接受，卻不能不聽，柳露蓮，我說的可是眞心話！」丁毅不能自制地拉着她的柔荑，祇覺又酥又軟，柳露蓮輕輕一掙，未能掙脫，一顆心突突亂跳，有如鹿撞。

過了半晌，她才用力掙脫其手掌，低聲道：「我是有夫之婦，下不爲例。」

「你放心，我會守禮，剛才那一握就權充是劑治單思病的良藥，待你覺得我可憐，才再替我治一次病！」

「你幾時變得油腔滑調的？你這樣，那有一個女人會看上你？」

其詞若有憾焉，其心不無欣慰。

吃過晚飯，丁毅教柳露蓮易容術，經常手把手，柳露蓮不再掙扎，任由他「吃治病良藥」，一個專心學習，另一個卻心癢難搔。

次日依計劃教柳露蓮借物掩飾身形，潛伏殺人等技倆，黃昏前，又印證了一陣劍術，每次都是丁毅得勝，但柳露蓮之劍法經他指點及薰陶，已比前大爲狠辣，且在峨嵋劍法中能稍加變化，已增加殺人威力，見機行事之能力大爲提高，使得丁毅連聲讚好。

柳露蓮輕啐他一口，「若再跟你十天八天，恐怕我會變成一名女殺手了！」

「那咱們才算是天造地設的一對……」

丁毅未說畢，柳露蓮粉拳已抬起要打他，丁毅忽然叫道：「有人來了！」柳露蓮不由一怔，卻讓丁毅拉着她，跑到一棵大樹後匿了起來。

俄頃，祇見來的是一對夫婦，男的肩扛鋤頭，女的手提茶壺斗笠，一望便知是莊稼漢。柳露蓮祇道丁毅騙她，正想罵他，不料丁毅卻將她嘴巴掩住，身子不斷內靠，連呼吸也閉住。

那對夫婦向左右看了幾眼，女的急道：「當家的，咱們且坐下來歇歇。」男的唔了一聲，在田埂上坐了下來，抽出插在腰帶上的旱烟，敲火石抽吸，女的則仍不斷張望。

這時，柳露蓮也看出奇怪之處，農人之田地，一般在家附近，且要歇息也祇會在自己的田邊休息，既然起程，必然一口氣走回家，何況他倆一來年紀不大；二來又非負重物，何須休息？

丁毅見她不動，便鬆開了手，附耳輕聲道：「小心，這兩人極可能是著名的殺手！」他乘機在她左頰，輕輕香了一記，由於强敵在旁，她不敢發作，祇能拿眼瞪着他，丁毅抱拳拱手賠罪。

忽聽那女的道：「老莫，那兩個人到底在何處？咱們找了兩個時辰都找不到人，是否消息錯誤？」

男的道：「你幾時這般沉不住氣？咱們找一個人，往往要花兩三個月，今才花兩三個時辰，算得了甚麼？」

「也是，咱們是頭一次合作，希望馬到功成，將來買賣愈來愈多，小妹再幹他兩三年才要退出江湖，對啦，老莫，你賺了這許多錢，爲何還不退休？」

「我已退休半年多了，是次被强拉出來，幹了這一宗，便永不再幹！」姓莫的說話十分簡潔，似乎天生不喜說話。

「原來如此，他怎樣迫你出去？」

「七娘，你問得太多了！你我以前祇有兩面之緣，從無交往，你還想知道我甚麼事？」

七娘哈哈笑道：「小妹祇是無聊問問而已，我打聽你的私事，有甚麼用？」一頓又笑嘻嘻地問：「人人均說你絕不好色，這幾天小妹算是領教過了，但還有人說，你不能……」

「荒謬！有需要時，老子一夜可以動三四個女人，不過我不會打你的主意，你還是趁早死了這條心吧！」

「那是小妹姿容不堪入目了？」

「那是因爲你是『蛇蝎美人』，老子沒興趣！」

「蛇蝎美人」四個字一入耳，丁毅身子便不由自主地震了一震，心中忖道：「這叫莫老大的，莫非是『鐵石心腸』莫焦？哼！這兩人湊在一起，我可得加倍小心！」

「你又不是要娶我，左右不過是圖個方便，貪點快活，你怕甚麼蛇蝎？祇要是美人就行了！」

莫焦冷冷地道：「我怕會死在你肚皮上！」他敲掉烟灰，又道：「走吧！」尤七娘提起茶壺，一副農婦的模樣，跟着「丈夫」往前走。

丁毅又往內挪了一挪，兩人擠在一處，幾乎連對方的心跳聲也聽

見，直至那兩人去遠，柳露蓮才閃開，「夠啦，你還賴着不走？」

丁毅席地而坐皺眉思索，半晌才道：「咱們不回去了，這就走！」

「你不是心愛你那匹寶馬嗎？」

「馬再寶貴，也不比人命珍貴！這兩人找不到咱們，一定會到客棧等咱們！你不知『鐵石心腸』及『蛇蝎美人』之厲害？他倆在殺手榜上，排名在我前面！尤其是莫焦，殺人花招不但又歹又毒，而且本身武功底子十分深厚，稱得一流高手！」丁毅言畢拉着她起來，向東南走去，「咱們走一夜，明天改乘舟，可避耳目。」

「你不是要用我來引他們現身嗎？爲何又改變主意？」

「這兩人非同小可，我實在擔心保護不了你。」

柳露蓮嗔道：「左怕右擔心的，能成得了大事？看你那有點男子漢的氣概！」

「萬一你有甚麼損失，我自己也活不下去了。」

柳露蓮芳心一震，一股異樣之感襲遍全身，因爲丁毅那句話，說得眞誠無比，鐵石的人也聽得出，那的確是他肺腑之言！

丁毅忽然將柳露蓮拉住，她一顆心跳得更快，「咱們不走了，還是回小鎮去吧，但不進客棧。」

「這是甚麼原因？」柳露蓮聲音帶顫地道：「你要回去盜馬？」

「不，他們既然可以跟踪咱們，咱們爲何不能反跟踪他們？直至有利之地形及時機，咱們才猝然下手，相信仍有成功之希望。來，咱們先易容再回去。」

柳露蓮祇道他又要糾纏自己，卻原來他想的卻是正事，又羞又愧，又有點失望，直至丁毅用藥膏在她臉上塗塗揑揑，她也有點陶醉，丈夫幾曾這般待過自己？

丁毅自己亦迅速改變一下面容，接着自懷內掏出一套男人的衣服來，道：「快換上！」

「這是甚麼衣服？」

「我替你易成男人的模樣，從今開始，你便得學男人之動作及說話，而你我則以兄弟相稱，我叫周大財，你叫周小財，是小商人，專營藥物販賣。」

柳露蓮到林內換了衣服出來，丁毅看了幾眼道：「你全不像男人，來，我來指點你！」

＊　＊　＊

兩人返回小鎮，正是黎明前之黑暗，他倆蛇行鼠伏，不敢直接進客棧，而是匿在斜對面之屋脊後。丁毅在她耳畔輕聲道：「你且運功調息一下，我來監視！」他練就一對夜眼，黑暗中視物如同白晝。祇見四周杳無人影，靜得像死城一般，祇偶然在遠處傳來一兩聲雞啼。

客棧大門緊閉，黑燈暗火，毫無動靜。不久，天色便逐漸亮了，柳露蓮及時散功，伏了下來。

半晌，遠處傳來一陣搖鈴聲，有人推着糞車過來，居民紛紛把門打開，提出馬桶來，客棧也開門了。

丁毅見柳露蓮揑住鼻子，閉住呼吸，心裏暗暗好笑。客棧大門打開，店小二捧出好多隻馬桶，臭氣薰天，柳露蓮連忙轉過頭去，丁毅仍無所覺地盯着對面。柳露蓮對他又添了幾分佩服。

良久，糞車終於走遠，街上亦開始有人走動，也有人在開店門，一日之勞作又開始了。兩人已匿伏了個多時辰，日上三竿，客棧裡仍無可疑的人物出來，柳露蓮猛覺腰酸骨痛，正想下去，卻又被丁毅拉住，低聲在她耳畔道：「說不定尤七娘他倆不住在客棧，而住在下面。」

「那咱們下一步如何走？」

「我悄悄進屋看看，若久無動靜，你便想辦法溜下去，但不可讓人看見，然後進店取馬及東西，再出城東行，我自然會跟上你！」丁毅待她聽清楚後，又道：「要小心！膽大心細！」他悄悄溜進院子裡，先打量了一下形勢，便竄進內堂。

走廊上有血跡，丁毅一顆心立即懸起，放輕脚步，凝神靜聽，他聽到兩個輕微的呼吸聲，分別在兩間臥室，丁毅心頭一動，閃進另一間房，由門縫內向外窺視。

過了一陣，忽聞一個女人低聲道：「老莫，你看見沒有？有個人拉馬出店，那匹馬是柳露蓮的。」

「看到了，奇怪，爲何不見丁毅那小子？七娘，你先跟着他，若老夫沒有看錯，這小子其實是柳露蓮假扮的！丁毅去了何處？他們分手了嗎？」

不料尤七娘卻道：「莫老大，每次都由姑奶奶做先鋒，這次該由你先走了！待老娘守候一陣，若丁毅沒有出現，姑奶奶自會跟上你，你記得沿途留下記號。」

莫焦冷哼一聲，「你還跟我爭這種閑氣！也罷，我先走一步，姓丁的可不是好吃的果子，你須小心！」

尤七娘格格笑道：「放心，姑奶奶正想會會他，他憑甚麼擠進十大殺手之列！」

莫焦沉聲道：「千萬別輕視他，你可知近來有多少個人已敗在他手中？你是生是死都不打緊，卻別打亂老子退休的計劃！」

門板響動，一個步履聲愈來愈重，終於去遠，鄰房傳來尤七娘輕哼的歌聲。丁毅心頭一動，「今日

若能將她制服，說不定能套出點綫索來。」

殺人容易，生擒困難，何況對方是位排名在自己之上的名殺手？還有一件事令丁毅擔心的，便是若時間拖得太久，又恐莫焦已向柳露蓮下毒手！

正在沉思間，尤七娘已開門出來，喃喃地道：「那老不死的，居然想指揮姑奶奶，哼，眞是好笑！姑奶奶行走江湖十年，有那次失手的！嗯，不知這家有沒有東西吃？我若去燒飯，萬一丁毅來過，追上莫焦，事後不是要被他恥笑！罷了罷了，姑奶奶還是忍耐一下吧！」

丁毅知她已重新進房，便又閉住呼吸，悄悄閃了出去，他不敢開後門，亦不敢翻牆，恐衣袂聲驚動尤七娘，仍由灶房後窗鑽出去。

剛走出小巷，祇見一個胖漢踏着醉步走過來，手上還提着一把宰豬的尖刀，便將他攔住，「大哥，前面那小院，主人是誰？」

胖漢睜大雙眼，粗聲道：「是俺拜把弟黃貴，你問這個作甚？你跟他是甚麼關係？」

「在下剛才經過，見到一個女飛賊跳進牆去，又聞裏面有慘叫聲，恐怕裏面發生命案了！」

胖漢叫道：「豈有這種事？你別騙我！」

「在下一個人膽子小，不敢進去，是以請你打頭陣，稍後你拍開門後，俺便自你背後跳出去，來個左右夾攻，便不怕她飛上天去了！」丁毅道：「若在下騙你的，便輸你五兩銀子！快，要不她搜齊了財物，便要溜了！」

那胖漢這才答應，走到後門，用力敲打。丁毅在他身後道：「把門踢開，你這不是要打草驚蛇嗎？」

不料尤七娘竟把後門打開了，罵道：「誰在外面鬼嚎？」

胖漢見是一位農家少婦開門，怔了一怔，問道：「你是誰？」

「我是此間主人的親戚，你又是誰？」

「俺是黃貴的拜把兄黃超……」胖漢話未說畢，丁毅已一掌推出，胖漢猝不及防，大叫一聲，握着尖刀，向尤七娘撞去！

「你找死！」尤七娘手臂一抬一甩，以四両撥千斤將胖漢推開，冷不防一柄長劍自胖漢腰部射了出來，直刺向丹田。

待尤七娘發現已來不及了，千鈞一髮之間，扭腰一閃，避開丹田要害，但劍尖仍由腰肢刺了進去！

這一劍又急又重，劍尖幾乎透體而出！丁毅一拔劍，帶起一片血珠，猛見一把梅花針迎面射來，他身子一側，滾落地上，同時脫手射出三把飛刀！

尤七娘一手捂住腰肢，拔腿便跑，聞得背後暗器破空之聲，忙轉身將之磕飛！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樣稍一阻滯，丁毅已自地上竄起，長劍急絞其小腿！

「死賊，你到底是誰？」尤七娘腰上血流如注，每動一下，傷口便如火燒一般，閃開那一劍，她長劍反捲，將丁毅上身罩住。

丁毅大喝一聲，「再吃老子一把飛刀！」

尤七娘重傷，已失去平日之冷靜，聞聲手上緩慢，丁毅劍勢大熾，衝破劍網，直起身來，冷冷地道：「我昨夜一直在你身邊，想不到你居然不知道！」

「胡說，你到底是誰？」

丁毅冷冷地道：「你不是要找我嗎？我在你面前都認不出來，還敢口出狂言，不怕讓人笑掉大牙！我亦想不通，你爲何能在殺手榜裡，排名前十名！」

「原來是你！」尤七娘這一驚非同小可，她深知丁毅之狠辣，今日自己又已身受重傷，他豈肯放過自己？其實對手根本不必冒險進攻，祇需困住自己，時間一長，自己失血過多，必死無疑！

「我跟你有沒有仇？」

尤七娘喘着氣道：「當然沒有仇，但你也知道咱們祇要錢，不問原因，不管是非黑白……」

「我祇想知道是誰派你來殺我的？原因何在？」丁毅誠懇地道：「祇要你肯說出來，在下必放你一條生路！」

「你一見面便給我一劍，教我如何能相信你！」

「你不相信也得相信！因爲今日你沒有第三條路可選擇！七娘，你賺了這許多錢，不享用一下豈不寃枉！江湖上很多人認爲你是淫婦，但祇有我知道，你還是處女！可惜啊可惜，枉你生得貌美如花，卻還不知男女之愛、陰陽交泰之樂，就這樣死去，你以前之努力、拚命，上天對你之眷顧，不全是白費了嗎？」

這幾句話，似乎有極大之魔力般，祇見尤七娘嬌軀猛顫，淚花在眼眶內亂轉。又聽丁毅道：「你到處挑逗男人，祇是想早日找個歸宿而已，並非淫賤，可惜你用錯手法，也嚇壞了男人……」

「丁毅，你不要說了，我告訴你實情！」

丁毅立即住手，雙眼瞪着她，提防她使詐。尤七娘跌坐於地，不斷嬌喘着，她邊骿指封住穴道止血，邊道：「迫我來殺你的是徐飛羽！」

丁毅微微一怔，問道：「他憑甚麼迫你？你爲甚麼要聽他的？他

又爲甚麼要迫你殺我？」

「他爲何要殺你，我不知道，但我有把柄落在他手中，是以不得不聽令，否則殺你一命，怎會才值一千兩銀子！」

「他是在何時何地强迫你殺我的？」

「十天前在徐州城外，後來我才知道莫焦亦是被人所迫，才重操故業！不過是誰迫他的，我便不知道了。」

丁毅道：「我且相信你，你快走吧，若讓徐飛羽知道你供出一切，他一定不會放過你。」

「小丁，我要退出江湖了，將來有空，請到普陀山，在觀音堂留個字條，便會與你相會，屆時咱們再好好聚一聚。」

「多謝七娘坦誠相告，在下正要救人，先走一步了。」

「且慢！」尤七娘道：「你此去必會與莫焦碰頭，他不好對付，不過我知道他有缺點，對自己太有信心了，你要殺他，需在這上面做功夫。」

丁毅不禁問道：「他還有甚麼缺點？」

尤七娘想了一下才道：「若還有缺點，便是他有點固執、古板，腦袋不夠靈活。」

「多謝，請珍重！」丁毅抱一抱拳便閃了出去，他返回客棧取回自己坐騎，便放馬往東急追，他心懸柳露蓮之安危，恨不得脅生雙翅，立即飛至柳露蓮身旁。

丁毅馬快，但他還想不到殺莫焦之計劃，他自知武功、經驗、資歷均遠不如對方，但這一仗關係到心上人之生死，以及自己愛情方面之前景，又祇許勝不許敗，一顆心當眞又急又亂又驚！根本沒法定下神來思考徐飛羽買兇要殺自己與柳露蓮之原因。

* * *

柳露蓮在丁毅之陶薰及教導下，總算開了竅，因怕丁毅趕不上來，是故讓馬匹慢慢走，過了一陣，後面有蹄聲，回頭望去，卻見有人坐在牛車上，似乎在驅趕牛車追自己，她心頭一動，忙將馬拉得更慢。她一慢，後面那輛牛車也慢了下來。

柳露蓮突然又揮鞭催馬，直把牛車甩掉，她突然撥轉馬首，馳進小路，由於小路兩旁全是樹木，十分隱蔽，不虞被人發現，直至她認爲安全的地方，才停馬拴韁，然後奔至大路口附近，匿在樹上觀察。

不久，那輛牛車仍然不徐不疾地駛了過來，到了小路口，牛車突然停住，自竹篷內鑽出一個人來！

那人看來四十多歲，身子十分健壯，但一副農夫之打扮，祇見他向駕車的青年道：「小路子，你且在這裡等等愚叔，待我解了手再上路。」他匆匆跑了過來，先向四周看了幾眼，便提腿往前跑去。

這一跑便露餡了，因爲這是上乘的輕功，「八步趕蟬」！柳露蓮暗叫一聲好險，「這莫焦果然厲害，他怎會猜到姑奶奶轉入小路？」

剛想至此，她心頭又是一動，忖道：「不好！這廝見馬上無人，必會再尋路找過來，我可得換個地方！」

牛車上有人監視，出大路到對面去，必定暴露，心急之餘，突然想起，丁毅曾教過自己借物掩飾身形之法，恰巧自己穿着一套湖水綠的衣衫，便悄悄溜下地去，射進一叢灌木中去，匿伏着不動。

忽聞馬匹希律律一陣長嘶，柳露蓮心頭一沉，未幾即見莫焦又急掠過來，她不敢大意，忙伏着不動。

車上那青年道：「客官，俺也要去解手，你替我看住牛車！」

莫焦道：「你去吧！坐了半天，俺腰有點痛，先散散步再上車！」那青年進林之後，莫焦便在四處走動起來。好幾次已走近距柳露蓮一丈內，把她嚇得一顆心幾乎跳出口來，幸而莫焦似乎沒有發現，又轉到別處去了。

車伕走了出來道：「客官上來吧，咱們還得趕路！」

莫焦應了一聲，爬上牛車，牛車又慢慢向前進發。柳露蓮暗暗感激丁毅教自己本領，她直等到牛車去遠，才敢爬出來。

再跑出大路口一望，牛車已經去遠，她見周圍無人，便飛身向林內跑去，祇見坐騎口吐鮮血，躺倒於地，早已氣絕！

馬身上沒有傷痕，顯然是莫焦以重手法擊斃牠，柳露蓮不由咋舌，就在此刻，她突然覺得附近有股迫人之殺氣！心頭一跳，「莫非莫焦去而復返？」仍故意喃喃地道：「奇怪，我去解個手，這馬好端端的，怎會吐血而亡！莫非是累死的？眞氣人，咱還要趕路哩！」她表現出一副焦急無奈之模樣，磨了一會才抬步向大路走去，「這不是要本公子自己走路？眞是可恨！」

柳露蓮邊走邊留意周圍之環境，人影不見，但殺氣始終不散，她表面上輕鬆，實則芳心緊張得如同一張拉緊的弓弦！心中又暗罵丁毅：「那臭賊爲何還不來？」

短短的路程，似是「萬里長城」般，但即使「萬里長城」也有走盡的一天，柳露蓮還沒走盡，便見到大路口站着一個人：莫焦！

莫焦就那樣閑閑地站着，眼睛似乎沒有望着她，但她卻感覺到有一對比刀鋒還凌厲的目光盯着自己！

「走不走過去?要如何應付?」柳露蓮不斷問自己，終於她直向莫焦走去，「大叔，請讓讓路!」莫焦並不走開，亦不開腔，祇偏身稍微讓開一點。

柳露蓮又爲難起來，若自他身前經過，他要偷襲，自己祇能後發，十分危險且被動，若穿林而出，莫焦必能瞧出破綻，而自己也暴露了。

心念未了，雙脚不停，終於走至莫焦身前，莫焦忽然叫了一聲，柳露蓮大驚閃身，長劍「刷」地一聲離鞘而出。

莫焦吃驚地道:「小哥，你作甚拔劍?」

柳露蓮冷冷地道:「我以爲你是攔路賊哩!」

莫焦哈哈大笑，柳露蓮退開幾尺，怒道:「你笑甚麼?」心頭忐忑不安。

「你害怕甚麼?我祇是個無拳無勇的莊稼漢，你手持利器還怕我?還有，你身穿男服，但竟發女音，哈，眞是奇怪!」

柳露蓮甚窘，惱羞成怒地道:「你管得了我!」言畢一扭腰便走。

莫焦不知她是否柳露蓮，在背後慢慢跟着，柳露蓮回頭怒道:「你跟着我作甚?九成是歹徒!」

「小娘子是哪裡人氏?怎會一個人獨自上路?這路上甚不安靜，你男人因何不跟你一道走?」

柳露蓮心頭一動道:「我男人半路跟我分散，祇好獨自回娘家!你看來似農夫，但聽你說話，卻全然不像，你又是甚麼人?」

「某姓焦，雙名大義，實不相瞞，某練過幾年武功，但一個人走這條路不放心，是以改裝遮瞞。小娘子夫家是誰?要去何處?」

柳露蓮道:「我丈夫是楊子超，公公是楊寶瑜，不知你曾聽過沒有?」

「啊，大名鼎鼎的楊家堡堡主，某武功雖不濟，也如雷貫耳，原來你是他小兒子的媳婦兒，眞是失敬了!我曾聽人說，楊子超岳家在揚州，你可是去揚州?」

楊子超跟田鷺飛是好友，故柳露蓮在丈夫口中曾悉楊家堡情況，聞言暗罵一聲狡猾，說道:「非也，我娘家在泰州!」

「啊，對對，泰州駱家『槍中劍』獨步武林，我倒忘了!」

「想不到你知道的倒挺多!」柳露蓮拿話罩住他，楊家堡勢力龐大，雖是一座堡，勢力卻不亞於一帮一派，而泰州駱家在當地亦是首屈一指之武林世家，希望莫焦不敢妄動。

果然莫焦猶疑了一陣，又問道:「你怎會跟丈夫分開?是路上遇到仇家嗎?」

「那倒不是，他沿途都有人請他喝酒作樂，我一怒之下便留言自己先走了!」

「原來是小夫婦吵嘴，平常得很!諒他會追上來找你。」

「哼，諒他不敢不追來，且我在泗陽已留下暗號，他不知輕重，我爹可不會輕饒他!」

莫焦心中忖道:「這娘兒雖然可疑，但楊家堡及駱家莊可不是好惹，萬一弄錯了，露出風聲，老子日後可難安穩，萬萬不能孟浪!唔，不知七娘爲何還未跟上來?莫非此人眞的是駱小姐，我跟踪錯了?聽她說話毫無破綻……哎，難道七娘發現眞的柳露蓮，是以她另外跟上了?不錯，難怪她迫我先出動!好個『蛇蝎美人』，連老子也着了道兒。」

柳露蓮道:「喂，你我素不相識，你一直跟着我，莫非不懷好意?」

「不，我表弟病重，我急着去見他最後一面，他家在揚州，我想咱們有一段路是相同的，不如結個伴走!有楊家及駱家的招牌，諒那些强盗也不敢爲難你，俺便借借光。」

「不，你走你的陽關路，我走我的獨木橋，不許你跟着我!」

但莫焦心中已有計較，乃抱拳道:「孤男寡女的確不宜一道，後會有期!」言畢向旁邊之小路走去。柳露蓮走了一回，回首不見莫焦跟着，這才暗中噓了一口氣，要她獨力跟莫焦周旋，她實在沒有半分把握。

精神一鬆弛，她又想起丁毅來，這臭賊到底去了哪裡?「莫非怕死溜掉了?」此念一起，另一個念頭又將之否定了，「他不像是怕死的人，也不會騙我，除非他遇到敵人，莫非被尤七娘纏上了?」

想着想着，忽然發現前面一塊石頭上，坐着一條壯漢，滿臉于思，手執大刀，見到柳露蓮走前，霍地站了起來，喝道:「小子，放下買路錢，便饒你不死!」

柳露蓮强自鎮定，抽出長劍，沉聲道:「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收買路錢!你要錢，便先問問我這伙記!」

壯漢大笑，「俺歐陽漢在這道上數年，還未試過收不到買路錢的!小子，你先把本領露一手，若是高手，俺自然會識相，放你過去!」

柳露蓮寶劍暴長，直奔壯漢之胸膛，這一招出其不意，去勢又疾，不料那斯輕咦一聲，居然輕輕跳開，橫刀格住，「哈!想不到你比做賊還不講規矩!」

「放你娘的屁!」柳露蓮索性撕

破面皮，長劍一招緊過一招，峨嵋劍法中，夾雜着丁毅傳授的殺着!

壯漢雖然祇有招架之功，但不見狠辣，哈哈笑道:「你還有甚麼絕招，還不盡快施展!」

鬥了四五十招，柳露蓮發現對方根本未盡全力，不由十分奇怪，「他怎地似乎在試探我?攔路賊有這等功力，還不出名?」她心中不由動了疑，更加暗中留意對方之反應舉止，忽爾心頭一跳，暗叫一聲，「這斯莫非便是莫焦假扮的?不好，這下可要露餡了!」

仔細一望，果然發現那斯臉上的鬍子是假的，臉上皮膚油膩光滑，似塗過藥物，心中更是雪亮，可惜她知得太遲了，壯漢已開始反擊。

他刀法一展開，緊不透風，而且氣勢磅礴，堪堪然有名家風範。形勢立即扭轉，變成柳露蓮祇有招架之力，「你不是攔路小賊，你是殺手莫焦!」

那斯身子微微一震，卻道:「俺不知道你說甚麼!莫焦是誰?」

「哼，裝得倒挺像!」柳露蓮冷哼一聲，「可惜你已露出馬脚!」她故意喋喋不休地說着話，左手在腰下一振，一柄小飛刀向壯漢丹田要穴射去!

壯漢冷笑一聲:「米粒之珠也放光芒!」祇見他左臂一沉，曲指一彈，飛刀已摔落地上，「你還有甚麼本領，盡管施展!」

「姑奶奶給你錢，你是不是可以住手?」

「何必這般麻煩!殺了你，老子不會自己取!俺早已說過，數年來，俺從未試過收不到買路錢的!哈哈……你丈夫在哪裡?姘頭在哪裡?」

柳露蓮又驚又怒又急，左手不斷發射飛刀，雖然傷不了對方，卻將其攻勢稍爲壓制下去，否則形勢更加惡劣!

遠處塵頭飛揚，似有一隊騎客急馳而來，壯漢心中暗道:「夜長夢多，老子不下殺手，祇怕不便!」主意打定，刀法一變，辛狠毒辣，奇招迭現，大刀專在劍網中突破，柳露蓮香汗淋漓，不斷後退。

突見壯漢左掌一推，一股罡風湧起，把地上之沙土刮起，向柳露蓮面門襲去。柳露蓮猝不及防，不由自主地閉一閉雙眼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壯漢左手已掏出一把鋼針來，正要施毒手，忽又聽他怪叫一聲:「是誰偷襲!」回身反手將鋼針向後拋去!

猛見一道人影，抱劍向壯漢射去，「莫焦，今日此地便是你的葬身之所!」

莫焦斜退兩步，橫刀護胸，冷冷地道:「這又何必!」他一退即進，刀掌齊施，立即發揮出驚人之威力來，來者連退兩步!

柳露蓮見來的果是丁毅所扮，精神大振，重新加入戰圈，一前一後將莫焦圍住，長劍專抽冷予莫焦極大之威脅!

壯漢終於露出面目來，「丁毅，你終於現身了!」

「尤七娘已死，少爺當然要來找你!」丁毅忽道:「柳姑娘，你快跑，別管我，我自有辦法對付他!」

柳露蓮見他左支右絀，哪裡肯相信，「胡說，你有甚麼辦法?」

「辦法豈能當敵人之面說出來?」

「咱們合力殺死他就是!」柳露蓮雖是女子，但義氣不遜於男子漢，豈肯在這種情況下獨自逃跑!

丁毅急道:「你再不聽話，我以後便不管你了，快跑，遲則來不及了!」

柳露蓮見他說得情急，不由有點猶疑。就在此刻，莫焦已在丁毅左肩上劈下一大片皮肉來，鮮血立即將衣衫染紅!

柳露蓮更捨不得走，「丁毅，你振作一點!」

莫焦冷哼一聲，「今日你倆都得死!」那隊騎客已愈來愈近，有人不斷吆喝，叫他們閃開!

刹那間，馬隊已衝至，丁毅似乎被嚇了一跳，手脚稍慢，莫焦豈肯放過此良機?大刀一揮，立即砍中了丁毅!祇聽他大叫一聲，身子彈起、摔下!

說時遲，那時快!騎客已衝至，由於前面有人，馬兒吃驚，人立而起，希律律地長嘶着!

柳露蓮見丁毅倒地，大驚之餘，又向莫焦後背射出兩柄飛刀!

莫焦一轉身，揮刀去擋!就在此刻，倒在馬脚縫裡之丁毅，突然上身欠了一欠，左手輕輕一提，「嗤嗤」兩聲，向莫焦射出兩枝袖箭!

人叫、馬嘶聲中，莫焦之聽覺大受影響，當他磕飛飛刀，改向柳露蓮撲去，突感右腿一陣疼痛，接着是一陣酸麻!他是老江湖，當知着了道兒!祇見他一個風車大轉身，左拳直搗而出，把騎客打飛，那馬兒吃驚，往前竄出，眼前再無阻擋!

祇見丁毅站立在他面前六尺處，似笑非笑地道:「莫焦!你何必自尋死路?再妄動，毒氣攻心，就算我有解藥，也救不了你!」

莫焦祇覺刹那之間，一條右腿便已完全麻木，暗驚毒氣之猛烈，不由住了脚，雙眼似欲噴火地瞪着對方。

丁毅對在一旁呆立的騎客喝道

：「你們還不滾蛋，便休怪少爺無情了。」那幾個騎客才如夢初醒，扶起同伴狼狽而逃。

「你身上縛了幾層牛皮？」

「四層！」丁毅輕嘆一聲：「你功力果然不錯，四層牛皮全穿，還把表面也削破了，眞是好險！」

「老子也不得不承認，你是位可怕的對手。」

「這次我能成功，還得多謝尤七娘……」

莫焦厲聲問道：「她告訴你，有關某甚麼事？」

「也沒說甚麼，祇說你有缺點，便是你自信心太强，又固執，是以在下千思萬慮，最後才想到我用你這些缺點來收拾你！」丁毅笑道：「眞是得道多助，連老天爺也保佑我，無端端來了這隊馬隊，使我之計劃完美地完成！」

莫焦道：「我不想聽你放屁，快把解藥交出來，否則老子……」

「你別吹牛皮！如今你下半身已全痲痺，舉步維艱，奈得了我甚麼何？相反，我要取你性命，眞是易如反掌！」丁毅沉聲道：「你要解藥，便得先答覆我幾個問題！」

莫焦吸了一口氣，問道：「甚麼問題？」

「是誰僱你殺我及柳姑娘的？我知道你本不會說，但一來我知你已退出江湖，不存在職業道德的難題；二來你若不說，便得毒發身亡，還有甚麼顧忌？老莫啊，你這輩子賺了這許多錢，卻未好好地享用過，連女人也未碰過，就這樣毒斃，花得來嗎？」

莫焦臉色一變，冷哼一聲：「小丁，算你狠！老子便從實告訴你，但你可不能食言！」

丁毅道：「祇要你肯實話實說，丁某保證不會讓你毒發身亡，如有違，我自己他日也被人毒斃！」

莫焦見他一臉正經，且自己保命要緊，正如丁毅所說，他半輩子刀頭舔血，從未享受過，所爲何事？是以答得很乾脆，「是徐飛羽迫老子殺你的，代價祇兩千兩銀子！至於殺你之原因，你也知道，他那種人絕不會吐出半個字來！」

「兩千兩殺兩個人，你眞大方，居然肯接受。」

「有把柄在人手中，免費也得殺！」莫焦道：「可惜我祇知道這許多，相信尤七娘也祇能告訴你這幾句。」

「不錯！證明你沒有隱瞞！不過我還想問你一句：徐飛羽在何時何地找上你的？」

「半個多月前在信陽找上我的，那是莫某退隱後之居所。」

「他連半點兒口風也沒洩漏？」

莫焦一副無奈的模樣，道：「沒有，莫某也不敢多問，小丁，你的解藥快拿來。」

丁毅道：「我有點擔心，若我給你解藥，你立即又跟我作對，這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脚？」

莫焦臉色一變，怒道：「你要食言？」

柳露蓮接口問道：「發誓的是小丁，不是我！徐飛羽也要你殺我嗎？我想來想去，與世無爭也會有仇家。」

莫焦臉色再一變，冷冷地道：「徐飛羽要我協助尤七娘殺你，不說原因，你倆若要食言必須付出代價。」

丁毅道：「你別緊張，我若要食言，根本不用跟你商量！我祇擔心解了你的毒之後，你會不會追隨在後，暗中殺我！」

「我爲何要殺你？二千兩銀子根本不放在我心上！」

「因爲你有把柄在徐飛羽手中！其實你有甚麼把柄在他手中，你跟尤七娘不一樣，你祇是害怕徐飛羽不讓你好好過日子罷了！他祇是拿你之安危作威脅而已，相信我沒有猜錯。」

莫焦喉頭一陣聳動，「你果然很聰明，你的毒藥甚麼時候會發作？」

「我心中有數，絕對不會讓你斃命！其實最安全的辦法有兩個：一是將徐飛羽殺掉；二是改頭換面，躲在深山野嶺裡，我不信他能找到你！你再來纏我也沒有甚麼好處，在下相信你會想得通！」丁毅自懷內掏出一顆藥丸拋給他，「服下之後，找個地方休息一下，一個時辰之後一切便復原。」

丁毅拉着柳露蓮走了幾步，回首對莫焦道：「老莫，下次若有緣相見，希望彼此是朋友，而不是仇人！告訴你，我已退出江湖。」

莫焦道：「小丁，你帶着她，不可能平靜。」

丁毅走進附近樹林裡，拉出他那匹「寶馬」來，問道：「你那匹馬呢？」

「被莫焦殺死了！」

「那祇好同乘一匹馬了，快跑！若被那斯知道，後果堪虞，剛才那一刀其實我傷得頗重！」

「他不是中了毒嗎？」

「袖箭上塗的是痲藥，不是毒藥！」丁毅亦跳上馬鞍，兩腿用力一夾，馬匹便乘風向前急馳。

一陣風吹來，丁毅鼻端嗅到一股醉人之香氣，美人又在身前，心頭不由一盪，恨不得伸手抱住她蠻腰，但他暗自告誡自己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制止意馬心猿。

柳露蓮不敢回頭，她第一次跟丈夫以外的男人這般接近，心頭怦怦亂跳，連聲音也變了，「你眞的

傷得很重嗎？」

「沒問題，找個地方敷敷藥，過幾天便沒事了。」

「你殺了尤七娘？」

「不知爲甚麼，自從認識了你之後，我便不想殺人了！是以，剛才我還在想，放過莫焦，到底是對還是錯。」

柳露蓮心頭一陣甜蜜，半晌才道：「能不殺人最好，我相信他不會再來找咱們的痲煩。」

「不說他了！咱們下一步去何處？」

「我沒有江湖經驗，你怎反來問我？」

丁毅沉吟道：「咱們先到揚州，若有尊夫之消息，便再去找他，若沒有咱們便找徐飛羽算賬！」

「你知道他在何處？」

「若我沒有猜錯，下次他會親自出馬！是以這一路上，咱們要小心，這人十分可怕！」

「他在殺手榜上排第幾？」

「殺手榜沒有詳細的名次，但他必在前三名之內！」

柳露蓮忽然道：「還有一個人，你可以去找他……」

丁毅微微一怔，問道：「誰？」

「便是叫你殺我的人！你不是說你一向有一個替你拉線的人嗎？你可以找他，也許他知道一點蛛絲馬跡！」

丁毅又深深吸了一口氣，道：「對，我試試看吧！」馳了一陣，他突然撥馬入林，「我先敷藥，以免傷口化膿，影響咱們的計劃。」

柳露蓮道：「我來替你敷藥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他倆一路上擔憂、提防、戒備，卻偏偏無驚無險地進入揚州城。丁毅爲避免引人矚目，故意租了一家小客棧歇息，「揚州你有親友嗎？可去問問他們，是否有尊夫之消息。」

柳露蓮搖搖頭，「我一個都不認識，但曾自外子口中得悉有一位叫劉家瑞的人，是他的朋友，明早我去找找看。」

「劉家瑞？『吳鈎劍』劉家瑞，年約三十，武功不錯，頗有俠譽，田鷺飛跟他來往並不奇怪，附近地界，他算是一號人物，要找他應不難。」丁毅道：「明天咱們便分開行動，你去找劉家瑞，我去找我的拉線人，你一切須小心，記住一句話，逢人且說三分話，未可盡拋一片心，再好的人都可能是你的敵人。」

柳露蓮「噗嗤」一笑，「你比女人還嚕囌。」

次日一早，丁毅換了裝束便獨自出外，他知道在那裡可以聯絡到替他拉生意的阿密。阿密是個人名，但丁毅相信這不是他的眞名。丁毅缺錢用，或悶得慌，可以主動聯絡他，他若有生意，也會主動聯絡他，全國各大城市，他們都有秘密聯絡點。揚州是繁盛之地，當然不例外。

丁毅寫了一封信，交給永香餅店的掌櫃，他祇須說，請轉給阿密，阿密便能收到信。

丁毅知道阿密手底下不祇他一個殺手，他是視情況而找不同特點的殺手，更相信阿密有一個龐大的組識，和完善的信鴿聯絡網，否則如何找到他？不過他絕大多數在江南走動，很少過江，儘管下手的目標，有的遠至關外，但他仍不過江。

丁毅到永香餅店遞了信之後，便到處閑逛，老實說，他已四五年未來過揚州，今日乘機到處瀏覽一下，可是他一到人多的地方，便抽身返回客棧，生恐徐飛羽找上門去。

他獨自一人關在客棧內，一直凝神靜聽，鄰房亦毫無動靜，顯然徐飛羽既沒有來，柳露蓮亦沒回來。一想及她，他心情便不能平靜，她走了這麼久，爲何尚未回來？不會在路上遇險吧？他想出去，又恐柳露蓮萬一回來找不到自己，又生事端，是故祇好耐住性子。

（未完・四）

上文提要： 陶克四人將了無大師救出，去仁愛藥舖找丁大夫治理，陶克四人便往劉家莊去，告知劉莊主發現淫賊出現在劉家莊內，原來劉莊主的侍妾牡丹和人私會，劉莊主捉姦幾乎挨刀，幸得陶克四人協助，不致受害，和牡丹私會的人正是鐵石心，他和牡丹是老相好，欲奪劉家的財物，陰謀暴露，盡成泡影……



新派湖海俠情故事

文・霍去病
圖・可飛

棒打江山

强詞奪理欲訛詐　迎頭痛擊逞兇賊

劉莊主招呼陶克四人快坐下，接着他沉聲的罵：「婊子娘們眞無情！」

陶克道：「那騷女人在你莊上住了快三年？」

劉莊主道：「娘的，她還說要替我生個比我那被害的女兒還漂亮的女兒，這話才幾天呀！」

陶克道：「莊主，你差一點全家性命不保！」

劉莊主道：「這是幾位大力相助，我劉一龍混蛋，差一點把好人當惡漢！」

陶克淡淡一笑，道：「老實說，我還眞失望！」

劉一龍道：「沒有殺了他二人，是嗎？」

陶克道：「如果那姓鐵的是我找的淫賊，就好了！」

劉一龍點點頭，已明白陶克四人爲何目的了，原來人家在找那淫賊，而桐城縣衙門的章飛……

他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！

於是，冬瓜唐把杜牡丹的小包袱擱在劉一龍的面前，道：「莊主，這應是你的東西！」

劉一龍當場打開看，只見華光四射，金光閃閃，又是金元寶還帶幾把珠寶玉石！

劉一龍怒道：「娘的，我只送了她幾件，一大半是她偷的，這女人太可惡了！」

冬瓜唐道：「大老婆縫縫補補上灶房，二老婆花容月貌摟上床，大莊主，你愛色她愛財，當妾的都是一模樣，你就用不着生氣傷身子！」

劉一龍臉一紅，嘆口氣道：「我劉一龍總算醒過來了，娃兒他娘自從這騷女人進了我劉家莊，每天三次上香，也眞苦了她了！」

於是，酒菜擺上桌了！

陶克幾人已多天未曾如此大吃大喝了！

哥兒四個每日裡只啃槓子頭，已經三天半未曾腥葷一番了，這時候也不客氣，酒菜上桌一馬掃，立刻吃個精光！

陶克四兄弟這一頓酒菜吃到天亮，那劉莊主已吩咐大掌鞭桂三元，快把廂房打掃乾淨！

除了殷勤招待，劉一龍命帳房包來五百兩銀子！

劉莊主這時候苦笑着開口了！

「四位，這是劉某一些心意，切莫嫌棄！」

陶克一看，哥兒四個正缺少銀子，便也不客氣的照單全部收下，更何況了無大師還在襄陽城的「仁愛藥舖」治病，也需要銀子花費！

陶克收起銀子，那劉一龍又開口：「四位，你們救了我劉一龍一家，也救了劉家莊，這是大恩，不知如何方能表達出我的回報，可恨那杜牡丹，我把她從洛陽帶回來，當時也花了不少銀子，想不到她是個女强盜，江湖上的『洛陽花魁狐』竟然臥在我身邊三年，有一天死了還不知道被誰坑死的！」

他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也許是我老伴的對神虔誠，感動了上天，才有你四位前來解救，只不過，我劉一龍也不敢再要求甚麼，只希望能在我莊上作客十天半月，且等我的護莊武師來到，各位再走，如何？」

陶克道：「莊主，實不相瞞，我們還有一位長輩，正在襄陽城中養病，他需要我們去照料！」

劉莊主道：「方便，我這裡派輛大車，去把你們的長輩接回來，如何？」

陶克想了一下，道：「也罷，恭敬不如從命，我兄弟就在貴莊打擾這十天半個月！」

陶克轉而對成石又道：「小弟，你隨我進城去，把了無大師接回這裡，二弟三弟就在莊上別去了！」

冬瓜唐道：「要去大家一起去呀！」

陶克道：「不行，萬一咱們都走了，姓鐵的再回來，咱們怎麼對得起劉莊主！」

冬瓜唐不堅持了，因爲留下來也許任務更重要！

＊　＊　＊

大掌鞭命人套了一輛雙轡馬車，車上坐着陶克與成石，趕大車的漢子對陶克兩人十分恭敬！

所有劉家莊的人誰不稱陶克四人是英雄！

劉莊主前院的消息傳入後院後，劉小龍他娘便拉着他的小手，跪在佛前直叩頭！

劉夫人已經三年未走出後院了！

自從劉一龍把個「洛陽花魁狐」杜牡丹接回劉家莊以後，劉夫人再也不走出後院一步！

當陶克四人打跑杜牡丹與鐵石心兩人之後，劉夫人才走到前面來，聽說陶克已上了大車，劉夫人匆匆拉着小兒子也到了莊門口！

她推着兒子劉小龍：「代娘向二位恩公叩頭！」

陶克聽趕大車的說是莊主夫人，忙拉住小弟跳下車，兩人攔住劉小龍對劉夫人道：「夫人，我等還得在此打擾數日，我們還要謝謝夫人方便，大家多禮，便顯得拘束了，是不是？」

劉夫人道：「上天有眼，派來四大天王救了我們，俠士，當初那女人來到我莊，我已看出她人不正經，迷惑了莊主，如今他應該清醒了！」

陶克嘆口氣，道：「色不迷人人自迷，夫人，我的女兒就是被人姦殺的，我們同病相憐吶！」

提到女兒被姦殺，劉夫人掩面大哭，拉着她的小兒子回身走回後院了！

陶克當然也想哭，而且痛哭，他不但失去女兒，便是他的妻子也因女兒的淒慘遭遇而死掉，他應該比劉夫人更傷心欲絕！

然而陶克只是咬咬牙，他相信，終有一天，他會抓到那頭色狠！

＊　＊　＊

大車馳往襄陽城，陶克與成石坐在大車上，兩人的心情很複雜！

成石緊閉嘴巴想心事，那陶克更懷念埋在桐城外的妻女二人！

趕大車的見兩人不說話，他還以爲兩人不高興呢，他怎知這兩人才眞正是可憐人！

前面有個茶棚，茶棚之內兼賣早點小菜，趕大車的回過頭，衝着陶克兩人笑笑，道：「兩位，在這兒吃些早飯吧，咱不到中午就趕車進城了！」

陶克道：「我們不餓，五更天我們就吃飽了！」

趕大車的道：「噢，原來二位已吃過了，我還沒吃，兩位等一等，我下車買兩個大餅！」

原來這位趕大車的還沒吃早飯，陶克道：「不急，不急，你老兒慢慢的吃，吃飽了咱們再上路！」

大車停在茶棚外，茶棚裡面只簡單的兩張舊木桌，八張板櫈之外，便甚麼也沒有！

趕車的要了兩張大餅捲大葱，稀飯來上一大碗，那稀飯太熱，趕大車的喝了半碗已是滿頭大汗！

他在棚內喝稀飯，從外面的西南方，有五人並肩大步的往這邊過來了！

這五人就快到茶棚外面的大車邊了！

大車上的陶克忽然雙目一厲，他似是怔住了！

成石只一看，便立刻轉頭去看來的五個人，不由得咬牙，道：「眞是寃家路窄！」

陶克道：「沉住氣，咱們只當沒看見！」

於是，五個人過來了！

五個人走過大車，就要進茶棚了，突然，走在前面的大漢側過臉來一瞪眼！

「他媽的，今天只你兩個呀！」

陶克仍然不開口，他的嘴巴被他閉得泛青色！

成石當然也是一副冷漠的樣子。

那大漢嘿嘿笑起來了！

另一提雙刀的惡漢只一看清大車上坐的陶克，便也冷笑連聲的道

：「娘的，那個用扁擔的傢伙呢？老子永遠也忘不了他在我肩上留那一記狠的！」

原來這人正是三水幫兩大殺手之一的「雙刀將」王大剛，他老兄被常在山狠狠的打了一扁擔，幾乎把肩骨打裂，痛了十幾天才好過來！

陶克看看車下五人，他一共認識兩個人，這兩人正是那日過江以後在岸上幹的三水幫兩大殺手「神刀」李艮與「雙刀將」王大剛兩人，餘下的三人，他一個也不認識！

但從穿着上看，其中一人的打扮不一樣！

這人的打扮很簡單，夾衣黑褲赤着雙足，腰裡插了一把殺魚刀，大脚丫子皮粗肉白，顯然時常在水中泡！

另外兩人就不一樣，頭巾脖巾腰帶，完全一副三水幫的人應有的打扮！

這兩人的手上也拿着刀，有一人的髮辮長，一大段纏在脖子上！

那李艮挨過陶克的打，這時候他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那說話的聲音就不一樣！

他的聲音像風洞吹來的風聲：「王八蛋，還賴在大車上不下來呀！」

陶克對成石道：「兄弟，人說江湖路難行，這話一些不假呀，咱們只一露面，就有那些不怕死的找上咱們，咱們本不殺人，奈何人家不放過咱們！」

成石道：「大哥，江山是殺出來的，沒有人雙手捧着江山讓人的，看樣子，人說的『時勢造英雄，英雄造時勢』，你以爲咱們應了那一句？」

陶克道：「咱們二者兼有了，我的小弟！」

成石哈哈一笑，道：「大哥，我們還等甚麼？」

這二人，車上一個大彈身，兩條人影分別落在大車的兩面，便也把木棒拔在手上了。

「神刀」李艮與「雙刀將」王大剛二人知道陶克的功夫了得，見陶克落下地，便立刻左右抄過去。

那李艮對另外三人吩咐：「我把那小子交給你們三人了，死活不論。」

不料他此言甫落，那赤足的漢子已笑笑，道：「老爺，你們邀我入夥，我總得有所表現吧？」

李艮道：「好，帶着大功入幫，幫主自然另眼相待了。」

赤足漢子笑對另外二人道：「二位大哥，你們一邊涼快吧，看我拿下這小子。」

兩個人提刀一邊站，成石已冷笑連聲，道：「娘的，聽口氣，你好像吃定你家成爺了。」

赤足漢子臉皮一緊，道：「黃口小兒，也敢稱爺，不怕夭壽呀！」

成石道：「我後悔，我不屑於當你爺，我說兒，咱們別多費口舌了。」

赤足漢子手持殺魚刀，道：「正是我要說的。」

他的殺魚刀又尖又利，雖然不長，但仍呼咻帶風，「咻」的便指向成石的胸口來了。

成石的鋼刀斜削，暴退半步之後，立刻運刀如風的罩過去了。

這二人只交上手，那赤足漢子的臉色便也在變了。

他變得十分吃驚的樣子。

* * *

陶克的木棒在掌上激旋着，他既不看李艮，也不瞧王大剛，那副傲岸的樣子，直如氣拔山河。

王大剛的雙刀一上一下擺好了出手架式。

李艮也緩緩的移動着身子。

這三人各自打着一定的主意，但有一點是他們三人心中明白的，那就是只一交上手便將立分勝負。

正因爲如此，三個人誰也不先發招。

* * *

茶棚中趕大車漢子急得直跺脚，這是在玩命了，就因爲自己停下來吃早飯，如果有什麼不幸，如何回去向莊主交代？

他老兄急得直叫天，他也抓住一張板櫈要拚命了！

茶棚內還有七八人在吃東西，這時候全都站在茶棚門口瞧熱鬧。

那年頭，自從洋人來到中土以後，人心大變，不少人唯恐天下不亂，一旦有人打架，都會一旁看熱鬧。

兩個伙計也擠在前面直瞪眼。

* * *

那正是靜如止水，動若脫兔，只見李艮抱刀大吼一聲：「殺……」刀芒中人影乍現，刀芒中也有另一條人影暴閃，三把刀那麼狂妄的把敵人的人形罩住了。

那無數條光焰流竄中，便聞得好一陣「叮叮噹噹」之聲不絕於耳。

隨之便是「彭彭砰砰」之聲暴響，三條人影立刻往三方面分開來。

只見，嚄，陶克的上衣已破，鮮血自他的肩頭連上背後，他的左大腿也流血，使他痛得幾乎站不穩。

那「雙刀將」變成單刀將了。

王大剛以刀拄地，右手捂住左脅，因爲那兒在冒血，他很想用手把鮮血捂住，但鮮血却自他的指縫往外冒……

李艮的刀掉了，他雙手抱住頭半爬在地上，光景是頭皮破了，血也在流，好像傷得眞不輕。

三個人果然一招之間分輸贏，其實誰也沒贏。

陶克傷得也不輕，自一開始他就看出來，李艮二人一心要他的命了。

此刻，兩個三水幫的漢子忙奔過來，一人架住一個，而陶克……

却見趕大車的奔上前：「天爺，你傷得不輕……」

陶克笑笑，道：「別爲我擔心，伙計。」

就在這時候，那赤足的漢子跳出圈外了。

他大聲的喊叫着：「等等！」

他當然是叫成石等等別殺了。

成石心中可急壞了，因爲他也看到大哥受了傷，而且還在流血。

成石怒罵：「等你娘的老皮，老子宰了你這狗……」

他揮刀狂殺，赤脚漢子左右閃。

赤足漢子邊閃邊仍叫：「等等……」

李艮似乎又可以動了，他大聲的叫：「毛家兄弟，你快殺了那小子，再把這姓陶的幹掉，三水幫我保你進內堂，快殺了他！」

赤足的漢子只裝做沒聽見，他叫成石等一等。

陶克見成石拚命，便叫道：「兄弟，看他說些什麼，你再動手不遲。」

成石握刀怒視着赤足漢子，道：「有屁快放，老子急不及待的要宰人了。」

李艮大叫：「毛家兄弟，還等什麼，殺呀！」

赤足漢子猛回頭，道：「別叫，我有話要問！」

他轉而問成石，道：「朋友，你剛才使的刀法，是從何人學的？」

成石一楞，道：「你問這幹什麼？」

赤足漢子道：「朋友，我用的是殺魚刀，只不過，你且看我的出手招式！」

說着，他舞了十招收住手。

成石怔怔的道：「了無大師……你……」

赤足漢子忙把尖刀插入腰上，道：「是的，了無大師，我這刀法就是大師傳授的，我的兄弟。」

成石道：「眞是不打不相識呀！哈哈……」

兩個人都笑了。

兩個人忙奔向陶克，成石對那漢子道：「也是了無大師傳授的武功，是我大哥，他叫陶克。」

陶克雖然痛得直冒冷汗，但臉上一片愉快之情：「兄弟，你姓毛？」

「我叫毛汾水。」

「正是你，大師對我們提過你的名字，想不到會在這兒見面了，我……」

他看看傷口，又苦笑道：「刀挨得値得，哈……」

成石忽然叫起來：「大哥，他們跑了。」

陶克抬頭看，李艮與王大剛二人被兩個大漢扶着往外邊奔去，跑得眞快。

陶克道：「他們當然逃，不逃是傻瓜。」

成石道：「我去追他們。」

陶克道：「何必趕盡殺絕，放他們走吧。」

他伸手拉過毛汾水，又道：「走，上車去見了無大師去，他在城中休養吶。」

毛汾水大喜，扶着陶克上了大車，趕大車的放心了，因爲這是去城中仁愛藥舖，受了傷有大夫醫，自然也就無大礙了。

* * *

大車上坐着三個好兄弟，這一路，由成石把幾個好兄弟相遇之事對毛汾水講了一遍。

嚄，毛汾水一聽就罵起來了。

「他奶奶的，我在我的小破船上過日子，三水幫每天來找我嚕嗦，他們一心要我加入三水幫，先是兩個頭目找上我，我拒絕了，後來他們過幾天送些米麵糧食，我不收又不好，昨日這兩個人又帶着東西上我的小船，嚄，實在不知那天在水面上露了一手，被三水幫的人瞧見，今天若不是遇上大哥，小弟只怕已投入惡人圈了。」

陶克十分安慰，他對毛汾水道：「總算咱們五個兄弟會合在一起了，了無大師一定十分高興。」

成石道：「往後，咱們也不怕三水幫找咱們麻煩了，咱們不孤單，兄弟五個一條心。」

毛汾水道：「兄弟一條心，石頭變成金，大哥，這就是道理。」

陶克高興得幾乎掉下眼淚。

* * *

大車停在藥舖門口，成石扶着陶克，急急的走入藥舖裡面，只見丁大夫剛自後面走出來。

丁大夫見陶克受傷，立刻迎上前，道：「年輕人，愛惜自己吧，我不願賺這樣的銀子！」

陶克苦笑，道：「你費心吧，大夫！」

成石把陶克扶在椅上，忙問丁大夫道：「了無大師呢，他好些了吧？」

丁大夫指指後面，道：「你們若不來，老人家打算過午就要離去了。」

成石拉着毛汾水，兩個人便往藥舖二門走，毛汾水的心中很激動，好像就要看到久別的親人似的！

二人來到一間小廂房，只見白髮老人家正盤膝坐在床沿上，雙目微闔，十分平靜的樣子。

成石已歡叫道：「大師，你老人家看誰來了？」

毛汾水楞然，他以爲自己認不得大師。

了無大師滿頭白髮，一副老態的樣子，想起幾年前的大師，步履輕快，雙目有神，拿刀時候一片莊嚴，與此相比，實在難令人相信。

但他已聽說大師被囚在地牢的情況了，便不由得一陣唏噓的走上去。

了無大師長長吁了一口氣，原來他正以氣功配合着丁大夫的藥物療傷，此時睜眼一瞧，立刻伸手摸着毛汾水的手臂，道：「是你，汾水啊！」

毛汾水道：「大師，這幾年不知你的情況，我在江面上很注意，可是我不見你的影子，想不到……」

了無大師點點頭，道：「這幾年我除了同他在一起過了一年之外，我的日子過得很苦……」

他指着成石，又道：「我那師妹太令我操心了！」

成石接道：「就是那老尼姑呀！」

了無搖頭一嘆，他似是有難言之隱。

三人緩緩走到前面，丁大夫正給陶克醫傷，了無一見，臉色十分悲痛的道：「陶克，你要多多保重啊！」

陶克道：「大師，雙脚踩在刀口上，這日子是不好過，不過，陶克非抓住那淫賊才甘休……」

他命成石快去請來修面的，又命毛汾水去辦幾套衣褲鞋靴，如今陶克有銀子，總要先給了無大師整整門面，換套好的僧衣，哥兒幾個的衣裳也要換一下，還有毛汾水，既然學了大師的刀法，也得弄一把趁手的刀。

成石與毛汾水匆匆的上街趕辦去了，不旋踵間，有個剃頭的挑着擔子走來。

「這兒有人要剃頭？」

陶克招呼剃頭的，先給了無大師整門面，果然，了無大師把白髮剃光之後，露出一副神采奕奕樣子，陶克更清楚的看到十幾年前的了無大師風采。

這時候，成石與毛汾水也回來了，二人抱着兩大包衣服，雖然不是什麼綾羅綢緞，倒也是時下不錯的細洋布。

那時候已有洋人進口洋布料了，其實在道光年間就已經有了！

了無大師換上黃色僧衣，足蹬僧鞋，看上去飄逸似神仙，比之剛自地牢中救出來，幾乎判若兩人。

陶克很感謝丁大夫，立刻取出二十兩銀子放在桌面上，道：「丁大夫，十分感激，你收下吧！」

丁大夫也不客氣，馬上又取了幾包刀傷藥交在陶克手上，道：「兩天換一次，三天之後會好的。」

陶克把藥交在成石手中，這才與了無大師、毛汾水幾人出得藥舖大門，劉家莊趕大車的伙計侍候着四人上了他的大車，出城便往劉家莊趕回去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劉家莊莊主劉一龍早就擺下酒席了，另外，他也命大掌鞭桂三元特別爲了無大師備下精美素齋一份，熱烈的招待了無大師與陶克哥兒五個。

冬瓜唐見多了一個毛汾水，雖然陶大哥受傷令他不快，但多了毛兄，他依然十分愉快。

哥兒五人論年紀，陶克仍是老大，常在山比毛汾水大一個月，他便成了二哥，毛汾水老三，冬瓜唐老四，成石當然成小弟了。

了無大師看看自己雲遊中調教的幾個後輩，如今全部聚在一起，心中那份高興，就甭提了。

偏就陶克幾人均是貧寒出身，每個人已無牽無掛，更是了無大師心中所同情的江湖孤兒！

如今一個個都成器了，而且又對他十分孝順，怎不令他大爲感動！

劉莊主一見莊上住了這幾位武功高强的年輕人，眞想把陶克幾人永遠留在莊上。

但他又知道陶克不忘女兒慘死，就如同他一樣，把女兒慘死之事，經常派人往各衙門打探一樣，十分焦急，只不過陶克如果抓淫賊，等於也在爲他報仇。

劉莊主對陶克，便更爲熱情的款待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陶克五人每日陪着了無大師在屋內閒話，了無大師想起師妹的行爲，便不由得十分憂慼，只是他不說出來，陶克幾人也不便多問。

＊　＊　＊

夜晚虫鳴到三更，此時二更天剛過，劉家莊附近都已沉寂得宛如幽冥世界。

太靜，總是令人覺得不舒服。

陶克的傷好了，但這五天多他睡的時間特別多，此刻反而睡不着了。

陶克瞪着兩眼往上看，他好像看到虛空中有人影在浮現，在向他奔來，那是兩個人影。

漸漸的，他好像發現是桂花與小娟攜手向他飄來，他很清醒，這不是做夢，爲了能多看桂花與小娟，他甚至屏住呼吸。

於是，影像漸漸近了，那兩團

幻影果然眞實，只不過當陶克自床前的窗口望出去看得更清楚的時候，他一挺而起，立刻拍醒同住的冬瓜唐。

「老四，醒醒，別驚動大師！」

冬瓜唐正在打鼾，被陶克叫醒還未開口，另一張床上傳來了無大師聲音：「如果是青蓮庵來的，你們當心她們的毒粉！」

陶克聞言，道：「原來大師也醒了。」

「老衲醒來多時了，陶克，他們來了不少人吶！」

陶克吃驚的道：「我只發覺兩個女的。」

「老衲估計，他們來了近十個。」

陶克道：「大師，我們還等什麼？」

「快，暗中把常在山他們叫起來，今夜劉家莊怕有危險了！」

陶克示意冬瓜唐，暗中溜進常在山、成石與毛汾水三人的房間，立刻把這三人叫起來了！

哥兒五個在房內正商量，就見前面大院內跳進五個人影，五個人的動作眞快，兩三個平飛便落在正門的前廊上了。

五個人之中一個矮小身形走在前面，只見她把手左右一指，另外四條人影便分開來了。

四條人影分兩邊，嬌小的人影已大膽的去推大廳的正門了！

「劉一龍，你還不出來，出來迎接你口中常說的『最美麗的女人』，我杜牡丹回來了。」

只這幾句話，二樓上的燈亮了，二樓上也有了冷叱聲：「好個花魁狐，妳還有臉再回來。」

話聲中，只見劉一龍仗劍走下二樓來了，便在這時候，大掌鞭桂三元也率領十多個莊丁從兩廊奔出來了。

這些人只一出來，劉一龍便大聲的叫：「站在一邊緊緊圍着，且看這些賊人想幹什麼？」

正廳的門拉開了，劉一龍在燈下戟指欲走進門的杜牡丹叱道：「說，你想幹什麼？」

杜牡丹果然來了，也果然被劉一龍猜中，而且杜牡丹也把「四山八怪」中的寇遠大，尹洪、王二天找來了，當然這是鐵石心的主意。

此刻，鐵石心就望着劉一龍奸笑不已。

杜牡丹左手伸出來，道：「拿來。」

劉一龍道：「你要什麼？」

杜牡丹道：「劉一龍，老娘陪你睡覺三年了，沒有功勞有苦勞，你找樂子我圖錢，合着你暗中找了幾個潑皮對付我，那天夜裡把老娘我三年積蓄也奪走了，你看，我該不該回來找你要？」

劉一龍冷笑一聲，道：「怎不說妳與那個野男人設計在謀我劉某人？」

杜牡丹大吼，道：「不是野男人，若論前後，你排在他的後面吶！」

劉一龍道：「眞不要臉！」

杜牡丹道：「也是你這有銀子人的下場！」

劉一龍道：「妳想怎樣？」

杜牡丹得意的道：「除了賠我那個包袱之外，另取銀票一萬兩，否則，今夜就血洗劉家莊。」

劉一龍心中既驚又喜。

驚的是這女人果然沒忘了再回來要錢，如果不是自己有預知，豈不慘了！

喜的當然是這幾天陶克幾人在此住着，今夜正是宰這惡女人的最佳時機。

劉一龍心中很篤定，他屹立在正廊門上，不爲所動的道：「你這女人心腸太毒了，妳以爲會得逞？」

杜牡丹尖酸的道：「姓劉的，你的床上功夫不夠爽，你的手上功夫更不行，還有……」

她把頭兩邊看，又道：「劉家莊我能不清楚？都是一羣大飯桶！」

劉一龍氣得臉皮也白了，却在此時，黑暗的房中傳來陶克的聲音，道：「也包括我兄弟在內嗎？」

此言一出，杜牡丹第一個轉頭看。

另外，四個大漢也忙往中間聚一起，却又聽得陶克開口，道：「劉莊主，叫人掌燈，咱們先認識一下，來的是何方牛鬼蛇神！」

劉一龍大叫：「快點燈！」

眞快，四盞燈籠點上了，把前院也點得似白天。

於是，陶克當先走出來了，他手中的木棒在旋轉。

常在山、冬瓜唐、毛汾水與成石，魚貫的也是走出來了。

陶克站在院當中，「怎麼，傷全好了？」

杜牡丹尖聲罵起來：「姓陶的，我與你何仇何恨，爲什麼一再攔是非，江湖規矩何在，斷人財路就是仇，你知不知道哇？」

陶克淡淡的道：「陶某妻女俱死於淫賊之手，我這是暗中找那賊子的，偏就碰上妳同姓鐵的通姦燕好在劉家莊，初時我們還以爲淫賊又找上劉家莊來了，也是爲了救妳呀，妳如果追根究底，娘的，妳應該感激我們的！」

鐵石心就守在杜牡丹身邊，聞言大吼一聲，道：「感激你個屁，奶奶的，你把老子當淫賊呀！」

陶克叱喝：「你比淫賊還可惡，我問你，你們打算如何坑劉家

莊?又為何一等三年呀?」

鐵石心咬牙道:「媽的,今夜老子們再來,就是要改變方法,今夜姓劉的不交出他的窖藏寶物,老子們決心血洗劉家莊。」

杜牡丹道:「姓陶的,如果你們一邊站,三成就是你們的,怎麼樣?又不用你們出手搶。」

陶克哈哈笑,道:「可惜呀。」

杜牡丹忙問:「可惜什麼?」

陶克道:「可惜我們不是貪財的人!」

另一邊,寇遠大與尹洪、王二天三人早就不耐煩了!

寇遠大嘿然抖着尖杵,怪吼道:「老鐵,牡丹狐,別費心在逗了,他們不是枱面上人物,說了也是白說。」

王二天道:「對,早晚免不了一場殺,還費他娘的什麼唇舌。」

鬼頭刀虛空「咻咻」響,尹洪也怪叫:「殺吧,老鐵,還等什麼?」

「對,早死早投生!」

這話出自冬瓜唐之口,大伙一聽就知道是他在吼。

「喂,那個玩大杵的,咱們今天接着殺,誰要先溜就操他媽!」

寇遠大火大了,他舉着巨杵就開罵:「老子砸扁你這矮冬瓜。」

這二人眞的又幹上了,燈光之下殺得凶,二人已把在場的人全忘了。

* * *

成石曾吃過王二天幾皮鞭,他那白淨的臉皮上,至今還有兩條鞭印子,如今仇人再見面,不用誰吩咐,他已抱刀奔過去了。

「奶奶的,你還認識小爺嗎?」

王二天早就發覺成石了,他也早就在對着成石吃吃的冷笑不已。

「小王八蛋,又找來挨皮鞭了!」

前院地方雖然大,王二天的皮鞭朝天抽得「叭叭」響,都也把莊丁們嚇得往後閃。

這二人只一瞧上面,成石一頭鑽進王二天的懷裡,他的鋼刀左右殺,宛似附骨之蛆一般,逼得王二天暴閃不迭,那皮鞭便也難以回抽,因爲成石挨過鞭以後,這幾天他在暗中琢磨,唯一的方法就是貼身幹!

如今他採的便是近身肉搏,殺得王二天身上冒出鮮血來了。

王二天挨刀在什麼地方?夜間看不清楚,當王二天振臂拔空的時候,半空中一把短刀射來:「死吧,兒!」

成石抬頭正要追,他唯恐王二天逃掉,却發現一點寒星射來,忙着把上身後仰,「嗤」的一聲,尖刀扎過右大腿外側,却也把成石嚇一跳,他想不到這傢伙身上還帶有一把小刀子。

再要追,王二天早已越過圍牆逃走了。

劉家莊的莊丁們,就沒有一人來得及出手攔,眼看着王二天往外躍!

* * *

大院子裡動上手,鐵石心與杜牡丹二人直撲劉一龍,很顯然,二人只要拿住劉一龍,以劉一龍的性命做威脅,劉家莊一樣會答應他們的條件。

他們本來沒有這項計劃,只因爲陶克五人突然出現,鐵石心便暗中對杜牡丹示意了。

兩個人併肩對劉一龍撲上去,却不料突然一團黑呼呼的影子打橫穿出,便也傳出兩聲「哎呀!」

杜牡丹與鐵石心二人隨着一聲叫,雙方又退出門外,兩個人各挨了一掌,不重,但足以把二人又擋在門外面!

那鐵石心猛一看,歪着身子厲聲道:「和尚,是你!」

不錯,了無和尚也來了!

「你們的陰謀我大概已經知道了,又何必再找上此地?施主,回頭是岸吶!」

杜牡丹道:「這老禿驢何人?」

「老尼姑師兄!」他說得很不自然。

「你好像對我說過,不是囚在地牢中了?」

「又被這幾個王八蛋救出來了!」

「壞事呀!」

「所以我們急着叫白玉郎他們四個盡快趕來呀!」

「今晚怎麼辦?」

鐵石心咬咬牙,道:「殺……」

陶克在此時撲過來了!

「姓鐵的,虎子狠心,想挾持莊主呀,我看還是咱們比個高下吧!」

鐵石心已發現王二天受傷越牆逃了!

那面,寇遠大正與冬瓜唐殺得凶,兩個人好像不要命的對砍對碰!

尹洪與姓常的蒙面漢正繞着花叢追殺不休,二人還對着罵!

他把眼往杜牡丹一瞟,杜牡丹暗暗點了個頭!

杜牡丹轉身一刀往毛汾水就刺,因爲毛汾水就站在她的右前方。

毛汾水一見刀來到,雙肩左右晃,手中刀便也砍過去了,他厲吼:「殺!」

「噹噹噹噹」金鐵撞擊聲不絕於耳,毛汾水的刀已往杜牡丹的腿上砍過去!

杜牡丹想也想不到這白淨臉皮的年輕人刀法了得,她若打算逃,腿上免不了挨刀,因爲她拔身的時

候雙腿必須越過一片刀芒!

杜牡丹不逃了,她旋殺,便也躲過一刀殺!

* * *

鐵石心發瘋似的出手二十一刀罩上陶克,口中厲罵:「我的孫,看刀!」

陶克的棒子疾點又撥,就在回收中,棒尾突然點出,便也點在鐵石心的鼻子!

「啪!」

鐵石心的鼻血流出來了!

他厲吼兩聲……他本來江湖人稱「伏牛虎」,此時發了瘋一般,雙手握緊砍刀好一陣狂殺,那滿臉鮮血在往外冒,流他滿身也濕了大片衣衫,他自也無暇多去管,一心要砍倒陶克了!

大院中四對正捉對斷殺着,那成石發現冬瓜唐的衣衫又破了,而且好像在流血,他提刀奔過去:「四哥,我來幫你宰殺他!」

冬瓜唐道:「兄弟,你看我砍下這小子的頭!」

成石的刀已出手了,聞言大叫:「四哥,看咱們誰先把這傢伙打倒!」

寇遠大心驚又惱怒,大罵:「老子砸爛你們的狗頭,殺,殺,殺!」

寇遠大連聲「殺」,他雙手掄動巨杵連身旋、架式上十分嚇人,却也把冬瓜唐與成石二人逼出一丈外,嘆,他這是有目的的,只見他雙手托住巨杵,一個空翻,便越過了牆,燈光之下他也慘,左後肩上在流着血!

寇遠大出了莊,拚命似的往林中逃,冬瓜唐與成石二人已上了牆,却聽得了無大師一聲叫喊:「回來吧,別追了,這兒還有兩男一女是要角!」

了無大師的意思很明白,杜牡丹與鐵石心才是主謀來坑劉家莊的人,要殺就殺這二人!

那一邊,常在山與尹洪也已殺了二十多回合,這二人還眞的半斤八兩,但在氣勢上,常在山越殺越勇,因爲四週都是自己的人!

相對的,尹洪却已心寒了!

這是要洗劫劉家莊的,絕對不會打算把命留在此地,尹洪看勢不妙,便也無心戀戰,他拔身穿越一道花牆,身子猛一矮,便也越牆而去!

這時候,鐵石心的頭上又挨一記,陶克打得性起,木棒穿過刀芒,猛往敵人的胸口打,鐵石心七刀落空,拚着再挨兩下子,騰空便往莊外飛去!

那毛汾水一把沒有抓住杜牡丹,肚皮上被杜牡丹踢了一脚,杜牡丹便利用這一腿踢,才有機會躍過牆!原來她的尖刀被毛汾水一刀砍落,毛汾水以為她沒有刀,便想伸手捉活的,却被杜牡丹橫來一脚!

毛汾水太沒經驗了,如果他再出刀,杜牡丹非死不可,他却失去這大好的機會了!

這二人逃得快,便陶克也追之不及,當然,劉家莊的人看得直瞪眼,因爲這五個男女都是高來高去的能人,那劉一龍與大掌鞭二人的武功也算得二流的了,但見這種場面,二人看得直瞪眼!

劉家莊二十多名莊丁,也沒有一個能登上圍牆的!

此刻,劉一龍對陶克幾人更是表現出一副恭敬的樣子,立刻命伙計們把莊上珍藏的刀傷藥取出來,細心的爲傷者敷藥!

陶克走向了無大師,關心的直問:「大師,你怎麼出來了,你老的身子……」

笑了,了無大師道:「你們都是我的好子弟,小克,你別爲我操心,我已經復原了!」

他轉而對劉一龍笑笑,道:「劉施主,色字頭上一把刀,你總該明白了吧!」

劉一龍在洛陽帶回杜牡丹,還以爲此生艷福不淺,那裡會想到,這牡丹原是江湖黑道上的「牡丹狐」,他這是把女賊引上門來了!

劉一龍搖頭直嘆氣,道:「眞是悔不當初啊,大師!」

* * *

天亮了,劉家莊似乎又恢復平靜,兩間大廂門緊緊的關着,陶克六人分別睡下,但在劉家莊的大廳上,這時候却來了五個人!

這五個人眞排場,大剌剌的坐在大廳上!

五個人,人手一杯茶,點心也擺在桌面上,其中坐在劉莊主右手的是個大漢,長得眞是威風十面吶!

劉家莊前廳上,劉一龍與桂三元二人親自陪着那五個大漢,招待得十分週到。

這五個人並非別人,乃是桐城縣來的捕頭章飛與他的四名手下人。

就在劉莊主與桂三元的熱情款待下,章飛同他的四名手下,吃得十分愉快。

那章飛有十斤酒量,半個時辰不到已喝了七斤多,另外四個也吃得多。

酒喝多了,話便也多了。

這本就是喝酒人的通病,但章飛的話是有目的,他每來一次劉家莊,總是不會空手而去的。

「莊主呀,這一回我爲你那件案子幾乎跑斷雙腿呀!」

他不說這是他的職責所在,而是替劉一龍在辦事。(未完·七)

上文提要： 吳不忌接到來自惡水灘的信，要他招兵買馬重出江湖，便準備了起來。但辛不苦等人不想上山挨苦，遂起叛意，欲先把于阿坤殺了，因這信是于阿坤送來的，其實于阿坤是想趁此機會控制這些人，于阿坤估計吳不忌與辛不苦兩人會打起來，便趁天尚未亮躲了起來，吳不忌一夥人終於與辛不苦等人翻臉，打了起來……

新派俠情傳奇故事／辛士・文　可飛・圖

飛刀小祖宗



大打出手爲私心　兩敗俱傷狼狽逃

其中一人怒聲道：「他們不去惡水灘沒關係，當家的關了兩地生意，不留一紋給他們，看他們還能反上天？非乖乖的跟我們走不可！」

辛不苦聽得清楚，不由咧嘴怒叱道：「想把兄弟迫上絕路，那就免不了一場血腥廝殺！」

吳不忌大怒，叱道：「姓辛的，你威脅我？」

辛不苦道：「也是被逼的！」

他一頓，又高聲道：「對面石頭鎮來的哥兒們，如今天下太平，何苦上山爲盜，你們中間如有願意留下來的，此事一了便跟我走，每月餉銀加一倍，我們兩地的生意照做！」

姓辛的話剛落，另一大漢也高聲道：「二當家的話不差，兄弟們都知道，石頭鎮有姓吳的大公館，平陽集更是富麗堂皇得好似皇帝老子的御書房。

「我們大夥在外賣命，姓吳的住在闊屋裡享福玩姑娘，想一想眞窩囊，誰還願意跟他去當强梁，去他的惡水灘！」

這是一套極具煽動蠱惑之詞。

不錯，平日裡吳不忌享盡了豪奢生活，他只要張張嘴，下邊的人就跑斷腿！

一個會享受的人，是不會對下屬同情的。

因爲這種人心中最清楚明白，唯有犧牲衆多人的利益，才能有他無窮盡的享受，天底下這種人還眞不少！

辛不苦立刻又高聲道：「兄弟們，如果認清局勢，看準方向，不上惡水灘爲盜，我歡迎你們到我這邊來，以後大伙𢭃手胝足一齊幹，吃香喝辣都有份！」

吳不忌雙目幾乎噴火，吼叫如雷的道：「姓辛的，你敢造吳大爺的反？」

辛不苦道：「道不同不相爲謀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好一個道不同不相爲謀，石頭鎮與平陽集的生意原是我吳某人的資本，你們無權分佔半分銀！」

辛不苦道：「也是近二十年兄弟們流血流汗拚得的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別忘了，惡水灘不是好惹的，姓辛的，你吃不了會兜著走！」

辛不苦沉聲道：「那是我的事！」

他一頓又高聲道：「石頭鎮的兄弟，你們如果聰明，就站過來，吳當家要上惡水灘，我們在此恭送……」

他的話落，吳不忌身後面立刻就有十六騎拍馬到了辛不苦的人馬中！

再仔細的看，吳不忌身邊只有七個怒漢！

不錯，這七人都是當年與吳不忌一齊離開惡水灘的人，他們不會投到辛不苦的麾下的！

吳不忌原是惡水灘的大總管，這次回惡水灘，憑良心說他是一百個不願意，但他又不敢聲張出來，硬著頭皮收生意。

因爲，他最清楚二當家陶津的作風！

辛不苦不認識陶津，而吳不忌一心想把所有兄弟拉上山，無非是替自己充場面，要陶津與郭魁等人知道他吳不忌這些年並沒有白混一場！

豈料辛不苦卻滿意當前的日子，不想上山爲盜，再說得清楚些，這些人已在石頭鎮與平陽集混出了名堂。

他們其中大部份都暗中有相好的在，兩地相隔一百八十里的道上，他們的作風有時候比山賊還霸，比强盜還狠，又何必一定要上惡水灘？

現在——

辛不苦仰天哈哈笑，道：「吳不忌，我這裡已超過五十人，你們一共八個人，你怎麼說？」

吳不忌咬牙咯咯響，道：「說你娘的老皮，當年是吳大爺瞎了眼，提拔你這老畜牲！」

辛不苦忿怒的道：「你得了吧！姓吳的，我爲你出主意開道路，打心眼裡恭順你，甚至於今日以前還是如此，但我卻不能看著你一意孤行，把兄弟們送上死人坑！」

吳不忌大怒，道：「你出的主意我清楚，一百八十里大道上，你們弄死了多少大商賈，害了多少良家婦人？

「試問這與山盜有什麼分別？哼……說句你我心裡都明白的話，咱們這些年幹的陰損事，還比不上惡水灘幹强梁！」

他一頓又道：「大丈夫明槍明幹，總比暗中玩陰險偸雞摸狗好得多！」

「呸！」辛不苦也吼起來，道：「你們是大英雄，我們是小臭虫，是嗎？他娘的，至少官家不會找上門。

「大家只要幹事情幹得乾淨俐落，夜晚睡覺也睡得穩，那像你們惡水灘，早晚會被官兵痛剿來得舒坦！」

吳不忌仰天一聲笑，道：「說得好，哈……」

辛不苦一怔，道：「爲何發笑？」

吳不忌道：「吐出的話如潑出的水，姓辛的，五七日之內就叫你們知道厲害……」

辛不苦哈哈笑得山羊鬍子往上翹，道：「是去叫惡水灘的人找來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你唬不了我們衆兄弟，我們等你！」

吳不忌回頭對七個怒漢道：「看來我們就得上惡水灘去了！」

一個大漢沉聲道：「眞想拔刀宰了這些忘恩負義的人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算了，算了，一個鍋灶吃飯的兄弟十幾二十年了，如今他們不上山，我也不再勉强，從此拆夥，他們走他們的陽關道，我過我們的獨木橋！」

辛不苦哈哈笑道：「說得眞好聽，也眞夠大方的，不過……哈……」

吳不忌道：「不過什麼？」

辛不苦道：「姓吳的，你拿我姓辛的當鳥甩？哼！」

「什麼意思？」

「你心裡明白！」

吳不忌怒叱道：「我明白什麼？」

辛不苦道：「說穿了你面子上怕沒光彩！」

吳不忌咬咬牙，道：「老子不在乎！」

辛不苦忽然提高聲音，道：「你不在乎我在乎，姓吳的，自從你接了那小雜種的信以後，你便暗中動手腳，兩地買賣賺的銀子全集中放在平陽集你的密室裡，那是大家的血汗錢，拿出來分吧！」

吳不忌大怒叱道：「放你娘的狗臭屁，我每月按規定發放銀子，剩的當然是我存起來，這關你們什麼事！」

辛不苦冷冷道：「平常那是零花金也是大家的生活費，一大堆銀子你想獨自吞？娘的，門兒都沒有！」

吳不忌幾乎嘔出血來，吼道：「你說此話，他娘的，天理何在？」

辛不苦冷笑道：「你我心裡全明白，我們之間沒天理，嘿……幹强盜的還奢談天理？別他媽髒了『天理』兩個字，我的吳當家！」

吳不忌緩緩地在馬鞍上拔出刀，他冷冷的道：「我本不想今日殺人，這是你姓辛[illegible]！」

吳不忌身後面，七個大漢也在拔刀！

辛不苦高聲道：「兄弟們，幾十萬兩銀票就放在吳不忌的衣袋裡，要發財這是好機會！」

五十多個怒漢，聞得辛不苦的話，全都瞪著冒火的豹目，有幾個後面的業已「嗆郎郎」拔出刀來，皮鞭揮得「叭叭」響！

大吼一聲，吳不忌怒罵道：「我活剝了你這陰險毒辣的狗東

西！」

辛不苦面無表情的道：「優勝劣敗十分明朗，你別再擺你的大當家威風了！」

他話未完，一抹蛇電也似的刀光其快無比的一閃而到了面前！

側面翻掠，猝然暴旋，但聞「彭」的一聲，辛不苦的馬頭被砍得鮮血濺上了天！

便在那馬往地上倒去的同一時間裡，辛不苦已橫刀挫住吳不忌的第二刀！

「噹」聲猶在，火花四濺，辛不苦已躍在兩丈外，冷冷道：「人爲財死，鳥爲食亡，來吧，且拚出個結果來，銀子究竟是誰的，就看各人的造化了！」

「去你娘的那條腿！」吳不忌喝罵著躍下馬背，猝然暴斬，十一刀連成一片網狀刃芒，直往敵人罩過去！

飛快的迴閃，辛不苦揮刀力擋，邊大聲暴喝道：「兄弟們，放手狠宰吧！合力圍殲這幾個吃肉不吐骨頭的混帳東西！」

連閃帶掠中，忽聞有人大聲暴喝：「兄弟們，想發財就在這一戰了，殺！」

「啊！」

好淒厲的尖嚎聲，但不知出自何人之口！

誰還管得了那麼多？

十幾條皮鞭的狂打中，忽聞一人尖叫：「纏腿，纏腿，放倒再殺！」

「咚」的一聲大震，便聞得一人咒罵道：「你娘的……啊……」

眞淒慘，一個大漢被八個怒漢圍殺中，雙腿被皮鞭絞住，他揮刀平掃怒殺，卻在半旋身中生生被拉倒在地。

立刻就有五把砍刀罩過去，像砍一頭狂獅般，這大漢被亂刀分了屍！

聽聲音，吳不忌不用回頭看，就知道是自己的人被殺。

他舞刀逼退辛不苦，邊高聲道：「佟老大，快把人集中殺，交互支援，合力阻敵，彼此掩護，不可分散！」

其實不用吳不忌多叫，佟老大七人一交上手便是如此。

只因爲對方人太多，幾次圍撲便把一人拆散開來，便也立刻被八個怒漢合力亂刀砍死在地！

像個轉動的刀山，佟老大六人背對背直往人多的地方衝殺，果然被他們砍死七八人，五個重傷的已滾在大路邊直哎呀！

輪到辛不苦吃驚了！

他大聲怪叫道：「圍起來，圈緊了下手，不可冒進，你們這些大傻瓜，多用用頭腦呀！」

吳不忌冷叱道：「爲你自己用用頭腦吧，我說兒！」

辛不苦忿怒的凌空而起，大砍刀帶起一溜冷芒，不要命的便往吳不忌殺過去！

吳不忌飄然挪閃，口中冷沉地道：「今日不取你的命，吳大爺難向陶當家交代，因爲……」

一陣金鐵交擊聲，辛不苦道：「因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惡水灘來的小兄弟，遭了你們毒手，難道不是？」

辛不苦怒叱道：「問得好，姓吳的，本來我們都不知道你會棄去已有的基業而上惡水灘，就因爲那小雜種留書而去，我們才洞悉你的陰謀！」

吳不忌邊殺邊想，難怪，陶當家來信之事他們知道。但信中內容他們一字不知，卻原來是那于兄弟留書而去才洩露出來！

這麼一想，于兄弟已經走了！

吳不忌明白原因之後，暗中運功，大吼一驚，大砍刀帶起狂飆般的雄渾鋒芒，雷霆萬鈞般的一口氣便是十九刀逼殺過去！

辛不苦揮刀相迎，立刻發覺這位大當家果然有幾手不輕易顯露的絕活，閃躲在五丈方圓內，他高聲大吼：「過來幾個兄弟，先合力放倒姓吳的！」

吳不忌怒罵，道：「眞他媽的不要臉！」

辛不苦道：「彼此！彼此！」

便在這時候，立刻躍過五個大漢來，合力便往吳不忌圍過去！

不料姓吳的毫不含糊，一把砍刀舞了個密不透風，滴水難進！

辛不苦冷笑道：「我們不急進，先累死你這老狐狸，娘的，你跑不了的！」

忽然兩聲慘叫聲，叫聲猶在，便立刻傳來一陣猶似剁肉聲。

緊接著又是幾聲咒罵，慘叫之聲接二連三！

喊殺之聲十分原始，宛似有人撕破喉管在狂叫！

淒厲的嗥叫相當嚇人，就像自地獄傳來的一般！

忽然一人高聲大叫：「就只有姓佟的一個人在掙扎了，困獸之鬥，他死定了！」

正自圍在吳不忌身邊的辛不苦，聞言側身看，他心中也暗自吃一驚，原有的五十多人，如今只有十幾個了！

吳不忌衡量情勢，大概一戰之後是個同歸於盡的結果，姓辛的如果不死，這傢伙是不會罷手！

是的，誰不想自己腰包的銀子？

突然間，被圍殺的佟老大一聲狂叫，滿身浴血的對吳不忌道：「當家的，殺開一條血路，我們趕往惡水灘搬兵來對付這羣狗操的！」

吳不忌邊殺邊回聲，道：「不論你死我活，甚至我死你活，一定要把這件事向陶當家的說明！」

辛不苦冷笑連聲，道：「別他媽的做白日夢了，你們兩個誰也別想活著走！」

「殺！」

聲如旱雷，出自吳不忌之口，便聽得辛不苦「啊！」一道鮮血往天空噴，他手中的砍刀可眞狠，斜著也砍在吳不忌的左胯骨上！

兩個人身子一歪變成了面對面，辛不苦的右臂已斷，一把砍刀就無法自敵人的肉裡拔出來！

「噹噹噹」連連擋過三把砍刀的迎頭殺。

吳不忌狂叫著：「佟老大，快走！」

佟老大尚未回應，七把砍刀一齊下，便也傳來佟老大的一聲慘呼厲嗥聲！

有一刀橫切在佟老大的臉蛋上，半個腦袋上了天！

忽然，一陣石頭飛來。

叮叮咚咚的全都砸在七個大漢的腦袋上，當場便躺下五個！

等到這些人回頭看，四週什麼也看不見！

圍殺佟老大的人急忙又往吳不忌這邊殺，誰也不再管那些死傷的！

再笨的人也明白，這時候活的人越少對自己越有利，因爲吳不忌口袋的銀票便會少個人去分！

奔向吳不忌的人只跑了一半路，忽然又是一陣石頭砸過來。

那種砸在腦袋上的石頭，有些宛似砸爛個大西瓜也似的，當場把人砸死在地上！

「在那兒，草窩裡躲著！」

幾個大漢忿怒的揮刀過去。

果然——

「嘻……」

「是你？個小王八操的！」

不錯，于阿坤來了。

其實，他早就來了！

因爲他根本就沒有離開平陽集，當他聽那綠衣姑娘的話之後，便推斷姓辛的會鬧內鬨的。

如此一來，他對付吳不忌的事，便更加的順利！

於是，他故意在桌上留條子。

那是叫姓辛的看，絕非是留給吳不忌的！

此刻——

于阿坤雙手托著兩粒石頭站起來，他嘻嘻笑着又道：「列位，那個想挨石頭，你們過來吧！」

有個大漢高聲道：「殺！」

殺聲猶在，五個怒漢併肩衝向于阿坤。

原是要圍殺吳不忌的，如今改變心意，變了方向，反往于阿坤殺過去，光景是恨透了于阿坤！

本來嘛，平陽集與石頭鎮上的「東昇騾馬棧」以及「聚寶盆賭坊」，兩地生意不錯，日子過得也挺自在！

突然出現于阿坤一攪和，弄得兩地的人死傷纍纍，活的已經不多，如今一旦見了于阿坤，他們又怎能不遷怒於他？

於是，五個怒漢發一聲喊，便往于阿坤殺過去！

于阿坤一見冷冷笑，狠著心腸對準五個殺過來的五人便是一陣好砸。

他原是選了個石頭多的地方，又暗中堆了許多，卻不料這五個怒漢也卯上了，雙臂抱著頭，身上任你砸，非要剁了于阿坤不可！

于阿坤一見冷冷笑，石頭他不砸在五個人的頭上，盡往敵人膝蓋上投！

「啊……啊喲……」

眼看著已衝近于阿坤面前，五個大漢的膝蓋已血肉模糊的碎了！

于阿坤剛剛長身站起來，三把砍刀便向他擲過來。

其中一人大吼道：「個小雜種！」

這五個人怎知于阿坤的腕力驚人，手頭極準？

等到他們挨了石頭，方才知道後悔上當！

雙掌飛拍，三把砍刀被他撥落草堆裡，于阿坤嘻嘻笑着掠到了吳不忌附近，他高聲的道：「吳總管，我來了！」

吳不忌一見于阿坤，心中一陣安慰。

他幾乎要流出眼淚來，道：「我親愛的小兄弟，在這要老命的節骨眼上，你趕來了，眞是菩薩有靈，我佛慈悲！」

辛不苦被圍在大路邊，僅有的八名帶傷大漢圍在吳不忌的身子四週！

他們不是不撲殺，吳不忌胯上一刀入骨，辛不苦的砍刀仍然在肉裡。

這光景只要死死的圍住他，血一流光便完事，又何必再去拚老命？何況吳不忌也不是好惹的！

于阿坤拍拍兩隻手，笑道：「吳總管，你平日對待你這些兄弟們一定不夠厚道，否則他們又怎會造你的反？」

大路邊，辛不苦高聲道：「姓于的小子，你出手就砸死我的兄弟，年紀輕輕的心狠手辣，不像話！」

吳不忌也沒好聲道：「于兄弟你不知道，這些人不上惡水灘，他們要分我的錢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重賞之下有勇夫，每人送他們白銀一千兩，準他

們擄個大姑娘上山崗，你看他們去不去！」

此言一出，不由自主的有個大漢高聲道：「要是這麼辦，那個王八蛋不上惡水灘！可是……」

「可是這姓吳的小子只答應每人十兩銀子拆夥，太不夠意思了！」

于阿坤站在圈外面，他冷冷的對吳不忌道：「你看看，要是我在你身邊，那會出這種紕漏？你呀……」

吳不忌道：「于兄弟，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，快出手做了這幾個，幫我把傷包紮起來，我們快馬上惡水灘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我來就是幫你的，吳總管，這幾個人就由我送他們上西天！」

辛不苦厲叫道：「給我圍起來殺！」

七個大漢反過來便往于阿坤殺去。

不料于阿坤毫不退讓，他笑嘻嘻的道：「你們這七個驢，來吧，先比比看誰跳得高！」

他話聲落，雙腿一彈而起三丈餘，便在他的挺腰後翻中，口中厲聲道：「老鷹抓小雞！」

猝然撲擊而下的身子，于阿坤倏忽揮出三十二拳，掌影翻舞中，三把砍刀已罩過來，然而傳出來的卻是「叮咚」之聲，三個大漢已往外暴跌出去！

又見兩把砍刀劈過來。

于阿坤不等刀劈到，又是一聲暴吼：「母雞護小雞！」

這那是什麼母雞護小雞，根本就是伏虎拳！

兩個大漢各人挨了七八拳，手中的砍刀也劈個空，吐著鮮血往地上倒！

忽然，吳不忌大聲厲叫道：「于兄弟，快，千萬別叫姓辛的逃掉！追呀！」

于阿坤拍拍手，道：「窮寇莫追，吳總管，我先替你包紮傷要緊！」

吳不忌沉聲道：「于兄弟，不殺姓辛的我不甘心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殺了他你才不順心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于阿坤道：「姓辛的拖著一條斷臂，死不死活不活，他往後的日子可有罪受了，何必一定要他死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你錯了，小兄弟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我不會錯，吳總管放寬心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姓辛的這一逃，他一定會回至平陽集，我的賭坊與棧房不全是他的了？」

于阿坤笑笑道：「你放心，我們回去平陽集，由我出面，把兩處的房屋全賣光了再上山！」

思忖了一下，吳不忌點點頭，道：「也好，我這傷也要醫治好！」

於是，于阿坤一陣手忙腳亂，亂七八糟的把吳不忌的胯上傷處紮起來，道：「吳總管，這一刀是想把你攔腰斬，幸而你翹起屁股挨一刀！」

吳不忌心中一楞，當時是這種情況！

辛不苦的平斬一刀，自己無法再閃躲，急切間本能的拔身跳，這才在右胯上挨一刀，小兄弟怎麼會知道？

還以爲于阿坤招數高，吳不忌心悅誠服的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可眞在行，一眼便看出來了！」

笑笑，于阿坤望著絕塵而逃的辛不苦，道：「其實也沒什麼，如果姓辛的身隨刀走，吳總管，只怕你必然大開膛！」

吳不忌聞言吃一驚，點點頭，道：「姓辛的沒那個能耐，哼！」

于阿坤包紮好吳不忌的傷，立刻把附近五十多匹騾馬拉在一起，一匹匹的拴起來！

突然，吳不忌手提一把砍刀，他彈著一腿刀柱地，身子便一彈一彈的在死人堆上走！

于阿坤側頭看，只見吳不忌也眞狠，對於死而未斷氣，或是傷得不能起來的，舉刀便砍，而且盡往腦袋上下手砍。

那股子狠勁，看得于阿坤也吃一驚！

其中幾個被于阿坤用石頭砸碎膝蓋的大漢，瞪著一雙無助的大眼，看著吳不忌一刀砍來。

他們竟然連叫一聲也沒有，吭吡一聲死在血泊裡！

于阿坤心中想：「這些人原是一個鍋裡吃同樣的飯，只爲個利字，便殺得兩敗俱傷！」

拉著一匹馬，于阿坤笑道：「吳總管，上馬吧，我保你平安回平陽集！」

接過馬韁繩，吳不忌道：「好兄弟，只等到惡水灘，我吳不忌會在陶當家面前說明白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別多說了，上馬吧！」

吳不忌沉聲道：「可恨姓辛的眼明手快騎馬逃了，要不然，這是一場十分完美的全勝局面！」

于阿坤也上了馬，他卻冷冷的道：「我看既不完美，也非全勝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于阿坤道：「先是你從石頭鎭帶來的那些人，經不起姓辛的幾句話，便全靠攏過去，這以後……」

吳不忌心中一震！

這小子早來了！

便又聽得于阿坤道：「這以後你的七個心腹全翹了，這種人死已死，人亡已亡的仗陣，怎能算什麼完美而又全勝？」

吳不忌忽然哈哈笑道：「對於這種見利忘義的人，多死幾個，甚至死絕，也是應該的，我吳不忌除了對佟老大七個稍覺抱憾，其餘的十分泰然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吳總管，眞乃大人物也，唯有大人物的胸懷方能具有你老兄這種想法，千古以來，一將名成萬骨枯，不死些人，那會顯出你的偉大，我操！」

吳不忌哈哈笑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可說對了，有人上山去爲王，有人打著旗子爲家邦，我吳不忌生不逢時，命運不濟，造化整我，他娘的，只好上山去結義了！」

于阿坤豎起大拇指讚道：「我于阿坤再一次稱頌你吳老兄，說眞的，你提得起放得下，安逸的日子不過，憑著陶兄的一句話便往惡水灘聚義，佩服！」

吳不忌有口難言，要不是陶津厲害，那個王八蛋才願意重作馮婦上梁山！

二人前面拍馬馳，後面一羣騾馬跟著跑！

于阿坤看看天色，道：「吳總管，天不黑我們就會趕到平陽集，你打算怎麼辦？」

吳不忌道：「很簡單，先賣房子後賣地，小兄弟，四個地方的設備少說也値萬兩銀子，更何況還有幾個大姑娘，後面的傭人也有十幾個！」

提起大姑娘，于阿坤立刻想起綠衣姑娘來了！

是的，若非是那位綠衣姑娘四更天叫醒自己，事情只怕不會這麼順利！

在平陽集上很少人見過東昇騾馬棧的大東家趕騾子，今天他們不但看到了，而且大東家還受著傷回來，一條藍緞褲子濕淋淋的染著血！

「聚寶盆賭坊」那天沒開門，不少賭客站在門外直晃蕩，搞不懂賭坊爲何不開張！

一羣騾馬送進「東昇騾馬棧」，吳不忌與于阿坤二人雙雙來到「聚寶盆賭坊」。

就在後院那座豪華大廳上，吳不忌已命個小伙計趕快把平陽集那位老郎中找來，胯上一刀眞不輕，便那位老郎中也直搖頭。

綠衣姑娘見于阿坤又與吳不忌回來，業已猜中是怎麼一回事，辛不苦那幫人大概再也不會回來了！

吳不忌也眞狠，當天傳出話：「石頭鎭與平陽集兩地的生意賤價出售，便現有的僕婦姑娘也算進去！」

于阿坤望望一邊侍候的綠衣姑娘，笑對吳不忌道：「吳總管，我要向你討個人情了！」

吳不忌笑道：「好兄弟，有什麼話直說，我的也是你的，你的也是我的，客氣的話說多了反倒見外！」

于阿坤撫掌笑道：「說得好，說得好！」

他拉綠衣姑娘的手，笑笑，又道：「我覺得這位姑娘不錯，賣掉了可惜呀！」

哈哈大笑，吳不忌道：「小兄弟，我們要上惡水灘，你要個姑娘不方便哪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我的事你別管，只說你答不答應？」

吳不忌笑笑道：「好兄弟，別說是一個姑娘，就算侍候我的三個姑娘，只要你喜歡，全是你的了！」

于阿坤拍拍手，點點頭，笑嘻嘻的拉住綠衣姑娘的手，道：「怎麼樣，跟我走？」

綠衣姑娘點頭道：「于阿坤小爺要帶我上山？」

搖搖頭，于阿坤道：「不，妳們三人可以回家了！」

綠衣姑娘黯然的道：「我們……唉！」

于阿坤看看另外兩個姑娘，道：「妳們怎樣了？」

綠衣姑娘道：「我們沒有家，十歲不到便被吳爺收留在身邊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妳今年多大了？」

綠衣姑娘道：「我們都是十七歲！」

于阿坤想了想，對吳不忌道：「吳總管，你說三天處理好一切，是嗎？」

吳不忌道：「不錯。」

于阿坤道：「好吧，我便等你三天，不過，我先把她三人送個地方去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三個你都要？」

「怎麼？你不捨得？」

「怎麼會呢？好兄弟，她們是你的了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每人再送她們一百兩銀子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也是應該的，她三人侍候我六七年了，這點銀子也是應該給的！」

他眞大方，伸手一摸，便是一張五百兩銀票，又道：「拿去吧，妳們三人均分！」

綠衣姑娘接過銀票，三個人爬在地上磕響頭！

于阿坤笑道：「吳總管，你可眞大方，要一毛給一塊，我看着可有點奇怪！」

吳不忌哈哈笑，道：「衝著兄弟一句話，再多的銀子我也花，哈……」

于阿坤道：「好，你養傷賣家當，三天之後此時，我便回來與吳總管一起上惡水灘！」

吳不忌一怔，對于阿坤道：「你要走？」

于阿坤道：「我要送她們三人去個地方，這兒我又插不上手！」

吳不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也不留兄弟了，三天之後我備馬等你！」

于阿坤對綠衣姑娘道：「願意跟我走？」

三個姑娘齊點頭，于阿坤心中大樂，立刻命個小子跑到「東昇騾馬棧」叫來一輛雙轡馬車，三個大姑娘提著小包袱上了車！

如今棧房人手不夠用，于阿坤便自己駕著車，韁繩一抖，「得」的一聲吼，兩匹馬便往平陽集北方奔馳而去！

于阿坤有個心願，關奶奶住在尼姑庵，那兒雖清靜，總不是自己的家，如今大皇莊被火燒，自己決心重建大皇莊，而且要建得比往日的更好，更富麗！

等大皇莊建好，便把關奶奶接去住，便和尚叔叔也要他還俗住一起！

一旦到了那時候，關奶奶身邊就得有人侍候，那麼，這綠衣姑娘三個人，不正是最佳人選！

于阿坤想到這裡，便不由得笑問車中的綠衣姑娘，道：「妳們三人跟我走，還不知道妳們的名字叫什麼！」

綠衣姑娘伸出頭來，笑笑道：「我叫小雲！」

一位身穿淺紅色的姑娘也伸出頭來，道：「我叫小虹！」

車裡的一位身著全黃色的姑娘跟著便道：「我叫小霞！」

于阿坤道：「姓什麼呀？」

他一頓，又道：「名字取得很有詩意，都是天上的玩意兒！」

小雲笑道：「吳爺要我們當天上的仙女，所以起的名字都是天上的雲呀、霞呀、虹呀什麼的！」

于阿坤笑笑道：「妙，要天上的仙女侍候他，他不成了老天爺？」

他回頭看了小雲一眼，又道：「都姓什麼？」

小雲道：「都姓吳！」

于阿坤一怔，道：「怎麼那麼巧？」

小雲道：「小時候賣到吳爺那裡，咱們便改姓吳了！」

冷冷一笑，于阿坤道：「別姓吳了，以後便姓于吧！」

「姓于？」

「不錯，姓于，因爲我姓于！」

小雲點點頭，道：「于少爺，你……你眞的是……惡水灘的山大王？」

于阿坤道：「妳們看我像不像？」

車中的小虹應道：「一點也不像，倒像個逃學的野孩子，嘻……」

于阿坤看了小虹一眼，道：「別提逃學二字，我聽了就打從心眼裡不自在！」

小虹笑道：「于少爺，你生我的氣了？」

「我怎麼會生妳的氣？我只是從小討厭書本子！」

小雲道：「吳爺也教過我三人讀書，讀書是增加知識，也沒什麼不好的！」

于阿坤冷冷道：「人各有志，我就是討厭讀書，尤其是那些老夫子，哼，都是喜歡銀子的！」

小雲道：「那也不必上山爲盜，于少爺，你……」

于阿坤一聲哈哈，道：「爲盜有什麼不好？只要一聲吼，揮揮刀，銀子就來到，自在喲！」

小雲道：「于少爺，你要是不再上惡水灘，我姐妹三人侍候你一輩子！」

于阿坤一笑，道：「再說吧！」

馬車往前疾駛，于阿坤想著三天之後的事，便不由得哈哈一聲笑！

遠處一道山崗，有一家野舖子就在路邊！

于阿坤看看天色，立刻把馬車停在一棵大樹下，道：「小雲姑娘，我們趕了幾十里路，也該吃些喝些，妳們下車吧！」

小雲姑娘先下得車，她看看那家野店，笑問于阿坤道：「在這兒吃東西？」

于阿坤道：「不錯，這種野店可沒有細點大菜，粗茶淡飯可不缺！」

小虹與小霞也下了車，三個大姑娘擁著于阿坤往野店走，于阿坤頓有著英雄美人之感，揚起雙眉，一副洋洋自得的神氣，大步走在三女之間！

四個人上得台階，于阿坤停下腳步，笑道：「進去之後，妳們撿好的吃，銀子我有的是！」

小雲笑掩著口，道：「你不是說，這種野店沒有什麼好吃的嗎？」

于阿坤笑著拍著小雲的肩，道：「那沒關係，選些可口的也不錯呀！」

于阿坤右臂摟著小雲姑娘，左手抓緊小虹的手，後面還緊緊的跟著小霞姑娘，這小小子果然目空一切的走進店內，大剌剌的拍著桌子道：「店家，店家！」

過來個小老頭，捋著一把鬍子笑，道：「小客官，你要吃些什麼？」

（未完・十六）



朝天一棍

名捕代傳手諭　欽犯可獲生機

「說英雄，誰是英雄」故事／溫瑞安・文
可飛・圖

上文提要： 張三爹一加入戰圈，就彈出「封神指」，蕭白、蕭煞立即探刀砍他的手，手斷指無效，張三爹如果對付這雙刀法名家兄弟易如反掌，但他並沒有反擊，叫他們別替奸相爲虎作倀，放了他們一馬，監斬的方應看瞧了他們一眼，他們只好改向另方面立功，找上蔡老擇。劫法場欽犯，打鬥此起彼伏……

可惜的不是他遇上蔡老擇。

而是他的刀中刀和刀中刀裡刀却忽然一齊不能發揮。

原因？

因爲刀中已無刀，刀裏又何曾還有刀呢？

苗八方發現已遲。

他的刀勢已出。

但他刀中藏刀全不見了——蔡老擇那三次返身搶攻，原來不是要奪他手中刀，而是旨在破壞了他刀中刀、刀裡刀的機括。

他已斷絕了後路。

但他雖沒了後路，卻仍有殺手鐧。

* * *

他的殺手鐧是他的藏刀。

這回他的刀不是藏在他的刀裡、袖裏、靴裡或那裏，而是藏在……

他的笑容裡！

他的「八方風雨刀」，雖然眞的可以把八方風雨舞於一刀中，也可以盡教八方雄豪喪於一刀下，更可以把八方敵人格殺於一刀之間，只不過，他的刀，其實並不長大。

他的刀是氣勢夠大。

他的刀中刀，當然是比原來的刀更短更小了。

至於刀中刀中刀，就更短小，只不過五寸來長的一把。

但最小的刀，却不在他手上。

而在他的臉上。

口中。

* * *

他的臉非常樸直。

一種近似三代務農的那種淳樸臉孔。

只不過，看一個人，當然不應只他的外表，可惜世人看人，常只看對方的外表：蓋因外表最易看也。

苗八方有一張十分樸實的臉，但他顯然不是個樸直的人。

他很少笑。

他的臉相看去像歷盡滄桑，蘊藏着操勞與苦辛。

這種人當然很少笑，也很少事情是值得他笑了。

而今他却笑了。

突然而笑。

他是爲殺人而笑的！

* * *

他一笑，霍的一聲，一道白光，小小的白光，自牙縫間急打而出，直攻蔡老擇！

蔡老擇分解了苗八方的刀，他可沒法即時解得了苗八方的笑裡藏刀。

這一下突如其來，白光一閃，嗤地一閃，已至面門！

蔡老擇反應再快，要躲，也躲不開去，要避，也決避不了了；要擋不及，要接，更接不來。

但他卻在這時候做了一事，以及不做一件事。

先說不做的事。

他不做的事是：他不動、不閃、不躲、甚至連眼也不眨。

在這時候，生死交攸，生死關頭，能不慌、不亂、不驚、不動的人，絕無僅有。

蔡老擇也不光是什麼也不做。

他做了一件事。

他一張口，就咬住了那道白光！

然後他一伸手，手中在苗八方刀中奪來的一中、一小兩把刀，一齊遞入了苗八方的在左右脅裏去！

＊　＊　＊

他竟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身！

他對付苗八方「笑裏藏刀」的方法居然是：

他一張口，用牙齒咬住了苗八方張嘴自齒間吐出的那口小飛刀！

＊　＊　＊

苗八方一連中了兩刀——自己的兩刀——一時之間，仍驚愕甚於傷痛，驚然道：「你不知我……又何以能破我的『藏刀』……」

蔡老擇回答了。

他回答的方式是：

又一張口，白芒即回打入苗八方的額頭上。

苗八方雙眼暴瞪，但一時猶未斷氣，只聽殺他的人這樣說：「你不是我，又怎麼知道我破不了你的絕招？」

但後面那句話他還沒來得及理悟，他便拚了最後一口氣，撲了過去：

「世上沒有破不了的絕招，所謂絕招，只不過是敵人不知道你會用的招式。但世間沒有用過的招式已很少了，而你自己也曾用過的招式便一定會有人知道，算不了什麼絕招。」

＊　＊　＊

苗八方臨終的時候，眼神裏的急怒，已轉成了欣慰。

只不過，蔡老擇跟任何人一樣，勝利的時候（尤其是艱辛苦鬥才換取的勝利）未免都有點沾沾自喜、洋洋自得。

所以他忙着說道理。

忘了危險。

直至感覺到有人向他逼近。

敵人。

＊　＊　＊

大敵。

而且不止是一個。

兩名。

＊　＊　＊

遇上蕭氏兄弟這種強敵，一個已然足夠，一人已難以應付。

蔡老擇立即要回身應敵。

但苗八方已撲了過來。

蔡老擇雙肘立即撞碎了他所有的脅骨。

不過，這時苗八方而言，已不構成任何殺傷力。

因他已然氣絕。

他雖已死，但仍撲了過去，雙手且死命出力的抱住了蔡老擇。

蔡老擇猛掙。

一時不脫。

一時脫不了身，這就足夠了。

就算是一刹間掙脫不了，眼前有蕭白蕭煞這樣的大敵，也足以致命了。

何況蕭煞蕭白這次不僅止於志在立功，還是急於求功補過！

張三爹對他們饒而不殺，因而觸怒了他們的主人方應看，他們如沒有即時的表現，只怕都沒有好下場！

狗通主人性，更何況是一向聰明知機的蕭氏兄弟，他們非常瞭解方小侯爺外表溫順謙恭但內裡迥然大異的性情。

他們可不想招惹。

有的人縱不是惡人也招惹不起的。

所以他們馬上要立功。

立功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殺敵。

蔡老擇剛好殺了苗八方，他們就立即撲殺蔡老擇，當然更不會俟他稍為回氣還過神來！

無疑，對蔡老擇而言，未免是得意得太早一些了！

當他發現蕭煞雙刀向他砍來的時候，他已無從抵擋。

甚至連他一向在江湖上給譽為「神來之手，鬼附之指」也不及施展。

蕭煞雙刀攻勢不但絕，妙，且狠而刁鑽。

他不是砍向蔡老擇。

而是斬向苗八方。

刀鋒先行切斷苗八方身體，再刹向蔡老擇，俟蔡老擇發覺他的攻襲時，一切反應都已太遲。

偏偏他不是攻向蔡老擇的要穴。

蔡老擇一時還摸不定對方來勢，於是掌封八門，步擰八封，隨時也及時護住身上各大要害！

蕭煞卻只砍向他的手和脚。

左手。

右脚。

＊　＊　＊

脚斷。

臂落。

血迸濺。

＊　＊　＊

蔡老擇確不是省油的燈，他斷了一腿一臂，但另一隻手卻抓住了蕭煞的「開天刀」，仍一脚踢飛了蕭煞的另一把「闢地刀」。

蕭煞頓時兩刀盡失。

可惜蕭煞之外，還有蕭白。

蕭白只是去傷害人，蕭白才是要命的。

他的刀及時而至，在蔡老擇身上一處「親」了一親。

脖子。

於是蔡老擇馬上就身首異處。

＊　＊　＊

說也湊巧，只在一日之間，「黑面蔡家」在京裏的兩名重要人物：蔡水擇和蔡老擇，分別都死於城裏的金風細雨樓和菜市口。

「兵器坊」的蔡家的失此二大高手，使得他們日後更加速加倍的作出了因應這等損失的決定。

這是後話不提。

＊　＊　＊

蔡老擇一死，最氣的是張三爹。

他因一念之仁，放過了信陽蕭煞和襄陽蕭白，愛才之心固然有，但主要的還是不想多造殺孽，何況「天機組」跟這蕭氏兄弟沒有什麼過節，所謂「能結千日好，莫結一人仇」，張三爹也情知蕭氏二刀是因受命於方應看和米有橋（蒼穹）才致為敵的，彼此之間原就沒有大不了的怨隙。

所以他才放了他們一馬。

沒料卻因而折損了一名大將。

是以他最悲憤莫名。

他一手打掉身前身後六名敵人，快步跨前，在蕭煞蕭白得手退卻（意欲回到陣中）之前，他已截住了他們。

別看張三爹已年紀老大，他這幾步才跨出，迫人氣勢，排山倒海，汹湧而出，「快步風雷」，更名不虛傳。

蕭氏雙雄一旦得手，殺了蔡老擇，既討了彩頭，本要退卻，但張三爹一開步，便懾住了他們，他們反而退步進不得、退不了，只好硬着頭皮應戰。

他們自己也明白，就憑他們，決非也絕非張三爹之敵，他們就是深透的明瞭了這一點，這才糟糕。

因為明知打不過，那還有鬥志可言？

不過，蕭煞蕭白，兩蕭三刀，能夠躋身於當世「八大刀王」之中，非同泛泛，也決不是浪得虛名之輩。

他們便在這時候，忽然做了一件事：他們突然揮刀。

他們竟互相砍了對方一刀。

＊　＊　＊

血光暴現！

一向溫文有禮，且具親和力的蕭白，因這一刀而吃痛，也因此逼出了殺性！

向來高傲跋扈，出手向不留餘地的蕭煞，更因而逼出了鬥志！

兩人不退反進，不餒反悍，兩人三刀，砍向張三爹，刀刀要命，也刀刀致命！

張三爹這回是殺紅了眼。

他也覺得愛徒蔡老擇等於是他親手害死的。

他沒有廻避，他反而迎上了刀光。

眼看蕭煞的「大開天」刀就要砍着張三爹的脖子，可是張三爹的頭顱，忽然像斷了頸筋似的，歪了一歪。

那一刀，就只差毫釐，便砍他不着。

蕭煞見差這毫釐，就能得手，怎可放棄？何況他知道蕭白力敵住張三爹的攻勢，他說什麼也要將這「天機」組織的「龍頭」斬於刀下。

所以，他的刀再遽遞半尺！

他就看張三爹能怎麼退？

另外，他那「小闢地」刀也同時追擊，一刀攔腰砍向張三爹！

張三爹的身形卻是一扭，像渾沒了背骨的蛇一般，居然仍險險的躲過了這一刀！

所謂「險險」，是這一刀明明要砍着張三爹的腰眼之際，卻就那麼相差寸餘，便使他砍了個空！

高手對敵，蕭煞把心一橫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三不回頭，他把「小闢地刀」，再往前一送，矢志要：就算你能把張三爹攔腰砍成兩截，他至少也要在對方肚子裏搠一個血洞！

他就看張三爹怎麼躲！

在另一邊的蕭白，也心同此理。

他的刀認準張三爹的背門，就「親」了過去，眼看要着，張三爹卻忽然踢了一脚過去，蕭白只要一側身，躲開這一踢，但那一刀只差了一點，便可刺入張三爹的背裏去了！

只差那麼「一點」！

眞可恨！

所以蕭白不甘心。

他全身一長，手臂一舒，刀意一伸，就要趁這一展之間，要把張三爹扎個透明大窟窿才甘休！

是以，張三爹要同時面對三刀之危！

一刀比一刀危險！

一刀比一刀要命！

一刀比一刀狠！

＊　＊　＊

所以給要了命的是：

蕭氏兄弟！

＊　＊　＊

張三爹就在那刹瞬之間，也不知怎的，脚步一錯，竟能在電光石火間扭了開去！

是以，蕭氏兄弟，三刀都不能命中！

三刀都砍不着，但卻不是砍了個空！

張三爹這一「失了踪」，兩人志在必得，全力以赴，收手不及，變

成三刀各相互砸在一起！

於是，蕭白的刀「親」上了蕭煞的「小闢地」之刀，而蕭煞的「大開天」之刀，一刀砍向蕭白的頭顱。

蕭白也反應甚急，百忙中把矢一擰，蕭煞這一刀，只砍在他的左肩上，登時砍斷了胛骨，鮮血汹湧而出。

不過蕭煞也同樣不好過。

他的刀雖然殺力十足、威力無邊，但一旦遇上了那把蕭白以柔制剛文文靜靜的刀，竟立即給絞碎了，蕭白那一刀，刀勢未盡，嗤地刺入他的小腹裏，頓時鮮血長流。

張三爹以「反反神功」，使出「反反神步」，使二蕭互傷，他這次再不仁慈，立即把握時機，攻出了左右「封神指」。

他這次的「封神指」，仍是拇指自無名、中指夾緊凸出，但既沒指勁，也沒指風。

他的手指，忽然變成了武器。

至剛極硬的武器。

「嗤」的一聲，他的左指插入了蕭煞的咽喉。

「噗」的一響，他的右指刺入了蕭白的胸口。

這兩指，立時要了蕭白和蕭煞的命。

＊　＊　＊

這一下，也登時使方應看紅了眼。

效忠於他的「八大刀王」，一下子，「藏龍刀」苗八方死了，信陽蕭煞死了，襄陽蕭白也死了，就只剩下五名刀王了！

這還得了！

是以，方應看似再也不能忍耐了。

他已忍無可忍。

他身形一動，就要拔劍而出。

他腰畔的劍也驀地紅了起來。

隔着鞘，依然可見那鮮血流動似的烈燄光芒！

他正要拔劍而出，却聽米蒼穹長嘆了一聲：「如果眞要出手……讓我出手吧！」

米蒼穹一見連折三名刀王，就知道這回可不能再袖手了。

那是自己人，死的不再是蔡京那方面的心腹了！

方應看按劍凝視着他：「你不是說不動手的嗎？」

米蒼穹無奈的苦笑道：「這也是情非得已，到這地步，我還能不出手嗎？再這樣下去，外人倒要欺『有橋集團』無人了！」

方應看却道：「能。」

米蒼穹倒是怔了一怔。

「你不必出手，」方應看天眞的道，「我出手便可！」

米蒼穹慘笑了起來，連銀髮白眉，一下子也似陳舊了一些：

「你才是集團裏的首領，怎能隨便出手？得罪人、殺敵的事，萬不得已，也決不該由你動手。如果我們兩人中必須要有一個人動手，那麼，讓我來吧。」

他長吸了一口氣：

「畢竟，我不是你。」

然後他大喝了一聲：

「棍來！」

他一喝，棍就來了。

馬上就來。

米蒼穹終於要親自出手了！

＊　＊　＊

「放下你的箭，王小石！」葉神油在背後咆哮道，「有種的轉過身來，跟我決一死戰！」

王小石笑了一笑。

他的反應只是笑。

牙齒又圓又白，像一粒粒打磨得勻圓的小石頭。

「放下箭吧，王小石。」一爺語音十分懇切，「我知道你是一個很眞的人。你才不會自背後猝襲暗算相爺的，是不是？」

王小石笑了：「我們現在可是面對面的，你們人多我們人少，我們還身陷在你們高人滿佈、好手遍伏的府邸裡，我可沒有暗算他。」

蔡京覺得自己已汗濕重衫，他維持這樣的姿勢，已有好一段時間了，却不知正張弓搭箭的王小石，會不會比他更累？

所以他立即有話快說：「放下吧，小石頭，我也知道你是一個很傲的人。你這就放下弓、放鬆了箭，我答應讓你當京城武林總盟主，你要把天下武林引向正路跑，我由你，二十萬禁軍、七萬近衞、三萬大內高手，全任你調度如何？」

王小石這回又嘆了一聲，道：「假如我是剛出來走江湖的，你這番話，我或許會相信你。假使我今天才剛入京，你的話，我或許會動心。可惜我已非當年十七歲。我現在的要求只是：一，馬上放了唐寶牛和方恨少；二，對今次劫法場事概不追究。只有這兩件事。不過，我要你馬上下令，令達人釋後，我才放下我的弓和箭。記住，我早已不是十七歲那種年紀的人。」

蔡京囁嚅道：「我怎知道一旦把人放了，你還會不會依約放下弓箭？不如……」

王小石已不想多說：「你就再耗着試試吧，反正，我已很累了，很累很累了……辦好這幾件事，只怕還得還耗費好些時候，萬一我手一軟、指一酸，那麼，這箭就要射出去了……」

蔡京又用舌尖一舐鼻頭上滴下的汗珠毅然道：「好，我就叫人去放了唐寶牛、方恨少，並下令不去追究今天的事……可是，往來破板門、菜市口費時，我可不擔保一定趕得及。那時候，你可別怪到我頭上，因而反悔……」

王小石眼神一亮，截口道：「來得及的，只不過，你派你的手下去，我怎知道你的命令會不會是眞的傳送了？人是不是眞的放掉了？萬一你只在這兒說說，却把各路弟兄殺的殺了，活的抓回來要脅我，那這樁生意我不是倒着蝕嗎？」

蔡京狡獪的道：「那你能怎樣？總不能押着我過去吧？怕到得了時，那兒只剩下人頭和血了。」

王小石比他更狡黠的笑道：「我有辦法。」

蔡京說道：「這你也有辦法？」

王小石反問：「你要派兩個親信……至少你的部下全都相信他們的話就是你的命令，而且，你還要親下手令。」

蔡京知道再無「討價還價」餘地：「這個可以。」

他等對方說下去。

王小石果然接下去說，「光是你的部屬，我信不過，這兒兩位，當隨你的部下一齊出發，旨在監督。」

他指的當然就是：「用手走路」梁阿牛和「老天爺」何小河。

蔡京訝然道：「你遣走了他們……你一個留在這兒？」

這裏早有大軍團團圍佈，敵手如雲，王小石在此際居然還要把自己身邊的人遣去辦事，若不是大膽驚人，全沒把相爺手下高人放在眼裏，就是發了失心瘋、豬油羊脂蒙了心了。

王小石笑而不答，反詰：「你派誰去傳令？」

蔡京沉吟一陣，即道：「我派屈完和黎井塘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王小石已截道：「不行，他們還未足以擔此重任……萬一你在破板門和菜市口的部下不認賬，不肯收手，我既救不了人，你也保不了命，可大家都沒討得了好，你最好換人！」

黎井塘氣得臉都白了：「王小石，你……」

屈完更脹紅了臉：「你別欺人太甚！」

蔡京一想也覺是，便道：「我派我兒子儵兒、絛兒過去……」

王小石即截道：「最好不止兩人，以示份量。」

蔡京知王小石早已摸清了「別野別墅」內內外外的底子，一咬牙道：「好，我把鞗兒、翛兒也派去傳命便是。」

王小石居然說：「這還不夠。」

蔡京愕然道：「這還不滿意？莫非你想藉機遣走這兒的高手一爺、天下第七不成？那豈不是把我身安危置於絕境嗎？這可不成！你當我是好欺易詐的麼！」

王小石正色道：「當然不是。你要調度他們，我也不肯，我怎知道你不是派這些一級高手去屠殺我的弟兄們的！」

蔡京愕然道：「那你要我派遣什麼人去？」

王小石一字一句的道：「四大名捕。」

蔡京怔了一陣，這才恍悟：爲什麼今晨開始，四大名捕一直在自己別墅之前巡邏不去的因由了！

王小石補充：「我叫他們，是因爲他們正直清廉。如果你只找你的心腹爪牙去下令停手放人，就算你的手下聽令，我的兄弟也不見得就會罷手，是不？」

蔡京鐵着臉色，到這地步，他才明白這佈置有多周密，簡直是深謀遠慮，而且對自己的計劃和部署幾乎瞭如指掌，他現在不明白的只有一點：

一切都解決了之後，王小石却是如何活着出「別野別墅」！

王小石繼續他的說明：「我是潛進來之前發現四大名捕就在外邊的，想必是：他們要保護你免受傷害，才義務在門外守衞的吧？你可眞夠面子，四大名捕也給你當了護院！」

蔡京嘿嘿冷笑，反問：「四大名捕可不必四人都趕這一趟路吧？你總要留下兩人來給你護法啊！」

王小石馬上澄清：「唉，話別那麼說，他們是捕快，我算什麼？這會兒連你都給得罪了，我就逮便是死囚，拒捕就是欽犯，逃亡就是逃犯了。只不過，通知菜市口和破板門的事，就追命和冷血去好了。追命脚程快，冷血衝勁夠，這件事，已急不容緩了，令快下吧！我的手已開始痲痺了。」

蔡京心有不憤，但王小石最末一句話，仍教他動魄驚心。

「好，好，好，你撐着，我也抵着。我馬上就在這兒寫一手諭，並傳兩個犬子、兩位名捕來辦這件事，這……你可放心了吧？」

隨後他又忿忿的說：「我知道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了解了，原來是這麼一回事。」

王小石沒有問他所知道的是什麼事。

他知道蔡京要說的，必然會說，若不說的，問他也沒用。

果然蔡京喃喃自語的道：「這事……想必也費煞諸葛先生的心血了吧……」

＊　＊　＊

溫柔不戴面具，其實，她做事自覺光明磊落，直來直去，不需作何掩飾，雖屬本性，但對她這次而言，仍是次要。

重要的是：她漂亮。

她不戴面具，因爲她自覺面具畫得再好，也比她的花容月貌醜。

而且還醜多了！

何況戴面具又很焗，她既怕弄壞她的絕世容顏，又生怕自己的花容月貌，在這次可留名青史的劫法場俠行義舉裏沒得「露相」，那才是眞的敎她遺恨千年的事哩！

她在跟陳不丁、馮不八折返「回春堂」，一起包圍驚濤公子吳其榮之前，却曾救了兩人——當然都是她溫大姑娘的無意之間有心促成的。

她救的兩人，說來也眞湊巧：也是押來「破板門」斬首「示衆」的。

要知道，在京裏可以下令將人犯斬首的部門，可不止一個：天子高興，可以着人在午門斬首；相爺不高興，可以下令把看不順眼的人在菜市口斬首，同樣的，刑部、衙裏抓了罪大惡極、惡貫滿盈的囚犯，也一樣可押至這裡那兒的砍頭行刑。

問題上：對於「罪大惡極」、「惡貫滿盈」的判別，是人所不同而已。

一個官判的「惡人」，在平常百姓、大家的心目中，可能還是個大善人，大好人。

同樣的，一個民間人人目爲大惡霸、大壞蛋，在官方看來，反而可能是一個值得誇獎、甚獲重任的良民殷商。

這種事，向來是有理說不清的——何況官家兩張口，有理也輪不到你來說。

巧合的是，同時在「破板門」問斬的，是兩師徒。

一般欽犯，都會在午門斬首，要犯則斬首菜市口，在「破板門」砍頭的，多是地痞流氓、殺人放火、姦淫擄掠、無惡不作之徒；在那兒「三不管」、「三教九流」會集之地行刑，主要是藉此殺鷄儆猴，以絕效尤。

蔡京精心部署將方恨少、唐寶牛斬頭一事，巨細無遺，聲東擊西，處心積慮，趕盡殺絕，但他看得了大的，便遺漏了小事——反正也是無關重大的芝麻綠豆小事件：那兒刑部剛也判下了兩個死囚，正好在這時分在這地方砍脖子！

這可就遇上了！

這對師父既沒想到眼看就要人頭落地了，但突然殺出救兵——而且還是一大堆，一大羣的、一大羣的高手——前來相救，不，隨後便弄了箇清楚：

根本不是來救他們！

而是救「隔籬」的那一個大塊頭和那個斯斯文文的書生！

那一股人可轟轟烈烈、熱熱鬧鬧、也砍砍殺殺、死死生生，但他們這一檔子，可冷冷清清、安安靜靜的，竟無人管，也沒人理會！

竟連主持行刑的官員和砍腦袋的劊子手，也不知道鳥獸散到那兒去了！

幸虧是唐寶牛、方恨少處斬在先，當其時手起刀未落，各路英雄已經出手、下手，這一來，亂子可大了，那一干押這兩師徒的官兵那敢耗着等送命？全都脚底抹油朝遠處溜去了。

不過，就算是這兩師徒在先，憑這小小兩口囚犯，這些押斬的官兵還眞不敢爭先，只恐不後。

敢情，連抄斬也分高低等級，處境不同，待遇也不一樣，有些人坐牢，坐得天下皆知，人人爲他喊怨、着急、伸寃、抱屈，但有的人爲同一事給關了起來，無人聞問，有寃無路訴，就算有日眞的逃(或放)了出來，大家也漠不關心，甚至以爲他(她)是冒充頂檔，當是過街老鼠，人人喊打，活該之餘，有的還多踩幾脚，唯恐不置之死地呢！

是以生死榮辱，本就沒什麼重於泰山、輕於鴻毛的，問題只在人怎麼看法，像方恨少、唐寶牛這般轟轟烈烈，與師動衆的押解他們受刑，已屬大陣仗了，至於隔開三四十尺外的師徒倆一對兒，就可沒那麼理直氣壯人旺了。

溫柔忒也多事，她本來也一心一意要救方、唐二人(她跟唐、方本就有極深厚……簡直是「仇深似海」的交情)，但見溫夢成、朱小腰早已率一衆兄弟連同「不丁不八」都出了手，看來方恨少、唐寶牛那二個活寶貝兒大致一時三刻還死不了，於是她就着眼也着手遊目全場，要找出還有沒有更好玩的事兒來。

這一找，便發現那破板門還有一堵殘破的板牆之外的廢墟前，還有兩個就縛屈膝待斬的人。

溫柔出手，至少打走了七八名官兵和攔阻她的人——以她溫大姑娘出手，要打倒這些「閒雜人等」，還不算什麼難事。

況且，那對師徒沒什麼人理會——主角和主場，都在唐寶牛、方恨少那邊！

溫柔不理三七廿一、四七廿八，打了過去，一眼看見那中年漢、少年人眼露哀求之色，再一眼便發現二人給點了穴道，她也不問來龍去脈，叱道：「我來救你們！」

一脚踢開少年人的穴道。

少年人噗地跪了下去，居然在兵荒馬亂中向她咚咚咚的叩了三個響頭，大聲道：「女俠高姓大名？女俠貌美如仙，又宅心仁厚，眞是天仙下凡，救得小子，敢情是天賜良緣，請賜告芳名，好讓小子生生世世，永誌不忘！」

溫柔聽得高興，見他傻戇，又會奉承自己，當下噗嗤一笑，調笑道：「我叫溫柔。救你輕而易舉，不必言謝，只要每年今日今期，都記得我溫柔女俠大恩大德便可！」

那小子死裏逃生，本就驚魂未定，但聽得芳名，早已色授魂銷，一疊聲的說：「溫柔？啊，眞是麗質天生，天作之合、天造地設、舉世無雙。溫柔，溫柔，溫柔啊，沒有比這名字更適合形同女俠仙子您了！」

溫柔從來不拘小節，這小子這般說得肉麻，她也給人奉迎慣了，不覺唐突，只隨便問一句：「傻小子你又叫什麼名字？」

那小伙子一聽，可樂開了，心裏只道：她叫我「傻小子」，她叫我傻小子，傻小子，傻小子……多親暱啊，正要回答，却聽那中年人忿然大喊：

「你……你這逆徒，只掛着跟女人勾搭，不理師父了……」

溫柔奇道：「他是你的師父？你爲何不先救你師父？」

這少年搔頭抓腮的，抓住中年漢擰扭了半天，只說：「都怪你！一味藏私，沒敎會我解穴法。」

轉首跟溫柔赧然道：「他嘛，確是我師父。我姓羅，字泊，天涯漂泊的泊，很得意是不是？號送湯，送君千里的送，固若金湯的湯，很文雅是不？人叫我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他師父已大吼道：「羅白乃，你還不救我？」

羅白乃沒了辦法，只好撒手擰頭的同溫柔求助：「麻煩女俠高抬貴手，也解了師父他老人家的穴道……他可年紀大了，風濕骨痛，我怕萬一有箇什麼不測的，我這當徒弟的也不體面嘛，我看……」

溫柔聽得好笑，心裏暗忖：怎麼這兒又出來兩個要比唐寶牛、方恨少更無聊、無稽的傢伙來了！

當下發現羣俠似一時未能在海派言衷虛、哀派余再來、服派馬高言、浸派蔡炒這些人手上救得方恨少、唐寶牛，心裏也着急，當即一脚踢開那「師父」的穴道，匆匆吩咐道：「好吧，你們各自求生吧！江湖險惡，你們可惹不得，還是明哲保身是宜！」

溫柔這幾句話，自覺說得冠冕堂皇、成熟深思，她自己也覺判若兩人，大爲得意。

她說完便走，耳畔却傳來剛給踢開了穴道的「師父」正破口大罵道：「什麼妖女！竟用脚來踢我？當我『天大地大我最大』斑師之是什麼東西？赫！咳……」

「師父，您別這樣子嘛，人家是好意救您的呀！」只聽那戇小子羅白乃「左右做人難」的呼喊：「女俠女俠，您也可別見怪，我師父叫『天大地大』斑老師，全名爲斑師之，但江湖中人多稱他爲斑師……他不喜中間那個『老』字……他的人是火躁一些，人也爲老不尊，但人却挺好、挺老實、挺老不死的……」

「卜」的一聲，顯然他的頭頂已給他師父敲了一記。

「死徒弟！逆徒！你敢在大庭廣衆這樣奚落自己的師父？你看你，一見上個標緻的，就一味傻笑，像隻什麼的？」

他徒弟居然問：「大俠？」

師父也居然答：「不。」

徒弟竟然又問：「豬？」

師父竟然也答：「不。」

徒弟反問：「那像什麼？」

師父回答：「色魔。」

「師父你錯了，」徒弟竟正色且義正辭嚴的道：「我這種笑，叫做勇笑，即是很勇敢、很有勇氣的笑，決不是普通的、平凡的笑容。要知道，在這千軍萬馬中，獨有你愛徒我羅白乃一人，還能在此時此際、無視生死的笑得出來！」

話未說完，却聽一陣鋪天蓋地、震耳欲聾的大笑，自「回春堂」正對面刑場上洪洪烈烈的傳了過來。

* * *

發出這般笑聲的，正是唐寶牛！

原來那邊蒙着面的溫夢成、朱小腰、銀盛雪、唐肯等人，率領着「發夢二黨」、「金風細雨樓」、「連雲寨」、「象鼻塔」的一衆兄弟，盡力衝擊搶救方恨少、唐寶牛二人。

「天盟」盟主張初放、「落英山莊」莊主葉博識、「浸派」老大蔡炒、「海派」老大言衷虛、「服派」老大馬高言、「哀派」老大余再來的部屬弟子，還有龍八手下的一衆官兵，奮力抵抗斷殺，正打箇旗鼓相當。

龍八一見局勢還穩得下來，放下了七八個心，問多指頭陀道：「這些什麼小丑，算不了什麼，想當年，我領兵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西南一帶胡哨四起，喊殺連天，張鐵樹即去查探，一會兒即滿額是汗的前來報訊：「西南方又殺來了一堆人，都是臉披紅巾的女子，相當凶悍，守在那兒『風派』的兄弟，已全垮了。」

龍八聽得一震。

「那也難怪，風派劉全我已歿，就沒了擔大任的人材，」多指頭陀略作沉吟問，「來的都是女的？」

張鐵樹說：「都是女子，且年齡應該都甚輕。」

多指頭陀：「可都是用刀？」

(未完‧七)

上文提要： 燕子飛、嚴元伯、陶濤以及僞裝浪人的張一夫制服守衞進入天霸府，想將福田、張一夫兩家十一口人救出，犬養王知道燕子飛等人進來，設筵迎接，欲收爲己用，遭燕子飛等人拒絕，便設伏將他們陷入地洞中。洞內黑黝黝的伸手不見五指，他們用絕技試探洞口，無法攀援，只好另想辦法，如何脫困……



新派武俠中篇故事／歐陽雲飛・文　可飛・圖

燕子飛

商議劫法場　施救出地洞

循聲望去，在洞壁脚下躺着一位老者，臉黃肌瘦，形容枯槁，已是奄奄一息。

老者左邊四五尺處，另外還倒着一個全裸的女人，命在旦夕。

時間久了，洞內的情形大致依稀可辨，在五丈方圓的洞窟內，處處都有白骨，處處都有腐屍，彷若一座墓穴，比刑場還要恐怖三分。

燕子飛找到一片衣襟，遮在裸女的私處，對那老人道：「這下面可有路通到外邊去？」

裸女搶先答話，說的也是漢語：「沒有，這地方是從上面挖下來，四面砌以巨石而成，是犬養王專門用來坑人的，那來的通路。」

「這位姑娘如何稱呼？」

「我叫芳子，是狗王的一名侍妾。」

「他對自己的侍妾也這樣殘酷？」

「老賊泯滅人性，視殺人爲賞心樂事，十年來死在這裡的人沒有二百，也有一百五，其中不乏忠臣義士，豪客烈女，我這個侍妾只是他的玩物而已，又算得了甚麼。」

芳子久未飲食，體力不足，喘息一陣後才又有氣無力的說道：「大約一個月前，五鼠從外面抓來十名少女，就在這上面，由犬養父子，以及那五隻毒鼠，輪番戲弄淩辱，因爲其中一位姑娘，是我一位遠房親戚的女兒，故而出面制止，那知老賊毫不顧念夫妻之情，竟將我的衣服也剝光，連同那十名少女，全部丟進洞來。」

陶濤道：「妳說一共丟下來十一個人？」

芳子道：「是啊。」

「另外那十位呢？」

「不是摔死，就是餓死了。」

「夫人怎能活到現在？」

「我……我是吃她們的肉才苟延至今。」

想起那段悲慘的日子，芳子忍不住哭出聲來。

大家聽得毛髮直豎，起了一身鷄皮疙瘩。

長島一夫問那位老人道：「這位老人家又是爲何招來殺身之禍？」

芳子道：「這位老先生可不是等閑人物，是幕府的大臣近衛十郎。」

嚴元伯神色一緊，道：「犬養王好大的膽子，連幕府的大臣也敢下手陷害，是幾時被丟下來的？」

近衛十郎聲微氣弱道：「三天前。」

「爲甚麼要下此毒手？」

「主要是因爲老夫得知了他的秘密，故而殺人滅口。」

「這狗賊有甚麼秘密？」

「此事說來話長，我這一次前來鎌倉，係衛大將軍之命而來，商洽運交寒蟬，以及兩家聯姻的事，詎料……」

燕子飛不待近衛把話說完，便截口道：「請等一下，近衛先生說寒蟬是怎麼回事？」

近衛十郎道：「犬養兵肥馬壯，又與黑道結盟，圖謀不軌已久，早就想對大將軍採取不利行動，却苦無下手的機會，幾次想請大將軍『作客』鎌倉，好伺機行事，皆被江戶方面託詞婉拒。犬養仍不死心，最近花樣翻新，又上表欲親赴江戶晋見，惟因大將軍身罹重病未果，犬養王順水推舟，說大明國寶寒蟬可醫百病，願親手奉上，更進而提出兩家聯姻之事，幕府迫於無奈，只好勉强答應。」

燕子飛道：「大將軍得的是甚麼病？」

「老夫也不清楚，據說是手脚冰冷，全身發寒之症。」

「寒蟬專治熱症，不醫寒症，犬養居心叵測，保證藥到命除。」

「小老兒就是因爲偸聽到了這個秘密，寒蟬可醫熱症，冷症必死無疑，才被老賊下令滅口。」

「兩家又是如何聯姻？」

「犬養王的女兒犬養由美，嫁給大將軍的兒子織田介川。」

「想必當中必有陰謀，是一樁政治婚姻？」

「不錯，他想利用獻寶送嫁的機會，領兵進入江戶，行刺大將軍，謀奪權柄。」

「犬養的企圖，幕府方面知道嗎？」

「此獠早懷異志，幕府當然心裡有數，只是尚不知詳情細節。」

「敢問婚嫁之期是那一天？」

「七天後。」

「那就快將這則消息送出去，也好早作應變準備。」

「老夫身陷死獄，如何對外交通？」

「眞的無法可想？」

「只有死，別無他途。」

是的，只有死，別無他途，近衛十郎的話絕非危言聳聽，而是鐵的事實。

這是鎌倉，不是北京，誰會來救他們？

外面雖然有一個福田清善，憑他一己之力，可能連天霸府都進不了。就算能找來三朋四友，也不見得是五虎的對手。何況他根本不曉得他們受困的地點，天霸府內又高手如雲，還有山本刀之助、四名九段高手、中州四煞等人，福田貿然行事，無異以卵擊石。

黑妞古道熱腸，倘若得知此事，定會拔刀相助，但畢竟勢孤力單，縱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一柱擎天，力挽狂瀾。

惟一的機會就是希望能夠出現奇蹟。

然而，既稱之爲「奇」蹟，出現的機率當然少之又少。

將希望寄托在一個近乎幻想的基礎上，可謂悲之又悲，哀之又哀！

頭頂上的光線全都沒了，上面的宴會已畢，曲終，人散，燈熄。

許久，許久，許久之後，上頭又冒出一線亮光，大家知道是第二天的清晨。

可是，沒有早點，沒有午餐，自然也不會有晚飯。

天黑天亮，又過了一日，芳子熬不住，首先上了天國。

日出日落，已經是第三天了，近衛十郎油盡燈乾，魂歸西天。

芳子與近衛臨終前均有遺言留下，要四人吃他們的肉，喝他們的血，以保性命，代報深仇。

人肉是甚麼味道？人血是甜是鹹？他們不知道，連想都不敢想。

三番二次，二次三番，忍不住渴，挨不住餓，眞想咬一口，却始終狠不下心，咬不下去。

陶濤蹲在芳子的身旁，摸着冰冷的屍體，近乎發瘋似的喊叫道：「我受不了啦，我要吃人啦！」

嘴都咬下去了，馬上又縮回來，實在鼓不起吃人的勇氣。

燈熄了，又是一個長夜來臨，鳥兒入了巢，烏龜進了洞，靜得令人窒息。

寂靜中，有脚步聲傳來，雖然很輕，還是聽得一清二楚。

脚步聲越來越近，沒多久，「軋——」頭頂上的石板移開了，奇蹟終於像奇蹟似的出現，傳下來一個熟悉的聲音：「子飛，子飛，你聽得見我的話嗎？」

陶濤立即聽出來是如意的聲音，在他的感覺上，她的聲音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好聽，如黑夜明燈，似沙漠甘泉。

燕子飛聲急語快的回說：「如意，如意，我們沒有死，都在這兒。」

餘聲未盡，上面已放下一條繩子，繩子上吊着一隻竹籃，籃內點着一支蠟燭，如意設想周全，另外還放着一壺水，一大盤肉包子。

「不要急，一個一個的上，下面的人先吃點東西。」

不一時，四個人便告全部脫困，如意將現場恢復原狀，朝門外招招手，黑妞持鞭而入。大家喝足了水，塞飽了肚皮，由側門魚貫走出。

如意對天霸府的一切似是瞭如指掌，專挑沒有崗哨，地勢隱蔽的地方走，不久便越過圍牆，乘用事先準備好的竹筏，渡過護城河，順利的離開天霸府。

大夥都把如意當救命恩人，心存感激，謝不絕口。

燕子飛拉着如意的柔荑小手，道：「如意，大恩不敢言謝，我欠妳的太多太多了，恐怕一輩子也報答不完。」

如意頷頭直向東行，聞言輕歎一聲，邊走邊說道：「小妹不敢奢求任何報答，祇要不恨我，能對我的家人手下留情就心滿意足了。」

燕子飛楞了一下，道：「妳的家人？可否把話說明白點？」

「此非其時，以後你就明白的。」

「啊，對了，妳是甚麼時候得知我們被困之事的？」

「兩天前就知道了，一則人手單薄，再則戒備太嚴，直至昨天下午才找到黑妞來幫忙，恰巧犬養王與五虎又往別處開會，於是決定下手救人。」

「那個洞窟太隱秘了，妳怎麼會知曉？」

如意見問，苦笑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我的童年就是在天霸府度過的，那是我的家。」

一語驚四座，四人齊皆臉色大變，燕子飛愕然道：「難不成妳是足見王之女犬養由美？」

如意搖頭道：「我不是犬養由美，而是前田惠枝。家父一直在王爺身邊做事，我們全家都住在天霸府。」

「五虎之首的前田惠艮是妳甚麼人？」

「是家兄。」

「老天眞會作弄人，前田惠艮一再跟我們作對，却是妳的親哥哥。」

「職責所在，他別無選擇，你不要忘記，我們之間也是站在敵對立場。」

「雖然立場互異，姑娘却再三援手賜助，子飛銘感在心。」

「銘感不必，但盼能高抬貴手，別傷了家兄。」

「姑娘多慮了，令兄武藝高强，沒人能傷得了他。」

「你能，你如果決心要殺某一個人，這個人一定活不了，起碼活不久。」

「好吧，我答應妳，在我個人能力範圍之內絕不傷他，但也請奉勸令兄知所收斂，最好另投明主，切勿助紂爲虐。」

如意長歎一聲，道：「這是不可能的，我們家與犬養王淵源太深，兩家休戚與共，密不可分，小妹的所做所爲，家人皆一無所知。」

這時已遠離天霸府，續向東行，嚴元伯道：「如意，我們要到福田家去，該轉彎了吧？」

如意道：「四位不能去福田家，餓了三天，功力大減，萬一五虎找上門來，準會吃不了兜着走。」

「如此，我等將棲身何處？」

「黑妞給你們找到一個好地方，安全可靠。」

「可是，淸善兄返轉後，找不到人怎辦？」

「這簡單，到地頭後，再派人回來跑一趟就行了。」

鎌倉已遠，身在荒郊，陶濤展目四顧，不見人烟房屋，道：「黑妞，還有多遠？在那兒呀？是個甚麼樣的地方？」

黑妞道：「快了，是一座廟，叫龍泉寺，住持龍泉大師也是中原人氏，二十年前落籍扶桑，是我遊玩時認識的，龍泉老禪師很高興能接待各位。」

如意忽然停脚步道：「這兒大概不會有危險了，小妹就送到這裡爲止，我該回天霸府去了。」

燕子飛道：「且慢，子飛還想問妳一句話，犬養王與五虎開甚麼會？」

如意遲疑一下，含情脈脈地望着燕子飛，道：「照理我是不該說的，但又不忍使你失望，祇能告訴你一個大概，是討論護送寒蟬去江戶的部署細節。」

「這樣看來，寒蟬當眞在犬養手中？」

「嗯，是五虎從五龍會取回去的。」

「這是爲何，妳直接交給犬養就行了，何必兜圈子？」

「我是奉山本之命行事，必須先送往五龍會。」

「據說，犬養由美要嫁給織田介川？」

「在你而言，應該說是石貴妃下嫁織田介川。」

這事太離譜了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大家面面相覷，狐疑滿面，燕子飛道：「妳說甚麼？出嫁的人原來是石貴妃？石太師答應嗎？」

「這是鎌倉，犬養王的地盤，他不答應也不行。」

「石玉娘貴爲皇妃，這個狗王好大的胆子，他不怕觸怒天朝，派兵討伐？」

「別緊張，這祇是做戲，擺擺樣子，不會玩眞的。」

「犬養王到底在打甚麼鬼主意？希望妳把話說淸楚。」

前田惠枝猶豫再三，歉然一笑，道：「子飛，請體諒我的處境，說得已經夠多了，不能再說。不過，我倒可以告訴你們另外一件事，作爲補償。」

「那一件事？」

「長島及福田二家的人，明天就要處決。」

這話彷若晴天霹靂，把張一夫給嚇呆了，道：「惠枝姑娘，求求妳好人做到底，把時辰地點也說出來吧。」

如意幽幽怨怨地道：「這得由你們自己去打聽，你背叛黑龍會，却娶得如花美眷，我算甚麼，人家肯把我當朋友看待就不錯了。」

這話一語雙關，其意至明，祇要燕子飛肯答應與她長相廝守，她就會倒向情人懷抱，爲愛犧牲一切。

然而，燕子飛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，絕非寡信輕諾之人，言必由衷，言出必淺，寧斷不屈，寧折不彎，是他做人的一貫態度，爲達目的，不擇手段的事，他是做不出來的。

因爲，他太愛柳青青了，無論如何，他不能做出對不起她的事來。

說實話，他也很喜歡如意，但喜歡與愛之間，畢竟還有一段相當的距離。

黑妞有好幾次想開口說話，終於又忍住沒有說出來。

如意稍作期盼後，輕輕一喟，頭也不回的走了。

燕子飛望着她美麗的背影，一臉茫然，若有所失。

黑妞實在憋不住了，道：「燕子飛，大家都把你捧上天，說你有多了不起，我倒覺得你頭腦死板，冥頑不化，不懂得通權達變之理，如果答應了如意的婚事，一切的謎困皆可豁然開朗，一切的難題亦可迎刃而解，你這樣對待人家，她若惱羞成怒，麻煩就大了。」

「……」

燕子飛欲語無言，默然以對。

黑妞又道：「我知道，你這個人死心眼兒，說要娶人家，就一定要娶人家，怕傷了柳青青的心。其實，依我猜想，柳姑娘應該不是一個心胸狹窄的人，爲了大局着想，假如我是她，一定坦然退讓，無半句怨言。」

燕子飛肅容滿面，正經八百的道：「黑妞，妳畢竟不是青青，須知旁觀者的想法往往會失之天眞，婚姻是感情的事，不應該有絲毫利害因素存在，尤其是別有所圖的姻緣更不可取。」

見他如此執着，黑妞也無可奈何，望着嚴元伯，笑笑，未再言語。

* * *

到達龍泉寺已是深更半夜。

這是一個小寺，祇有一個和尚，因寺內有「龍泉」而得名，住持是一位六旬開外，慈眉善目的長者，亦號龍泉，視燕子飛等人如鄉親故舊，招待甚殷。

張一夫用過齊飯後，已匆匆離去，入城尋福田淸善，及打探行刑的時間，地點。

燕子飛、嚴元伯、陶濤則在禪房內打坐行動，藉以恢復耗損的體力。

黑妞好人做到底，始終寸步不離的守在一旁，小心戒備，以防不測。

運氣三十周天，燕子飛已復元如初，步下禪榻，笑道：「黑妞，我看妳的身手心性，是天生闖蕩江湖的好材料，乾脆跟妳爹說一聲，別再上船了。」

「不上船幹甚麼？」

「闖江湖呀。」

「跟誰闖？」

「跟我們。」

「憑我的這點莊稼把式，成嗎？」

「不但沒問題，而且八成可以闖出一片天地來。」

從闖蕩江湖，又聊到別的，扯着扯着，越扯越投機，儼然多年故友，不知不覺的偎依在一起。

忽聞嚴元伯笑呵呵地道：「子飛老弟，叫你娶如意，你偏不，現在又打人家船女的歪主意，老哥發覺愈來愈不瞭解你了。」

燕子飛忙閃開三步，道：「老哥別開玩笑，天地良心，我們談的都是正經事。」

「有何正經事？」

「如何劫法場救人？」

「劫法場的事，等一夫返轉，查明一切後再說，倒是寒蟬與石貴妃理當有所打算，及早行動。」

「子飛也是這樣想，堂堂大明皇妃，就算是一場假戲也不能讓犬養王給嫁出去，這成何體統，置吾皇威儀於何地？」

「老弟作何打算？」

「等福田、長島二家的人救出後，我們再無顧忌，便可放手一搏。」

嚴元伯道：「所謂放手一搏，還是要謀而後動，是再探天霸府，暗中行事？或是待犬養離開鎌倉後，在往江戶的途中下手？」

黑妞道：「再入天霸府，固非難事，但寒蟬在那裡，石貴妃寢居何處，却頗費周章，不若犬養獻寶送嫁時目標顯明，易於下手。當然，這時候戒備必嚴，兵勇亦多，也必須列入考慮，一定要有周密的計劃，與足夠的人手才行。」

言來條理分明，頭頭是道，儼然大將風範，沙場老手，那像個長年漂泊海上的船家女。燕子飛不由的多看了她幾眼，心頭疑雲重重。

本想進一步探詢一下她的身份背景，以及如何劫人奪寶，張一夫、老福田及時進入禪房，身後還跟着一位劍眉星目，鼻似懸胆，挺拔俊逸，英氣逼人，頭戴紅色帽

盔，身穿白色戰甲，令人一望即知是個精明幹練的年輕將軍。

福田清善向大家一一引介，原來這位白袍將軍正是織田信長面前的大紅人——羽柴秀吉（豐臣秀吉）將軍。

羽柴秀吉對燕子飛、嚴元伯執禮甚恭，畢恭畢敬的行了一個軍禮，以漢語說道：「見面勝似聞名，兩位果然是出將入相的棟樑之才，秀吉有緣識荊，幸何如之。」

口齒伶俐，氣宇軒昂，燕子飛與他一見投緣，互握着對方的手，久久不放，頗有相逢恨晚之慨。

嚴元伯道：「一夫，事情查的怎樣了？」

張一夫感然言道：「業已查明，明日午時三刻，就在天霸府後面的刑場公開行刑。」

「爲何要公開行刑？」

「据說是狗王欲藉此鎮壓鎌倉子民，明天會强迫老百姓去刑場觀看。」

「現場可曾仔細勘察？」

福田清善道：「我去看過，三面矮牆圍繞，外面一片空曠，行動起來還算方便。」

燕子飛沉吟有頃，道：「合我們數人之力，如無意外，勉强可以把人救下，難在如何安全的將人運離刑場，他們在糞監中受困已久，體力必虛，可能連行走都大有問題。」

老福田道：「你們夜探天霸府的事，一夫已告知老朽，燕大俠的顧慮極是，好在天無絕人之路，幸遇羽柴老弟，願拔刀相助，應可順利達成。」

嚴元伯道：「羽柴將軍能征慣戰，威名遠播，嚴某聞名已久，但要救的人多達十一名，在强敵環伺之下，每人頂多祇能背負一人，這……」

羽柴秀吉正容道：「不要緊，末將還帶來十二名孔武有力的武士。」

陶濤朝門外一望，道：「在那兒？」

福田清善道：「事情是這樣的，小老兒最初本想在鎌倉附近找個幫手，但既而一想，此地並無熟識的能人異士，功夫差的，那禁得起五虎砍殺，徒然白白送了朋友的性命。於是，決定專程北上，往江戶求告大將軍，詎料竟在途中巧遇羽柴老弟，他的十二名部將正在驛舘歇息，隨時可以出動。」

羽柴秀吉道：「燕大俠，嚴總教頭，羽柴有一言願聲明在先，末將手下祇能在暗中協助，不便公然露面。」

燕子飛錯愕一下，道：「這是爲何？」

「因爲末將此來另有任務，現在還不能跟犬養王正面衝突。」

「將軍有何任務？」

「秀吉是奉大將軍之命，前來迎親迎寶的。」

「迎寒蟬，娶犬養由美？」

「是啊，燕大俠怎麼知道？」

「有一位近衛十郎，將軍認識吧？」

「認識，是大將軍麾下重臣，早在十天前便由江戶來此，至今音訊全無，幕府方面正爲此焦急不已。」

燕子飛將所知之事，原原本本告訴他，道：「我看將軍這一趟是白跑了，子飛願據實相告，此來扶桑的目的之一便是追回寒蟬。」

羽柴秀吉道：「末將斗胆直言，請燕大俠收回成命，使犬養獻寶送嫁之舉順利成行。」

「爲甚麼要這樣做？莫非大將軍當眞欲以寒蟬醫熱疾，自觸霉頭？」

「當然不是。」

「那是想娶石貴妃，看大明的笑話？」

「言重了，大明天威，扶桑不敢冒瀆。」

「那麼，究竟目的何在？」

羽柴秀吉探看門外，見空無一人，這才小心翼翼地道：「見眞人不說假話，犬養王擁兵自重，早懷異志，大將軍迫於無奈，決定藉此將他誘入江戶，伺機下手除奸。」

燕子飛想了想，道：「此計甚善，原則上本俠不反對，不過，你得先答應我一個條件。」

羽柴的確是個厲害角色，燕子飛話未出口，便說出答案來，道：「燕大俠，請勿多慮，寒蟬保証原璧歸趙，石貴妃絕不冒犯。另外，末將也有一個不情之請，尚祈燕兄成全。」

投桃報李，燕子飛也馬上跟他玩了一個智力遊戲，將羽柴的要求一語道破：「沒問題，誅滅犬養，爲民除害，燕某等責無旁貸，自當全力以赴。」

「如此，末將就此告辭了，關於救人的事，諸位一旦做成決定，祇要知會一聲，願隨時應命。」

「羽柴兄這樣急迫，可是要回去派人往江戶送消息？」

「不錯，叛王的計謀，幕府所知不多，如今情況已大致明朗，必須做更周詳的準備。」

「是有此必要。」

「告辭。」

「不送！」

* * *

萬曆九年，正月初一。

這在中原，是一年一度最歡樂的大日子。

但在鎌倉，尤其是天霸府後方的刑場上，却籠罩在一片血風腥雨中。

正午剛過，兩側的矮牆下，便擠滿了被迫來觀刑的人。

另一邊矮牆前，豎着十一根碗口粗細的木柱，每一根木柱的前面，最少站着兩名兇神惡煞般地兵士。

正對面，也就是天霸府的後方，搭起一個臨時棚架，擺着三張桌椅。

四面都有人把守，將圍觀的人推擠到一個小範圍內。

棚內空無一人。

人犯亦未到場。

天霸府的後門，突然被人打開了，拱橋上響起一串鍊鐐叮噹之聲，空氣中充塞着刺鼻的糞便氣味，福田、長島二家十一口，在五龍會的四名九段高手前導，數十名兵勇押送，五虎殿後掠陣的情形下，緩緩地步下拱橋，進入刑場。

十一人的雙手兩脚，皆血漬斑斑，脖子上的鍊子被人牽在手中，形容狼狽，一身污穢，簡直猪狗不如。

個個皆虛弱不堪，舉步維艱，幾乎是被人牽着脖子走，圍觀之人掉淚者有之，掩鼻者亦有之，更多的人別過頭去，不敢正視。

刑場左方人羣中，靠近木柱的那一邊，有三個人則一直密切注視着場中的一切，正是燕子飛、張一夫與黑妞。

人犯已至近前，排在第一號的是張一夫的老父長島先生，張一夫睹狀痛不欲生，擰身就要往外衝，被燕子飛給拉住了。

「燕大俠，小弟憋不住了，跟他們拚啦。」

「一夫，小不忍則亂大謀，嚴總他們此刻可能尚未準備完畢，進入預定位置。」

「我豁出去了，再等就會發瘋。」

「要等，一切應照原定計劃行事，不可莽撞。」

人犯已至柱前，將手脚上的鍊鐐纏綑在柱子上，脖鍊至少纏繞三匝，連呼吸都有困難。

劊子手已就位，一共兩名，分站左右，赤膊芒履，古銅色的皮膚閃閃生光，兩把明晃晃的大砍刀貼放肘後，雙脚齊肩而立，不言不動，有如兩座小山，兩尊煞神。

五虎及四名五龍會的九段高手已歸位，卓立棚架兩旁，前田惠艮昂首望一望天色，朗聲吆喝道：「有請王爺！」

「有請王爺！」

「有請王爺！」

拱橋上，後門內，有人接腔，一直傳至天霸府內。

不一時，犬養幸助便出現在視線內，狠行虎步，仰首傲視，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。身後緊跟着兩個人，一個是他的兒子犬養四郎，一個是五龍會長山本刀之助。

三人分賓主坐定後，犬養王目光如電，凝注在張一夫的妹妹，及福田清善小女兒的身上，一逕大步走下棚架，停在二女面前五尺許處，下令道：「拿水來冲。」

犬養令出如山，武士急如星火，提來四桶水，當即兜頭蓋面的澆下去。

雖然剃光了頭，儘管受盡煎熬，依然難掩清麗動人的體態，與艷光四射的本質。

犬養堪稱是獵艷好手，老遠就能發現寶藏，瞧着冲去糞便後的美人，流露出一臉惋惜之情，道：「快鬆綁，給我帶回府裡去，這麼標緻的妞兒，砍掉人頭多可惜。」

足見王簡直不知羞耻爲何物，就在大庭廣衆之前，撕破二女的胸衣，亂摸一通，在一陣陰陽怪氣的狂笑聲中，退回棚架內。

燕子飛引頸遠眺，見嚴元伯、福田清善、陶濤也夾雜在另一邊的人羣中。舉起一個手指頭，問對方是否業已準備妥當，嚴元伯緊握右拳作答，表示均已就緒。燕子飛再舉起兩手指，嚴元伯仍以握拳回答，燕子飛知道羽柴秀吉等人，也進入接應的預定位置。

「行刑！」

犬養聲洪氣壯，震懾全場，場中登時肅靜下來，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。

千百隻眼睛皆投注在木柱上。

燕子飛等人向前移動了幾步。

兩名光頭少女已被放下，正在鬆解鍊鐐。

另二人亦被劊子手解下來，喝令跪地待斬。

劊子手身旁有一水桶，伸手舀了一把涼水，洒在人犯的脖頸上，還用刀背輕輕拍打了幾下。

據說，這一舉動大有學問，被砍的人經此一拍，骨節鬆軟，易於下刀，多數劊子手皆有此習慣性動作。

傳聞，有一個秀才犯案被斬後，曾託夢給行刑的劊子手，並贈打油詩一首，其詩如下：

頭上清風過
心內滾油澆
重車走十里
才把心死了

此事純屬市井傳言，鄉裡談助，是否確有其事，則無從考証。

話說二女鍊鐐已解，全身半裸，但仍未帶離現場，是犬養存心要他們看一看親人人頭落地的慘狀，以收恫嚇之效，好任他擺佈。

劊子手刀已舉起，大喊了一聲：「嗨！」

（未完・廿二）

上文提要：玄小龍與師妹王彩雲終於見面了，兩人心情激動，對收復大龍幫基業，師妹確是一把好幫手。玄小龍、王彩雲、朱光遠三人快馬馳入南京，恰遇被李濤等人擠兌的前舵主時運生，經時運生透露，方知南京分舵丘泰來手下的李濤爲殺玄小龍已請來「中原刀精」童貫一，經約戰，雙方即將大戰一場……

新派武林恩義故事／辛棄疾・文　可飛・圖

龍吟鳳鳴下天山



湖上水牢露人頭　心急施救中敵計

那一團劍光直往敵人罩去。

童貫一騰身一半急刹車，他雙袖猛甩，有冷芒出現，半空中一陣金鐵撞擊，宛如一串碎炮聲，他還眞的閃躲得快，全力攔阻之下，他滾地三尺仍未停。

玄小龍就在此刻落下地，不料這姓童的陰毒之極，他全身滾動中，突然右腿奮力斜踢過去，玄極了，他的腿上會甩出一把尖刀來，直往敵人的身上切過去。

玄小龍把注意力集中在童貫一的雙袖，因爲童貫一的雙袖阻敵中，有刀在袖中……

玄小龍幾乎毫無躲閃的工夫，眼看着冷芒上身，他回劍不及，祇有咬牙去承受。

「咻」的一聲，玄小龍的胯上冒出鮮血來了。

「啊……」

玄小龍也忍不住的一聲凄叫。

於是，王彩雲就在這時候飛過來了。

有兩隻長袖抖向王彩雲，王彩雲冷叱一聲：「找死！」

祇是這一句話，她的人忽然消失了，童貫一歪身斜出一大步，王彩雲駢指疾點在童貫一的鼠蹊穴，令童貫一猛的吃一驚，他的右腿猛一麻，忽的一道電芒閃過，就聽「卡」的一聲響，童貫一仰天長嗥。

「啊噢……」

好一條大腿被一劍削落在地上。

原來玄小龍挨一刀剛彎下腰，見敵人一腿收得慢，這種機會怎可錯過，他猛的一劍砍下去，童貫一立刻痛得單腿跳。

那鮮血幾乎是泉湧，童貫一跳了三五次，他猛吸一口氣，單腿一跳三丈遠，一路往附近矮林中逃去了。

人到那種時候，祇求保命，甚麼銀子也忘了。

* * *

王彩雲沒有去追殺童貫一，她關心的是玄小龍。

玄小龍卻已指向朱光遠，對王彩雲道：「師妹，快去助朱叔一把……」

王彩雲拋給玄小龍一包傷藥道：「你快敷上去。」

她不及多言，一個身法撲近朱光遠與敵人楊遠山。

楊遠山已佔上風，朱光遠肩頭在冒血，眼看着朱光遠被楊遠山逼到江邊要下水了。

王彩雲忽的飛躍而來，楊遠山還未發覺，頓覺肩井一個痲痛，他錯身揮刀稍遲，朱光遠的刀已切過他的脖子根！

朱光遠果然快刀，這一刀就大出楊遠山之意外，就聽「絲」的一聲響，一股鮮血自楊遠山的脖子上往

外標！

「轟」一聲，楊遠山摔趴在路邊就沒再動一下。

王彩雲也爲朱光遠下刀準又狠而心悸，她還在吃驚吶，朱光遠已奔到吃力動又動得遲緩，想叫又叫得聲音低的于眞面前。

于眞當然看到朱光遠帶刀衝來，但他就是擧槍慢了一大拍。

朱光遠下刀不留情，一刀捅進于眞的肚子裡，他不用力的絞刀把，絞得于眞張口吐出一大口鮮血來。

這光景看得王彩雲也半遮面，她走向玄小龍去了。

朱光遠殺了于眞不歇手，他奔到正自以性命相搏的時運生與李濤兩人身側來。

這兩人早就流血了，那時運生挨刀不吭聲，他殺得更爲瘋狂了。

李濤還沒發覺這裡祇有他一個活人了，等他覺得刀風在腦後有聲，心中暗一驚，立刻拔步側旋，擧刀回殺，不料朱光遠幾乎已貼上他的身子。

朱光遠的雙手並擧，他與李濤面對面，那李濤突然間雙目凸出，張大了嘴巴直噎氣。

朱光遠卻衝着李濤哈哈笑，那個笑是帶着一種快意恩仇與殘酷的意味。

李濤的厚背砍刀「噹」的一聲跌落地上，到了這時候才發覺朱光遠的刀已緩緩的從李濤的脅下拔出來，便也帶出一股子鮮血往外標濺！

當朱光遠剛拔出刀，李濤的身子尚未倒下去，時運生一聲怪叱，側面一刀直劈過來，他幾乎把李濤的頭砍掉。

「轟」的一聲，李濤倒下了。

於是，十丈外的十個大漢擧刀便奔過來了。

他們也看到這一幕眞相，便是總舵花銀子請來的「刀精」童貫一與總舵兩大護法也逃了一個死了兩個。

祇不過他們沒得到命令，才沒圍殺過來，今見這光景，他們的凶性大發，齊聲狂吼！

「殺呀……」

十個大漢往這邊奔，朱光遠與時運生握刀準備痛宰他們了。

忽的一團青影拔地而起，祇三個起落間，已迎上衝殺而來的十個大漢。

青影正是王彩雲，她本在玄小龍身邊的，見這批人來勢急又凶殘，她迎上去了。

在她的後面，朱光遠與時運生跟上來了。

祇見王彩雲的身法宛似蝶入花叢一般，她擧手投足甚爲好看，繞着這些人就如幽靈在虛現，隨之就見幾個大漢口中發出「吭吒」聲不動了。

不遠處，玄小龍撫掌道：「五爪佛穴手，師妹呀，許久沒見你這一手絕活了。」

是的，王彩雲第二次把這一手點穴的絕技使上了，第一回那是在黃浦江岸邊，那時候她與「鐵拳」皇甫高艮在一起的時候，對付敵人而使出來的。

王彩雲以「五爪佛穴手」把幾個惡漢制住，她實沒殺他們之意，但後來的時運生火大了！

時運生在南京分舵吃閒飯一年多，受了不少窩囊氣，便是這十人也惹不起。

既是惹不起，就得受他們的氣，時運生是智者，他的外號叫「賽諸葛」。

時運生江邊去釣魚，他是眼不見爲乾淨的把自己孤獨起來了。

如今他這是否極泰來，時來運轉，豈肯放過這些人，更何況他此刻已知道他們原來是海盜。

時運生咬牙切齒的出刀了。

他出刀的架式也嚇人，就好像拿刀逛了西瓜園，這幾個人不能動，也不能躲，眼睜睜的看着時運生的刀砍來。

時運生就像砍西瓜，他刀刀砍在人頭上發出颯颯颯的怪聲來。

等到王彩雲把十個大漢剛制完，她猛回頭，幾乎不敢直視，因爲時運生與朱光遠已把這些人殺死了。

死人應該倒下的，可是這十人各有姿態不同，人已死穴受制，一時間還站着，祇是鮮血順着身子往下流。

王彩雲急忙走到玄小龍身邊去了。

那時運生砍了這十人，他站在這些死人附近仰天哈哈狂笑不休。

朱光遠明白，時舵主這是在發洩，他的窩囊氣受得也太久了。

朱光遠是過來人，他當然明白這一點，所以他也跟着時運生笑了。

* * *

這兩人大笑之後又流淚，拭着眼淚走到玄小龍身前，玄小龍已站起來了。

玄小龍的胯上挨一刀，他還莫名其妙的想不通，因爲那「刀精」童貫一的雙手各有快刀一把，當時他無法往自己這兒殺，爲甚麼這胯上會中刀？

玄小龍以爲這姓童的刀法了得，他迎着來的時運生與朱光遠兩人。

朱光遠最關心玄小龍，他見玄小龍褲子一邊染了血，急問：「少主，怎會傷的？」

玄小龍帶着幾分不解的搖搖

頭，但他指指地上的一條斷腿道：「不吃虧，我砍了他那踢我的一條腿……」

朱光遠一聽，忿怒的抓起童貫一的那條斷腿就要往江中抛去，中途他「噫」了一聲不抛了。

朱光遠把斷腿褲腿抽掉，立刻間，他發現小腿上還有一把尖刀扣緊在小腿一側，上面附有兩根彈簧帶，可以伸縮收發自如。

朱光遠驚怒的道：「少帮主，你們看，這刀就在姓童的腿上，他有三把刀呀……」

玄小龍嘿嘿冷笑了。

「如果近身肉搏，必然中了他的毒謀……」

他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一開始我就同他保持距離，因爲他自以爲『刀精』，我想看看他精在甚麼地方，不料我還是中了他一刀！」

王彩雲道：「咱們去哪裡呀，小龍哥？」

玄小龍見黃昏已罩大地，江上漁火已燃，便向時運生道：「時叔有甚麼主意？」

時運生道：「南京分舵的大船裝箱出海去了，浦口對岸是大空船，另有三艘快船在分舵附近岸邊。」

他忽的一笑，又道：「正的死了，該我這副的當家了，不是有酒菜等着他們回去吃喝嗎？哈哈……」

他對玄小龍哈哈笑道：「也是收復南京分舵的時候了，少主……」

朱光遠道：「分舵咱們的老幹部們……」

時運生道：「回去，有的老幹部都分派在快船上，咱們先回分舵附近碼頭上，把老幹部召集起來，然後打進分舵堂口，如何？」

玄小龍一聽，點頭同意道：「就由時叔的安排，咱們封了南京分舵，就可以去高郵了。」

王彩雲是不會有意見的，她如今緊緊地守在玄小龍身邊，一副小女人的樣子。

＊　＊　＊

時運生四人就快走到江岸石堤邊了，那兒距離安家巷祇不過一箭之地，岸邊有三條快船停靠着，有九個漢子剛剛吃過飯，飯碗還在手上拿着。

時運生過去了。

玄小龍三人就在他的身後面，那時運生站在石岸上雙手叉腰一聲吼叱。

「都給時大爺滾出來！」

他這麼一吼，引得三條快船上的幾個大漢回頭看，有個大漢哈哈笑道：「喲，是副座呀，是不是沒吃飯呀，沒關係，我爲副座裝一碗，你等着……」

時運生叱道：「你以爲時大爺是叫化子呀，娘的！」

那人頭一抬道：「那是副座你說的，哈……」

另一船上有人開口了。

「嗨，時副舵主，你不去夜釣，跑來船上幹甚麼？這裡可沒有你的事呀！」

時運生道：「老子再說一遍，你們統統快上岸，那個不聽我的話，看我宰人吧！」

立刻間，有七個大漢哈哈笑。

又聽那人叱笑，「去，去！你有舵主的手令嗎？你他娘的是不是瘋了？」

「氣瘋了，哈……」另一人接上這麼一句。

朱光遠走過來，他冷笑道：「各位，你們的海盜舵主已經完蛋了，他與兩位大護法還有十名殺手，一古腦的正躺在那面江邊上，你們何不去瞧一瞧？」

他這話立刻又引起七人的大笑。

他們絕不會相信朱光遠的話，以爲朱光遠唬人。

「嗆」的一聲，時運生的刀拔出來了。

就在他要砍人的時候，有兩個半百老人急忙奔上岸，兩人左右攔住時運生。

有另一老人也過來了。

「時爺，別衝動，咱們知道你的心情，咱們都在忍氣吞聲呀！」

時運生道：「出頭天了呀，你們快把老同夥們召集起來，快來先見見少帮主……」

「少帮主？」三人齊聲叫起來。

時運生轉而指向玄小龍道：「老帮主之子回來了，這件事咱們知道得太晚了。」

有個老人問道：「李舵主他們呢？」

時運生道：「已被咱們砍死在江邊了……」

「這是眞的？」

大夥全聽到了，船上有七名大漢忙取傢伙，有人大吼：「造反了！」

朱光遠道：「大龍帮萬歲，兄弟們，消滅海盜們呀！」

他不容七人拿傢伙，當先舉刀殺上船……

朱光遠出刀眞夠快，這些人豈是他對手，早被他殺死殺傷三個！

另外四人分別往自己的快船上逃，不料另外兩條快船上的漢子們一大半是大龍帮的舊部……

四個漢子剛逃到船上，早被另外七八人圍打得抱頭往江中跳去！

時運生見這光景，他對玄小龍道：「少主呀，兄弟們的怨氣爆發了……」

立刻，三條快船上的漢子們跳上岸來了。

有人大叫：「少帮主在哪兒？」

玄小龍走過去，身邊有個王彩雲。

時運生對大伙道：「兄弟們，水上大龍帮的力量已快完全收復了，收拾收拾，咱們往安家巷去。」

安家巷乃南京分舵所在地，大伙一聽精神大了。

朱光遠見大伙圍着玄小龍不願離去，心中也是難過，不由對大伙道：「回去堂口，咱們大伙再慶祝……」

於是，三條快船上的漢子們集中起來了，三條快船上一共各有六名是舊部，大伙蜂擁着玄小龍四人，直往安家巷走去。

這時候，天色已黑了。

玄小龍的胯上有刀傷，但他卻一點也不在乎，他以爲眼前都是大龍帮忠心之士，他們受的苦比之自己的這點傷又是太多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時運生走在最前面，安家巷這地方他最熟悉不過，這時候安家巷中有的門口已掛了燈籠，抬頭看，那個大院門前兩盞大燈籠最是亮，那正是「南京大龍帮分舵」的地方了。

時運生開門不用手去推，他一腳踢開兩扇大木門，院子裡正有兩個漢子挽着馬料桶往馬房走，猛抬頭，見是副舵主時運生。

這兩人乃是大龍帮舊部下，見是副舵主，立刻迎過去道：「時爺，他們人去江邊決鬥了，你這是……」

時運生當然認識這兩人，他重重的道：「屋裡還有甚麼人在嗎？叫他們都出來……」

這時候，朱光遠與玄小龍、王彩雲三人也進來了。

兩個漢子看了時運生身後的人，一人對時運生道：「時爺，有力量的人隨大船出海去了，還有的人去江邊，家裡面祇有灶上三個人同我兩人在……」

時運生道：「那些出海的人，他們運的甚麼？」

那人聽了直搖頭，玄小龍的身後立刻走進十五個漢子來，這些人全是剛由快船上下來的。

朱光遠對大伙道：「你們大家聽着，趕快進去搬東西，糧食最要緊，帳房的銀子都搬走，一切全部搬上船，咱們連夜順流而下。」

他指着馬房，又道：「這兒一共多少匹馬呀？」

那漢子正在驚訝，怎麼發生這事情，聽了朱光遠的話，他急忙回報！

「這兒一共七匹馬，大車也有四輛，其中兩輛大車就是運的大箱子，就是不知箱中運的是甚麼。」

朱光遠對時運生道：「時兄，眼前都是咱們舊部屬，如何把人員分派，由你安排了。」

時運生對大伙一聲吼道：「都過來，先見過咱們的少帮主。」

這時候大伙又向玄小龍見禮，玄小龍心中激動，他對大伙道：「各位大叔們，咱們有力量，力量集中在高郵湖，原來的大龍帮中兩位副座之一的石大叔，他正在高郵湖上練水軍，等着咱們回去了。」

有人吃驚道：「石副座也出現了！」

原來大龍帮有兩位副帮主，玄劫在的時候，兩位副座分別是丘泰來與石敢當兩人擔綱。

祇因爲丘泰來力求表現，而石敢當是個毛張飛，他有話不在心中放，開口總是得罪人，所以不少事情玄劫便找丘泰來來商量，豈料石敢當才是忠心的人。

石敢當就看不起丘泰來，不怕說話得罪人，江湖上這類人物最吃虧，逢迎拍馬的人才吃香。

＊　＊　＊

此刻，大伙才知道那李濤、于眞、楊遠山已死在江岸上了，便是請來的「刀精」童貫一，也斷了一腿而逃。

有個漢子是灶房的人，他哈哈笑着對時運生道：「石爺、少帮主，你們餓了吧，一桌上好的酒菜，原是李濤那海盜吩咐咱們備下的，如今正好擺上桌。」

朱光遠也頓覺餓了。

「那就快去收拾呀！」

玄小龍道：「且等一等。」

大伙聽少主叫等一會，都把目光轉在玄小龍的身上來，就聽玄小龍道：「這裡有酒嗎？開罎，把菜再弄些，咱們與大龍帮的人先乾幾杯吧！」

大伙一聽，樂了，有幾個還跟三個灶房的人去幫忙了。

有人先把大門關起來，房子裡燈火通明，正屋三張大桌子，大伙圍着先喝酒。

南京分舵有進帳，銀庫存了幾百兩，另外還有銀票幾大張。

玄小龍吃酒高了興，他吩咐每人發銀十兩，叫大伙先高興。

那朱光遠與時運生當然照辦不誤，等到酒醉飯飽之後，已是二更天了。

朱光遠對玄小龍道：「少主，我帶兩組人去邑江門，咱們的馬匹還寄在棧房吶……」

玄小龍三人來自鎭江，其中一匹馬還是老鳳翔金子店的東家贈送的。

玄小龍道：「咱們以後有用處，快幫人把三匹馬拉到此地，此

地留人看馬匹。」

玄小龍也不忘老鳳翔金子店送的那套首飾，那可是送給師妹王彩雲的。

朱光遠帶走兩個人去牽馬，這兒由時運生把分舵的庫房抄了個乾淨，眞要有一天丘泰來率人找來此地，他甚麼也撈不到了。

二十個漢子搬東西，吃的用的往船上運，前後院二十七間房中的東西搬一空。

忙到接近三更天，朱光遠也把三匹馬拉回來了。

朱光遠把個小包交在玄小龍手上，笑笑道：「這是送給王姑娘的東西，少主呀，你自己小心保管啦！」

那包東西就是一套首飾，玄小龍接過來，他拴在腰帶上，笑對王彩雲道：「師妹，你的呀！」

王彩雲半帶羞怯的一笑，當先往門外走了。

* * *

大龍帮南京分舵的大門關起來了，門上一把大銅鎖，就等他日再來人了。

玄小龍對時運生道：「咱們立刻上船，連夜往高郵，需知等到官家發覺江邊死了那麼多的人，必會惹上不必要的痲煩了。」

時運生自然也同意，朱光遠跟在後面走，一行人奔到岸邊的快船上。

那朱光遠對時運生道：「這些船均是南京分舵的船隻，每條船上的設備你清楚，你以爲那一條船上住人最舒適愉快？」

時運生立刻明白朱光遠的意思，他笑笑。

「那當然是舵主常坐的快船最舒適……唉……」

他嘆了一口氣，又道：「一年多前，那船是我的，一個月有一半日子我在船上，這一年多我被他娘的李濤給老子架空了，船便也自然由他接收去了。」

朱光遠道：「掌舵老手你選三人，那就由少帮主同王姑娘兩人去乘坐，咱兩人一人一條，湊合着吧。」

時運生當然無話說，他在岸邊呼叫了。

「王二痲子，你過來……」

有個紅臉痲子的高高興興的過來了，黑天半夜看不清他的臉上有痲子，這人已奔到時運生面前。

「時爺，你叫我二痲子呀……」

時運生道：「挑三個會掌舵的上舵主的船上，另外派個乾淨俐落的，跟了少帮主、王姑娘侍候，這一路水程去高郵，別叫少帮主不高興。」

王二痲子笑笑。

「時爺，這件事情你放心，舵主的船就在那一邊，這兩天請來的吹牛大王叫『刀精』的，那老小子就是用舵主的快船請來的，上面收拾得舒服吶。」

時運生已對玄小龍道：「少帮主，你同王姑娘一條船，我與朱光遠各負責一條船，咱們這就放船。」

玄小龍很高興，他如果不是受了傷，此刻有多好，此時放船，他就可以同王彩雲兩人併坐船上暢談過去的日子，欣賞着江上夜景了。

玄小龍的心中還有個影子一掠而過，那個影子便是太湖雙嬌的丁梅姑娘。

丁梅姑娘對他玄小龍那可是出自眞心的愛情，便石頭人也會動心，何況是玄小龍。

王彩雲跟在玄小龍身後上了這條收拾得十分乾淨的快船上，這時候又有兩個漢子走上船。

那王二痲子對玄小龍一笑道：「少主爺，我特別把這兩人找來你船上，這一路上由他兩人侍候着。」

他衝着兩個正自微笑的漢子道：「你們自己向少主報個名來吧！」

這兩人幾乎搶着報名。

「我叫楊九子。」

「我叫崔老十。」

玄小龍道：「辛苦你們了。」

那王二痲子一聽，笑道：「累死也高興。」

玄小龍一怔道：「怎麼說？」

王二痲子道：「少主爺，這一年多眞叫人不自在，那種抬頭看到別人脚板底的日子，實在氣死人，娘的，王八好當氣難受呀……」

玄小龍道：「快了，出頭天、翻身日就在眼前了，咱們這是在幹甚麼的，到了高郵湖，你們就明白了。」

王二痲子衝着船上另外三人吼道：「時爺的吩咐，挑會掌舵的來侍候咱們少主，我把你三人找來了，娘的，別砸鍋，我無法向時爺交代。」

正在扯帆的大漢道：「你二爺的交代，咱們加倍小心，二爺你去時爺那兒吧，船就開了。」

誰說王二痲子盡幹些王二痲子的事，這位二痲子爺不一樣。

先是看看船尾的鍋灶，再看船上備的糕點與老酒、金華火腿帶醬肉、冰糖蓮子帶棗糕，再低頭看艙內，艙中的設備更高尚的，西湖緞被共三床，一邊放了兩隻大木箱，他對玄小龍道：「少主爺，進了艙中有箱子，夏秋的睡衣是薄棉的，冬春睡袍是絲棉，還有個箱中我記得那李濤放的白銀子，你看了就知道。」

玄小龍笑笑道：「王二兄，你忙去吧，我受了點刀傷，有地方躺

一下就夠了。」

於是，王二痲子站在船上衝着另外兩條快船大聲吼：「兄弟們，使把勁，這就放船了。」

放船，那是南京船家的口語，別的地方就不一樣，別的地方叫開船。

三條快船解了纜，剎時間到了江中間，這才剛放船不到半個時辰，南京江岸的漁火已看不見了。

三條船直放下游，準備着過了鎭江轉往內河高郵湖。

* * *

玄小龍的胯上不痛了。

王彩雲懷中有靈藥，這時候關上艙門最方便，玄小龍剝了衣褲便由王彩雲爲他再把藥敷上。

那可是最好的止痛傷藥，沒多久，玄小龍就睡着了，他發出微微鼾聲來。

快船江中很平穩，三條快船魚貫行駛在江心中，大約就快五更天了吧，玄小龍突然覺着一股子桂花香味令他的心中一緊。

玄小龍不把眼睜開，因爲他祇要醒過來，便明白這股子桂花香味來自何方了。

那當然是來自王彩雲的身上。

王彩雲乃「天山飛鷹」王子正自小把她抱上天山養大，王子正在她小的時候便立意改換王彩雲的體質。

王子正乃眞正有能耐的高人，當年白蓮教大護法絕非吹牛泛泛之輩。

王子正調教女兒的功夫，也改變王彩雲體質，自從玄小龍十一歲不到去天山，他就與王彩雲在一起學功夫，王彩雲每次有汗水，就會有一股桂花香味飄出體外。

如果王彩雲不出汗，那要仔細的聞才知道，但要是王彩雲解開衣衫，那種桂花香味便四溢了。

玄小龍不但聞到那種桂花香味，他也覺着身邊好像有一隻小綿羊，軟綿綿的在身邊不動。

玄小龍動了。

玄小龍先是故意的半側身，受傷的地方朝上面，另一臂便壓在那小綿羊的身上了。

滑滑的、溫暖的，玄小龍心中一緊。

一邊睡的王彩雲，她把上衣脫掉了，蓋的被子半遮身，斜身縮在玄小龍身邊。

當玄小龍一臂壓過來，正巧兩人面對面。

玄小龍閉着眼，王彩雲也一樣不睜開。

這兩人如果能睡得着，明日太陽西邊出。

先是，玄小龍緩緩的把手臂往上滑，他的大手移到王彩雲的秀髮上。

王彩雲的眼閉得更緊了。

她實在緊張，因爲這是兩人從未有過的親近。

王彩雲的身上不但飄出桂花香味來，她的身上還有聲音，那聲音是「咚咚咚咚……」的響。

玄小龍就明白，師妹在緊張了。

玄小龍也想到兩個女人，那便是金申如玉。

金申如玉就不會心內發出「咚咚」響，金申如玉是主動的。

另一個女子便是太湖雙嬌丁梅了。

他與丁梅兩次夜遊黃浦江，兩個人抱上一夜到天光了，他兩人是自然的擁抱，充滿了感性的相擁。

然而，此刻就不一樣了。

玄小龍就以爲師妹太過嫩草了，她甚麼也不懂，好像個無奈的小綿羊被野狼困在斷崖上等宰食了。

當然，玄小龍並非野狼，他愛師妹還來不及吶。

輕悄悄的，玄小龍用唇去吻着王彩雲的額頭，王彩雲仍然沒有反應。

她應該有反應的，她至少發出聲音吧……

她沒有聲音，她怕玄小龍給嚇跑掉，她的唯一反應便是不動。

不動，而對方又知道你是清醒，那表示甚麼？

那當然表示你默許了。

玄小龍的動作斯斯文文的在進行着……

他先是慢慢往王彩雲的額下吻，然後是鼻尖，然後是兩頰。

王彩雲一直不說話。

王彩雲仍然閉雙目。

這時候如果有人以爲她仍然未清醒，這個人才眞正的沒頭腦，笨蛋才會相信。

漸漸的，玄小龍的雙唇熱呼呼的吻上王彩雲的俏嘴上了，玄小龍突然發覺，師妹的雙唇滾燙。

王彩雲早就全身熱呼呼的了。

祇不過王彩雲仍然沒開口，她祇是任由玄小龍親她，這模樣令玄小龍忽然想笑。

他爲甚麼想在這一刹笑，那當然是有原因的。

他忽然想到他的初吻了。

玄小龍的心中在哈哈笑了。

王彩雲終於有了反應，她如果仍然不爲所動，便是過份的做作了。

王彩雲的反應是伸出一手來，輕輕的放在玄小龍的下巴下方，她迎合着吻上去，然後她又發出囈語似的「唔唔」兩聲。

「彩雲妹……」

玄小龍頓覺自己才是最幸福的人了。

「小龍哥……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我們已經長大了，我們不再是追逐山林間的青梅竹馬，我們已經……唔……」

玄小龍吻得更加有力量，有味道了，那是一個姑娘難以抗拒的誘吻。

快船在江面疾馳，偶爾江浪拍擊發出「噗通」聲，隨之便是三幾聲的水花濺碎，在這深夜中聽起來倍感無奈。

＊　＊　＊

天亮了。

其實天在一個時辰之前就亮了，祇不過船上侍候玄小龍的兩個人輪流守在艙房門外，聽不到任何聲音，便祇好乾瞪眼。

船上的另外三人也是小聲細語不叫喊，怕的就是驚醒了艙中睡的兩個人。

再看船頭上，稀飯大餅還有三盤菜，可就是無人去動一動竹筷，他們等着玄小龍起來才會吃早飯。

玄小龍與王彩雲怎知外面五人等着他兩人吃飯，那玄小龍因爲有傷在身，五更天才與那王彩雲相擁而眠，外面無響動，他兩人便睡得濃極了。

就快近午了，附近快船上傳來吼叫聲。

「鎮江快到了，告訴少帮主一聲……」

這是朱光遠的吼叫，快船上的人這才走到艙門口，輕輕的拍過艙門道：「少帮主，醒醒……」

艙房內傳來玄小龍的聲音道：「天亮了嗎？」

守在艙門侍候的乃是楊九子，楊九子五人尚沒吃飯吶。

「回少帮主的話，近午了。」

「呀」的一聲艙門拉開來了，玄小龍當先走出來，果然快日正當中了。

「怎麼，我們睡到近午了……」

他發現船頭上擺着吃的東西，笑笑道：「午飯也已備妥了……」

楊九子道：「回少帮主的話，那是大伙的早飯，大伙都還沒吃吶。」

玄小龍一怔道：「你們爲甚麼不吃？」

笑笑，楊九子道：「少帮主與王姑娘沒吃，我們下屬怎可以先吃……」

玄小龍道：「你們在工作，我們睡大覺，怎可以等我們先吃？不可以……」

他對船上五人又道：「你們馬上開飯，多加幾樣菜，我兩人也與大伙一齊吃。」

他把王彩雲也叫到船頭了。

崔老十馬上托了個木盤子，上面放得有酒有菜還有一盤南京桃子。

「少帮主，回艙中來吃吧……」

玄小龍一看搖搖頭道：「拿過來，咱們大家一齊吃。」

楊九子道：「少帮主，這是規矩，帮中的尊卑有定規，兄弟們不可踰越……」

玄小龍道：「這是甚麼時候了，大龍帮的基業沒收復之前，我們大家沒分別，你們別再說了，一齊圍過來吃吧。」

大伙一聽直感動得想哭，那王彩雲已在裝稀飯了……

＊　＊　＊

楊九子幾人也祇得坐下來了，忽又聽得附近快船上，朱光遠大聲叫了。

「請示少主呀，可要在鎮江稍歇？」

玄小龍也聽見了，他站起來把手指向西邊，那是要船往內河馳去。

玄小龍來過這條河口，他的船隊還在高郵湖上操演吶。

於是，三條快船轉了向，直往內河駛去。

這三條快船行得快，過了江都不到半日，前面已是高郵湖了，那朱光遠的快船跟在玄小龍的快船後，兩船相距二十丈，就聽朱光遠高聲指着前面，對玄小龍的快船大聲的叫喊。

「把船放慢了。」

玄小龍的快船上，楊九子把話往艙內報告。

「少主爺，朱舵主叫咱們放慢了等他……」

玄小龍與王彩雲兩人走出艙門外，玄小龍回頭看，果見朱光遠的快船加速來了。

玄小龍命掌舵的把船放慢，立刻前桅落了帆，朱光遠的船已追上來了。

兩條快船併着行，朱光遠在兩船貼近的時候跳到玄小龍的船上來了。

朱光遠走近玄小龍，他重重一抱拳道：「船到高郵湖，你率船隊慢慢往洪澤湖駛，我此刻先去洪澤分舵，找到機會我把那『浪裡蛟』白永在約來，聽聽他的報告，且看洪澤分舵近來有甚麼狀況，咱們也好想一良策，一舉拿下洪澤分舵，這水上的六個分舵便全落進咱們手中了，餘下的就是六處內陸分舵了。」

玄小龍道：「我怎放心朱叔一人去冒險……」

笑笑，朱光遠道：「不妨事，需知我與白永在私交不錯，他到上海我招待，我來洪澤他便下湖去弄鮮魚請我吃，我們是哥倆好一家人了。」

玄小龍道：「我是擔心洪澤分舵有備，朱叔一人前去，難免上當。」

朱光遠道：「至少那白永在不會叫我吃虧，少帮主盡放寬心。」

玄小龍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請朱叔千萬小心，需知咱們不能稍有差池……」

朱光遠道：「我以爲，我們以明日午後爲期，如果我在明日午後未歸，少帮主就發動船隊直撲洪澤分舵……」

玄小龍道：「朱叔的決定，我不好反對，就依朱叔的，明日午後若不見朱叔的船，我與石副帮主便直逼分舵，祇不過，朱叔千萬小心……」

朱光遠哈哈一笑，他又跳回自己的那條快船上了。

祇見兩條快船分開來，玄小龍的快船往左偏，那是沿河道直往高郵方向。

朱光遠的船往右偏，他的快船已直駛洪澤湖，船上的五個漢子聽說直往洪澤分舵，五個人的心中有些冷冷的不太自在，無他，祇因爲洪澤分舵的舵主叫龐龍，此人是個大老粗，開口就罵人，出手便打人，有人如果惹上他，說不定一腿踢死你！

五人也擔心，怕這姓龐的知道有分舵被封掉，他五人就如同羊入虎口了。

朱光遠就不在乎，他的心中早有打算了。

朱光遠催動船上五個人，急匆匆的往前駛，他站在船頭看遠方，碧波千頃不見有人烟，回頭看向左邊，玄小龍與時運生的兩條快船已往幾浬外駛去了。

＊　＊　＊

那一帶的水面上，有的地方蘆葦高兩丈，有的地方是泥灘，每年祇一到黃汎期，水道就會改三改，當地人似乎有經驗，知道航道怎麼變。

朱光遠的快船並不大，他無此顧慮，祇管催着五個漢子往前駛。

那大龍帮的洪澤分舵在洪澤湖的東北方，那兒有運河轉往灘上，徐州有船天天來往洪澤湖，那地方的魚蝦也由洪澤湖供應，看上去大船不多，但小船不斷。

朱光遠的快船過了寶應湖便直往洪澤湖東北方疾駛，朱光遠也開始緊張起來了。

大龍帮的分舵離湖岸祇不過半里遠，人在船上便可以看到大龍帮分舵的大宅院連五進，四週的樹林包圍着，附近水邊的蘆葦成片，那逗人的野鴨便棲息在其中。

朱光遠也知道這一帶野鴨最多，祇不過當他的快船快接近岸邊的時候，忽然發現有一條小船在水面上漂着，那小船並未漂離，顯然小船被固定在那兒……

小船上不見人，朱光遠見這小船怪怪的，又擋在航道上，便把快船放慢，準備接近觀察一下。

朱光遠以爲這小船上的人也許出甚麼事了，掌舵的鬆了帆繩把船貼過去，已聽有人驚呼。

「那是甚麼東西……」

朱光遠也登到高處看過去，驚訝的道：「那個木箱子是幹甚麼的？」

於是，船貼上去了，有個漢子用竹鈎把小船鈎牢，那小船上卻傳來一聲長嘆聲。

「啊……」

朱光遠爭先躍到小船上，他的雙手去拍那大木箱子，立刻又聽得一聲「啊……」

朱光遠心中一緊，急忙雙手把大木箱掀開來，他這一掀開，幾乎嚇一跳，因爲他發覺這條小船特別設計，小船正中央有個四方孔洞與水下連接，四邊又用木板隔成底艙，祇一看便明白這是個小小水牢。

如今這水牢下面祇有一個人頭在水面上，這人的頭髮蓬亂，遮去半張面，祇看見另一邊的臉皮已被人打得歪了鼻子變了形！

木箱掀起有陽光，那人拚命抬起頭來看。

「誰呀……」

朱光遠心中難過，他還沒看清這人是誰，便伸手去爲這人解繩子。

不料這人急急的叫了。

「別……解……」

朱光遠道：「老兄，我救你上來呀……」

那人痛苦的道：「我的雙腿有繩子，繩子下方有石頭，你解了上面我的手，我就會沉下湖底了……」

朱光遠一聽，驚怒的叱道：「你被何人整治的？這人也太狠毒了！」

他對快船上的一個漢子吩咐道：「下去，把這位仁兄腿上繩子削斷。」

「噗通」一聲，有個漢子投進水中去了。

「嘩嘩嘩」的撥水聲，四條快船沒桅杆，打槳之聲也嚇人，他們分四個方向自蘆葦中划過來了。

有人還在船上叫。

「圍緊了，別讓他們逃了。」

朱光遠立刻又叫那人快上船，因爲他擔心這些是洪澤水寇。

這些人不是水寇，他們是大龍帮的人，雖是小船，也可以認出他們來。

朱光遠不急於逃走了，他舉手哈哈笑。

「兄弟們，咱們在幫好哥們

呀，我叫朱光遠，是來見見貴分舵的副座白兄白永在的……」

立刻間，有兩條快船把朱光遠的船夾在中間，這兩船就有十個人，另外兩條也划得近。

有個大臉龐漢子跳過來，他走近朱光遠笑笑道：「老兄，剛才你說是在幫好兄弟呀。」

朱光遠道：「不錯，我乃上海分舵副舵主朱光遠呀……」

「哦呸！」

那人冷叱：「個叛帮之徒，你們降了級，不得意，如今想聯手造反，消息早已送來了。」

朱光遠心中吃一驚，這消息到了洪澤了。

「你說咱們要造反？那麼，白永在他人呢？」

那人嘿嘿一笑道：「白永在呀……」

他忽的把手一指那水牢，冷笑一聲道：「吶，姓白的就在這兒，他就是白永在。」

朱光遠一聽低頭看，他立刻撲上去，大聲喊叫：「白兄，你好慘呀……」

白永在抬頭，他露出無奈的苦笑道：「是你呀，朱兄，你上釣了……」

朱光遠道：「他們拿你當餌？」

那個面目全非的水牢中漢子，果然就是白永在，這是叫朱光遠想不到的事。

就在這時候，忽的一道冷芒逼上，朱光遠覺得脖根一涼，他吃一驚猛抬頭，才發覺一把刀子壓在他的肩頭上，就聽那人吼叱：「別動，動一動切下你的人頭！」

朱光遠道：「你想幹甚麼？」

那人並不回答朱光遠的話，他對划船的漢子們吩咐，「把他綑起來。」

朱光遠想出刀，但他仍然猶豫了。

朱光遠的快船上，五個漢子也瞪眼了，他們祇有五個人，對方是四條划船二十個人，便朱光遠也在叫他們別亂出刀。

就在這時候，朱光遠的快船上，忽有個漢子往水中跳去，祇投進水中就不見了。

不料有兩條划船上立刻跳進水中三個漢子，這三人的水下功夫也了得，投進水中半天不出來。

朱光遠已被人用繩子綑紮得猶如粽子般抛在船上。

就在這時候，附近水面有紅色，那是血呀！

大伙瞪眼觀看，祇見有個漢子手中抓着一個中刀的死人浮到水面來。

朱光遠幾乎要拚命，因爲他的人被刺死在水中，水底打戰三打一，當然必死無疑了。

又聽那人指着船上四人叱道：「這就是逃走的下場，王八蛋，你們果然在造反……」

他又對另外船上人吩咐：「統統綁了。」

朱光遠的快船上，四個漢子也上了綁，他們不下水牢，便是朱光遠也未下水牢。

四個漢子被抛在船板上不動了，那個指揮的怒漢又開聲：「發訊號了……」

有個毛臉大漢在腰間取出個黑牛角，抵在嘴巴上吹起來，那牛角號吹得眞凄慘，聽起來好像辦喪事。

其實這兒與辦喪事差不多。

再聽岸上，已有了回應，回應的是鑼聲，不旋踵間，岸邊一條快船過來了。

快船很快的駛到附近，有個壯大的高個子厲聲問：「抓到的是甚麼人？」

這邊，又是那持刀怒漢回應：「回舵主的話，咱們把上海分舵叛逆朱小子抓到了。」

「是朱光遠那王八蛋呀！」

說時，快船已貼過來了。

從船上跳下那大個子，這人的手中是一支怪兵器，乃是分水戟。

這種兵器最霸道，陸上水下一樣妙，戟尖發出火紅紅的光芒，實是鋒利無比。

這人不是別人，正是大龍帮洪澤分舵的舵主龐龍是也。

姓龐的與金申蛟兄弟三人是好友，每年他們都會聚一聚，研究一下殺人心得。

姓龐的是個殘忍人物，自從得到消息，上海南通鎮江的分舵被挑以後，又知幾個被貶的副舵主叛帮，他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的把他的副帮主白永在囚起來了。

白永在眞倒霉，他便是發誓不會造反，那龐龍也不聽他的。

姓龐的囚了白永在，他便設下這毒計來了。

他打算一個一個的把造反的人抓住，最好把那玄小龍抓住，因爲那可是十萬両白花花的銀子。

龐龍把分舵水性奇佳的好手分派在划船上，一旦雙方在水中開戰，這是他的地盤上，他的勝算自然大。

此刻，龐龍走近朱光遠，嘿嘿笑了。

「姓朱的，你認得龐大爺嗎？」

朱光遠也嘿嘿笑了。

龐龍見朱光遠也冷笑，他火大了。

他出腿就踢過去，厲叱道：「你娘的，你憑甚麼笑？你應該哭，我笑才對呀！」

朱光遠挨踢仍然笑，殘忍的笑着。

龐龍咬咬牙道：「娘的，老子叫你哭……」

隨着他的吼叱，他把分水戟猛的戳在朱光遠的屁股上，立刻帶出一股鮮血來。

但朱光遠不叫痛，他仍然一副冷笑。

龐龍也是狠角色，他的分水戟連着刺，扎得朱光遠的屁股快碎了。

朱光遠身邊有個漢子大聲叫：「朱爺，好漢不吃眼前虧呀！」

朱光遠忽的把頭低下了。

龐龍一聲冷笑，叱道：「娘的，你不冷笑了。」

他忽的蹲到朱光遠身邊，伸手揪緊朱光遠的頭髮，把個朱光遠的臉翻上，他咬牙道：「玄小龍那個小王八蛋呢？」

朱光遠道：「就要來了！」

龐龍一驚道：「你們一共多少人？」

朱光遠道：「一百多。」

「船隻多少？」

朱光遠道：「多得叫你吃一驚！」

「多少？」

「大大小小幾十艘……」

龐龍大怒，又是一個大巴掌，打得朱光遠口角溢血，他叱道：「多少？」

朱光遠「呸」出血水道：「大小船隻十幾條，都是以一當十的船，算一算就等於上百條船。」

龐龍嘿嘿一笑道：「快來了？」

「不錯……」

「前日咱們有探子曾在高郵發現藍色白帆大海船，祇是那些船沒近岸，是不是那些船呀？」

朱光遠道：「大龍帮的船沒有那種模樣的。」

他才不會把大海船的模樣告訴姓龐的。

但龐龍又滿意了，因爲他決定在湖上撒下天羅地網，捉拿玄小龍了。

祇見他長身而起，對身後的漢子們吩咐道：「把這可惡的東西拴入水牢中，娘的，他不是來找白永在造反嗎？我就把他兩人綑在一個水牢中，叫他兩人痛痛快快的暢談一番吧，哈哈……」

忽又聽剛才發號施令的漢子道：「舵主，還有這四個狗東西，如何處置？」

他咧嘴咬咬牙道：「砍了餵王八吧！」

龐龍一頓道：「吊在桅杆上，也好把那玄小子一批造反的引到這兒來。」

他這是下達的命令，立刻間，四個漢子分別被吊掛在兩根桅杆上了。

龐龍看着朱光遠被放進水牢中，兩腿也綁了石頭，他才呵呵大笑着一聲吩咐：

「都回原地，不可出來，大伙沒見過釣魚嗎？釣魚的時候是不可有動靜的，小心魚兒不上鈎。」

於是，四條划船分別又藏入蘆葦中不見了，便是龐龍的這條快船也匆匆的回到岸邊附近掩蔽起來。

湖面上祇有一隻小船與那雙桅快船靠一起，看起來叫人以爲那是漁人在抓魚，但祇要看到桅杆上的人，便明白這兒正充滿了血腥。

那個屍體已往遠處漂去了……

* * *

水牢中，朱光遠比那人自然還痛苦。

朱光遠的罪受大了，他的屁股被龐龍戳了幾個血洞，雖然不是大塊掉了肉，但此刻卻又泡在水中，痛得他齜牙咧嘴又叫不出聲。沒多久，水底引來一羣王八小魚，直往朱光遠的破屁股釘咬不休，那種罪眞不是人受的。

「朱兄，你來得眞不是時候呀！」

「白兄，我以爲他們還不知道，我是自告奮勇先來找你的呀！」

白永在嘆口氣，半天，他又開口……

（未完・廿四）

上文提要：小龍與林琴被洪門的人抓去，正欲帶走，林琴之母出現，卻只救了林琴而不救小龍。小龍被帶至洪門，放入酒桶，幸虧小龍武功高強，借酒遁魂，未被害死。由於有幾方面人都想抓獲小龍，在小龍假死期間，又幾經轉折，最後被名醫白倫師徒救走，林琴到處尋找小龍，半路又遇上了白倫，她求白倫救治小龍的病……

新派俠情長篇連載／東門白・文　可飛・圖

虎視天下

揭穿採補陰謀　怨女忿恨莫名

「那和昔年舊案有關，也可能和這小子過人的聰明有關！」

「聰明也有罪嗎？」

「在某些人面前是有罪的，爲人在世聰明而不露是最好的，鄭板橋說的『難得糊塗』正是這意思。」

「前輩是說你也不能百分之百的把握治好他的病？」

「正是。」

林琴開始唱歌，這本是一首輕鬆的曲調，卻唱變了調子，唱得略帶哀怨、憂愁。

她自己當然也知道，道：「白前輩，很抱歉！」

「抱歉什麼？」

「我唱變了調子。」

「爲什麼會變了調子？」

「因爲我心情不寧。」

「爲什麼會心神不寧？」

「因爲……因爲我心中老是放不下……」

「放不下小龍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我對你說過，他很好。」

「是的，可是在見到他以前，總是不放心。」

「很好！丫頭！這種變了調的歌才最動人。」

「前輩你在譏諷我？」

「我怎麼會譏諷妳？」

「唱變了調子的歌兒，怎麼會好聽？」

「妳不懂，唱歌和誦詩一樣，一定要注入眞正的情感才會動人，由於你用情已深，變了的調子就是情感的抒發，越變調越好聽。」

「前輩這是怪論，小龍到底在何處？」

「那就跟我走吧！」

在山中茅廬中，她見到了小龍。

眞情流露，她撲入小龍懷中。

白倫看在眼中，本來十分感動，男女之情，在他這一生本是十分新鮮的事，但是，他卻看出小龍的熱情沒有林琴那麼高亢而奔放。

白倫是一個十分率直的人。

所以上次林琴沒唱歌給他聽是略有不敬，他就拂袖而去。

剛才的一切証明小龍對林琴不夠忠厚。

白倫冷冷地道：「丫頭，我看妳是剃頭擔子一頭熱。」

林琴道：「怎麼哩，前輩？」她鬆了手和小龍分開。

白倫道：「丫頭，這小子並不太喜歡妳。」

「不，他喜歡我！」小龍到外間去了。

「別欺騙自己，至少他付出的情感沒有你付出的多。」

「前輩，我不在乎，我很知足！」

「傻丫頭，這是很不公平的。」

「前輩，我不計較，只要我付出的夠多就知足了。」

白倫道：「丫頭，老夫太爲妳抱屈，像妳這麼美好的丫頭，他卻對妳冷冷淡淡，老夫心裡不舒服。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，我眞的很滿意。」

「妳滿意我却不滿意，這小子的病我不能治。」

林琴不由一震，道：「前輩，您說話不算數？」

白倫道：「老夫說的話一定算數，只不過，我絕不救一個薄情寡義的人。」

林琴道：「不，前輩，他不是薄情寡義，他有苦衷，他實在沒有什麼對不起晚輩的地方。」

「剛才冷冷冰冰的，似在敷衍妳。」

「前輩，這不能怪了他。」

「不怪他？怪妳？」

「也可以這麼說。」

「丫頭，甚麼過錯妳都往自己身上攬？」

「不是的，前輩，他已有女友，他只是感覺對不起他那個女友而已，所以比較冷淡些！」

白倫大聲道：「這更渾蛋，有了一個爲甚麼又和妳來往？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，您別怪他，都是我……」

「妳怎麼哩？」

「是我死乞百賴地貼近他……他又不忍峻拒！」

「哼！這更渾蛋，有了一個，第二個怎麼緊貼也不能要，丫頭，這種吃鍋望盆的男人要不得！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，您眞的不瞭解他！」

「丫頭，這種來者不拒，越多越好，天天換新的男人我可見得多了！告訴妳，老夫不想救他！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，你錯怪他了！在此以前，他峻拒我很多次，由於我救過他幾次，才對我略爲好些。」

白倫道：「他眞的是這樣嗎？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，他要是見一個愛一個的男人，我會這麼喜歡他嗎？他對男女間的情感一點也不隨便哪！」

白倫道：「這麼說來，是老夫錯怪了他麼？」

「是的前輩，至少你沒有眞正瞭解他！」

「那麼，將來妳願意爲他作小？」

「我不在乎大小，只要有感情就成。」

「他的感情已經『二一添作五』了，那種不完整的情感妳也要？」

「他把整個感情的一半給我，我就知足了。」林琴道：「因爲他的另一半要給另一個女人，她也應該得到另一半。」

「另一半是誰呀？」

「她叫小松，就是洪門錢大經的外孫女。」

白倫道：「原來是她。」

「前輩認識她？」

「當然，一個很刁鑽的丫頭。」

白倫道：「丫頭，那小子和小松之間有沒有踰越……」

林琴道：「沒有！」

「妳確知沒有？」

「我確知，就像小松也知道我和小龍也沒有是一樣的。」

「好，妳把那小子叫進來，老夫問問他！」

「是，前輩……」林琴往外間走，一邊喊叫：「小龍……白前輩叫你進來一下！」

但沒有回應，外間沒有人，叫了幾聲也無回應。

小童說，不久之前他已自後門走了。

在後門內的桌上放了一張紙條。

上面的大意是說，白倫自他的「借酒遁魂」中把他救醒，因爲那是假死，必須有人救活他才行，反之就會一醉不醒，所以他很感激白前輩。

只不過，白倫一直不信任他，他以爲目前不便麻煩白倫爲他治病，等到有一天白倫信任他之後再說。

白倫看了這紙條之後十分惱火。

他大叫着道：「好小子，你居然責備老夫起來了！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，小龍可沒有責備您老人家，他只是以爲讓前輩懷疑，就不便接受前輩的治療，如此而已。」

白倫道：「好小子！臭脾氣可不小，我看你不找老夫，天下是不是還有第二個人能治你的病？」

林琴道：「前輩如果能爲他治病，我就認你作義父。」

「怎麼？丫頭妳要拿翹，妳不認我作義父我就會早死？」

林琴道：「我還有很多好聽的歌！」

白倫瞇着眼，道：「丫頭，妳在吊我的胃口。」

林琴道：「我只是提醒前輩，您只聽我唱了一兩首歌，我還會唱三五十首之多，另外……」

「另外甚麼？」

「我還會作菜！」

「咕嘟」一聲，白倫嚥了口唾沫，道：「丫頭，妳會作幾道菜？『開洋白菜』、『蔴婆豆腐』？」

「我正在學滿漢全席，再有七八道菜就齊了。」

「妳是說再有七八道菜妳就能

作一桌滿漢全席。」

「是的。」

白倫道：「丫頭，妳看我這糟老頭子能作妳的義父嗎？」

「當然，義父在上，女兒給您磕頭啦！」

白倫笑得合不攏嘴，道：「想不到我老頭子這把年紀居然得了個乖女兒！哈……」

* *

小龍快速奔行，就怕白倫或林琴追上他。月亮快落了，山野中一片迷濛。近來他一直在想康夫人對小松說的話，因而對康夫人失去了敬意。

也許是誤會，康夫人只是聽了別人的謊言。

緩緩行來，山風中隱隱傳來女人交談聲。

似乎其中之一是中年女人，其餘有二三個以上是年輕女人。

一個年輕女人道：「夫人，我們這次出門的主要任務到底是……」

中年女人壓低聲音道：「注意，只要談及圈內(門內)的任何秘密事，都要引用『春典子』(隱語)！」

隱語也叫着「黑話」。

「是，夫人！」

中年女人低聲道：「我們此來有幾項任務，其中最最重要的一項，就是調查昔年『神虫』的事……」

小龍陡然一驚。

對洪門隱語「春典子」又名「春點子」來說，他懂的沒有林琴多。

也許小松知道的也比他多。

只不過這最最重要的一句洪門「春點子」他却早已知道了。

那就他的姓——龍。

龍的「春點子」就是「神虫」。

這女人說此次進入江湖最主要的任務是調查昔年「神虫」的事，是不是指小龍之父龍玉的事？

要弄清這一點，應該先弄清這中年女人的來歷。

知道此婦的身世，就不難弄清她剛才的話意。

聲音來自左邊一條小溪邊，由於小溪比小徑低，所以在溪邊看不到上面的人。

小龍伏在溪岸上的亂石中。

大約是四個女人，一個中年，三個年輕。可能在洗臉洗脚或洗手帕等等。

只不過三個年輕的聽口音也有點差別。

一個年輕女人道：「那條『神虫』不是已經『返聖』了，還有甚麼好調查的？」

「返聖」的隱語就是「死了」。

小龍越聽越驚，也越和他的父親扯上了關連。

中年婦人道：「聽說他的後人要『翻梢』！」

「翻梢」就是「復仇」。

三個年輕女人不出聲了，似已洗完。

中年女人上了岸四下打量一陣道：「我們也不必急趕，先找個『粉窰子』去『收粉子』，然後再找個『落馬窰子』過夜。」

四人每人手中拿了一條手帕，迎風抖動着使之快乾。

顯然是向附近的鎮上奔去。

剛才這幾句「春點子」也都是最普通的，小龍當然都懂。

「粉窰子」是飯館或酒樓。

「收粉子」就是吃飯。

客棧的隱語是「落馬窰子」。

小龍十分小心地跟着。

他聽出她們要入鎮吃飯然後住入客棧。

而且由於剛才這中年女人自溪邊走上岸邊時，正好是小龍隱身的對面，他大致看出，此婦很像小松的母親康夫人。

由此推想，此婦可能是錢起的老婆錢佩珊。

看這女人的輕功，似比康夫人還要稍高些。

就連三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女人也很了得。

小龍入鎮前易容了一下，就坐在錢佩珊等人那一桌的右後側，也就是中年女人的右後側。

他怕錢佩珊認出來。

飯間倒沒有說甚麼，因爲人多眼皮子雜。

然後她們進入一家太平客棧中，小龍也住入這一家，而且和錢佩珊隔壁。

小龍趁錢佩珊如厠時，在壁上端挖了個小洞。

他可以聽到四個女人交談。

她們談的是追人方向問題。

當然，他們也談到追索三小姐康夫人及小松。

三個年輕女人中較大的一個道：「夫人，如果在必要時，康夫人和小松誓死反抗，可否『掛點』？」

小龍屏息靜聽。

似乎錢佩珊沒有說，也許聲音太細小怕洩了密？

或者只是以手勢代替了語言。

壁上那個小洞只能聽不能看。

因爲小洞的角度高，看不到她們的人。

而小龍還是以「蝎子倒爬牆」的功夫貼在壁上聽的。

不久，她們就分屋睡了。

錢佩珊獨佔一屋。

三女合住一屋，正好是把錢佩珊夾在中央。

小龍以爲，這位阿姨也許是受了錢起的影响或者在三姊妹中的本性就冷酷，和另外二位大爲不同。

即使小松的母親雖然仇視小龍的父母，可能也是由於誤會。

她和這個二小姐錢佩珊是不一樣的。

小龍不久也上了床。大約已經二更了。

就在小龍矇矓欲睡時，忽然被異聲驚醒。

那是徒手搏殺，腿、臂及衣袂破空的「騰騰」及「卜卜」聲。

小龍原以爲是幻覺。

他坐起來傾聽了一下，証明是錢佩珊房中傳來的。

他先貼在小孔上窺視。

偶爾有個陌生女人會在他的視野中出現一閃而過。

這女人二十出頭，應不超過二十五歲，很動人。

尤其是長髮披肩，大眼小嘴，還有個苗條身材。

偶爾，視野中也會出現錢佩珊。

這年輕女人的招術，居然和錢大經的路子相同。

甚至，他以爲不比錢佩珊差多少。另外這年輕女人還擅長其他武功，頗似以纏貼見長的小巧功夫。

在屋中動手，小巧功夫就十分討好。

不過二十來招，這陌生女人已略佔了上風。

錢佩珊道：「妳是甚麼人？咱們沒見過吧？」

「妳沒見過我，我却見過妳多次了！」

「妳見過我多次了？」

「不錯。」

「爲甚麼我沒見過妳？」

「我不讓妳見到我。」

「我們有仇？」

「對！有妳沒我，有我就沒有妳！」

「我們之間有這麼大的仇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甚麼仇？」

「深仇大恨……」却沒有說明是甚麼深仇大恨。

三十招左右，這女人在錢佩珊肩上抓了一下。

這工夫三個年輕女人聞聲趕來。

那陌生女人知道不能得手，自後窗竄了。

錢佩珊等人追出鎮外，却沒追上。

錢佩珊狠聲道：「這眞是個莫名其妙的女人！」

年輕女人道：「夫人，這女人的確很怪，她的武功……」

「對，她的武功是錢家的絕學『兩儀手』。」

年輕女人道：「看她的狠勁，似和夫人有深仇。」

「天曉得！」

四人向那女人所去的方向張望了一會，折回鎮中。

那女人奔出七八里外停了下來。

她狠狠地道：「便宜了妳這賤婦！」

就在這時，背後忽然有人道：「妳們有甚麼深仇大恨哪？」

這女人愕然轉身，竟是個毛頭小伙子。

就算是高手，一旦心神不屬，附近有人出現也會疏忽。

這女人很生氣，道：「你是甚麼人？」

這人正是小龍。

剛才他看到了一切，當然，他對這女人的來歷也十分好奇。

看這女人的行爲以及言談，並不像和洪門作對的人。

八成，她和錢佩珊有私仇，但錢佩珊却不認識她。

小龍見錢的三個少女部下出了手，就知道這女人不會再戀戰，於是小龍先在附近隱藏。

這女人一出後窗，小龍就先奔行。

而這女人也沒注意前面有人，她只注意後面。

小龍道：「我是一個唯一看到妳和錢佩珊交談及打鬥的旁觀者。」

「看到又如何？」

「我也想不通，妳們有甚麼仇恨？」

「你一輩子也想不通！」

小龍道：「那可未必！」

「你知道甚麼？」

「看妳那股子狠勁，而且又會錢大經的『兩儀手』，而錢佩珊又從沒見過妳，妳却見過她多次，所以我猜……」

「你猜甚麼？」

「我猜想妳可能是錢佩珊的情敵！」

這女人似乎微微一震，又重新上下打量他一陣。

小龍道：「我沒有猜錯吧？」

「你怎麼會往這方面去猜？」

「因爲有所謂情仇大似親仇。」

「就不可能是別的仇恨？」

「當然也可能，因爲還有另外的因素，加起來就可以猜個十之八九了！妳似是默認了？」

「你怎知是情仇？」

小龍道：「據我所知，錢起跟浪道人學『御婦人術』，也就是『房中術』或者『鼎爐通考』上的邪術，據說，練成後可以回精補腦，返老還童。」

這女人靜靜地聽着。

小龍又道：「關於修『房中術』的人，有少數的是修道，也就是『天元』、『地元』、『人元』來的『人元』修法，以採陰補陽之法成

道……」

「你懂的不少。」

小龍道：「因爲我也是此中高手，已有鼎爐（女人）七十餘人次……」

這女人不由動容，却道：「既是老手，應該補得陽體硬壯才對，爲何一臉病容，像有重病？」

小龍道：「因爲我把持不住。」

「那算甚麼修練？」

「如果錢起遇上一個天仙，他也會如此。」

「你是說錢起把女人當作『老幹接新枝』的鼎爐，採陰補陽，損人利己？」她有點忿慨。

小龍道：「損人利己之說，在下不敢置評。再說女方也能得到相當的滿足，因爲練房中術者，多比常人會控制時間。」

「呸！胡說八道！」

小龍道：「我說的是實話！」

「錢起不會以女人作鼎爐……」

小龍道：「這件事問妳自己就可以有答案了。」

「甚麼答案？」

「和錢起辦事，他大概能支持多久？」

「小崽子，我爲甚麼要告訴你？」

「我是內行，可以告訴妳些不易得到的經驗。」

「你少吹！」表面不想聽，內心還是想聽。

因爲沒有任何一個女人願意作一個男人的『採補』工具。

「其實，如果僅是爲了使房事能圓滿達到高潮，大致可分兩方面進行，一是藥補，一是技巧。」

這女人在仔細聽，却又作出不屑聽的樣子。

小龍道：「要治男性陽萎或加强『能力』，可服用『蛇床子』（中藥）『肉蓯蓉』和『志遠根』，至於鹿鞭、犀角，當然也是壯陽珍品。」

這女人冷笑道：「這些方子只有笨蛋才信。」

「對！只有傻瓜才信這一套，甚至還有人喝童子尿，吞下剛出生尚未長毛的小老鼠等。」

這女人掩口作嘔吐狀。

「還有外敷的麝香油、龍延香和印度神油等等。」

這女人神色木然，沒有表情。也許她在回憶，過去和錢起上床，錢起是否用過那些輔助的藥物，有內服也有外敷的。

小龍道：「『房中術』和『鼎爐通攷』中有些項目，顧名思義即可思過其半了，如『煞車』及『九九鎖陽神功』等等都是。」

這女人道：「女人方面的呢？」

「妳是說女人採陽補陰？」

這女人知道說溜了嘴。她也許想通了，以前錢起的確不是爲了愛她而和她上床，而是爲了吸取她的陰精，或把她當作持久力的更佳工具。

小龍道：「『淫羊藿』是一草藥，據說有一隻羊吃了此草，連續征服了三十餘隻母羊。」

小龍又道：「扶桑人也相信這種淫羊藿，稱之爲『碇草』，被認爲是媚藥之王。在中國之性典中，有一種說法即：早洩和無能是病態，欲罷不能也是病態，而且害處更大。」

「蜀郡有位太守，名叫呂敬天，常服禿雞散，老當益壯，能力過人，他七十還能生子，然而，他的妻子却受不了，下體奇痛，不久死亡。」

小龍道：「當然是呂某太强壯之故，而且持時耐久，往往整夜不眠不休。妻死後，他把禿雞散丟在院中，發誓不再服用。」

女人道：「是不是將一隻雄雞吃掉，那隻雄雞整天都趴在母雞背上不下來，最後把雌雞頭上的毛及雞冠咬光，禿雞散之名即由此而來？」

「對！原來妳知道的也不少。」

「哼！毛孩子！你懂什麼？」

「我懂的不算少，只怕有些我懂妳不懂。」

「什麼我不懂？」

「『栽接術』中的『老幹接新枝』一般多爲男性的，妳可知女性也有『老幹接新枝』的方法嗎？」

「男性有女性當然也應該有。」

「方法呢？知道嗎？」

「我才不告訴你哩！」

小龍道：「既然你知道那就算了。」

這女人大爲後悔，又不便再說不知道而要求他說。

小龍道：「妳一定有點名氣吧，看妳的身手就知道。」

「談不上有名。」

「芳名可以見告嗎？」

「你這不是多此一問，我會告訴你？」

「妳眞不聰明。」

「這話怎麼說？」

「妳明明被人當作了玩物却不知道。」

「你不過是挑撥離間罷了。」

「好！我問你一件事，妳如據實回答，我就可以証明他是否在利用妳？」

「好，你問吧！」

「你們每次行房，他有無事前的溫存擧措？」

「什麼事前溫存擧措？」

「就是吻妳哩！慰撫哩！以便挑起『戰火』，能打得難分難解，而達到高潮，妳一定要據實回答。」

這女人停了一會，道：「很少。」

「乾脆說就是沒有對不？」

「偶爾也會有些怪招。」

「什麼怪招？」

「有時事前他要我在房中邊跑邊脫衣服，然後他會一把攫住我，抱我上床，而且希望我大力掙扎。」

「妳知道那是爲什麼？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那叫着虐待狂！」

「什麼叫虐待狂？」

「我問妳，他攫住妳的時候是不是很粗野，而且希望妳全力反抗，甚至咬他擰他，妳要說實話。」

「對對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如果不咬不啃，那還算虐待狂嗎？」

「爲什麼希望對方咬啃？這不是賤嗎？」

小龍道：「所謂虐待狂，也就是被虐待狂，那當然是一種病態心理，妳咬他，他上了床也會啃妳對不？」

「小子，你懂得眞不少。」

「我不是說過我懂的比妳多嗎？」

「你不是說你知道女性『老幹接新枝』的方法？」

「當然！」

「不肯說，拏蹺？」

「不，至少我要知道妳的芳名和來歷呀！」

「我叫王色。」

「有幾分姿色，自稱王者之色不是太過份了？」

「小崽子，你可別消遣我。」

「來歷呢？」

「如果你是我會說出來貽羞師門！」

「這話也對，妳可以不說。」

「現在可以說了吧？」

這時忽然有人道：「還是我來說吧！他就算懂一點，也不過是皮毛。」這時林中走出一個中年女人。

大約四十出頭，却是一頭華髮，滿臉皺紋，穿了一套海青藍紡綢衫褲，却滾着水紅色的邊。

看來是有點不大正派。

王色道：「大嫂何人？」

「別叫大嫂，妳給我叫一聲大嬸或大娘。」

王色道：「妳總該報個字號，看看妳配不配！」

「站穩了！丫頭，武林中有所謂『三姑六婆』，妳可聽說過？」

「當然，你是三姑之一還是『六婆』之一？」

「我是『六婆』之首，『接生送死』苗金枝。」

小龍和王色不由一震，「接生送死」是指此婦擅長接生。

至於「送死」，乃是暗指手段奇辣之意。

本來俗稱的「三姑」「六婆」的「三姑」是：尼姑、道姑及卦姑，「六婆」爲：牙婆、媒婆、師婆、虔婆、藥婆及穩婆等。

穩婆也就是接生婆。

「讓我告訴妳，女人如何『老幹接新枝』。」

王色哂然道：「看妳不過四五十歲，已現老態，妳會這種不傳之秘？快別唬人哩！」

「唬人？嘿嘿！妳忘了我是苗金枝了。」

「苗金枝又如何？」

「丫頭妳知道我今年多大年紀了？」

「傳說中也不過四十多五十光景。」

「哼！老娘今年整整七十九歲了。」

「七……七十九？」

「怎麼樣？一個七十九歲的人算不算老？」

「果眞是七十九，那就太年輕了！」

「女人只會少報歲數，還有多報的？」

「這話也對！」

苗金枝道：「告訴妳，要不是老娘四、五十歲以內時學了『房中術』只圖享樂銷魂，而不是爲了還童修煉的話，如今看來也不會超過三十歲！」

王色大爲驚羨地道：「前輩會房中術嗎？」

「豈只是房中術？『鼎爐通考』、『玄素之道』以及『玄洞子』和『養生要訓』等典籍，老娘研究的可多了。女人『老幹接新枝』更是一門絕學。」

王色道：「前輩可以說說嗎？」

苗金枝道：「當然在未說之前，我要問妳一件事，妳一定要說實話，我才能救妳……」

「救我？我怎麼哩？」

「妳可能被男人作了手脚。」

「作了甚麼手脚？」

「妳可聽說『陰棗』這玩藝？」

王色哂然道：「早就聽說了。是不是放入女人陰道內的棗子？可以作大補之用的……」

「那是初級的，就像嬰兒學爬一樣。我說的是自然界的一種罕見動物身上的一種金虱，偷偷放入女人陰內……」

「這……」王色大吃一驚，吶吶道：「爲甚麼要這樣？」

苗金枝道：「妳不笨，應該知道牠的作用。」

「我……我不清楚。」

「金虱在陰戶內繁殖，以女人精血爲食，而且會造成一種癢，隨時都希望作男女之事！」

王色吶吶道：「爲甚麼要放這

箇?」

「第一，妳隨時需要，他可以不必找妳，妳會主動找他。」

「只爲了這箇?」

「當然不是，這種金虱在女人體內一年以後長大一倍，吸取陰精而達飽和，即可取出入藥服用。」

「有甚麼妙用?」

「當然也只是一種採陰補陽的方法之一。」

「你……你是說有癢的感覺就可能是……」

「那當然也不一定，但有可能。這是由錢起的爲人以及他對『房中術』的造詣來推測的，他有可能在妳身上動了手脚。」

王色大驚道：「如果確有此事而不取出會有甚麼害處?」

苗金枝道：「金虱會因繁殖太多而攻入內臟。」

王色道：「前輩有辦法取出來?」

「當然，老娘研究這玩藝已有三十年，找那種吸引金虱的藥材已耗我三十五年光陰，總算成功了。」

「前輩能不能爲晚輩看看……」

苗金枝苦笑道：「我雖是女人，却最不喜歡看女人的下體。」

「小女子願出高酬。」

「多少?」

「五十兩!」

「五十兩不能算高酬，只不過也湊合了，但既有金虱而要全部取出來，要再加五十兩。」

「晚輩同意……」

苗金枝四下打量一下，道：「丫頭，左前方有個山洞，我們就到那山洞去進行吧……」

「是……」

兩人離開現場，小龍沒有動。

他覺得這個苗金枝怎麼好像口音頗熟?

也就是偶爾會露出較熟悉的口音和嫩音。

只不過他想不通，他不可能見過「接生送死」的苗金枝。

苗金枝和王色邊走邊道：「丫頭你以前訂過親吧?」

「是……是的前輩，只不過已經退婚了……」

「爲甚麼要退婚?」

「因爲……因爲老妻少夫太不合適……」

「小丈夫和妳差幾歲呀!」

「八歲。」

「是大了些，只不過人家男方不嫌妳大，妳又何必離婚?」

王色吶吶道：「事情已經過去了……」

「是不是對方很富有而突然家道中落了?」

王色吶吶道：「不是的，前輩……」

兩人進入山洞內，趁着月光，叫王色褪下下衣。

苗金枝看了很久才道：「還好，沒有放金虱。」

「那我就放心了!」

「不過錢起仍然以妳爲鼎爐。」

「前輩怎麼知道?」

「一看妳的下體就知道了……」

「有甚麼特殊現象?」

「妳有未生育?」

「沒有，前輩!」

「這就對了，除了一天到晚，閑下來就坐鏤子的青樓妓女以外，也只有交媾時間太久，下體才會有此現象……」

王色不便再問。

因爲越問越不好意思，越說越露骨難聽。

王色整好衣衫，取出一張五十兩的銀票，交付苗金枝，立刻出洞而去，苗金枝吻了銀票一下，聳肩笑着道：「報了仇也敲了五十兩，也夠本了。」

他忽然發現洞口有個人。

那是因爲洞中突然暗了下來，來人遮住了月光。

苗金枝心頭一震，道：「小子，你還沒有走?」

小龍一字字地道：「我們『雞鳴一至九號』偶爾開開玩笑，或因情勢所逼，不得不接近女人則可，但不能作下三濫的事!」

苗金枝吶吶道：「你……你把我當作甚麼人?」

「柳談，我承認你的易容術很了得，仿外省口音也維妙維肖，但是言語多了總會露出原口音來。」

這人果然是柳談。他笑笑扯下假髮，脫去女人衫褲，道：「小龍，我這麼作是有理由的……」

「報仇?你剛剛說過，報了仇也敲了五十兩!」

「不錯!」

「甚麼仇?」

「你剛剛也該聽到我和王色交談，她曾和一個比她小八歲的人訂親，因對方破產而毀婚。」

「破了產而使對方退婚，對方也沒有錯吧!」

「小龍，至少當初提親是他們主動的。」

「即使如此，你也不該怨恨人家而以如此不光明的欺騙手法看人家的下體，柳談，這未免太不光明了!」

柳談道：「小龍，我承認這件事太過份了!」

「有未見到小松?」

「不久前還和我在一起……」他說了相遇的經過。

小龍道：「她的母親反對她和我接近，所以我雖想她，却不主動去找她，因爲她也相信昔年我爹排擠她爹。」

柳談道：「她娘以爲如此，她未必如此。」

小龍道：「我能看得出來，她也有些相信。」

柳談道：「要別人相信一件事容易，要自己相信就難了。」

小龍點點頭，柳談道：「林琴呢?」

「似乎她也和小松差不多。」

「怎麼?她老娘也反對她和你來往?」

「八成如此，甚至對我的成見更深，她救走了林琴，居然把我丟給洪門中人而撒手不管……」

柳談道：「看來昔年洪門中的確發生過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。」

小龍道：「我對家父有信心!」

柳談道：「我也相信龍伯伯是位君子，只不過，萬一小松或林琴也以爲她們的父親也是君子怎麼辦?」

小龍攤攤手，道：「只有時間來証明了。」

王色付了五十兩，內心七上八下。

她和錢起交往已有兩年，本以爲是洪門「大龍頭」對她垂青，也是她的條件夠好，那知只是他的鼎爐。

越想越懊惱，重重地哼了一聲道：「錢起，我弄清了此事，不會放過你這淫賊的!」

忽見前面大樹下有兩個女人坐在大石上。

此刻月色已落，天將黎明，十分黑暗。

經過大樹旁小徑，發現是兩個很年輕的女人。

而且看來也相當可人，頗似姊妹，一個苗條，一個豐腴。

她看二女，二女也看她，而其中之一還向她勾勾指頭。

王色道：「這位姑娘，咱們不認識吧!」

「坐下來談談不就認識了!」

「三更半夜地，又不是熟人，有甚麼好談的?」

剛才勾指頭的女郎道：「要談的可多了!」

「我沒有時間。」

「妳怎麼樣才有時間?是不是躺在棺材裡才有時間?」

王色臉色一沉，道：「可別以爲我怕你們多一個人!」

勾指頭的道：「就讓我先上吧!」

王色道：「爲甚麼要找痳煩?」

「就因爲看妳不順眼!」

王色道：「妳以爲我對二位有何看法?」

「有甚麼看法?」

「一副挨揍的架子!」

勾指頭的撲上來，連環十三腿，腿腿踢向要害，却脚脚落空。

王色道：「就這麼兩下子呀?」

另一個也上了。

兩個合擊，王色就吃力了，但她相信五十招內還可應付。

「說說看!到底爲了甚麼?」

後上的一個道：「就因爲妳這女人犯賤!」

王色道：「我惹了妳們哩?」

「不錯!」

「吞吞吐吐幹甚麼呀?」

「『龍頭』是何時弄上妳的?」

王色恍然大悟，心頭也是更一陣刺痛。

果然，錢起外面還有女人，甚至不知還有多少呢!

如果爲了「採補」，自然是越多越好了。

黃帝曾御一千二百女而得道，錢起有三五個或一二十個也不能算多呀，況洪門全年收入約十億兩，扣除開銷也還有二三億兩，傳說的數字有時大有出入。

洪門的主子就是天下最大的財主。

有人以爲普天下最大的財主是皇帝，其實不然，國庫在昇平時代，固然年年有盈餘，但不會累積太多。

因爲國庫的支出是正常而不一定量入爲出的。

也就是說，遇上凶年，國庫即可能空虛。

幫會則不同，每年必須有固定的累計存儲。

即使遇上凶年，也往往要由下面去張羅。

因爲幫會中的監督及管理財政的沒有朝廷中那麼嚴格，涓滴歸公，一分一毫也不能不交代清楚。

這大概就是「龍頭」一缺四方矚目，人人垂涎的原因了吧?

「原來也是兩個鼎爐……」

「妳……妳說甚麼?」

「我是說妳們也是人家『採陰補陽』和『老幹接新枝』的工具，這麼說妳們就應該懂了吧?」

「妳放屁!」

「這麼說，妳們和錢大龍頭沒有一腿了?」

「去妳的!只有妳這種女人才會口沒遮攔!」

「別裝貞節烈女好不好?眞讓人噁心!告訴妳們，如果妳們眞的和他有一腿，可能已被他作了手脚。」

二女同時一怔，道：「作了甚麼手脚?」

王色是現買現賣，說了假苗金枝所說的一切。

「甚麼叫金虱?」

「那是大自然中一種稀有動物身上的小虫，放入女人下體內，日漸滋長繁殖而……」

二女大驚道：「眞的?」

「不信算了！我以爲凡是錢起在外面的女人都能同仇敵愾，那知有人硬是不講交情，甘願作工具。」

兩人互視一眼同時停手，道：「也許我們二人過份了些。」

王色心想：原來妳們也有怕的東西！好！我就耍耍妳們。

「二位貴姓啊？」

「我們是姊妹，我叫黃蘭，她叫黃蕙。」

「我叫王色。」

「姐姐和錢起多久了？」

「大約兩年。」

「姐姐身上有那種金虱？」

「沒有，我曾經懷疑有？二位下體有無騷癢的感受？」

二女又互視一眼，王色道：「如不說實話，受罪的可是妳們倆。」

黃蘭吶吶道：「有時候會……」

「那很危險……」

「他爲甚麼要作這麼缺德的事？」

「他把女人當作工具，怕女人另找別人，所以除了每月給予豐厚的生活費用之外，也會叫我們自動找他，而他也能使女人感到滿足，這樣他就不愁我們會紅杏出牆了。」

二女心想，這手法果然惡毒。放置金虱使之癢，就必會自動找他解決問題。

反之，如他經常找她們，她們必會抱怨吃不消呢。

黃蕙道：「王姐能不能爲我們看看有沒有……」

王色道：「咱們都是一條線上的，當然可以……」

於是就在大樹下叫二女褪下衣，看了盞茶工夫。

黃蘭道：「王姐，有沒有？」

王色道：「要多看一會才能確定……」

其實小龍柳談就在附近，他們看到了這一幕，兩人不由一噱，王色居然也要起別人來了。

當然，也不能全怪王色，是黃氏姊妹理屈在先。

王色又看了很久才道：「行了！」

黃蕙道：「有沒有？」

「現在還沒有，但如繼續和他來往，咱們必定吃虧的！」

黃蘭道：「我們以前不知道他在練『房中術』。」

「試問他是不是和二位同床？」

二女最初不好意思說，後來終於點點頭。

王色道：「妳們想想看，一般的男人那能同時應付兩個女人？」

二女連連點頭。

「試問，他是不是同時應付二位還有餘力？」

兩人又點頭。

王色道：「二位以爲這可能嗎？」

「的確不可能。」

「那麼咱們難道要等他把我們吸乾嗎？」

黃蕙道：「的確，每次我們姊妹以二對一，也總是丟盔卸甲，狼狽不堪，像要虛脫似的，還以爲他身負異稟，精力過人呢？原來……」

王色道：「二位姊妹願不願與我合作？」

「當然！如何合作？洪門的勢力可太大了。」

王色道：「咱們來暗的，因爲洪門中人無人知道他外面有這麼多的女人，即使有一二人知道，那一個敢揭『龍頭』的瘡疤？」

黃蘭道：「這話有理。只要咱們幹得小心，幹掉他也無人知道。」

王色道：「二位知不知道他是否還有女人？」

「這……」黃蘭道：「我以爲他一定還有。」

「怎見得？」

「有好幾次他到我們這兒來，身上往往有伽楠香的氣味，而在附近的水月庵中，就常常有這種香。」

王色道：「莫非他和那水月庵的住持……」

黃蘭道：「水月庵住持不到三十，我見過一次，一個女人剃光了頭還有那麼好看，蓄了頭髮一定很美。」

王色道：「這麼說很有可能了。」

黃蕙道：「我們何不立刻去看看？」

三女走後，小龍道：「想不到你冒充『接生送死』苗金枝竟然惹出了這麼多的痳煩！」

柳談道：「也可以說是一份功德，要不這些女人可能都被吸乾精血而死，我們要不要去看看？」

小龍道：「這三個女人加起來的實力也不怎麼雄厚，萬一事機不密，必死於錢起手下。」

柳談道：「去，我們也去看看。」

水月庵果然距此不遠。

三女剛到了附近，忽見側墻中竄出一個人來。

儘管天還沒有亮，但由於距離不遠，加之三女和這人有過太多次的肌膚之親，看出頗似錢起。

這未免太巧了吧？

這人眼下紮了黑巾，輕功高絕，兩個起落就不見了。

黃蘭道：「王姐，妳看是不是他？」

「當然是！」

（未完・七）


THE ROYAL GOLD
紫金丹
寧神固神
腦活腎通　事業成功
THE ROYAL GOLD
紫金丹
THE LADY PEARL
碧玉珠
婦女之寶
女人唔補好易老
碧玉珠
The Lady Pearl